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管仲



内容简介

本书站在历史的高度，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代英才——大谋略家管仲，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述，是一部历史感很强的传记文学作品，作品在人物的外在形象和心灵世界上狠下功夫，既勾勒出他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辉煌业绩，又刻画出他作为完成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之魂的心理历程。人物性格丰满，历史情境逼真，重大事件传神，具有浓郁的艺术氛围。作品行文流畅，故事生动，具有一定的艺术品位。

管 仲

第一章 蛰 伏

那是春秋时期一个晴朗的夏日。骄阳似火，炙人的光芒毫不留情地倾泻在大地上。土地被晒得龟裂，树林被火烧和砍伐得狼藉不堪，显出一片经过战火和自然灾害双重洗劫后的萧瑟景象。稀稀落落的百姓散居在田间，冒着烈日在耕作。

突然，远处兵车的辘辘声，夹杂着奔马的嘶鸣声不时传来。接着就见几辆战车风驰电掣般狂奔过来。车轱碌碾在干裂的土地上，发出“吱吱”的怪声，扬起一路尘埃，宛若一条灰白色的巨龙在翻腾。最前面的一辆车上，一名骠悍的车夫一手挽缰，一手挥舞长鞭，大声呼喝，驱赶着马。车上站着一个身背弓箭，腰佩宝剑的人。那人身材魁梧，面色凝重，不时地用手在额前作棚，遮住刺目的阳光遥望前方，眉宇间隐隐露出焦急和忧虑之色，仿佛前面有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在等待着他。

田间的百姓见战车轰轰隆隆地驶过，并没有惊慌的举动，仿佛对此已经司空见惯，只是偶尔抬起头来瞄一眼，或是脸上显出麻木不仁的表情，或是鼻子里一声冷哼。

难怪百姓反应冷漠，“春秋无义战”。当时周朝天子昏庸无能，诸侯割据，连年争战不休。邻国之间，你争我夺，互相征伐，外患不断；一国之中，臣弑君，父杀子，兄弟相残，内乱迭起。一时闹得天昏地暗，生灵涂炭。但百姓们不知道，正是这车中之人，以其雄心大志和满腹经纶，将要改变他们的命运，使他们得以享受近半个世纪安居乐业的生活。这就是辅佐齐桓公成为一代霸主，而名震华夏、流芳千古的管仲。

管仲，名夷吾。生得相貌清峻，神采奕奕。自幼博览群书，喻古晓今，有经天纬地之才能，济世匡时之谋略。

管仲的祖先是周武王的弟弟姬鲜。周武王夺得江山大封诸侯时，姬鲜被分封在管地，建立管国，因而改姬姓为管姓。管姓自行繁衍，一直平平淡淡。直到春秋中期，才出了个赫赫有名的管仲。管仲大约在公元前730年出生在蔡国颖上，自幼家境贫寒，生活清苦。他种过田，养过马、也做过生意，但总是不见出头之日。成人后，见蔡国国力小，成就不了大事，便跑到齐国来了。

齐国是一个大国。当初周武王分封，第一个便是太公望吕尚。封吕尚在临淄建立齐国。成为东至大海，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北至无律，疆土辽阔，控制东夷诸部的大诸侯国。周武王还命令召康公授予齐国特权，可以自行征伐敢于违抗王命的诸侯。在管仲的心目中，只有这样的大国，才有展示雄才大略的机会，也才有可能实现自己远大的抱负。

但管仲到了齐国后，不显山，不露水，并没有步上青云。直到齐僖公在位时，才让他做了公子纠的师父，算是步入政坛。

齐僖公有三个儿子。长子诸儿，次子纠，三子小白。僖公并不是因为对公子纠更为器重，才委管仲以大任。管仲此时锋芒未露，僖公对管仲了解也并不深。他看中的不知是管仲的博学多才，还是管仲的神箭。因为同为公子纠师父的还有召忽。召忽是齐国有名的武将。或许两位师父，一位授文，一位授武吧。管仲虽然辅佐公子纠，却对纠并不偏爱。一次偶然的事件，使管仲对僖公的三位公子作了一番分析评价，可谓入木三分。

管仲有一位生死之交的朋友，名叫鲍叔牙，为人坦诚、正直，也颇有才

学，是齐国的大夫。僖公见三子小白岁数渐长，便委托鲍叔牙做小白的师父，教小白读书、习武。公子小白性格内向，平时少言寡语，显得愚笨。因此，鲍叔牙对此任十分不满，便假托有病，闭门不出。管仲和召忽上门探病，见鲍叔牙在家中闷闷不乐，召忽神情甚是沮丧，却不似有病的样子。管仲问发生了什么事。鲍叔牙说：“俗语说，知子莫如父，知臣莫如君。现在君侯一定觉得我才能不济，才让我做公子小白的师父。”管仲问：“那又怎样，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鲍叔牙愤愤地说：“好什么呀？小白年幼，又是庶子，且生性笨拙，将来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君侯让我来干这件事，这不是明摆着要弃我不用吗？”

召忽倒是很同情鲍叔牙，也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于是鼓励鲍叔牙说：“大夫要执意不干，那也容易得很。你就索性‘病’了下去，我乘机向君侯奏禀，说你身患重病，无法起身，君侯总不会让一个病人来辅导他的公子吧？自然免掉你的这一苦差。”

鲍叔牙默默点头，同意召忽的方法。他目光注视管仲，似在征询管仲的意见。鲍叔牙对管仲十分敬重和钦佩，他相信在自己为难之际，管仲是会替他出一良策的。

管仲却不赞成召忽的主意，沉吟半晌，方徐徐说道：“依我之见，此事不容推辞。”鲍叔牙和召忽诧异地问为什么。管仲接着说：“站在齐国社稷的方位说，辅佐公子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所以君侯才向鲍兄委以重托。鲍兄身为齐国大臣，又岂能见大事而推辞，却去分清轻重，贪图安逸？这是其一。其二，君侯的三位公子，将来谁能继承君位，又怎能说的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管仲观察三位公子，诸儿骄横自负，品质卑微，缺乏君王的风范；纠生性羸弱，遇事无主见，在争杀不休的当今乱世，也难有作为，只有公子小白，年纪虽幼，但大智若愚，气度不凡，已隐隐显露成就大事之相。君侯委我辅佐公子纠，不能半途废止。以你鲍叔牙的品质和才学去辅佐三公子，正是小白之福、鲍兄之机啊！管仲斗胆打一狂语，将来一日，不幸上天降下兵祸天灾于齐国，诸儿或是纠即使继承君位，也将一事无成，安定齐国社稷的，恐怕正是鲍兄辅佐的公子小白。”

管仲推心置腹的一番话，清晰透彻，无懈可击。鲍叔牙、召忽听得心悦诚服，无话可说。鲍叔牙欣然接受了僖公的委托，做了公子小白的师父。后来，齐国发生的大事，无一不在管仲的预料之中。

管仲在说服鲍叔牙时，评价公子纠即使立为国君也无所作为的话语，却刺中了召忽的心底隐密。在与管仲独处之时，召忽神情忧郁，口气自负地表露了他的心迹。他说：“假设君侯确立公子纠为太子，他日奉纠为君，有人违背先君之命，谋划篡夺纠的君位，忽将以死相护；君位若失，忽将以死相殉。为齐国宫中之臣，接受君命而不更改，拥戴先君所立而不使废除，是我召忽做人所讲求的道义。”

管仲却不以为然，说：“我作为齐国的臣子，承受国家重托，君侯的恩惠，就将以齐国社稷为重，主持宗庙。我生，则对齐国有大利，岂能为一纠的废黜而轻生？当然啦，如果齐国的社稷败落、宗庙坍塌、祭祀断绝，为臣不能使齐国富强，我也就无颜苟活偷生。到那时管仲才情愿以身殉国。”

这一番对白，色彩鲜明，坦诚无欺，可以说是心灵的剖析。反映了管、忽二人的性格和做人的准则。既在隐隐之中预测到了齐国的未来，也勾勒出他二人以后的不同命运和悲喜遭遇。

不久，齐国事态的发展就证实了管仲的预言。

周桓王二十三年（公元前 698 年），齐僖公病逝。僖公在重病之时，知道自己不久人世，看诸儿年长，便立为太子。僖公死后，诸儿顺理成章做了齐国的国君，为齐襄公。这是无可非议的事。不过，诸儿的短命，却也让管仲一语中的。

诸儿身材伟岸，面如扑粉，十分英俊潇洒，却自小放荡成性，经常欺凌宫婢，强霸民女，无恶不作。他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长得明眸皓齿：肤白如雪，犹如出水芙蓉。更兼生性聪颖，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凌驾古今，号为文姜。如此一个国色天香的妙人，却偏偏妖冶成性，招蜂引蝶。这兄妹二人，自小在一起玩耍，随着年龄增长，渐通男女之事，便耳鬓厮磨，语言戏谑，做出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虽未及乱伦，但却深深埋下了祸根。

后来文姜远嫁鲁国，成为鲁桓公的夫人。兄妹二人虽然满腹苦水却无处倾吐，只好私下里暗递情意。诸儿倒还蛮有情趣，给文姜送上一束桃花，附诗一首：

桃有华，灿灿其霞；当户不折，飘而为苴。

意思是说，美丽的桃花，鲜艳夺目，在盛开的时候不折，不久就会凋零枯萎，为他人传宗接代。赤裸裸地坦露出对文姜的占有欲。得不到，就难过得不行，最后来了句“吁嗟兮复吁嗟！”

文姜何等聪慧乖巧，早解其中意。亦复诗一首：

桃有英，烨烨其灵；今兹不折，诘天来春？

文姜在诗中明明白白地告诉诸儿，这朵鲜艳欲滴的桃花，你现在还不赶快动手折，难道还要等明年春天吗？文姜到底才思敏捷，又有女人的心思绵密，生怕这个多情的哥哥忘怀，最后来了句，“叮咛兮复叮咛！”而不是像诸儿那样，只会唉声叹气。

互通情诗之后，越发弄得二人火烧火燎，心痒难耐，直似热锅上的蚂蚁。但僖公礼法甚严，二人无计可施。

齐僖公病死，诸儿一即君位，便如释重负，立时想到文姜，开始想方设法以尝夙愿。不久，机会来了。齐、鲁两国国君会于泺水，以示修好。鲁桓公千不该万不该溺爱娇妻，把苦苦央求的文姜也带到泺水。于是，给鲁国带来奇耻大辱，也白白送了自己的性命。齐襄公诸儿却唯好是虚，想见到文姜是实。他仗恃着齐国强大，车多兵广，哪还把鲁桓公放在眼里？终于如愿以偿，就在鲁桓公的鼻子底下与其妹成就禽兽不如之事。给鲁桓公结结实实地戴上了一顶“绿帽子”。后来丑事败露，襄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借刀杀人，唆使公子彭生杀死鲁桓公，后又为掩人耳目，嫁祸彭生，将其斩首。文姜则再无颜回鲁国都城曲阜，便住进了禚地小城的行宫。对襄公来说，这是天赐良机。于是，毫不顾忌齐、鲁两国臣民的不满，假作狩猎。常到禚地与文姜厮混。在这关乎到齐国兴败的大事面前，公子小白的表现，竟也被管仲料个正着。

原来公子小白早就对哥哥诸儿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听说他又要去禚地与姐姐文姜幽会，就跑去坦诚相劝，晓以利害。小白说：“现在国人沸沸扬扬传播着兄长与文姜姐的流言蜚语，还说鲁侯死的不明不白，对兄长颇多微词。现在兄长又要去禚地与文姜私会，我做小弟的不得不大胆进言，男女之嫌，不可不避啊！”

刚愎自用的襄公，已是被美色迷得昏了头，那里听得进这一套？又羞又

恼之下，把小白臭骂一通，一脚踢出门外。

小白挨了一顿打骂，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踉踉跄跄跑到师父鲍叔牙府中。鲍叔牙不在，拜访管仲去了。小白又跑到管仲府上。

管仲、鲍叔牙见公子小白神色慌张，衣衫不整，额上鼓起一个大血泡，一副狼狈相，都很惊讶。鲍叔牙问发生了什么事。

小白苦笑说：“常听师父您教导说，做臣子的要刚正不阿，那怕是国君做了危及国家的事情，也要毫不犹豫，冒死进谏。听说兄长又要去禚地狩猎，便以为他又是去会、会……我前去劝说，就落了这个下场……”

到底是同胞兄妹，小白在诸儿面前尚可直言不讳，在外人面前那怕是亲如师父，这种家丑也难以启齿，所以说得吞吞吐吐。

管仲和鲍叔牙自然知道为的何事，管仲虽声色不动，心下却暗自感叹：公子小白果然具有忧国忧民的君王气魄。他沉吟半晌，方喃喃说道：“‘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此事传出去，恐被天下人嗤笑。如若现在停止下来，尚可掩饰一二，再继续胡作非为下去，势必成决堤之水，肆意泛滥，作为一国之主，因行为不端而失去国人乃至天下人的尊重，也就失去了威严与信义，国家必然危在旦夕，不可不虑。”

鲍叔牙接言说：“是啊，有奇淫者，必有奇祸。君侯既如此肆意行事，必然酿成大乱。”

管仲说：“看来国乱已成定势，只是早晚之事。但公子轻率进谏得罪了君侯，一有风吹草动，恐怕先要祸及公子。”

公子小白这才感到后怕，惊问：“这该如何是好？”

鲍叔牙忙向管仲问计。管仲说：“事情既然做出，已是无可挽回。公子和鲍兄只有暂到他国，既为避祸，又为后图。”鲍叔牙和小白问到哪个国家好。管仲说：“大国喜怒无常，还是到莒国最为保险。”

管仲说完，见鲍叔牙和小白都露出犹豫的神色，便猜知他俩的心事，解释说：“二位不要以为莒国是弹丸小国就轻视于它。国小，便不敢轻慢公子。更何况公子的母亲是莒国人。再说，公子出奔他国，只是暂避祸身，并非长久居住。莒国靠近齐国，一旦齐国国内有变，需要公子时，早上出发，暮时就到了临淄。决不会误了大事。”

鲍叔牙和小白这才同意了管仲的意见，连夜收拾行装，翌日悄悄地出奔莒国去了。

管仲这次为公子小白设计外出避祸，确是真心实意。因为公子纠尚在国内，一旦有事，自己就可和召忽辅佐纠出来收拾局面，国君的位置垂手可得，公子小白避祸的国家或近或远，均无威胁。谁知，正是管仲的一番话，成全了公子小白，使小白在国内大乱无君的危难时刻，就近抢先即位，使管仲的巧妙算计变成一场空。这是后话。

公子小白出奔后，襄公自觉去了一块绊脚石，更加肆无忌惮。对外，想仗恃武力称霸诸侯，便穷兵赎武，四处征伐，弄得四邻怨怒；对内，横征暴敛，滥杀无辜，百姓苦不堪言；在私生活上，更是放浪形骸，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整个齐国已是天怒人怨，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管仲此时，官微职卑，尚未形成气候，不合天时，没有人和，空有满腹韬略，也只能眼瞅着好端端的一个齐国迅速走向衰败，而回天乏力。为了自保，他和召忽商讨，欲步公子小白的后尘，保护公子纠暂奔他国，以避顷刻将至的祸乱。但公子纠却不知厉害，对外奔犹豫不决。就在此时，在齐襄公

身上发生了一件极其怪异的事情。

那天襄公率亲随在山林中围猎。正在尽兴之时，忽然发现一只形似野猪的怪兽，身巨如牛而头上无角：凶猛如虎而身上无斑。怪鲁蹲卧在车驾前方，虎视眈眈地瞪着襄公。襄公心里发毛，忙命身旁的随从射杀那只怪物。随队应声搭箭，拉满弓，正欲一箭射出，突然惊恐大叫：“那不是怪兽，却是公子彭生！”

襄公勃然大怒，骂道：“彭生小畜生，安敢挡寡人的车驾？”说罢，劈手抢过随从手中弓箭，拉满弓，觑得亲近，“嗖、嗖、嗖”连发三箭。那箭却似长了眼睛一般，眼看射中，箭却中途转弯，一支箭从怪兽头上飞过，另两支箭从怪兽两侧飞过，怪兽毫毛未伤。襄公大惊。他膂力过人，又射得一手好箭，虽说称不上百步穿杨，射这么一只庞然大物也不至于箭箭落空。襄公正大为惶惑，那怪兽陡然身子直立而起，前蹄双拱，如同人行走一般，摇摇晃晃，踟蹰前行。边行边哀啼惨号，声音阴森凄厉，直吓得襄公毛骨耸然、肝胆俱裂。从车驾上一头倒撞下来，口吐白沫，昏死过去。

当晚，管仲闻听此事，知是大凶之兆。夜观天象，见紫微星若隐若现，周围一片昏暗。他知道内乱倾刻将至、再不外走，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于是唤起召忽，保着公子纠连夜跑到鲁国避难去了。

就在管仲带公子纠出发刚刚一个时辰，宫中果然发生兵变。大夫连称，管至夫杀死齐襄公，扶持齐襄公的表兄弟公孙无知篡夺了君位。连称、管至父亲自率兵前来擒拿公子纠，见府邸中已空无一人，方知公子纠和管仲、召忽已经逃往鲁国。

鲁国自鲁桓公被彭生杀死后，公子同即位，为庄公。庄公的母亲就是文姜，公子纠是他的舅父。庄公极为孝顺母亲。大概是爱屋及乌吧，齐国对他分明有杀父之仇，他还是以德报怨，对公子纠、管仲、召忽一行盛情款待，让他们居住在宽敞舒适的府邸里，供给着丰盛的食物。公子纠过得逍遥自在，乐而忘齐。

管仲却在密切注视着齐国的动静。忽一日，他穿戴齐整找到召忽说：“今日齐国当有使臣来，请将军稍做准备。”

召忽惊奇地问：“大夫怎知国内有人来？”

管仲微微一笑，说：“我与将军、公子离开齐国，虽是避难，却也是为了保存实力，将来重整齐国社稷。如若就那么匆匆忙忙地一走了之，耳聋目瞎，岂不要客死他乡？不瞒将军说，离开齐国前，我早已隐伏下耳目，待国内一有风吹草动，便火速前来告知。所以，齐国的一行一动，皆在吾管仲掌握之中。”

召忽将信将疑，正待再问，忽有家丁来报，说齐国有使臣到了。召忽这才大吃一惊，钦佩地望着管仲，一时说不出话来。

管仲还是微笑着说：“将军可知使臣到来何意吗？”

召忽摇摇头。管仲说：“使臣前来，定是请管仲回齐国辅佐新君。”见召忽越发惊奇，管仲接着说，“将军如若不信，可拭目以待。”

齐国使臣正是弑君篡位的主谋管至父派来的。原来，齐国一场篡位内乱，文武大臣死的死，散的散，宫中清冷孤寂，公孙无知无人辅佐。管至父深知管仲满腹经纶，深谙治国之道，只要有他一人相辅，何愁大事不成。于是，他仗着是管仲的本家，命人带着金银珠宝来请管仲回去辅佐新君公孙无知。

管仲正襟危坐，待使臣说明来意，微微冷笑说：“什么新君？恐怕说是

新鬼更为贴切吧？此辈兵刃已架于颈上，让我管仲回去替他陪葬吗？”

使臣又怕又愧，正要退走。管仲伸手制止说：“且慢！回去禀告你家人管至父。公孙无知鼠肚鸡肠，昏庸无能，应改名为‘愚昧无知’方好。连称、管至父残暴凶狠，虽篡夺了齐国江山，也必定群臣不服，百姓不拥，变成了孤家寡人，这才想起请我。我管仲是要回去的，但却是为他们这群叛逆收尸。”

使臣战战兢兢地退了出去。

召忽已是对管仲佩服的五体投地，见使臣退出，忙问管仲：“大夫说到百官不服，岂不是提醒管至父之辈，为巩固公孙无知的君位，更凶残地镇压百官吗？此为何意，召忽实是不解。”

管仲微笑说：“我正是要连称、管至父与百官为敌。不是以德服众，而是以残酷的手段压服，岂不是压而不服，火上浇油？我这几句后，好歹送了他二人的性命。齐国不日还要大乱，你我还是做好回齐国的准备吧。”

果然，此事发生后不到一个月，公孙无知和其宠臣连称、管至父等叛逆，被雍廪、东郭牙、高敬仲等大夫所杀。齐国内乱再起。没有了国君，诸大臣群龙无首，在拥戴谁继承君位的事上，又是各怀心事。于是乱哄哄地争执不休。部分大臣认为，齐国长久内乱不息，需要公子小白这样有魄力有气度的人做国君，齐国才能重新得以治理；另有部分大臣认为，公子纠为长，由他继承君位方为名正言顺，否则必然再次埋下祸根。大臣们争论得难解难分，谁也不肯让步。最后还是分头连夜赶往鲁、齐两国，告知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火速归齐，抢占君位。

使臣到达鲁国时，管仲早先一步获知公孙无知和连称、管至父等引颈就戮，国内无君，正在筹划公子纠回国即位之事。于是，管仲请求鲁侯出兵送纠。

鲁庄公听说齐国派人来迎公子纠回国继承君位，大喜，欣然答应派甲兵护送，为公子纠助威。但鲁国也是藏龙卧虎之邦，决不会听任管仲摆布。大臣施伯，头脑冷静，智谋超群。他早已看出齐国内乱，正是齐、鲁两国强弱转化的契机，见君侯要出兵助齐，慌忙出来阻止说：“此事万万不可！”鲁庄公忙问为何。施伯说：“在诸侯中，齐、鲁两国国势当在仲伯之间，齐强则鲁弱，齐弱则鲁强。此时齐国内乱，正是鲁国图霸的时机，主公又何必去趟齐国的浑水呢？依臣之见，还是让他们自相残杀，我们乐得静观其变。”

施伯是鲁庄公的宠臣。听了施伯深具诱惑力的话，鲁庄公颇为动心，对是否出兵送公子纠回齐国一事，真的犹豫不决起来。公子纠惦记齐国君位心切，听说鲁庄公态度暧昧，立时心急火燎，抱怨管仲误了他。原来，公子纠得到襄公已死的消息后，立刻就想回国继位，经管仲晓以利害，方才勉强作罢。后来听说管至父竟然重金聘请管仲回国辅佐公孙无知，更是勃然大怒，骂管仲明里保他，暗里通敌。后见管仲严辞拒绝，心里方才稍感宽慰。现在见齐国空着君位，自己却鞭长莫及，火气又发作起来。责骂管仲说：“都道你足智多谋，连公孙无知都来请你，本公子也将一切托付于你。当初你力主来鲁，说什么鲁国国大兵强，又有亲戚关系，一旦有事，自会鼎力相助，说得天花乱坠。可如今怎样？落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你又作何解释？”

管仲却神色坦然，微微一笑说：“公子不必忧心，管仲自有安排，定让齐国君位成为公子的囊中之物！不过嘛……”他沉吟一下，又说，“要请公子助一臂之力。”

公子纠见管仲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将信将疑，蹙眉问：“要本公子帮什么忙？”

管仲说：“我想进见文姜夫人，请公子引见。”

管仲从未见过文姜。今日一见之下，不由地惊呆了。心里暗自感叹：“早闻文姜夫人美艳绝伦，还道世人夸张，今日一睹芳容，方知百闻不如一见。”他见文姜虽年近不惑，仍满头青丝，肤色莹白润红，皓齿如贝，身姿窈窕如杨柳，像一枚熟透的鲜桃，娇艳欲滴，浑身散发着一股诱人的成熟之美。尤其那双美眸，更似汪着两潭秋水，忽闪着勾魂慑魄的妖媚。见到管仲时又是和颜悦色，面带笑容。管仲直觉一股春风夹着花香扑面而来。

定力之强的管仲，都有些把持不住了。管仲觉得脸上微微烧热，有些心猿意马起来。他这才明白，为什么当初襄公深陷美色的泥潭而不能自拔的原因所在了。

管仲定了定神，向文姜夫人施礼。

以文姜的聪慧，自然猜知管仲的来意，开口便问：“早就听说大夫有匡世济时之能，辅佐纠数年，使纠获益匪浅。今日此来，可是为纠继承君位之事说项？”

管仲默然一笑，说：“早闻夫人博古通今，才思敏捷，今日一见，果然不凡。管仲此来，既为公子，也为夫人。”

“噢？”文姜哑然失笑，“为本夫人？说来我听。”

管仲说：“夫人生于齐，居于鲁。娘家齐国强盛，夫人在外就显荣贵与光采；反之，齐国衰败，夫人脸上就会黯然失色。就如同一棵大树，树壮，则枝叶繁茂，果实丰盈；树衰，则枝叶枯萎，果实干瘪。夫人正是这树上一枝啊！自然与人，同此一理。夫人正如齐国这棵大树上的一枝啊！这是其一。其二，现在有望继承齐国君位的，非纠即小白。纠假若在鲁国帮助下即了君位，就会着力与鲁国修好，两国成为睦邻，夫人来往于齐、鲁之间，也就更加随意而亲近。反之，小白的生母是莒国人，小白再由莒国相助即位，他要报答莒国的恩惠，心中哪里还会有鲁国、有夫人的位置？其三，齐国是一个大国。就夫人的心愿，鲁国有一个强大的朋友好呢？还是有一个强大的对手好呢？此种利害，还请夫人三思。”

文姜直听得眉飞色舞，频频点头，夸赞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大夫果然巧嘴簧舌。本夫人果然难以忘怀齐国，我这就去说服我儿庄公，保你如愿就是。”

管仲大喜，说：“多谢夫人鼎力相助！管仲必不忘夫人恩德。”说罢告辞而去。

其实，文姜在齐襄公被弑后，就曾劝过儿子兴兵伐齐，向公孙无知问罪，为兄长兼情人的襄公报仇雪恨。今闻公孙无知受戮，齐国来迎公子纠为君，自是喜不自胜。听了管仲一番鼓动，更是芳心勃动，催促庄公即速派兵护送公子纠回齐国即位。庄公极孝，不愿悖逆母亲的意愿。再说，他也算得上一个有为之君，亦悟出，纠与小白二人，纠即位对鲁国更力有利。遂不听施伯的劝告，亲率兵车三百辆，以曹沫为大将，秦子、梁子为左右副将，护送公子纠，浩浩荡荡直奔齐国而来。

一路上，由于车马众多，行动缓慢，倒像是外出巡游一般。如此走法，管仲的心里如果像他的神色一样安然，那就不成其为管仲了。管仲一时一刻也没忘记齐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他知道，凭公子小白之能，又有鲍叔牙辅佐，

此时必有所为。这样老牛拖破车的走法，哪里是去抢夺君位？分明是朝拜新君小白！他脸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是急如火焚。怎么办？他在深思。告知公子纠，只能得来抱怨和责骂，增添无端的烦恼而又于事无补。鲁庄公是别国的国君，不能太过催促。召忽是一介武夫，缺乏随机应变之能。管仲仔细推算下来，发现掌握事态发展枢机的，还得依靠自己。他经过深思熟虑，终于心生一策。于是，他急忙赶到鲁庄公车前。对庄公说：“公子小白在莒国避居，听说齐国也有使臣前往莒国请小白回国即君位。莒国去齐比鲁国近得多，如此走法，必然耽搁日久，倘若让小白捷足先登，主次立分。君侯劳师动众，却无功而返，非旦折损了君侯的颜面，也佛逆了夫人的盛意。这可是迟之一步，失之千里啊！”

鲁庄公一听，如梦初醒。忙说：“寡人疏忽了此事，管大夫可有何良策？”

管仲说：“事情紧急，外臣请借君侯轻车良马，日夜兼程，前往莒国去齐国的路中拦截小白。”

鲁庄公大喜，说：“有管大夫亲往，寡人无忧。但不知大夫带多少人马？”

管仲说：“三十骑足矣。”

鲁侯遂点精兵三十骑，由管仲亲率，抄近路急驰而去。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时的一幕。

第二章 箭 缘

管仲所料不差，公子小白和鲍叔牙一听到国内大乱无君的消息后，没有丝毫犹豫，向莒国借得兵车一百辆，星夜赶往齐国都城。

管仲本想迎头截住公子小白一行，马不停蹄地急速赶路。赶到即墨城，问当地百姓，方知还是迟了一步。百姓告诉他，约有一百辆兵车已过去好一会儿了。

这时鲁国士卒个个挥汗如雨，已是人困马乏，再也不想动了。管仲见状，高声喊道：“追赶上公子小白者，赏金百两！”士卒这才奋起直追，又紧追了三十余里，已是正午时分，方才见到前方一百多辆莒国的兵车停在路上，宛若一条长龙。管仲发现，战马仍套在车上嚼着草料，士卒斜倚仰躺，气喘吁吁，在吞咽着干粮。公子小白和鲍叔牙端坐在各自的车中用餐。真格是马不解鞍，人不卸甲。看架式人马小憩以后，便即刻赶路。

管仲趋步上前，与公子小白、鲍叔牙相见。小白与鲍叔牙见管仲突然到来，都很惊讶。三人略微寒暄后，管仲故意问道：“公子今将何往？”

公子小白对管仲的问话感到很是奇怪，回答说：“国内发生大乱，难道管大夫不知道吗？本公子急速赶回，便是为了料理丧事，肃整内乱啊。”

鲍叔牙决非庸碌之辈，一见管仲贸然到来，便立时嗅到了他的来意。见公子小白丝毫不加防范，便抢先问道：“听说仲兄保看公子纠避祸鲁国，突然到此为的何事？莫非也要回国吗？”

管仲说：“正是。二公子一会儿便到。”他转向公子小白说，“管仲是奉二公子之命，向三公子并鲍大夫致意，并转告公子之命：办理丧事、治理内乱，有他这位兄长就足够了，三公子不必再为此事奔波操劳。”他又转而对鲍叔牙说，“长者为尊，这才是合乎礼义的做法，鲍兄是明理之人，该当劝慰公子才是啊。”

鲍叔牙脸色微变，反唇相讥说：“治理乱世，贤者为尊。这不是仲兄常常尊崇的吗？”鲍叔牙是爽直的人，来不得半点虚假，毫不掩饰地继续说，“仲兄把三公子和鲍叔牙看得也太小了，这丧事、国乱也是一个人可以料理的吗？仲兄当初对三位公子的评价，鲍叔牙可是牢记在心，不敢有忘。想来仲兄也不会记吧。今日你我各为其王，尽力而为吧！”说完，眼睛冷冷地瞪视着管仲。

管仲所以有此举，只不过是表示先礼后兵。所以，他对鲍叔牙的无理之言并不介意。他还想再说，见莒兵在鲍叔牙示意下，个个怒目而视，露出争斗之色。知道再说下去，必然没有好结果，于是唯唯告退。一边后退，一边用眼角扫视后面的动静。约退到二十余丈远时，乘着小白与鲍叔牙说话之机，管仲突然张弓搭箭，转身觑定公子小白，“嗖”地一箭射去。眼见小白躲避不及，一箭正中胸口。小白大叫一声，口吐鲜血，仰身便倒。管仲听到鲍叔牙一声大吼：“不好了，公子被射死了！”接着是一片吵嚷、啼哭声传来。

管仲知道大事已成，率领三十骑，加鞭催马，飞驰而去，跑了一程，管仲见脱离险境，命下马歇息。管仲方才感到浑身冷汗津津。想到射杀了公子小白，心上既感愧疚，又觉庆幸。愧疚的是，在他的心目中，公子小白要比公子纠精明得多，说不定这一箭是射杀了一个贤明的国君。他总觉对不起三公子和鲍叔牙。庆幸的是，自己辅佐的是公子纠，各为其主，手段不太光明磊落也顾不得了。总算尽了自己所能，了却了一桩心事。想到此，他轻轻叹

息说：“公子纠当为齐国国君，这是天意难违啊！”虽如此想，他的心里还是颇觉沉重。

管仲回到鲁军中。鲁庄公和公子纠、召忽正在焦急地盼望着管仲的音讯，见管仲神采不扬，闷闷不乐地回来，还道大事不妙呢。鲁庄公困惑地问：“管大夫，事情如何？”管仲沉声回答：“外臣已于即墨郊外将公子小白射杀。君侯和公子当可高枕无忧了。”公子纠一听小白已死，到底是同胞兄弟，心里不由地一酸。接着就欢喜起来，对管仲说：“吾为齐君，大夫便是开国功臣。”管仲面无喜色，只是默然点头。

鲁庄公既然知道小白已死，齐国国君已是公子纠的囊中之物，再不着急，当即命大设酒宴，以示庆贺。一路上各邑镇献汽进饌，鲁庄公均欣然受之。大军一边尽情享受，一边缓缓而行。

管仲不知道，迎接他的将是当头一击。

原来，管仲虽是神箭，但造化作弄人。那一箭不偏不倚，正射中了公子小白的胸前衣带钩。小白在那一瞬间，念头电闪。他深知管仲足智多谋，既在途中拦截自己，甚至不惜大动杀机，定是志在必得，为纠得到齐国君位扫除障碍。如不造以假像让其放心，不知他又会施出什么刁钻诡计来。说时迟，那是快。小白急中生智，将计就计，咬破舌尖，吐血诈死。果然，此计不但瞒过了远处的管仲，连身边的鲍叔牙和亲随等都被骗过。鲍叔牙轻轻抚着公子的身子，泪流满面，痛不欲生，怒骂管仲衣冠禽兽。

约摸有一盏茶的功夫，管仲率鲁国士卒跑得远了。公子小白突然睁开眼睛，笑眯眯地翻身坐起。

鲍叔牙和众随从又惊又喜。鲍叔牙嗫嚅地问：“公子没、没……”一个“死”字却说不出口。

公子小白笑着说：“本公子福大、命大、造化大，怎会轻易就死？虽夷吾神箭，也射我不死，君位非小白莫属，岂不是天意！”说完。他把箭从衣带钩上拔下，一折两断，切齿道：“吾必将亲手处死管仲，犹如此箭！”

再说鲁军戒备之心全无，缓缓而行。刚刚进入齐国境内，突然一支齐国兵马拦住去路。为首大将正是仲孙湫。管仲开始还当是齐国派来迎接公子纠的呢。但见仲孙湫面色冷峻，带着一股肃杀之气。管仲情知有变，不由地暗暗叫苦。

果然，仲孙湫说道：“齐国已立公子小白为新君。新君命未将前来向鲁国君侯多多致意，由于内乱未息，国君初立，不便迎接贵客。敬请退兵，”

鲁庄公蒙受愚弄，勃然大怒，喝道，“长辈为尊，乃是礼义。今有二公子在此，三公子安得为君？寡人已经作出许诺，又岂能轻易空手而归？”

难怪鲁庄公恼怒。他与齐国本就有弑父大仇，只是受了母命。方有此行。路上“小白已死”的误导，使他先入为主，自以为大功告成。谁知，正在洋洋得意之际，却是兜头一瓢冷水泼下。长途跋涉，风餐露宿，人困马乏，千辛万苦到了齐国都城，却落得两手空空，别说供应膳食，连城门都不让踏进一步。这奇耻大辱如传将出去，日后如何在众诸侯中立威？总不能重蹈父亲桓公的覆辙吧。鲁庄公年轻气盛，难咽下这口恶浊之气。于是，对仲孙湫的话不予理睬，决定亲率大军继续向齐都进发，欲与齐国决一死战。

此时的管仲却似打碎了调味瓶，七酸八涩的滋味一齐涌出。他作梦也想不到，自己亲眼目睹公子小白被一箭射中心窝吐血而亡竟是诈死。他想到小白竟能遇危不乱，巧施妙计，骗得自己好苦。不由地暗自嗟叹：“成就霸业

者，必是此人！”再看这时的公子纠，被重重一击，已萎缩成一团，甚至连责备管仲的力气都没有了。那样子真是可怜，而被人可怜的男子是成不了大气候的。管仲暗中作了个对比，不由地生出些许怀才不遇之感。

管仲虽突遭此变，头脑却很冷静。他深知小白和鲍叔牙绝不会蠢到以为让仲孙湫扳起面孔在路上恐吓一番，鲁兵就会乖乖地掉头而去。仲孙湫的举动，只是以礼相待，告诉你齐国此时不欢迎外客。你听则退，正中他们下怀；如不听，则只能兵戈相向，你便输了“理”。再者，仲孙湫亦是在示警，告诉你齐国已有准备。这里是齐国的土地，可战可守。而鲁军再强，只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难持久。再者，鲁军疲惫不堪，已是强弩之末；齐国国君初立，斗志正盛。两军尚未决战，可说胜负已判。何况，鲁侯又犯了战事最忌讳的躁烦与狂怒。

管仲略加思索，想到由此前往临淄，险要去处只有乾时一地，便猜知仲孙湫出现只是摆出的述魂阵，鲍叔牙必在乾时埋伏下重兵，单等鲁军上钩。事情不能一错再错。于是，管仲急步上前，劝阻鲁庄公说：“君侯慢行，管仲尚有话说。”

鲁庄公眉头一皱，不耐烦地问：“你还有何话说？”

管仲说：“外臣以为，小白初立，人心浮动，不能再有败绩。为阻挡鲁国大军，必将倾巢而出，在乾时设伏。我等若再向乾时进发，凶多吉少。而此时临淄城中一定空虚，君侯率一路人马，抄小路绕过乾时齐国的伏兵，直逼临淄，即可拿下都城。都城一失，国内必乱，二公子可乘势夺得君位。”

管仲这一计策十分阴狠毒辣，可以说是当时鲁庄公和公子纠唯一的机会了。后来管仲将此计说与鲍叔牙听，鲍叔牙还后怕得直冒冷汗。说如按管仲计策行事，他和公子小白早已死无葬身之地了。但这时，管仲在鲁庄公和公子纠的心目中已轻如鸿毛，一文不值了。所以对他的计策，公子纠撇嘴表示不屑一顾。鲁庄公则讥讽说：“如按管大夫所言，小白早死多时了，怎会安安稳稳地做了齐国的国君？”遂不再理睬管仲，继续催兵向乾时进发。

管仲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在心中暗暗叫苦：“吾等恐死无葬身之地了！”

果然，鲁国军队刚行到乾时，便中了齐兵的埋伏。副将秦子在混战中作了刀下之鬼。连鲁庄公也差一点被生擒活捉。

公子纠和管仲、召忽惶惶如丧家之犬，跟随着鲁国败兵狼狈逃向鲁国。管仲边行边一路寻思，这次闹腾，与鲁国的缘份恐怕已到尽头，鲁国已不是久待之地。于是在路上歇息时，便约召忽一同来劝公子纠。

管仲说：“小白既已嗣立为君，将公子视为后患。这次再结深怨，小白必不容公子。齐、鲁两国为邻国，修好是两国人的意愿，也是大势所趋。有朝一日两国重新修好，鲁国心献出公子以示诚意。那时，我等便有杀身之祸。为防不测，公子当从速辞别鲁侯，远走他国为上策。”公子纠郁郁地问：“到何处去？”管仲断然说：“越远越好，可另行计议。”

奈何，公子纠对管仲信心已失，冷冷说道：“远走他国？说得轻巧，又谈何容易！鲁国有个至亲关系，好歹有碗饭吃。别国无亲无故，衣食住行，何处去觅？难道让本公子喝西北风不成？”

管仲见公子纠说话越来越难听，一时语塞。召忽慨然说：“公子放心，未将倾注全力，必保公子无恙！”

纠冷哼一声，说：“好一个无恙！二位的好意我领了。但我哪里也不去，就在鲁国混一天算一天吧。”说罢，索性微闭双目，以示逐客。管仲知道再

说也无济于事，和召忽快快而退。

回到鲁国，公子纠如同做了一场恶梦，沮丧至极，一切的罪过全部归咎于管仲头上，怨声不绝，弄得管仲仿佛吞下了蛆虫，好不厌烦！好在他心胸博大，并不将此事放在心上。他相信，所以落到如此地步，乃是天不逢时，而非人谋，不过管仲也受益匪浅，经过这一场风波，他已彻底发现公子纠虽生于君王之家，却是一副猥琐之相，难以与之共谋。他不屑辩解，只以淡漠应对公子纠的冷面与白眼。哀莫大于心死。管仲的心已死。

就在管仲在鲁国饱受闲气时，在齐国却围绕着他的生死，也为着齐国的命运，与鲁国开始了一场争夺管仲的斗智斗勇。

齐国有了新的国君，又打败了强鲁，真是双喜临门。国人饱受内乱之苦，都盼望早日安定，今日遂愿，高兴地弹冠相庆。小白做了国君，为桓公。他吃尽苦辛，终于如愿以偿，更是喜不自胜，大宴群臣，以示庆贺。鲍叔牙见桓公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十分忧心，提醒桓公说：“内乱刚息，国内百废待举。且公子纠尚在，有强鲁相助，有管仲、召忽辅佐，还是主公的心腹大患。古语说，没有远虑，必有近忧。主公不可不防啊！”

桓公方才醒悟，问鲍叔牙：“爱卿有何良策？”

鲍叔牙说：“乾时一战，鲁国君臣闻‘齐’色变。乘此机会，臣愿统率几千军马，驻扎于鲁、齐边境的汶阳之地，再派使臣出使鲁国，晓以利害，讨还公子纠。此时公子纠已如行尸走肉，对鲁国再无用处，鲁侯决不会再为一纠与齐国结仇，必将纠的首级拱手送来。纠终归是主公的同胞兄弟，借他人之手除掉，既去后患，又不失仁义。可谓一举两得。”

齐桓公赞同其议，命鲍叔牙即速依计行事。

鲍叔牙点齐五千精兵，三百辆战车，浩浩荡荡直奔齐鲁边境，在汶阳安营扎寨。尔后修书一封，派大将隰朋出使鲁国。隰朋临行之前，鲍叔牙置酒相送，嘱之再三说：“管夷吾乃天下奇才，如一旦被鲁国所用，委以大政，你我恐将永不得安枕了。趁着夷吾时运不济，鲁侯尚未识其才能之际，我将说动主公，将夷吾召回重用。将军此次出使鲁国，公子纠与召忽是死是活，听天由命。但须想方设法，带一个活的管夷吾回来。”

隰朋问：“倘若鲁侯执意杀掉管仲，如何处置？”

鲍叔牙说：“将军可以提及管夷吾箭射国君之事，晓以利害，鲁侯在尚未深识夷吾之前，决不会轻举妄动。”

隰朋也素与管仲交好，慨然说：“末将当倾心尽力，必将一个活生生的管夷吾交与将军。”

隰朋告辞而去。

鲁庄公自乾时之败，蒙受羞辱后，懊恼不已。亦觉得公子纠命薄福浅，没有王侯之相，对鲁国已成了累赘。于是便召见施伯，商量如何处置齐国三个亡命之人。施伯早有所思，当即回答说：“此三人不可一概而论。公子纠生性懦弱，遇事寡断，难成大事；召忽乃一介武夫，忠勇刚烈有余，运筹谋划不足，也非安邦定国之才；独有管仲满腹经纶，决非寻常之辈可比。”

鲁庄公不以为然，说：“管仲既有那么大的才能，又如何会落得无国无家的境地？”

施伯说：“那是管仲生不逢时。等他时来运转，其威力必是难以限量。主公如不以一事成败论英雄，作一大胆举措，委鲁国大政于管仲，不出三年，鲁国将大治，在天下诸侯中脱颖而出。管仲若不肯接受重托，定是对齐国怀

有旧情，那便一不做二不休，取了他的性命。主公虽未得到，却也为鲁国除去一大祸患。且杀了管仲，正可表示与齐国同怒，以此与齐国修好。”

正在计议，忽有哨探来报，齐国大军由鲍叔牙率领，已到了鲁国边境议阳。鲁庄公大惊失色，正欲调集兵马迎击齐军，隰朋到了。庄公急忙召见隰朋。隰朋说明来意，将鲍叔牙的书信递上。庄公展信观看。那信写道：

外臣鲍叔牙，多多致意鲁侯贤殿下：自古家无二主。国无二君。公子小白已奉齐国宗庙，公子纠再欲强行争夺，便是叛逆之举。齐、鲁两国素来交好，形同手足，在我国新君初立，鲁国如助叛逆兴作风浪，势必损害两国亲情，对齐固然有害，对鲁却也无益。鉴于此，请君候以两国大义为重，除去祸患公子纠。另有管仲、召忽，助纣为虐。

管仲箭射吾君，欲置吾君于死地。此仇不共戴天，吾君必欲亲手屠戮管仲于太庙，以雪夺命之恨。齐军置于汶阳，实非他意，一旦得此二人，齐军便即退走，决不失信！孰重孰轻，望君候以鲁国社稷为重，三思而行。

表面看来，这封书信口称“外臣”，言必“致意”，动则“齐、鲁友情”、“鲁国社稷”，言辞十分客气。但三尺顽童也识得出，口气软中带硬，字里行间，充满了威胁和森森杀气。仿佛齐国大军转瞬间便会旋风般席卷而至。

当然，知道鲍叔牙与管仲友情的人，一看就会明白。鲍叔牙重兵相胁，除去公子纠是真，至于索回管仲让齐桓公报仇雪恨却是虚言。鲍叔牙醉翁之意不在酒。

鲁庄公哪里知道个中隐密？还道鲍叔牙是真心实意。只有施伯才看出一二，不无遗憾地说：“终于还是迟了一步。”鲁庄公不解其意。施伯苦笑说：“如果早一步使用管仲或是杀掉管仲，齐国均无话可说，现在使臣和书信到了，索要活的管仲回齐国。管仲如若被齐侯小白所用，得以施展出一身经天纬地的本事，天下诸侯都将望风归服，何况是紧邻鲁国呢？可此时再杀掉管仲，却又开罪了管仲的密友鲍叔牙。鲍叔牙是小白的开国重臣，又是三军统帅，如听说管仲被杀，岂肯与鲁国善罢干休？”

庄公皱眉问道：“那该如何行事？”

施伯说：“事已至此，只有权衡利弊，还是杀掉公子纠，把管仲与召忽交与齐国吧。”

庄公忧虑地说：“小白得到管仲辅佐，如能称霸天下，寡人还有何为呢？”

施伯无奈地说：“果真如此，却也无计可施。不过，齐侯终有一箭之仇，将管仲恨得咬牙切齿。而且，齐侯未必深识管仲的才能，说不定一时激愤杀了他，那就是鲁国之福了。眼下齐国大兵压境，却只有杀死公子纠，送管仲、召忽回齐，与齐国修好。”鲁庄公赞同施伯所言，命即刻行动。

这时，公子纠与管仲、召忽正在室中商讨去留之事。鲁公子偃突然率兵包围了他们的府邸。公子偃高声喊道：“奉我国君侯之命，前来取公子纠的首级！挡我者死！”喊罢，率甲士冲杀进来。

管仲以身护住公子纠。召忽挥剑奋勇抵挡，连伤十数名甲士，终归寡不敌众，渐渐不支，被逼迫到角落里。管仲也被甲士掀在一边。公子偃一剑刺入公子纠的心口。公子纠惨叫一声，倒地吐血而亡。死后还圆瞪双目，怒视着苍天。偃取下公子纠的首级，命押送管仲、召忽回府。

召忽突然喝道：“且住！”偃和众甲士都站立不动。召忽望着公子纠的无头尸体，对管仲说：“为子死于孝，为臣死于忠，方是做人的本份。如今

公子惨死，你我也成了阶下之囚。我召忽绝不受桎梏之辱，只有为主尽忠了。”说罢，大吼一声，屋瓦为之震动，挣脱束缚，一头撞向室柱，血流如注而亡。众人嗟叹不已。

公子偃面露不忍之色，困惑地望着管仲，似乎在观察管仲要作何行动。管仲泪流满面，对僵视而不见，向公子纠和召忽的尸体拜了三拜，算是告别。尔后自言自语他说：“自古以来，有死臣心有生臣，召忽一死，我管仲只有活着回齐国，为公子申诉冤屈，讨还清白。”说罢，坦然进入囚车。

公子偃按鲁庄公之命，将关着管仲的囚车直接押往齐使公馆，交与隰朋。尔后向庄公复命，告说杀公子纠的经过。正好施伯在旁，一边听一边沉吟，待公子偃说完，方对鲁庄公说：“如公子所言，管仲面对囚车而神色从容，看来他一定是有恃无恐，回到齐国非旦不死，还将受到重用。齐侯小白，左有鲍叔牙，右有管仲，真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齐国必霸天下，鲁国只能望其项背，听其号令，而疲于奔走了。”说罢，长叹一声。

鲁庄公急问：“难道再无补救之法了吗？”

施伯略为沉思，突然面露杀机，右手一扬，作一刀劈状，凶狠他说：“为今之计，只有一不做二不休杀死管仲。人死不能复生，后患一除，再设法与齐国修好不迟。”庄公依其言，命公子偃火速去取管仲首级。

真是一波三折！看来管仲厄运未尽，该当受此磨难。

隰朋到达鲁国后，心中一直忐忑不安，生怕管仲有失。见公子偃将管仲送来交付于他，心中石头落地，一副冷面孔顿时冰消雪化。他怕管仲着急，便将鲍叔牙临行嘱托一一说与管仲，管仲早已猜知隰朋到来必是鲍叔牙所为，听了隰朋所言，越发欣慰。但他并不认为已经万事大吉，目前处境仍很危险。他对隰朋说：“鲁侯不足为虑，但施伯阴险多谋，必然知道放我回齐国是放虎归山，说不定还会唆使鲁侯来取管仲性命。”

隰朋慨然说：“管大夫放心，如取大夫性命，必先取隰明性命。隰朋与大夫同生死！”他深知管仲足智多谋，遇惊不乱，便向：“鲁侯果然反复，隰朋当如何应付？”

管仲见隰朋如此肝胆相照，很是感动，略一沉吟说：“将军只以国君欲亲手报一箭之仇，务要管仲生还即可。”他如此这般地教隰朋应对之法。

正说着，鲁公子偃果然率甲士复至。口口声声要杀管仲。隰朋抢上一步，手握利剑，挡在槛车前，怒目圆睁，喝道：“将管仲交付于本将军，便是交付于齐国。再想夺杀，便是蔑视齐国，有意挑起争战。隰朋作为齐使，受命而来，管仲在，隰朋在；管仲失，隰朋失。若公子非要取管仲性命，隰朋必将血溅于此。”

公子偃早就对管仲钦佩有加，不忍加害。见隰朋如此神勇，更是赞叹不已。他无奈地说：“本公子乃是奉国君之命，没有管仲首级，如何回复？”

隰朋说：“我正要面见国君，说个明白。”他怕离去后，管仲性命不保，便携住公子偃的手，疾步来到鲁宫求见庄公。

隰朋对鲁庄公说：“鲁国是扬名天下的大国，素以信义为重。现今已将管仲还于齐国，复又派人取其性命，如此反复无常，岂不是要君侯于无信无义吗？再说，齐国索还管仲，其因已说得清清楚楚，敝国国君发誓要亲手斩下管仲的首级，以雪一箭之仇。君侯您若以管仲尸骨还齐，对敝国国君来说，和把他留在鲁国不杀有什么两样？敝国国君仇恨难雪，必怨鲁国，从此两国将永无宁日。依外臣浅见，君侯又何必为一个区区背运之人，开罪一个紧邻

大国呢？”隰朋把管仲教他的后，一口气倾倒出来，目光切切地盯视着鲁庄公。

鲁庄公默默地听着隰朋说话，并没有露出要反驳的意思。他本来就没有太把管仲放在眼里，总觉得施伯有点小题大作，草木皆兵。听隰朋一说，也觉得为管仲的生死得罪齐国实在得不偿失。于是欣然答应了隰朋的请求，送他令箭一支，让他押送管仲回国。

隰朋称谢而出。回到公馆后，生怕夜长梦多，草草收拾一番，命随从押着槛车即刻出发。槛车辘辘而行，隰朋神色紧张，不断地催促赶路。

管仲披头散发，困在槛车中。随着槛车的颠簸，他一路寻思，总觉得隰朋向鲁侯讨还公道，来得太过容易。鲁侯放行尚可理解，以施伯多智，怎会凭隰朋三五句舌辩，便轻易放虎归山？车行曲阜闹市，尚在鲁军的掌握之中，不便多问。出了城门，离鲁都已远，始见津津冒汗的隰朋终于嘘出一口气，神色稍显松弛，才问起隰朋见鲁庄公时的情景。隰朋详告见鲁庄公的经过。果然施伯不在身侧。

隰朋放松了，而管仲的心却陡然紧张起来。他料知施伯很快就会发现此事，绝不会坐视不问。情急之下，说不定会采取非常行动，暂时瞒过鲁侯，派亲信来追，来个先斩后奏，取他管仲的性命。生米已经做成熟饭，鲁侯知道了也是无可奈何。如此看来，只要一只脚还踏在鲁国的土地上，危险便未解除。这是关于到他管仲生死的大事，怎敢怠慢，于是搅尽脑汁，寻找脱身之计。

管仲突然眼睛放光，遂心生一法。他略一思索，便草成一首《黄鹄》之诗，自言自语地小声吟唱起来。押解槛车的士卒在隰朋的催促下，经过大半日的紧急赶路，早已累得气喘吁吁，汗流如雨，再也走不动了。突然听到管仲吟歌，节奏正好应合他们的脚步，脚下顿觉轻松。于是，不由自主地跟着吟唱起来：

黄鹄、黄鹄，敛其翼，缚其足，不飞不鸣兮笼中伏。高天变狭窄，大地成浅薄。引颈长鸣兮，继之以号哭！

黄鹄、黄鹄，天生汝翼兮能飞，天生汝足兮能跃。一朝破笼而出兮，冲高俯低任其翔。嗟乎猎人兮，徒劳旁观而踟蹰！

士卒边行边吟唱，忘记了疲劳，顶住了炎热，车驰马奔，日夜兼程，终于走出了鲁国土地，进入齐国境内，早有一支齐军前来接应。隰朋命接应的齐军和戍守边境的士卒时刻戒备，不许放过鲁军一兵一卒。尔后命打开槛车，放出管仲，就地歇息。

管仲一出槛车，感激地望了一眼隰朋，仰天大笑道：“管仲一命，终于可以留在齐国的土地上了！”

管仲话音刚落，就见走过的路上尘土飞扬，旗帜招展，一支人马飞速赶来。旗上霍然一个“曹”字，旗下正是鲁国大将曹沫。曹沫远远看到隰朋一行在歇息，果如施伯所料，管仲这只囚“鸟”已破笼而出。曹沫举手中长戟大呼：“隰朋大夫少歇，我家君侯尚有话说！请过来稍聚。”

隰朋哈哈大笑，拱手施礼，高声喊道：“曹将军千里相送，在下深表谢意，来日再当厚报！”说罢，再不理睬曹沫，命砸烂槛车，即刻起程。

曹沫眼看着管仲洋洋得意地离去，还想追赶，但见齐境有军接应，早有防范，便不敢轻举妄动，原地踟蹰一番，便掉头而去。

管仲、隰朋一千人众行至堂阜附近，鲍叔牙已迎出十余里。原来，鲍叔牙得知管仲已经获救的消息，即行从沈阳撤军回到堂阜，已等候管仲数日。终于见管仲到来，迎了上去。二人相见，早把纷争撇于九霄云外，问寒嘘暖后。鲍叔牙如迎接神仙一般，将管仲迎入堂阜公馆。先按照当地习俗，连为管仲浴沐三次，一次压惊，一次洗尘、一次消灾解难。尔后方置酒款待。

直到此时，管仲还不知道回到齐国自己的命运如何，究竟是福是祸。所知的仅是由于鲍叔牙、隰朋的倾力相救，暂且保住了一系性命。在鲁国时，他曾听隰朋说过齐桓公折箭立誓的事，所以，他对于其它尚不敢存有大的奢望。又不好明问，于是借畅叙旧情之机，进行了一番试探。

管仲说：“我是个负罪之人，承蒙鲍兄和隰朋将军冒死搭救，形同再生。如此厚恩，管仲实在受之有愧。”

鲍叔牙安慰他说：“仲兄何出此言？鲍叔牙与隰朋将军所以定计搭救，既为仲兄，更为齐国。我不但要救你性命，还要向君侯力荐你呢！”

管仲抿了一口酒，皱眉说道：“二位有所不知，我与召忽共同辅佐公子纠，既无力让纠继承君位，又没有勇气随纠而死，做臣子的气节已经失掉。更何况要来辅佐与公子纠争夺君位的仇敌？公子纠与召忽有知，将嗤笑我于地下！”

鲍叔牙听了管仲的话，怎知乃是试探，便像望着一个陌生人一样望着管仲说：“这可不像仲兄说的话啊！你不是常说，自古以来想成就大事的人，不计较小的耻辱；想建立功勋的人，不拘泥于小节吗？你身负匡治天下的才能，怎能埋没于草泽之中？君侯小白虽然年轻，但胸怀宽博，志气高远，若能得到你的辅佐，必可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称霸中原又何足道哉！到那时，齐国国富民安兵强，诸侯望归。仲兄更是功盖天下，扬名四海，胜过那些尽愚忠、守愚节的平庸之人又何止千倍万倍？”

管仲默然不语。鲍叔牙已替他说出一切，他已无话可说，只有潜心等待。鲍叔牙和管仲、隰朋回到临淄。鲍叔牙将管仲安置在自己府中歇息，遂不顾途中劳累，前往宫中进见齐桓公。

见到桓公，鲍叔牙先吊唁后道贺。桓公问：“为何事吊唁？”鲍叔牙说：“公子纠是主公的兄长。主公为齐国社稷，不得已而除之，乃是大义灭亲之举。但鲍叔牙身为臣子，安敢不吊？”桓公又问：“既然如此，又有何事祝贺寡人呢？”鲍叔牙说：“臣为主公得到一个活管仲，还不值得一贺吗？”

桓公一听，两眼顿时放射出仇恨的光芒，咬牙切齿地说：“太好啦！鲍爱卿果然深知寡人的心思，让寡人得以亲报一箭之仇。可贺啊可贺！”

鲍叔牙听了，不由地苦笑一声，摇摇头说：“主公想到哪里去啦？微臣要道贺的并不是主公报仇之事。”

桓公一听，颇感奇怪，问：“爱卿不是说捉回管仲了吗？不为报仇，又为何事？”

鲍叔牙说：“是为主公得一左膀右臂，为齐国得一栋梁之才。更为主公将扬威天下，齐国强盛指日可待。这样的天大喜事，微臣怎能不道贺？”

桓公一时摸不着头脑，困惑地问：“何来的左膀右臂？寡人越听越糊涂啦！难道爱卿指的竟是管仲？”

鲍叔牙哈哈一笑说：“除了管仲还能是谁？管仲……”

“爱卿不要说啦！”桓公打断鲍叔牙的话，愤愤地说：“寡人已当众断箭为誓，要报此仇。对性管的家伙，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以解心头之恨，又怎会重用他呢？爱卿莫再替他说话，这是断断不可能的！”

鲍叔牙见桓公发怒，并不退让，正色说道：“请主公让微臣把话说完，如果主公仍坚持报仇，微臣当把管夷吾拱手送上，任凭主公千刀万剐，决不再替他求情。”

桓公瞪视着鲍叔牙，良久方说：“好吧，请说，不过爱卿还是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鲍叔牙说：“做臣子的，均各为其主。管仲射箭之时，是忠于公子纠，以尽自己做臣子的职责，无可厚非。射那一箭，对主公来说。管仲是死有余辜，但主公为了齐国社稷、百姓而以德报怨，重用管夷吾，夷吾必将为主公箭射天下，岂射一人矣！”

鲍叔牙见桓公静听不语，又接下去说：“还有一件旧事，主公不知。当初先君要臣辅助主公时，臣念主公当时年幼，托病坚辞不干。正是夷吾晓以大义，臣才毅然接受此任。如没夷吾一番教导，臣今日也无福跟随主公。当时夷吾还有一番精妙绝伦的预测，说大公子诸儿、二公子纠均无王侯之相，只有主公年纪虽幼，但心胸博大，气宇不凡，日后执掌齐国宗庙社稷的非主公莫属。”

桓公听了这一番话，脸色才渐渐和缓下来，口气也变了，轻轻问道：“是吗？管夷吾果真如此说？”

鲍叔牙说：“干真万确。微臣怎敢欺骗主公？”

桓公沉思一会儿，眯离起眼睛，以狡黠的口吻问：“寡人知道，爱卿与管夷吾乃生死之交，这也是实情吧？”

鲍叔牙点头说：“确是实情。不过，微臣只知举贤不避亲，但决不会为私作说客……”

鲍叔牙还待再说。桓公挥手打断他的话，大度地说：“好啦，爱卿出征归来，路途辛苦，还是先回府歇息去吧。寡人听爱卿之言，废除誓言，不取夷吾性命就是。”

鲍叔牙却哭笑不得，费了半天口舌，给了他好大的面子，还只是饶了管仲的性命，起用之事，还是无望。但此时再说无益，只有另寻机会再行举荐。于是，告辞桓公回府。

数日后，隰朋来到鲍叔牙府中探望管仲，鲍叔牙置酒款待。酒过三巡，隰朋询问鲍叔牙举荐之事如何，国君是否有起用管仲之意。鲍叔牙双肩一耸，两手一摊，作出一副无可奈何之状。隰朋问管仲，此事有无希望。管仲默然一笑，并不作答。沉吟一会儿，他却向隰朋叙谈起与鲍叔牙的旧情。

管仲说：“我与鲍兄自幼交好，可以说情同手足。成人后，我二人曾一同做生意，所获财利，多半归我。知道的人骂我贪婪，鲍兄却替我辩解，说管夷吾决非贪财之辈，多取财利是寥以补充贫寒的家境；我二人共同谋划事情，按我的主意行事时，事情往往越弄越糟。随从讥讽我愚笨，鲍兄则说我有大智是干大事业的人，所以才在小事上无所同心；我曾三次为官，三次进谏，三次遭到拒绝和斥逐，众人讥笑我不识时务，鲍兄则说我时运不济，等时来运转，便能扭转乾坤；随军出征时，数次战败，我都跑在前面。士卒鄙视我，说我贪生怕死。鲍兄则说我家有七十高堂，管仲如有不测，寡母无人赡养，必死无疑；后来我受先君之命，辅佐公子纠，未立寸功，致使二公子

和召忽死于外邦，我却生还。有人骂我不忠，鲍兄不以我为耻辱，反道我不拘小节，而只羞于功名下能显于天下。凡此种种，管仲只能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

管仲说到此处，分别斟满三盅酒。尔后举盅向鲍叔牙和隰朋敬酒，以答谢二人的知遇之情和搭救之恩。鲍叔牙、隰朋也是感叹不已，举盅一饮而尽。

盅酒入肚，管仲又说：“有挚友如此，管仲虽死无憾，安敢再有奢望！”

鲍叔牙却不服输，慨然说道：“我鲍叔牙决心力荐到底，一次不行，二次；二次不行，三次。我想主公总有醒悟之日。等到夷吾委以大任，将齐国治理的富强起来，君侯称霸天下时，方知鲍叔牙今日举荐实是为了齐国，为了君侯，而绝无些许私念。”

管仲默默地喝着酒，心下却在寻思：凭着鲍叔牙的热心和执着，他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桓公举荐自己，直到惹烦了桓公为止。此时再沉默下去，前番努力又将付诸东流。既想成就一番大事业，何在乎那些繁文缛节？于是他不再矜持，饮下一口酒，说：“鲍兄的心意，管仲感激不尽。但如此举荐，只能是南辕北辙，欲速而不达。道理很简单，以君侯之贤明，自然知道我与鲍兄交厚，若催逼得紧，便易引起他的反感，怀疑鲍兄为私情卖力，那管仲恐怕只能永为闲人了。君侯此时一定想到鲍兄会不厌其烦地举荐，鲍兄偏偏不再提及管仲一个字，反会引起君侯的注意。”

鲍叔牙接言说：“如仲兄所言，难道就此罢休不成？”

管仲说：“不。单凭鲍兄和隰朋将军的热心，管仲也没有理由从此一蹶不振。以管仲所见，齐国近数年来，内忧外患，水旱虫灾，连续不断，国家财力匮乏，百姓饥寒交迫，四野荒芜，饿殍遍地，可谓国贫民穷，元气大伤。必须施以重典，方有望恢复元气，得到根治。君侯是有为之君，绝不会坐视齐国长此混乱下去。等他急于寻求治国的能人良策之时，再顺势举荐，此时君侯急用人才心切，或许管仲便能复出。此为欲擒故纵之法。”

鲍叔牙和隰朋听了，连连点头，都觉此计甚妙。

自那以后，鲍叔牙果然不再主动提及管仲之事，齐桓公不召见，也不进宫。每日与管仲、隰朋饮酒，谈论国家大事。

不觉过了十数日。那日傍晚，三人正在开怀敞饮，突然桓公近侍竖刁奉桓公之命前来请鲍叔牙进宫议事。

三人均是一怔，接着相顾大笑。

鲍叔牙更是兴奋地说：“仲兄并隰朋将军静候佳音吧，鲍叔牙此次进宫必有所获！”

鲍叔牙急忙赶到宫中，见过齐桓公，问天色已晚，何事相召。齐桓公的心事果然在管仲的预料之中。他对鲍叔牙说：“寡人靠爱卿扶持做了国君，只觉松了一口气，没想到齐国上下还是乱糟糟的一团。寡人心急如焚，再三思索，却不知该当如何下手。君位虽定，国事不决，寡人寝食难安。于是想到请爱卿来替寡人分忧。”

鲍叔牙听了桓公所言，心里暗自感叹：管夷吾果然料事如神。但他经管仲点拨，已经学得乖了。尤其这十几日促膝长谈，更是获益匪浅，口才也颇有见长。他并不急着抬出管仲，故作玄虚地说：“依臣看来，治国大事说难则难，说易则易。”桓公果然弄糊涂了，问：“这又易又难却是何意？请爱卿说与寡人听。”鲍叔牙说：“对于主公，眼下当务之急不是如何下手治理，而是寻求善于治国的贤德之人。只要有一两位具有匡世济时才能的人为主公

谋划安邦定国之策，何愁齐国不治？不过，自古以来，江山易得，贤人难求啊！鉴于此，微臣才有这难、易之说。”

齐桓公听完鲍叔牙的话，突然哈哈大笑，说：“寡人果然没有看错，爱卿说到寡人的心里去啦！今晚相请，正是与卿商量，寡人欲把宰相的重任托付于你这位大才大智又深明大义的贤人啊！此事，寡人已经想了很久啦。”鲍叔牙只想引出管仲，万没想到桓公会想到他，惊愕之余，忙不迭地称谢。心下寻思：“时机到了，此时不说，更待何时？”他的神色严肃起来，说：“齐国是礼义之邦，藏龙卧虎之地，主公身边便有经天纬地的贤人，主公偏偏视若粪土，弃之不用，真是可惜啊！”

桓公不觉欣然动色，着急地问：“齐国竟有如此贤人，爱卿何不早日举荐给寡人？此人在哪里？快引见于寡人。”

鲍叔牙狡黠一笑，说：“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微臣曾屡屡举荐，主公难道忘记了吗？”

桓公愕然说：“莫非卿说的又是管仲？”

鲍叔牙说：“正是。”

桓公神色不悦，摇头说：“想我堂堂齐国，地幅宽博，人口繁盛，兵强车众，难道离开他管仲就不行吗？”

鲍叔牙钦佩地说：“在管夷吾眼里，即使战车千辆、精锐十万，也不过是蝼蚁之众，举手间倾刻化为齏粉！”

他见桓公脸上仍是怀疑的神色，接着说下去：“微臣跟随主公多年，对主公忠心不二，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拥戴主公继承君位，鲍虽无大功，总算有一番苦劳，承蒙主公信任，以重任相托。想那宰相之位，在主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高权重，声名显赫，多少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鲍叔牙虽愚笨也深知其理。若不是为了齐国社稷百姓和主公大业，微臣安能将相位拱手让于他人？即使让的话，又岂能甘心让与一位庸夫俗子来葬送齐国？那样做，微臣岂不成了齐国的千古罪人？”这番话真是出自肺腑，感人至深！桓公沉吟不语，似是被鲍叔牙所言深深打动。

鲍叔牙却步步紧逼，问：“主公一向胸怀大度，难道为了那一箭，而不顾及齐国的社稷百姓吗？”鲍叔牙从桓公幼小时就做了桓公的师父，教他诗书礼仪，教他做人的道理，后又辅佐他做了国君，可说立下了汗马功劳。桓公对他也是敬若师长。所以二人私下里谈话，可以推心置腹，不必顾忌君臣之礼。

桓公见问，方徐徐说道：“爱卿所言，甚有道理，但却有一事误解了寡人。寡人心胸再狭窄，也不会死死记着那一箭。寡人所担忧的是，管夷吾是否如卿所言，真有惊天动地的才能和韬略。果真如此，他也不算拜官多年，又辅佐多年，却为何一事无成？拜相是关乎到齐国兴衰的大事，寡人是怕管夷吾有其名而无其实啊！再者，爱卿才智超群，为人刚正不阿，齐国上下，有目共睹。突然说管夷吾强过爱卿，寡人一时实难相信。”

鲍叔牙大受感动，说：“主公如此厚爱，臣感恩不尽。但臣索求不高，主公如想赏赐微臣，让臣不至于受冻挨饿，就感恩不尽了。至于说到做臣子的本份，微臣自感尚能谨慎行事，循礼守法，对主公也是忠贞不二。具备这些德行，或许可以做一个好的臣子，但却不是治国的才能。”

桓公问：“何为治国的才能？”

鲍叔牙说：“治国才能。要能内安百姓，外抚四夷，功勋加于王室，恩

泽布于诸侯。能使国有泰山之安，使君享无疆之福。臣观满朝文臣武将，宰相之位非管夷吾莫属。主公历经磨难，得以继承君位，乃是天意。管夷吾为二公子争位，虽尽君臣之义，却是顺天意行事。所以虽夷吾之能，也难成大事。今日若能为主公所用，是顺乎天意，夷吾方能一展胸中抱负。”

桓公迟疑地说：“那爱卿……”

鲍叔牙说：“主公不必顾虑微臣。如若不嫌，臣还是做我的将军，边疆有事，为主公冲杀陷阵，万死不辞。至于相位，还是授予管夷吾吧。对于治理国家，微臣有五个方面不如管夷吾：宽惠爱民，不如；治国不失权柄，不如；忠信以交好诸侯，不如；制定礼仪以示范于四方，不如；披甲击鼓，立于军门，使士卒百姓勇气百增，不如。似夷吾这般人中皎皎者，主公若再犹豫不决，失之交臂，微臣这般平庸之才也无颜居此高位，只有退隐了。”

鲍叔牙的肝胆相照的一番话语，终于说得齐桓公心悦诚服。因为在桓公的眼中，鲍叔牙连立大功，宰相之位非他莫属。可鲍叔牙在功名显赫，事业如日中天时，语出惊人，推出了非旦没有寸功，反而是国君仇人的管仲为相，一旦事成，管仲之位将高高居于他自己之上。正是这种寻常人难以理解的做法，才使他的举荐字重千钧，掷地有声；更使桓公既得一治国贤才，又对他鲍叔牙敬重有加。

所以，后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牙能知人。可以说，没有鲍叔牙，便没有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主之业的管仲。

前面说过，齐桓公大智若愚，聪慧过人。他决定起用管仲，就不再反复，但也不能草率行事。随便把管仲召来赐予他相位，群臣、百姓会轻看了这位新宰相。宰相之位仅次于国君，轻视宰相便是轻视国君。所以齐桓公决定以非常之礼，举行隆重仪式，为管仲立威，让世人震惊，不敢小觑了这位新宰相。

齐桓公选择吉日，亲自到鲍叔牙府上迎接管仲。管仲当然要作势一番，见到桓公时，屈下帽缨，掩着衣襟。一人手执利斧站在他的背后，表示他是有大罪的人。桓公急忙下车，拉着管仲的手说：“各为其主，何罪之有？”桓公让管仲更换新衣，与他同车入宫。群臣、百姓见国君举行如此隆重的仪式，还以为是迎接周室上卿，或是大国诸侯呢，乍见坦然坐在车中的竟是国君的仇人管仲，无不张口结舌，以为看花了眼睛。桓公则坐在车中，高昂着头，洋洋得意，为自己的杰作而陶醉。

管仲在众多羡慕、妒忌的目光中，由齐桓公亲自迎接陪伴，堂而皇之地进入齐国宫廷，了却了一段恩怨，等待他的将是治国平天下的大业。管仲昔日箭射小白，实为冥冥天意。对桓公来说，那箭虽未伤及皮肉，却受了一场虚惊。但终归有一箭之仇，而且管仲当时确是为公子争夺君位，欲置小白于死地。现今小白位极人君，掌握着仇人管仲的生死大权，为了得一贤士，毅然冰释前嫌，对管仲不杀在先，委以重任于后。这样就可让天下人知道，齐桓公胸怀博大坦荡，的确是有为之君。其尊贤礼士之名，必将广播四海，而使群贤毕集于齐国。对管仲来说，以神箭手享誉于世，而箭却未能伤桓公毫发，此为天意，而非人力。这一箭，他为公子纠尽了人臣之义，却获罪于公子小白。小白即位，他成了必死之人。现今非旦不死，反受大贵，必然使他生出切肤般强烈的感恩戴德之心，而倾尽全力施展自己的才能，既报答齐桓公的知遇之恩，又完成自己的远大抱负。

这一箭，终于将一代贤君和一代名相连结起来，成为流传千古的神箭之

缘。

第三章 定 位

管仲很体面地进入齐国宫廷，却没有马上举行拜相仪式。齐桓公自有主见。原来，接管仲入宫，欲拜为宰相的消息长了翅膀似地风传开来后，一些世袭的上卿、位高的重臣，及内臣、国戚等人，纷纷进见桓公，或表示忧虑，或公然反对。桓公除了以鲍叔牙的话应答外，竟是无言以对，只好哼哼哈哈，含糊其辞。用管仲的事他不会再行反复，但他也明白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他想亲自考察一番管仲的才学，看是否真如鲍叔牙所言，值得自己信赖，以国家大政相托。但他又不能明着来，只能把考察寓于谈话之中。

在交谈之初，桓公尚能主动有意识地提出一些问题，暗中体味管仲的回答有何高妙之处。但很快他的神思只能跟着管仲的谈吐走，而唯恐不及。

桓公问起当今天下大势和齐国在诸侯割据中将居什么角色。管仲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但他并不是满足于回答桓公的问话，以博得桓公的欢心。他的谈话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霸主中原。这是他早年立下的雄心大志，由于时运不济，没有遇到明主，一直没能得以实现宏愿。现在，他认定桓公小白既有霸主的气魄和胸襟，又有鲍叔牙、隰朋、公孙湫、宾须无、王子成父等一干贤臣良将辅助，再施展出自己的满腹韬略，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俱全，此时不称霸，更待何时！？他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说服齐桓公。桓公的明考暗察，正好给他以显示雄辩才能的机会。

管仲说：“周王朝自成王大封诸侯以后，势力日渐衰微，至今已衰落到一个二流诸侯国的地位，再难控制天下局势，徒有‘天下共主’的虚名罢了。”

“纵观天下诸侯，南有强楚，北有强燕，两有秦、晋，都是疆土宽广，武力雄厚。但秦有西戎、北狄，燕有山戎，晋则忙于内乱。内忧外患，困扰、箝制着这几个大国，使他们虽有觊觎中原之心，却无侵占中原之力。”

“再看中原。大国诸侯有齐、鲁、郑、宋、卫；中、小国诸侯有陈、蔡、邢、谭、遂、纪、莒、杞。这些诸侯国，势力均在仲伯之间。曾有郑国一枝独秀，小霸天下，后来受内乱骚扰，国势中衰。现在，中原呈群龙无首之势。诸侯间互不宾服，兼并、侵掠、争战不休。而且北方的狄族，东、西方的诸戎，南方的‘荆蛮’，对沃野中原一直垂涎三尺，常有袭扰、劫掠的举动，中原百姓深受其苦。所以，现在中原亟需出现一个强大的诸侯，以替代周天子号令天下，罢息战火，抵御外侵，扶危救困。”

管仲边说边随手画出一幅天下形势略图，说到中原霸主之时，在齐国的名字下面重重抹了一笔。他将草图递于桓公，加重语气说：“当初周成王封先君太公建立齐国时，曾赐予太公执掌征伐大权，以辅佐周王室。征伐范围，东至大海，西至大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齐国居于中心。主公今日执掌齐国宗庙，正是时机，当重整旗鼓，立宏志霸主中原。”

齐桓公仔细端详着管仲画的略图，频频点头。他不露声色地问：“依卿之见，寡人果有称霸中原的希望吗？”

管仲说：“何止是希望，主公气度恢宏，才智超群，又善于任贤用能。现在刚刚立国，宫中便有诸多贤能之人，文能治国，武能征战。主公如能从现在开始，勤奋修内政，外抚诸侯，尊崇王室，不出三年，齐国必国富兵强，在众诸侯中脱颖而出。到那时，天下无人敢争锋，中原霸主之位垂手可得。”

管仲说完，殷切地目光凝视着桓公，似是等待言桓公会拍案而起。

但桓公却只轻轻地摇头，似是对管仲的霸主之说还在犹豫不决，或是根

本就不感兴趣。他一时又说不出个子戊卯酉，只是在管仲目光的鼓励之下，才坦诚说道：“齐国是有甲士数万、战车千辆的大国，先君僖公时，国势大振，也曾威服诸侯，号称‘小霸’。可到了襄公诸儿，开始耽于玩乐，政令朝立暮改，轻贤卑士，贪恋女色，变得荒淫无道，于是酿成大祸，使国家混乱不息，生灵涂炭。寡人在混乱中继承君位，朝思暮想能使齐国安定下来，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就深感满足了。实在不敢奢望成就什么霸主之业。”

管仲说：“主公差矣。苟于齐国之安，乃是鸟雀之安。可主公需要的则是鲲鹏大志。这里面有一个关节，只有成为霸主，威服诸侯，齐国社稷才能长治久安；反之，诸侯仍争战不息，齐国居干中，今日来袭，明日来扰，如何安定得下来？还有更可畏之事，如果另有大国诸侯先齐一步强大起来，以武力逼迫齐国臣服，那时主公恐后悔莫及。种种利害，还望主公三思。”

管仲说得再清晰不过。但桓公毫无心理准备，乍然听到管仲所展示的宏图大略，一时难以接受，还是摇头不迭。他认为齐国现在还是自顾不暇，什么称霸大业，还是太遥远可望而不及的事情。

管仲见久说不下，终于最后摊牌。他正色说道：“主公免臣不死，是臣的大幸。但臣所以不能如召忽那样以身殉国，正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为治理齐国寥尽绵薄之力。主公不图霸业，社稷难以久安；社稷不能安定，臣就是空食齐国的俸禄。既不能以身殉国，而又空食俸禄，臣无地自容，不敢面对齐国的宗庙和百姓。好在管仲的名份未定，请主公另请高明吧。”说罢，毫不犹豫，转身向外走去。

管仲边走，边感到两道惶惑、惊讶的目光紧紧地追随着他的身影。他虽然态度果断，走得也似乎很坚决，其实他边走边凝神细听，心里涌动着的一个强烈的愿望，巴望着桓公突然喊住他。但背后一片寂静。眼看就要迈出大门，他的心渐渐灰冷，心道：“我管仲迈出门口，就再也不能回头。他既然不能成为霸业之君，我走了也罢！”他想着，就在前脚向门口迈出一霎那，只听背后桓公大声喊道：“爱卿留步！”

管仲倏然停住脚步，回过身来。只见桓公站了起来，诚惶诚恐，汗流满面，正焦急地望着他。见他停住，喃喃说道：“寡人愿意了。你我君臣倾力成就霸业吧。”管仲这才轻轻舒出一口气，庄严肃穆地向桓公再行稽首大礼，说：“今日主公既答允臣的请求，臣也就勉为其难，接受相位。从今往后，臣将倾尽全力治理齐国，辅佐主公完成霸主大业！”

管仲抓住时机，以自己精辟论断和坚定的信念，终于征服了齐桓公。翌日，宫中举行隆重仪式，正式拜管仲为齐国宰相。从此，管仲开始了施展他的文韬武略，完成鸿鹄之志的艰难历程。

管仲对于治理齐国的策略和大法，早已深思熟虑，成竹在胸。在拜相之初，他屡屡向桓公提出的治国大法，均是从“富国”的根基入手，在“民”字上大下功夫。他认为，只有民富方能显示一个国家的强盛。

齐桓公认为，齐国的燃眉之急是制乱重兵。管仲则认为是制乱和强国。桓公有他的根据，管仲也有他的道理。但由于暂时没有兵事，管仲的政略暂占主导。

管仲认为：基于齐国的现状，制乱强国，唯一的一条就是收复人心。他对桓公说：“百姓好比大河之水，疏导得法，能载舟、灌田；荒于治理，则会泛滥成灾。所以要想使民，先要爱民。规定礼仪，设立法度。使民遵礼守法。齐国的‘强国’才有希望。”

桓公也赞成管仲的见解，但他认为：齐国的百姓连年受战乱之苦，人心躁动不安，对国家也失去了信任。要收复民心，只订立法规，或只作口头许诺，是不可能的。

管仲回答桓公说：“要想得到民心，必须使民富裕。要想使民富裕，就要兴修水利，垦殖荒地，使民能抵御水旱灾害，安心耕种。还要鼓励民饲养牲畜，种植桑麻……百姓富足，那些礼仪和法规就可实施了。正所谓‘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啊！”

桓公说：“卿所言都是治国的寻常道理，寡人也懂。但寡人所忧虑的是，要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势必要向百姓加征赋税和徭役，齐国历经战乱，百姓已不堪重负，再增加赋税徭役，岂不逼民造反？寡人可不想重蹈诸儿的覆辙，做一个被百姓唾骂的暴君。”

管仲对桓公这一想法大加赞赏，说：“主公说得千真万确。现在的齐国非旦不能再增加百姓的赋税和徭役，反而要想方设法减轻他们的重负才行。”桓公问：“可齐国现在仓廩已空空如也，治理国家，没有财货岂不是纸上谈兵？”

管仲说：“主公放心，臣早在辅佐公子纠时，就曾对齐国的疆土从南到北，自东到西作过一番观察。齐国地幅宽广，物产丰富，东边濒临大海，可以捕鱼、煮盐；西边、南边是广袤的平川，可以种植粮粟，栽树造林；北边更有高山峻岭，埋有铜铁矿藏……这些都是取之为尽，用之不竭的财富。”

但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都将受到强大的阻力，管仲的改革也难例外。可悲的是，这种阻力首先来自齐桓公。

原来，齐桓公自乱中即位以后，兴奋过后，看到齐国满目疮痍，一片糟乱，手下又多是能征善战的武将，无治国良策。于是，自觉前景一片昏暗，而郁郁寡欢。自和管仲促膝长谈后，犹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觉得管仲所说均是至理名言，佩服得五体投地，再也离不开管仲一时。但赏识也好，钦佩也罢，却只是停留在“一听”“一说”上，一切尚未经过实践的验证。偏偏齐桓公是个有思想、有主见的君侯。不用说，齐桓公开始是赞同管仲在齐国实行富民策略的见解的，但一经付诸实施，冲突立即随之而来。

齐桓公的思想，在管仲的开导下，有了一个质的变化：刚即位时，被齐国的乱世所困扰，最大的意愿是使齐国安定下来，并不敢奢望称霸中原；但他到底年轻气盛，被管仲一番撩拨，争霸之心陡起，又显得急不可耐，恨不能一步就跨到霸主的位置上。正是他的这一念头作祟，使他认为管仲所确立的一套强国富民的策略虽然不错，但实行后收益太过缓慢，到称霸中原得何年何月？于是，他的重兵赎武的念头死而复生。他认为对外用兵，征伐诸侯，是提高威望，震服天下最快捷之法。这一点齐桓公并不是盲目而行，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根据。

他对管仲说：“寡人即位第一战就将鲁军杀得大败，使鲁国闻齐丧胆，乖乖地杀死纠，送还爱卿。现在，寡人再打几个胜仗，大国诸侯谁还敢小瞧于我？诸侯宾服，国内臣民也会惧怕、敬重寡人。到那时，寡人说出的话谁敢不听？这不就能使齐国安定，诸侯归服了吗？”

基于这种理论根据，齐桓公当然听不进管仲和鲍叔牙等人的劝告，针对着管仲的富民策略，他反其道而提出：修治军备，征伐诸侯。

管仲当然明白，桓公这是“杀鸡取卵”之法。齐国仓廩空虚，军力衰微，人心不固。此时征伐诸侯，无疑是自杀。一旦战败，更是祸患无穷，与邻国

成剑拔弩张、兵戈相向之势，更要大修军备。这对于已很衰弱的国家无疑于雪上加霜。无路可走，必重新对百姓横征暴敛。百姓对国家、君侯彻底绝望。这样恶性循环不止，再想安定也不能了。所以，管仲认为，齐桓公所谋划的称霸之路，实际上是南辕北辙，走下去，只能离霸业越来越远。

管仲这样想，却没有这样劝阻齐桓公。面对执意已决的桓公，他只蜻蜓点水般地劝了一句话：为个人一时之辱大动干戈，出师无名。这自然也说服不了桓公，反而惹得桓公不高兴，说临近出征，说些丧气的话，于军不利。

确定了征伐日期，又选择鲁国作为第一个讨伐对象，借口是：鲁国昔日曾接纳公子纠，并为争夺君位。

大臣中很多人都不赞成这次伐鲁。鲍叔牙也曾进谏桓公，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无功而返。于是，他来到宰相府询问管仲。开始，他说话的口气是很不满意的。他说：“主公曾亲口答允你要兴举霸业，并委你治国重任。现在，国家尚未得到治理，却又要开始征战。现今，凭舌辩才能和主公的信任，文武百官恐怕只有你才能说服主公放弃伐鲁。你明明知道这次伐鲁是不明智的举动，为何又不力谏呢？”

管仲十分坦然，微微一笑，说：“什么信任？我管仲没有为齐国立下寸功，主公的信任，犹如水上的浮萍，稍有风吹草动，便会摇摆不定。再说，你鲍兄跟随主公多年还不知道？他执意做一件事情时，别人是很难说动的。兴举霸业，我费尽口舌，几欲翻脸，也才不过得到一个口头允诺。可真正的干将起来，其难不亚于上天揽月，下洋捉鳖，又岂是一个小小的口头允诺所能奏效？”管仲话锋一转，又说：“不过，我以为，作为一国之君，凡事应该有他独到的见解。否则，头脑中浑浑噩噩，对任何人的话都是一味依从，恐怕那些善于阿谀奉迎的奸佞小人就要得宠，你我等人忙于国事，又怎能说得过他们？”

鲍叔牙问：“那，依仲兄所言，伐鲁之事是不可挽回啦？”

管仲说：“不瞒鲍兄说，这次伐鲁，凶多吉少。但管仲这次却想放任主公伐鲁成行。”

鲍叔牙大诧，问：“却是为何？”

管仲说：“让他略吃些苦头，凭他的聪慧，必能从失败中得来一副清醒的头脑。”

鲍叔牙不以为然，连连摇头，说：“可这并非小事，争战一起，有多少家庭破碎，多少士卒死于非命，又要耗费国家多少财货？而这一切，却只是为换一个什么头脑‘清醒’？”

管仲耐心地解释说：“主公年轻气盛，尚不知治国兴霸的难处。何况，他征伐诸侯取胜，就能称霸天下的心念已根深蒂固，即使这次不战，他也会一直耿耿于怀，又哪有心思用于国事，来修治政理？内政不修，国家不治，霸业终究还是一句空话。比起齐国的兴霸大业，伐鲁即使失败也不过是小小的失败，以小的失败换取主公翻然悔悟，用心国事，致力于富国强兵，是以小失换取大胜，何乐而不为？这就是管仲所以不力谏的原因啊！”

鲍叔牙这才恍然大悟，告辞而去。

齐桓公二年（公元前684年）春，鲍叔牙为上将，率兵伐鲁。

齐军浩浩荡荡地杀奔鲁国。鲍叔牙虽然明白管仲所说的道理，但他斗勇好胜，决不甘心败于鲁国。果然，齐国大军一路上势如破竹，将沿途鲁军杀得落花流水。

齐桓公在宫中得到前方频频传来的捷报，高兴得手舞足蹈，洋洋得意地对管仲说：“爱卿这次怕要失算了。看寡人怎么收拾鲁国吧。”

管仲微微一笑，说：“但愿如此。”

鲁庄公早就得到管仲齐国拜相的消息，方知索回管仲报仇果真是骗人的勾当，不由地又羞又恼，后悔没听施伯的话，一刀杀了管仲。听说齐军再次犯境，率兵的竟又是鲍叔牙，勃然大怒，愤愤骂道：“小白欺人太甚！”

为了这次决战万无一失，鲁庄公听从了施伯的建议，不惜工本，以重金和爵位作为悬赏，召募能破齐军的人。最后找到了曹刿。曹刿当时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草民，但他自幼熟读兵书，深怀韬略，只因出身寒微，又不媚显贵，没有进身之门，而蛰居山林。鲁庄公经过一番考察，发现曹刿果有真才实学，于是赏以重金，并破格任曹为破齐主将。庄公亲自出马，与曹刿同乘一车，率军直到长勺之地，摆下战阵。

鲍叔牙曾在乾时之地以少胜多，杀得鲁军闻风丧胆，根本没把鲁军放在眼里。这次出征，又一路上所向披靡，早将管仲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把鲁国的数千精锐之师视为蝼蚁。决战之日，鲍叔牙取胜心切，连连擂鼓，催动齐军冲击鲁阵。但鲁军岿然不动，严守阵角。齐军随着三通鼓响，三次冲阵三次无功而返，旺盛的斗杀气势渐渐地衰竭。就在此时，鲁军中突然鼓声大作。鲁军士卒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势如疾雷般掩杀过来。齐军措手不及，顿时溃不成军，人仰马翻，自相践踏，死伤无数，鲍叔牙奋力冲杀，才得自保，率残兵落荒而逃。

这就是春秋时期有名的“长勺之战”。

鲍叔牙大败亏输，这才想起管仲的话，后悔不迭。但他还弄不明白，为何这么轻易就败于鲁军名不见经传的曹刿之手。回到临淄后，他还没来得及向桓公请罪，先来到宰相府向管仲请教。

管仲仔细询问了交战经过，忍不住伸出大拇指，夸赞道：“好一个一鼓作气之法！”鲍叔牙不明其意，惶惑地望着管仲。管仲这才说：“鲍兄是统兵征战的大将，自然知道两军对阵勇者胜的道理。擂鼓正是鼓舞士气，一通鼓响，锐气大盛；如不能摧毁敌军，擂响第二通鼓，士气减半；再不能置敌，擂响第三通鼓，士气已经丧失殆尽。这唤作‘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将军以三通鼓后的士气衰竭之军，迎击一通鼓后的锐气大盛之军，安得不败！”

管仲见鲍叔牙面露惭愧之色，便不再说。转而问鲁军何人为将。鲍叔牙告诉他是从未听说过的曹刿。管仲听了沉吟说：“鲁侯如以此人为将，无人再敢小觑鲁国了。”

鲍叔牙这才去向桓公请罪。桓公早已闻听齐军大败，觉得大失颜面，很是恼怒。对鲍叔牙恼火地说：“出师不利，何以威慑诸侯？”见鲍叔牙惶恐的样子，心又不忍，口气缓和下来，不解地问：“乾时之战，爱卿兵微将寡，尚能大败鲁军。这次精兵一万人，战车五百辆，为何反倒惨遭败绩呢？寡人实是不解。”

鲍叔牙幽幽地说：“败军之将，本不能再寻借口。但主公既然见问，微臣只能坦言相告。当初乾时之战，是鲁军犯我齐国，齐国上下为守护国家乡土而战，人人争先，以一当十，所以能够以少数之兵驱除强鲁。这次长勺之战，是齐军攻打鲁国，将士的锐气与乾时之战时不可同日而语。鲁军以逸待劳，奋勇守卫疆土，是以我军吃了败仗。”鲍叔牙说到此处，稍作停顿，又

说：“虽如此，臣指挥不利，也是罪不可容，恳请主公降罪。”

桓公盯视着鲍叔牙，半晌方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卿何罪之有？”

这次伐鲁失败，桓公仍不服输，认为这次败于鲁军，乃是主将鲍叔牙麻痹轻敌所致。他不想就此息战。他以兵战称霸天下的心念仍不动摇，刚刚失败，又开始调集兵马，准备再次伐鲁。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大概正是齐桓公的可贵之处吧？

不过，二次伐鲁，桓公学得乖了。他不想再让齐军孤军作战。而是派遣隰朋为使者，携重金游说宋国国君，请求宋国出兵共同伐鲁。宋闵公捷听说齐桓公即位，早就想与齐国通好，见齐桓公前来求助，正中下怀，对出兵之事满口应承。

当年夏初，齐桓公仍派鲍叔牙为大将，仲孙湫为副将；宋闵公派南宫长万为大将，猛获为副将，各统大军伐鲁。鲁庄公也亲率大军迎敌。两军在鲁国都城曲阜郊外的郎之地展开激战。齐、宋联军又以大败而告终。

这两次败兵挫折，终于使齐桓公醒悟过来，深深懊悔没能听从管仲的直谏而草率用兵，以致折损了许多财货兵马，更灭了齐国的威风。好在桓公襟怀坦白，一旦悔悟，决不遮掩自己的过失。他恳切地对管仲说：“寡人后悔没有听从爱卿的劝告，才有今日之败。这都是寡人的过失啊。”

管仲见桓公身为一国之君，如此坦诚、率直，也很感动，说：“伐鲁如果取胜固然是喜事，但对主公来说，吃了败仗也许并非是悲哀的事情。世间之事，喜可以转化为忧；忧也可以转化为喜。主公亦用不着过于内疚。”管仲说完，施礼告退。

管仲走了，却把桓公坠入五里雾中。他不明白管仲的话里有什么高深的哲理，奥妙的寓意。正好鲍叔牙前来问安。桓公向他说起此事。鲍叔牙这才将第一次伐鲁时管仲的话一五一十地说与桓公。桓公这才恍然大悟，情不自禁地赞叹说：“得管仲栋梁之才，实是寡人乃至齐国的大幸！”不过他也没有忘记鲍叔牙，对鲍说：“当然，这都是爱卿大义举荐之功。”

至此，齐桓公对管仲再无怀疑，把治理齐国的大政尽数支付管仲掌管。

管仲却另有道理，他对桓公说：“要完成治国大业，靠臣一人之力，虽殚精竭虑，也无济于事。正所谓一根独木再坚实，也难以支撑起一座雄伟的宫殿；一条河流水再湍急，也难融成滔滔大海。”

桓公说：“爱卿以为何人可用，尽可举荐给寡人。”

管仲早已对宫中文武揣摩多遍，对各人的才能品行也了如指掌，见桓公如此，正是举荐机会。便说：“纵观宫中文武，臣有五不如别人之处。刚柔相济，擅于辞令，遵守礼节，臣不如隰朋，可封为‘大司行’；垦荒种粟，量地而用，尽民之长，臣不如宁越，可封为‘大司田’；统军征战，能使三军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成父，可封为‘大司马’；决狱理，掌法度，执法严明，臣不如宾须无，可封为‘大司埋’；刚正不阿，进谏不畏死，富贵不移志，臣不如东郭牙，可封为‘大司谏’。有此五人分别把守五处要害，主公左右又有微臣和鲍叔牙辅佐。臣可以发句狂言，富国强兵，图王霸之业，犹如探囊取物，有何难哉？”

齐桓公对管仲言听计从，当即答应分封五人。但他随即犹豫起来，感觉缺少了一些什么。仔细一想，便明白过来，皱眉问：“爱卿怎么忘了鲍叔牙呢？鲍卿跟随寡人多年，忠贞不二，立功无数，难道不能分封一高位么？”

管仲长叹一声说：“鲍将军别说为主公立下汗马功劳，就是臣也与他多

年至交，受他的恩惠非浅，岂能忘记了他！鲍将军能征善战，忠于职守，是难得的辅臣良将。但他秉性太过刚直，如果主公只想安安稳稳做一个齐国国君，用鲍将军决无大碍。可主公要纵横天下，称霸中原，乃是集众人的智慧，共同完成的大业，对宫中每个人都要避其短，扬其长。可鲍将军见到人的短处，犹如见到仇人一般，耻与之为伍共事。俗语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徒’。有此致命弱点，决定了鲍将军可以做一个好臣子，却难在兴霸大业中独挡一面。”

齐桓公觉得管仲的话很有道理，可他是个多情多意的人，如此分封，从理性上讲可以接受，可从感情上总觉有负于鲍叔牙。

这次大分封，显示了管仲识人、用人的独到才能。但也给忌恨他的人一个挑拨是非的机会。

齐桓公从做公子时就开始了流亡的生活，历尽艰险，心弦始终绷得紧紧的。直到有了管仲替他执掌一切，将宫中、国家治理得有条不紊。他的心才得以松弛下来。这一松弛不要紧，内宫立时妙人层出，好戏连台。

齐桓公有一个侍童叫竖刁，生性乖巧，八面玲珑，更善于察言观色，投其所好。把个齐桓公爱妻卫姬哄得整日眉开眼笑，恨不能将他含在口中。爱屋及乌，桓公也很喜欢竖刁。

竖刁眼见自己日渐成人，不久以后就不能再接近内宫了。他实在舍不得离开这个馨香温存的窝儿，就开始打主意。他见桓公喜好女色，妻妾众多，内宫争宠夺爱，闹得乌烟瘴气。桓公也是心烦意乱，又无可奈何。这是个天赐良机。竖刁一狠心做了自宫。他跑到桓公跟前哭诉，说为了帮助桓公管理后宫，替主公分忧，才舍身的，恳求桓公不要抛弃了他。桓公见状，又爱又疼又怜，哪里舍得抛弃他，反而更加宠信了，只要在内宫，时时离不了竖刁。

后来又有一个叫易牙的人，为人阴险奸诈，善于玩弄权术，但却精于烹调之术。不管什么作料，到了他的手上，都能烹调得色泽鲜艳，味道精美。让人吃了第一口想吃第二口，欲罢不能。正巧卫姬恹恹多病，不思茶饭。易牙精心制作了几样菜肴奉上。卫姬吃得津津有味，精神为之一振，病顿时好了大半。卫姬重赏竖刁和易牙。并每日都让易牙为她烹调。易牙吃水不忘掘井人，连连送上精美小菜给竖刁品尝，以巴结竖刁。遂与竖刁结成密友，形影不离。

竖刁又将易牙举荐给桓公。桓公对竖刁把易牙的烹调之术吹得那么奇妙，很不以为然。于是把易牙召来，问：“听竖刁说你很精于烹调之术，是吗？”

易牙回答说：“‘精于’二字小人实不敢当。但君侯您如想品尝什么美味佳肴，小人倒是可以让君侯一饱口福。”

桓公见他回答得这么自信，随口说了句戏言：“还有什么美味佳肴？寡人山珍海味，飞禽走兽，奇瓜异果，都早已腻味了，只是还没有尝过人肉是何滋味儿，不知你能否做得出来？”

易牙听了，又惊又怕，惶惶然无言以对。

当天晚上，桓公和卫姬正要进餐时，易牙求见，并献上一罐肉羹。桓公舀起一勺一尝，果然鲜美异常。给卫姬尝过。卫姬更是赞美不绝。桓公便问这是何肉做的羹。易牙见问跪在地上连连叩头说：“君侯说想尝一尝人肉是何味儿，于是小人就将自己不满周岁的儿子杀了，烹来给君侯品尝……”说着已是泣不成声。桓公听了大吃一惊，深深后悔说了那句戏言。他被易牙时

自己的忠心深深感动，厚加赏赐，并将其留在宫中作为内厨。

竖刁、易牙二人专权内宫，哄得桓公的妻妾们团团转，都争着把他二人作为心腹。渐渐地，二人感到后宫天地狭小，不足以扬名。于是跃跃欲试，想参与国事。二人便常常对桓公露出口风，想讨个一官半职做做。桓公只作听不见。后来，卫姬被他二人哄得亲自出马，给桓公猛吹“枕边风”。桓公开始不允，但求的次数多了，就不忍拒绝，在管仲跟前提起此事，却遭到管仲断然拒绝。

管仲说：“为了能留于宫中，连自己的躯体都可以糟践，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可以杀死的人，怎会有心去体恤齐国的黎民百姓？他二人一无才能，二无品行，三无功劳，平空赐与官位，又怎能使臣民信服？他们在后宫好好侍奉主公夫人们，自然福禄无穷，再不要有别的非份之想。”

桓公本来也不太情愿让他们为官，听了管仲的话，并不坚持，放下此事再不提起。但此事管仲却大大得罪了竖刁和易牙。他二人乃是势利小人，心理阴暗龌龊，听说管仲不但极力反对为他俩加官进位，而且说了许多轻侮他们的话。于是恼恨不已，开始进行反击。

他们俩当时无力与管仲公开抗衡，只能在暗地里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那就是散布谣言。

果然，几天以后，齐国宫中泛起一股谣言。有的说管仲独断专行，架空国君，使齐国臣民只知有管仲，而不知有国君；有的说管仲忘恩负义，是鲍叔牙将他从鲁国救回，并向同君力荐才得以重用，得势后却生怕鲍叔牙权力和威望压过自己，就再也不给鲍叔牙高位和重权；有的甚至说，管仲是鲁国派遣在齐国的奸细，齐军两次伐鲁所以失败，都是管仲从中作祟，将齐国的军情偷送鲁国，使鲁早有准备所致……谣言无奇不有，从大臣传与百姓，由宫中流入市井，犹如长了翅膀，沸沸扬扬传遍了临淄的大街小巷。

听到这些谣言后，宫中文武大臣们反应不一。有的表示不屑一顾，有的表示幸灾乐祸，也有的乘讥向桓公大进谗言，抵毁管仲。没想到这些人中最感焦急的却是在谣言中被深为同情的鲍叔牙。

鲍叔牙开始还不着急，听的谣言越来越多，越来越离奇，便急了，匆匆来见齐桓公。一见桓公，就气急败坏地说要辞官还乡。弄得桓公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问鲍叔牙为何冒出这种怪念头？鲍叔牙才愤愤说道：“现在满城中流传着许多污言浊语，都是对着管仲来的，主公难道没有听见吗？”

桓公一听是为此事，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说：“听是听到了一些，可寡人并没有相信，也没有当回事。谁想说什么就随他去吧，爱卿又何必如此动怒呢？”

鲍叔牙说：“古语说，人怕百语，树怕百斧。别人对这些浑话可以听之任之，唯独主公不可以。”

桓公问：“为何？”

鲍叔牙说：“主公想，谣言如不加制止，任其传播不休，百人百口，就会搅乱了人的信念，对管仲生出疑心。管仲身为一国之相，失去了臣民的信任，也就等于失掉了权威，还怎能专心致志去治理国家呢？”

桓公不回答，沉思了一会儿，安慰鲍叔牙说：“爱卿所言极是。但请放宽心吧，寡人这就想法制止这些流言蜚语就是。”

鲍叔牙这才放心告退。

齐桓公说到做到，等鲍叔牙走后，即刻召见管仲商讨制止谣言之事。桓

公问管仲是否听到了对他的谣言。管仲回答说听到了。桓公问：“既然听到了，为何又不作辩解？”

管仲微微一笑，说：“为这等污言秽语辩解，岂不脏污了臣的唇舌？管仲承蒙主公厚爱而委以重任，自当鞠躬尽瘁，倾力于霸王之业，又岂有闲功夫为这些鸡零狗碎的小事空耗心神？”

桓公听了大为高兴，说：“爱卿这么说，寡人就放心了。不过，听了鲍叔牙的话，寡人还是想制止这些谣言。爱卿以为该从何处下手才好呢？”

管仲意味深长地看了桓公一眼，说：“主公果有此心，臣感激不尽。臣以为此事再容易不过，只要主公稍稍留心一下后宫，就一切都明白啦！”

桓公一怔，随即便恍然大悟，脸不由地微微一红。沉吟片刻，对管仲小声坦白说：“谣言之事，就这样吧，寡人会料理好的。不过，寡人有几种嗜好要告诉爱卿知道，看是否有害于治国和兴霸？”

管仲问：“但不知是哪几种嗜好？”

桓公说：“寡人喜欢围猎，有时清晨以出，深夜方归，耽搁了处理国事。”

管仲说：“无大害。”

桓公说：“寡人喜欢饮酒，有时通宵达旦，第二天临朝时还昏昏沉沉。”

管仲说：“无大害。”

桓公又说：“寡人更喜欢美色，见到面目姣好的女子，就如同渴极之时见到一掬冰清的泉水，恨不能立时吞下肚去。”

管仲仍说：“无大害。”

齐桓公听了管仲的回答，大为惊讶。他敢于坦白出自己的隐私，表现出的是一种很复杂的心情。为了霸业，他愿意听到管仲说出一番让他心折改过的道理；为了享乐，他又不愿管仲能说服自己，否则，那生活中将失去多少乐趣？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管仲回答的却是三个淡而又淡的“无大害”。他的心顿时放宽，生怕管仲变卦改口似地赶紧问：“这三种嗜好弄得寡人心里很不安宁，难道还有更坏的嗜好对治国兴霸有影响吗？”

管仲正色回答说：“作为一国之君，对治理国家、兴立霸业危害最大的事，是不能任贤用能。有时虽然任用，却又丁加信任，让疑心和忌讳捆住贤能的手脚，使其难以施展才能，所以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才是国君最为要害之事。”

桓公听了连连点头，喃喃说道：“寡人明白啦！”

齐桓公是个有胆识有气魄的国君，做事果断，毫不拖泥带水。与鲍叔牙、管仲交谈后的第二天，他就召集文臣武将，当场宣布加封管仲，尊奉管仲为“仲父”，并下令说：“今后不论什么国家大事，先告诉仲父，再禀告寡人。凡大事，任凭仲父裁决！”

这一封号，这一命令，群臣犹如晴空听惊雷，吃惊的程度并不亚于让管仲带罪拜相。

是很难让人相信。正当对管仲谣言四起，污水泼身之时，在俗人的眼里，管仲的前程正岌岌可危。谁知桓公却反其道而行，竟然赐予他这么高的尊号，这么重的权力。甚至连鲍叔牙也没有想到，乍然听到，又是惊讶，又是欢欣，更对桓公充满敬意。

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齐桓公轻而易举就做到了。这正是他作为一代明君的魅力所在。他一旦信任了一个人，耳朵根子决不绵软，而让谗言所左右。对鲍叔牙始终青眼有加，敬重如故，是一例证；对管仲以德报怨，委以

相任，是一例证；今日谣言四起之时，又毅然尊奉管仲为“仲父”，更是例证。

竖刁、易牙之流，见弄巧成拙，再不敢轻易对管仲说三道四。只有易牙还不甘心，又寻找机会试了试。

有一天，易牙用他的拿手好戏精心烹制了几样美味，进献桓公。当然不是人肉了。因为他只有一个儿子。据野史上说，易牙是奸诈之徒，他的妻子却是个贤德刚烈的女子。易牙残忍地杀子后，其妻羞愧有这样的丈夫，悲愤交加，投环自尽身亡。易牙一心一意博取桓公和其妻妾们的欢心，再未婚娶，也就没了子嗣供他烹煮。所以，今日的美味，究竟是蛇肉？蛙肉，还是蜻蜓肉？蜈蚣肉？已无从考究。反正齐桓公吃得满口流油，赞美不绝就是了。

易牙见时机已到，乘机进言低毁管仲，说管仲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要狠狠煞煞他的威风……桓公正吃得高兴，一听此言，倏然色变，把油嘴一抹，声色俱厉，把易牙斥责的汗流夹背，伏地磕头如捣蒜，桓公才饶过了他。此刻，在齐桓公的心目中，诋毁管仲，就是侮辱他这个一国之君。

别说易牙一个小小的厨子，就是亲近如卫姬，感到大极旁落而替桓公担忧和抱不平时，桓公对她说：“寡人与仲父，犹如股肱与躯体，有了股肱方能有完整的躯体，有了仲父也才能使寡人保持大国君侯的位置。”

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管仲自己也强烈地感觉到，他在齐国的地位已是坚如磐石。上有桓公为稳固靠山；下有鲍叔牙无私维护；左右有隰朋、宾须无、仲孙湫等倾力相助，正可放开手脚，去完成治国兴霸大业了。

第四章 会 盟

管仲的地位得到稳固后，开始一心一意进行他的治国兴霸大业。他制定和推行了一整套策略，均是先从内政入手，使齐国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得以壮大，在政治上获得信义后，再凭借势力向外推进，最终达到称霸中原的目的。

治国则先从政制上入手。管仲倡导中央集权和以法治国。当时齐国仍延续古有的贵族分治宗法制。这种制度当时已显得陈旧，严重阻碍社会的向前发展。于是他首先在这方面大胆革新，推行当时进步的君主集权制，实行了“叁其国”、“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的方法。

叁其国：即对国都百姓实行三分管理法。把国都的工、商、士划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六个乡从事工商业，十五个乡士农合一。二十一乡分别由齐桓公和上卿高子、国子率领：恒公率六个工商乡和五个士农合一乡；高子、国子各率领五个士农合一乡。国政则建立三官制度加以管理：立三宰以管理官吏；立三族以管理工匠；立三乡以管理市井；立三虞以管理川泽；立三衡以管理山林。

伍其鄙：即对百姓按轨、邑、率、乡、属五级组织编制起来。五家为一轨，设一轨长；六轨为一邑，设一邑司；十邑为一率，设一率长；十率为一乡，设一乡良人；三乡为一属，设一属帅。大凡军事由属来管理，民事政事则乡管理。每五属设一大夫统领。

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管仲认为，农、工、商、士（指兵士），是国家的基石，不可以使他们杂处在一起；杂处容易引起混乱，人们就会不专本业而见异思迁。于是他采用一种隔离的方法，把士安排住在闲静的地方，把农安排靠近田野的地方，把工匠安置在靠近官府的地方，把商安置在靠近市场的地方。使士与士住在一起，农与农住在一起，工与工住在一起，商与商住在一起。这样，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就可以世代相传，从而使士的后代永远为士，农的后代永远为农，工的后代永远为工，商的后代永远为商。这样做的结果，使齐国基石牢固，国家稳定。

政制确定下来后，百姓有了制约和凝聚力，国家不再是一片散沙，管仲便开始着力于富国富民。实施了按土地的肥沃和贫瘠分别征收赋税，宽松政役，垦辟耕地，通货积财，伐木、捕鱼、煮盐等一系列利民方法。他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把士、农、工、商并列为国家的四大柱石，而大力倡导发展农业的同时，发展工商业，并由国家统一经营关乎到国计民生的煮盐、冶金等。他还重视开展与诸侯国之间的货物贸易。据《管子·轻重篇》记载，当时仅海盐一项，齐国一年收购多达十万八千钟，并在与诸侯交易中得金一万一千余斤。由于采取了这些举措，齐国的国仓民居日渐丰盈。

国家和百姓富了，还要强兵。管仲又垦如何修治甲兵的呢？在修治武力方面，管仲曾与齐桓公有过一段对话，很能说明管仲的军事谋略思想。

齐桓公问：“现在齐国已经国富民安，寡人可以开始征服天下诸侯了吧？”

管仲回答说：“不可以。您要整顿军队，修治甲兵，其他大国诸侯也在整顿军队，修治甲兵；您稍有征战的举动，不仅大国要有所举动，就连小国诸侯也都会赶紧做好防御的准备。那样是很难称霸天下的。要想在众诸侯国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另辟蹊径，采用与众不同而且十分隐蔽的方法。这样，

别国诸侯一旦发现齐国的做法时，齐国早已大获成功啦！”

桓公闻听大喜，问管仲要采用什么方法。

管仲即提出并推行了一套“行办政而寓有军令”的方法，实质上就是寓兵于民。即把十五个乡的百姓，按照轨、里、连、乡四级编组，五家为一轨，设一轨长；十轨为一里，设一里司；四里为一连，设一连长；十连为一乡，设一良人。并规定各级之长掌管军令：每家出一士兵，一轨五名士兵组成一伍，由轨长率领；一里五十名士兵组成一小戎，由里司率领；一连二百名士兵组成一卒，由连长率领；一乡二千士兵组成一族，由乡良人率领；五乡共有一万士兵，组成一军，立一个统帅。十五个乡共组成三军，分别由齐桓公和上卿高子、国子担任元帅。这些军队太平时节务农，耕种、收获，闲时以围猎来替代操练。操练完成后，再不许自由迁徙，使同伍的人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人与人，家与家，互帮互助。

由于实行了这些举措，战事一起，组成的军队互相熟悉，夜里杀敌，只要听到声音就不会大乱；白日交战，只要看到容貌就互相认识，互为支援。这样，三军浑然一体，齐国的三万人马，足可以横行天下，诛伐无道，卫护周室。真可谓上下同心，守而必固，攻而必克。虽大国诸侯也难以与之抗衡。

在富国强兵的同时，管仲实行以法治国。立号令，定刑罚，重禄赏，君臣、士民，不分贵贱都依照法规行事，不因亲属、显贵、美色、巧佞等特殊人物而废弃或放宽法度。当然，管仲在如何执行法度上还是搞了一些通融做法的。如规定“死罪不杀，刑罪不罚，用盔甲兵器来赎罪”。臣民犯了重罪，只要交出一副犀牛皮的甲和一柄车戟，就可免除死罪；支出一副护肋的盾牌加上一柄戟，就可以免除刑罪；交出一钧废铜烂铁，就可以免除过失罪；凡是来打官司的人，不论贫富贵贱，都要交上一束箭（二十支）……这样，不费国库的一两银子，盔甲兵器就充足了。这多少有点“衙门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的味道。大概那时候的穷苦百姓不犯罪吧？管仲实行这一法规，乃是为了掏尽富人的财货也说不定。

管仲还实行了其他一些策略的大法。均为齐国的富国强兵发挥了极大作用。

管仲实施这些治国大法，并不是风风火火，“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蛟龙”那般的惊世骇俗。而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扎扎实实，循序渐进的，经过三、四年光景，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下，完成了由乱到治，由贫变富，由弱而强的转变。一个富庶、安定而又强大的齐国在中原悄然崛起。

随着国家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强大，齐桓公和管仲向外扩张的自信心与日俱增。但二人的出发点则有着根本区别，齐桓公想的是对外用兵，炫耀武力。而管仲则是按照他的兴霸方略，在国家强盛之时，对外首先以德开路，所以，当桓公再次提出讨伐不服时，管仲劝他说：“兴业图霸，应先致力于德，而不是致力于兵。齐国强大却不恃强凌弱，反而对邻国施之德义信，便能博得众诸侯国的亲近、信任和尊重。反之，弄得大国不安宁，小国有怨恨，由于声名狼藉而变成孤家寡人，数年来辛辛苦苦得到的成果也将慢慢失去，危机和灾难就会接连不断地降临到齐国头上。”

齐桓公因有两次伐鲁两次惨败的教训，再不敢一意孤行，还是听从了管仲的劝告，克制住了对外用武的勃勃雄心，安下心来勤修齐国政理。

管仲为何如此看重睦邻关系呢？他的用心可谓良苦，他的目光可谓远大。他拜相后，重新审视了齐国的疆界，探讨了齐国所处的位置和周围国家

对齐国称霸中原将起的影响和作用。他曾和桓公有过一番深刻的交谈。

桓公对管仲的做法开始并不理解，问他对齐国周围的国家以武力征服和以德征服区别何在。

管仲对他作了精辟的分析，说：“如要称霸，就要抵御外夷，征伐不服。外出征战，必须要解除后顾之忧，这就需要有睦邻关系。”他着重分析了鲁、卫、燕等几个对齐国至关重要的国家。说：“如北伐，则要依靠燕国；西征，则要依靠卫国；南讨，则要依靠鲁国。有了这三个国家的强大后援，就等于齐国的大海有了屏障，河流有了桥梁，山岭有了栅栏。主公就可以四海纵横，无所顾忌。”

齐桓公依照管仲所言，把以前历次争战中所侵占的土地分别无偿还给了三个国家。还给鲁国的有棠、潜二邑；还给卫国的有台、原、姑、漆里四邑；还给燕国的有柴夫、吠狗二邑。三国果然都对齐国感恩戴德。

为了加强与各诸侯国的礼尚往来，齐桓公还听队管冲建议，派出使臣常驻诸侯国，以表示互通友好。如派往楚国的曹孙宿、派往宋国的商容、派往鲁国的吉由、派往卫国的凯方、派往燕国的晏尚、派往晋国的审友等。再加上相互间的商贸来往。齐国顿时声名雀噪，在众诸侯国的威望大增。

到此时，齐国已具有了天时、地利、人和，兴霸的条件和时机日渐成熟。管仲虽然屡次劝阻桓公不要急于炫耀武力，其实仅仅是因为条件尚不成熟而已。因为在他看来，运用武力征伐，乃是称霸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他在等待时机。他派出到诸侯国的常驻使臣，也都负有“奸细”的使命。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窥探所在国的动静。管仲太看重这“时机”二字了。他所要的第一次大的举动，必须有着“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的效用。否则，他宁肯等待下去。

上天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临了。

事情发生在齐桓公四年，即公元前681年的春天，齐国接到周王室送来的消息：周庄王死。周僖王即位。管仲的心弦被拨动，隐隐觉得可以借助此事靠近周室，作出一番文章。但思前想后，又觉得只是去吊唁先王，道贺新王，影响无几，无法起到借助天子以令诸侯的作用。正决断不下，驻宋国的商容派遣亲信来向管仲送上一封密书。管仲看完书信，大喜过望，不由地叫出声来：“好！时机到了！”他忙不迭地来见桓公。

齐桓公见管仲满面喜色地匆忙跑来，不知发生了什么天大喜事。管仲兴奋地对他说：“臣知道主公时刻都在想着称霸中原，眼下正是天赐良机！”

桓公一听到“称霸中原”四字，眼睛顿时一亮，心骤然收紧，怦怦狂跳不止，连呼吸都急促起来。问：“有何良机？仲父赶快告诉寡人！”

管仲说：“周天子庄王逝世，新天子僖王即位……”

桓公急不可耐地打断管仲的话，说：“此事寡人知道！”

管仲见桓公急成这样，微微一笑，说：“与此事相关连的是，商容派人来报，宋国发生了弑君篡位之乱，大将南宫长万杀死了宋闵公，拥立公子游为宋君。闵公的弟弟公子御说又借兵杀死了公子游和南宫长万，夺了君位。现在整个宋国已杀得昏天黑地，人心慌乱，御说的君位也是飘摇不定……”

齐桓公越听越泄气，不知道管仲究竟要说什么，急着问：“周室新丧、初立，宋国内乱，跟寡人称霸中原又扯得上什么干系？仲父是越说越远，寡人是越听越糊涂啦！”

管仲诡谲一笑，说：“主公以为，齐国已经强大到可以纵横天下了吗？”

桓公一怔，略一沉吟，沮丧地摇头说：“不可以。”

管仲说：“当今诸侯，南有郑、楚，西有秦、晋，北有强燕，势力或强于齐国，或与齐互为仲伯。就是紧邻的鲁国，也敢与齐国一争高低。这些诸侯所以雄据一方，而又不能称霸天下，依臣之见，乃是由于背逆周礼，不尊奉王室的缘故。尤其尾周平王东迁以后，众诸侯将周王视为草芥，既不朝拜，也不进贡。更有郑国公然与王室之师抗衡，连周桓王都被郑伯祝聃射伤了肩膀……臣夜观天象，紫微星光若隐若现，征示着周王室虽然衰微，但尚无败象。主公正可派一重臣前往朝拜周僖王，一为吊唁，二为道贺。在周室备受冷落，一片萧瑟之际，主公的举动定会大受周王青睐和感激。借此机会，请周王降旨，由主公以周王室的名义召集天下诸侯会盟，共同议定宋国的君位。宋君一定，主公的盟王之位也将随之确立。这样，主公不动兵车，不劳士卒，不伤财货，就可迈出霸业的第一步。”

桓公听完了管仲的话，才高兴起来。二人商量一番，派遣通晓礼节的大司行隰朋前往周室。

管仲所料不差。周庄王死后，大小数百家诸侯无人前来吊丧，倒也罢了。可周僖王新立，竟也没有一人前来道贺。周王室冷冷清清，弥漫着一片衰败的气氛。周僖王闷闷不乐，百无聊赖。忽然听说齐桓公派遣使者携带许多贡品前来祝贺新天子即位，顿时喜出望外，顾不上天子的尊严，喜笑颜开地接受了隰朋的大礼和贡品，并破格设下酒宴，亲自为隰朋接风。

席间，隰朋遵管仲的嘱托，先向僖王叙说了齐国拜管仲为相以后，辅佐齐桓公如何勤修内政，如何富国强兵，又如何对邻国施以德义的诸般事务。接着说了齐桓公乃至整个齐国上下对天子、对王室如何尊崇，如何忧心等等。说得僖王信以为真，不由地龙颜大悦，连连夸赞齐桓公和管仲治国有方。隰朋乘机说了宋国内乱的事，奏道：“现在宋国大乱，正是显示王室威望的最好时机，只要陛下亲下一旨，命一个诸侯为首，以陛下之名会盟诸侯，共同商定宋国之事，为宋君正名，宋国的内乱即可平息。”

僖王新立后，眼见门前冷落，正愁没有机会为周王室树威呢，听了隰朋的话，欣然答应，说：“齐侯不忘周室，实是朕的大幸。会盟诸侯，商定宋国之事，朕就托付于齐侯啦！”僖王写了一道手谕，让隰朋带回。

齐桓公接到周僖王的手谕，喜不自胜，召管仲、鲍叔牙、隰朋、仲孙湫、宾须无等一干心腹大臣，周密商讨会盟之事。尔后由管仲亲手拟写书信，送往来、鲁、陈、蔡、卫、郑、曹、邾、遂等大小诸侯国，告说遵周天子之命，约定于明年阳春三月在北杏会盟，以商定宋国君位之事。

光阴荏苒，转眼间会盟日期快要到了。齐桓公是第一次会盟诸侯，心情难免激荡不安。他此刻还是念念不忘他的甲兵，想借机向会盟诸侯炫耀一下齐国的兵威。于是问管仲：“这次赴会，带多少兵车？带多少甲士？”

管仲说：“主公是奉周天子的谕旨，与天下诸侯作友好会盟，岂能带兵车、甲士？只作衣裳之会吧。”

齐桓公依管仲所言，只带少数亲随提前到达北杏。那天阳光明媚，清风徐徐，春天的气息已很浓郁。桓公心情舒畅，知道管仲已派士卒筑好了盟坛，便不顾车马劳顿，先到盟坛之处察看。只见坛高三丈，阔五丈，十分雄伟。坛上左边悬钟，右边设鼓，中间陈设着周天子的虚位，前面摆放着玉帛器皿。整个盟坛布置得肃穆有致。桓公双目灼灼放光，想到自己梦寐以求的霸主之位，就要从眼前这个高坛上开始了，他仿佛看到自己高高坐在坛中央，众诸

侯诚惶诚恐地致礼道贺……想到美妙之处，桓公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笑声漫向四野，久久回荡。管仲在旁瞅了一眼得意忘形的桓公一眼，微微一笑，接着摇了摇头，仿佛在说：“此时高兴，尚嫌太早！”

会盟之日终于来临。宋公御说先到，见到齐桓公，连连称谢助其定位之意。接着，陈宣公杵臼、邾子克、蔡哀侯献舞等相继到达。四国诸侯都带着兵车，见齐桓公没有带一辆兵车，尴尬地面面相觑。陈宣公感叹说：“齐侯至诚待人，真乃大国风范！”蔡侯也说：“我等反倒带着兵车，兴师动众而来，显得小气。”于是，四家诸侯各将兵车退后二十里。桓公方知管仲此着果然厉害。

日头渐渐西下，黄昏将至。可仍有几家诸侯不见踪影。齐桓公等得心焦如焚，神色沮丧地问管仲：“看来诸侯是来不齐了，改期会盟如何？”管仲心里也很着急，但他坦然说道：“古语云，‘三人成众’。今日赴会的已有五家诸侯，自可按期盟约。”

桓公问：“那未到的诸侯如何处置？”

管仲说：“无故不来赴会的诸侯，乃是抗拒王命，违背信义，理亏在彼。主公如自行改期，乃是既违王命，又失信义，理亏在主公。初次会盟诸侯，就以违王命、失信义之名传于世人，日后还谈什么称霸天下？”

桓公点头称是。会盟如期开始。

天色已近黄昏，硕大的红日悬挂西方天际，将大地蒙上一层灿烂的光辉。

齐桓公和四国诸侯拾级而上盟坛，分列站好。齐桓公朗声宣布盟会开始。鼓乐声起，众诸侯相互致礼道贺。齐桓公向众诸侯稽首施礼，说：“当今之世，王室不振，天下形同无主，因而逆乱迭起，祸及苍生。小白不才，奉天子谕旨与诸公会盟，既为商定宋公之位，更为匡扶王室，安定天下，但需共同推举一人为主，授之于权柄，以为王室奔波，并将王命及时公布于天下。”

众诸侯对御说为宋国国君之事，满口赞成，遂确定下来。但说到推举盟主之事时，便开始议论纷纷。诸侯共认：盟主之位，应由有身份、有地位、有声望、有才能、讲信义的人担当。谁能担当此任呢？推举齐侯吧，可宋国的爵位为上公，乃是一等诸侯国；而齐国称侯，只是二等诸侯国，尊卑应有序。推举宋国吧，宋公新立，国内连遭内乱，国力衰微，连君位还得是依赖齐侯方能定下，他又怎么敢妄自尊大？……齐桓公脸上带着微笑，倾听着议论，他的心里却如一群蚂蚁在啃噬。事前，管仲虽然再三作保，盟主之位非他莫属，但事到临头，还是心中忐忑，生怕又节外生枝。

几位诸侯中属陈宣公年岁最长，可谓阅历丰富，目光老辣，早已窥破齐桓公和管仲的伎俩，而且看出眼前的情势是大局已定，何不送个顺水人情？于是，他跨前一步，朗声说道：“天子既将会盟，大事托付于齐侯，别人谁敢取而代之？应推齐侯为盟主！”众人禁声。接着随声附合，赞成陈侯之议。齐桓公红光满面，极力掩饰着内心的喜悦，假意再三谦让、推辞了一番，方才接受了推举。

齐桓公以盟主的身份，先排定座次。齐侯为主，依次为宋公、陈侯、蔡侯、邾子。桓公命奏乐击鼓。鼓乐声再次响了起来，坛上笼罩着一片肃穆威严的气氛。齐桓公率众诸侯，在鼓乐声中向周天子的虚位行礼，然后互相交拜。最后，共同拟写盟约。盟约写道：

周信王二年春三月朔日，齐侯小白、宋公御说、陈侯杵臼、蔡侯献舞、邾子克，尊周

天子命，在齐国北杏会盟，共同约定：凡参加盟约之诸侯，将全力辅佐王室，抵御外侮，平定内乱，救危济弱。有违反盟约者，共同讨伐之！

至此，齐桓公方暗暗松了一口气，心里说：“为君四年，今日总算办成了一件大事。”

天色渐渐昏暗下来，盟会就要结束了。齐桓公按管仲事前所设计策，向着坛下各国诸侯随来的文臣武将高声喊道：“坛下众位爱卿听真，今日我等顺天行事，会盟于此。哪位爱卿有何益于盟约之议，尽可提出！”坛下众人见新任盟主有此一举，均感意外，面面相觑，无话可说。

只见管仲神色坦然，顺着台阶一步步走了上去，望着众位诸侯深施一礼，说：“诸位君侯在此，本无管仲说话之处，但既然盟主有命，微臣有话不敢不说。此次会盟是我国国君奉周天子谕旨代为操持，可鲁、郑、卫、曹、遂等国竟无故抗拒王命，哪里还把天子放在眼里？今日盟约已定，就应遵约行事，向这几个逆国兴师问罪，否则难以服天下！恳请几位君侯酌定。”

齐桓公未等管仲的话音落下，当即向四位诸侯作一手势，慨然说道：“齐国虽然兵微将寡，势单力孤，也将对违抗王命者倾力讨伐。寡人原本不敢惊动诸公大驾，但即已有了盟约，齐国如再自行出师，是对诸国的不敬。为了盟约的尊严，如无别议，小白只有敬请各国一同出兵啦！”

齐桓公说完，陈、蔡、邾三国国君齐声答应，愿意率领本国甲兵一同出师。只有宋公御说默然不语，面露不平之色。

宋公回到公馆，仍是忿忿不平，对谋臣戴叔皮说：“齐小白妄自尊大，做了盟主倒也罢了，首次主会便想调遣各国兵马，那将来诸国还有安宁之日吗？”戴叔皮足智多谋，早已看穿齐桓公和管仲上演的双簧戏，心里颇为不平，于是对宋公说：“这次会盟，诸侯依从的和违命的各占一半，可见齐国的影响尚小，但如借助众诸侯的力量征服了鲁、郑两个大国，齐将称霸于天下，无人敢与之匹敌。齐国称霸，实在不是宋国之福。”

宋公忧心忡忡地问：“那该如何应对？”

戴叔皮说：“会盟的四国，以我宋国为势力最大，只要主公不出兵，其它三国也无所作为，盟约自然解体。况且，主公此来，只想得到王命，以定君位。眼下此事一妥，不走更待何时？”

宋公听从戴叔皮之言，率领本国人众，五更登车，乘着夜色，悄然离去。

翌日晨，齐桓公听说宋公背约逃盟，勃然大怒，立即命仲孙湫率兵追赶。管仲急快制住。齐桓公愤愤说道：“今日结盟，明日背约，如此反覆无常，难道就此罢了不成！”

管仲说：“宋国逃盟，总有一天要请王室与其清算。但依臣之见，眼下还有比宋国之事更急的呢。”

齐桓公愕然问：“何事比此事更急？”

管仲说：“称霸，必须使远近诸国诚心归服。对齐国来说，鲁国近而宋国远。宋君所以敢大胆逃盟，以臣推测，必是看到鲁、郑、卫、曹等国都未赴会，可见主公的声望远不能威震天下。就鲁、宋两国而言，如不能降服近鲁，必不能镇服远宋。”

齐桓公问：“依卿之言，寡人该如何行事？”

管仲斩钉截铁他说：“大军代鲁！”

齐桓公似乎早就在等着管仲这句话，当即说道：“好！依卿之言，大军

伐鲁，让鲁国看一看齐国大军的威风！”

齐桓公豪气大发，索性不要陈、蔡、邾三国相助，决计只靠齐国军队，与鲁军一决雌雄。他也想乘机验证一下，管仲这几年实施富国强兵的策略，是否具有了强大的效用。他向三位诸侯挥手告别，回到都城临淄，即刻调集精兵，尔后亲率大军向鲁国进发。

管仲虽然促成伐鲁，但却并不想杀个两败俱伤。在他看来，齐桓公虽做了盟主，但地位如履薄冰，时刻都有倾覆的可能。在这种情势下，对鲁国这样的近邻大国以不动干戈为上上之策。否则积下仇怨，再难化解，即使鲁国被逼结盟，日后一有风吹草动，仍将反复。可现在缔结了盟约，已势同骑虎，只有维系并巩固盟约。如半途而废，盟约便如同儿戏，齐国将落人于笑柄。在分析了利害之后，他劝齐桓公对鲁国仍是先礼后兵。先在遂国身上做做文章。

遂国是齐国东北方向的一个小诸侯国，是鲁国的附庸国。比起齐、鲁，遂国只有芝麻大小，国中只有四种姓氏。当初管仲约请遂国参加北杏会盟，是他耍了个小小的权谋。他知道遂国看鲁国的眼色行事，鲁国不赴会，遂国决不敢轻举妄动。不赴会便是抗拒王命。现今大军伐鲁，正可拿弱遂初试牛刀，以观鲁国动静。

管仲对齐桓公说：“如其直接伐鲁，不若以重兵压遂。遂势单力薄，必惧怕王师而不战自降。遂一归服，鲁国去掉一道屏障，也必然畏惧与齐军相抗。主公乘机派遣使臣前往鲁国，谴责其不参加会盟之事。同时派人进见鲁夫人文姜，晓以利害。鲁夫人自然愿意儿子与娘家齐国通好，会极力怂恿鲁侯。鲁侯内迫于母命，外怵齐军势大，必将顺服而向齐国求盟。主公仍可不动干戈而平鲁。鲁一入盟，主公再大集诸侯之兵出征代宋，当可一举而下。”

齐桓公遂率军直奔遂国，果然没费吹灰之力，一鼓拿下遂城。尔后，长驱直入，攻下鲁国汶阳城，直逼鲁国都城曲阜。

鲁庄公听说齐桓公亲率大军，风卷而至，先灭遂国，后占汶阳，势如破竹。果然心惊胆颤，急召群臣商讨对策。公子庆父仗恃着曾连败齐军和齐、宋联军，坚持与齐国决一死战。但施伯极力反对。施伯陈述了几条理由，说：“当初所以胜齐，是因为齐君初立，齐国内乱未平，将士厌战而致。管仲乃是天下奇才，治理齐国已有四年之久，现今齐国国富兵强，决非昔日可比。这是其一。北杏会盟，齐侯是以奉王命尊王室为名，为定宋国君位为由而举行，可谓名正言顺。今日齐侯是以王师的旗号兴兵前来问罪，虽是借口，我却因违抗王命未参与会盟而理屈。以理屈之兵对抗王师，败多胜少。这是其二。当初主公应齐侯所求，杀死公子纠，送还管仲，总算有恩于齐侯。先有老夫人由齐国嫁来鲁国，后来王姬又由鲁国嫁与齐侯，两家有着多年的联姻之好。主公怎可舍弃这些有利条件，去与一个强大的邻国深结怨仇呢？望主公三思。”施伯果真不愧为鲁国的第一谋士，他的这几条不战理由，确实精辟透彻，无人能对。庆父虽不服气，却说不出反驳的理由。曹刿也站出来附和，说道：“齐侯虽率大军压境，但行事有理有节，为了鲁国的长治久安，当与齐国修好结盟。”

鲁庄公正与群臣商量，齐桓公的书信到了。鲁庄公阅看书信。那书信写道：

小白与君同事周室，情同手足，又有婚姻之好，正该相互扶持才是。可小白奉天子之

命，举北杏之会，盼君而不至，不知出于何故？请君赐教。

鲁庄公将书信递与施伯。施伯看后，又递与曹刿。二人均认为书信字里行间均有修好之意。这时鲁夫人文姜也接到了齐桓公送来的珠宝礼物和书信。文姜即召来庄公，要他权衡利弊，还是与齐国修好为是。鲁庄公终于决心与齐国结盟。但他是大国之君，不愿以屈辱的形式求和。他与施伯商议后，向齐桓公提出了修好的条件。他在回齐桓公的书信中写道：

孤因身患恶疾，未能赴北杏之会，甚为抱憾。君以大义而兴师问罪，孤已知罪！愿与之修好。但君以大军相胁作城下之盟，孤实感耻辱，将无颜面对鲁国宗庙、百姓。君若能将大军退出鲁境，孤定当捧玉帛前往谢罪请盟。

齐桓公接到鲁侯的书信，看罢大喜，与管仲相顾大笑。并依鲁侯所求，将大军撤至齐国的柯地，等候鲁侯的到来。

退军途经汶阳城。齐桓公心想：既然与鲁国修好，自不能再占鲁地，便想把汶阳归还鲁国。但一向深明大义的管仲却不赞成。桓公问他，汶阳城深入鲁国腹地，留下一支孤军困守，又有何用？管仲却不正面作答，只神秘莫测他说了一句话：“留下重兵把守，日后必有大用。”桓公将信将疑，但想到管仲施计神出鬼没，便不再多问，留下一军把守。

齐桓公到达柯地后，命士卒迅速筑起一简易的盟坛。齐桓公问管仲这次会盟如何布置时。管仲一笑说：“主公不是早想显示一下齐国的兵威吗？北杏会盟，乃是尊王、守信之盟，气氛自然轻快和缓；这次不同啦，主公是兴师问罪，而鲁侯是慑于兵战，才有的柯地会盟，如不给鲁侯一点颜色，将他惊个屁滚尿流，还当齐国金玉其外，败絮其里，可以随意玩弄于股掌之上呢！”

齐桓公一听大喜，将雄兵布列于盟坛周围，分青红皂白四色旗帜，按东南西北四方分布驻扎，由仲孙湫统一执掌；盟坛七层阶级。每层选精壮甲士执黄旗把守，坛上竖起大黄旗一面，旗下设置一面大鼓，由王子成父执掌；坛上中间摆设香案，排列着朱盘玉盂等准备盛牲歃盟的器具，由隰朋执掌；东郭牙为司仪，立于盟坛的阶下，准备迎接鲁侯一行到来。管仲紧随齐桓公左右，只等鲁侯一到，即登坛结盟。果然是队伍整齐，旌旗招展，气氛肃穆，令人望而生畏。

一切准备妥当。突然见鲁国来的路上远远扬起一片烟尘，接着隐隐听到马蹄声由远而近。管仲和齐桓公正在诧异鲁侯为何骑马而不是乘车来时，就见一匹快马飞驰而至，却是派驻鲁国的吉由。

吉由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地跃身下马，顾不上喘息，即向齐桓公和管仲禀报，说鲁侯率队离此地只有三十里了。管仲见吉由匆忙赶来，知道必有要事，催他快说。吉由定了定神，说：“鲁侯来意不善。”桓公惊问：“为何不善？”吉由说：“随鲁侯前来会盟的是大将曹沫。”桓公说：“曹沫是寡人手下败将，又有何惧？”吉由说：“主公有所不知，鲁侯临行之时，鲁国文武均知此来凶多吉少，是以无人应声随来，只有曹沫毅然站出请行。鲁侯担心曹沫曾三次败于齐军之手，无以言勇，前来会盟恐被我嗤笑，说鲁国无人。但曹沫力争，说正因为他有三败才要求前来，并断言将三败的耻辱一朝洗刷。鲁侯问他如何雪耻。他说：“君受君的礼遇，臣受臣的礼遇。”鲁侯赞赏他的勇气，说：“此次越境结盟，犹如再次吃了败仗、如能雪耻，那是

再好不过。于是带曹沫而来。”吉由说着，看了管仲一眼，又说：“臣恐曹沫不利于主公，而主公和相国又未加防范，所以抢先一步前来禀报，请主公和相国小心为是。”

桓公听完吉由的话，眉头一皱，冷笑一声，正待发作。管仲抢上一步，对桓公说：“据臣所知，曹沫是一条光明磊落、性情刚烈的汉子，绝不会施出卑劣手段伤害主公。何况鲁侯还在我之掌握之中。盟会只可按步进行，臣保主公身安就是了。”桓公这才渐息怒气，夸赞了吉由几句。

约摸在午时，鲁庄公果然带着曹沫到来。两君见礼，互致仰慕之意，尔后齐桓公将鲁侯迎入公馆稍事歇息。

午后三时，盟约仪式开始。曹沫身穿铠甲，手提宝剑，紧紧跟随鲁庄公，寸步不离。鲁庄公见场上罩满肃杀之气，不由地气馁，脸色苍白，一步一颤，哪里是去结盟，分明是走向鬼门关。曹沫则面色铁青，连连冷笑，指着盟坛对齐桓公和管仲，讥讽说：“这是要向鲁国君臣显示威风吗？”桓公一怔，竟无言以对。管仲却微微一笑，神色坦然，语中带刺地回答说：“将军差矣，如此布列并非显示兵威，鲁国是大国，君为大国之君，将军又以神勇威震齐、鲁，齐国上下均为钦佩，盟坛才布列得如此庄严肃穆。如果草草行事，那反倒是对鲁君和将军的不敬啊！”曹沫冷哼一声，不再说话，随着鲁庄公步上台阶。守候在阶下的仲孙湫拦阻曹沫说：“今日是两国国君修好结盟，只要一君一臣登坛，哪里还用得着携带兵刃？请将将军去掉佩剑。”曹沫低吼一声，圆瞪虎目，两眦欲裂，东郭牙不防，悚然一惊，接着抢上两步，挡住上坛之路，手自然地伸向腰间，方才发现没有挂佩剑。正剑拔弩张，管仲微笑着向东郭牙示意放行。东郭牙这才往阶边侧身，放曹沫上坛。

齐桓公和鲁庄公在坛上再次互相施礼，各自表示了通好的意愿。歃盟仪式开始。鼓乐手击鼓奏乐，在悠扬的鼓乐声中，隰朋燃香插上香案，手捧玉盂，请两国国君歃盟。齐桓公、鲁庄公正欲行动。曹沫突然发难，右手握剑，左手揽住齐桓公的衣袖，脸色暴涨，似要行刺桓公。管仲见状大惊，急忙抢上一步，以身护住齐桓公，问：“将军为何事发怒？”

曹沫气咻咻他说道：“鲁国多次受到齐国的攻打，国家屡屡受到灭亡的威胁。你们口口声声说对天下诸侯扶弱济困，却为何不顾惜和体谅一下鲁国的难处呢？难道是欺负鲁国软弱和无人吗？”

管仲一笑，说：“将军可是指汶阳城吗？”

曹沫一愣，怒气稍缓，说：“齐国口是心非，恃强凌弱，说是修好结盟，却又抢城夺地。鲁国如果如此歃盟，还有何颜面面对天下和鲁国百姓？”

管仲正色说：“北杏会盟，鲁国抗命背信未至，周天子十分恼怒。盟主身不由己，替天子对鲁国稍示惩戒，才攻占汶阳城。既然今日修好补盟，将军又是如此大忠大勇，看在将军的份上，盟主也会将汶阳归还鲁国啊！”管仲说着转向桓公，恳求的口吻说：“主公宽宏大度，臣请将汶阳归还鲁国，以作这次修好之礼。”

齐桓公这才明白管仲当初占住汶阳不还，确有大用，心里感叹不已。见管仲问，便点点头，对曹沫说：“将军可以放手了，寡人答应将军要求就是。”

曹沫这才放手，插剑入鞘。他喧宾夺主，伸手接过隰朋手中玉盂，两膝跪地，将玉盂高高举过头顶，请两君歃血盟誓。两君歃盟仪式毕。曹沫对管仲又说：“听说大夫执掌齐国大政，对于归还汶阳之事，未将愿与大夫歃血立誓。”管仲正要答应。齐桓公豪兴大发，慨然说道：“何必烦劳仲父，将

军如不放心，寡人与你立誓就是！”说罢，抢手“嗖”地拔出曹沫腰挂佩剑，挥手削断自己一缕黑发，立誓说：“寡人如若不将汶阳城归还鲁国，犹如此发！”

曹沫见齐桓公如此豪迈大度，又是钦佩又是感动，慌忙行跪拜大礼称谢。

齐桓公搀起曹沫，回过头来对鲁庄公夸赞说：“君侯有曹将军，真是鲁国之福啊！”

鲁庄公见曹沫大展神威，为他为鲁国争足了面子，也很为激动。但他没有忘乎所以，看了一眼管仲，也对齐桓公夸赞说：“君侯有仲父，不更是齐国之福吗？”

二君携手大笑。欢快而别。

齐鲁两国在柯地结盟的情形，一时传为美谈。对齐桓公以德报怨，守信重义的行动，众诸侯更是钦服有加。中原盟约也越发牢固

第五章 初 霸

管仲的精心谋划，借助周天子之名，促成了北杏会盟，为齐国扬了名，也使齐桓公如愿以偿，当上了中原盟主。但就连管仲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的大国诸侯无一人服气，所以差一点使庄严肃穆的会盟变成一堆笑料。齐桓公的“盟主”当得更是十分窝囊，可以说是有其名而无其实，能够指挥得动的只有陈、曹、邾等几个中小诸侯国。亏得管仲运筹谋划，德、信、义、武数种手段文替并用，才化干戈为玉帛，使鲁国加入盟约。

鲁国的顺服，无论是对于齐桓公的称霸信心，对于管仲兴霸谋略的验证，还是对于中原诸侯的影响，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北杏会盟，唯一参加的大国宋国又中途逃盟，曾使齐桓公大为沮丧。不用武力而使强鲁顺服，自然大大增强了齐桓公称霸的信心。同时齐桓公亲身领略到了管仲的谋略深不可测，却又简捷实用，因而更是加倍信任管仲，使管仲日后一系列兴霸方略得以顺利实施。卫、曹诸国从鲁国的身上似乎看到了自身的危安。不敢再冒风险与齐国相抗衡，从而纷纷仿效鲁国，表示与齐国通好，愿意加入盟约。于是，在鲁国顺服后不久，中原大国中，管仲要谋划对付的只有宋、郑两个远离齐国的国家了。

齐桓公对宋公御说在北杏的行为一直耿耿于怀。这也难怪，北杏会盟是为宋国而发，御说得定君位，目的一达，使中途逃盟而去。对于齐桓公确是莫大的蔑视和羞辱。为了这件事，甚至使齐桓公觉得连“盟主”二字也黯然失色。所以鲁国一定，齐桓公和管仲就开始酝酿讨伐宋国。

管仲并不认为伐宋是一次简单的证代不服。在他看来，那武力征伐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而代宋的实质，仍属北杏会盟的余波。伐宋的成败，仍决定着北杏会盟是否成功。如果代宋取胜，则是齐国首次远征成功的尝试，也为北杏会盟更添一道光彩；如果失败，齐国声名涂地，刚刚雏形的霸业又将功亏一篑。而且，在周天子的眼里，齐国的形象也会大打折扣。日后想东山再起，就要大费周折。鉴于此，管仲对代宋之举格外慎重，出师前，对齐、宋两国的势力，周边环境，两国在中原的地位等，均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力求做到知彼知己，万无一失。

管仲经过运筹，决定代宋仍采取对付鲁国的策略，即以强大的军事势力先行，作为筹码压宋屈服。这样，既可避免齐国在兴霸之初就使国力消耗过重，又可在众诸侯中加深齐国以德服天下的美名。

作出大的决策，如何付诸实施也并非易事。管仲长时间闭门谢客，在府中时而阅读兵书，时而长久思考。这时有一个陌生人要求见他。管仲听说此人有要事相告，便破例让进了府中，方知求见者是管理宫中杂事官职低微的东郭邮。他并没有当回事，以为不过是反映宫中某人某事罢了。谁知东郭邮出口便说是伐宋之事。管仲一听到“伐宋”二字，深感吃惊。因为在决定伐宋之初，怕走漏风声，并没有四处张扬，只有他自己和齐桓公两人知道。眼前这个小小的宫官却一口说了出来，怎不让他大吃一惊？但他并没有表露出惊讶之色，而故作平静地问东郭邮如何得知大军要讨伐宋国。

东郭邮谈谈一笑，说：“相国满腹经纶，料事如神，自然可以通晓天下事物。如邮这样的小人物，却只能靠得一些推测罢了。”

管仲更觉奇怪，忙问：“凭何推测，能告知一二吗？”

东郭牙说：“这有何难？据在下平日观察，凡是在欣赏悦耳动听的音乐

的人，脸上总是堆满欢快喜庆；凡是死了近亲、居丧挂孝的人，脸上则是笼罩着一层灰暗苦涩；谋划征战厮杀的人，脸上则会眉飞色舞，兴奋异常。那天，在下偶然看到君侯和相国议事，君侯手舞足蹈，激动不已，便妄加推测，齐国要与宋国开战了。”

管仲难以置信地瞪视着他问：“可宋国距离齐国路途遥远，足下又为何单单推测是讨伐宋国呢？”

东郭邮说：“这更不足为奇。在下见相国说话，口微微张开而不见闭合，分明是说的一个‘宋’字。君侯听了相国的话，面露怨恨之色，手指西南方向连连点划，那正是郑、宋所在的方向。在下屈指一算，现今中原大国中与齐国相抗衡的只有郑、宋两个大国。而‘郑’字说出口，嘴形为大开状。故此，在下大胆断言君侯与相国商讨的当是伐宋。”

管仲听得连连点头，对东郭邮的聪慧和心思的绵密大加赞赏，禁不住夸道：“能从细微中窥见到大事，足下是管仲所见到的第一人，真正让人叹为观止！五步之内，必有芳草。果真不谬！”

东郭邮却谦谦说道：“比起相国的经纶、韬略，此乃雕虫小技，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在下今日所以敢冒昧惊动相国大驾，并非为了显示这些小小法术，而是位虽卑，不忘忧国。对这次征伐宋国，在下实有担忧。”

管仲心里越发重视起来，问他为何担忧。东郭邮娓娓而谈，竟与管仲的决策不谋而合。管仲大奇，问：“依足下之见，莫非认为齐国不该伐宋？”

东郭邮说：“宋国当然该伐。依在下愚见，如不伐宋，北杏会盟就会留下永久缺憾。齐国的兴霸大业，也再难进一步。但伐宋不应力战，而应智取，以免齐国损耗过度，伤了元气。”东郭邮正要说出伐宋的策略，管仲伸手一拦，说：“足下先不要说出，你我在手心中各写一字，看是如何以智取宋。”东郭邮欣然答应。管仲命侍者取来笔墨，二人在手心各写一字，尔后张开手掌。只见管仲手中写一个“说”字，而东郭邮手中写一个“惑”字。二人对视一眼，仿佛均明白了对方之意，便忘记了尊卑之分，抚掌大笑。

管仲重贤爱才，与东郭邮一见如故。二人彻夜长谈，十分投机。第二天，管仲便将东郭邮举荐给齐桓公。齐桓公也觉很新奇，但不知该委以何任。管仲要东郭邮先行潜到宋国都城，四下里传播，说宋公违抗王命，背信逃盟，周天子大怒，委托盟主齐桓公大集天下诸侯之兵向来国问罪，大军不日将至。宋国内乱刚息，势力衰微，只有归服，否则大军所到之处，鸡犬不留……说得越是险恶，越是逼真越好，以引动宋国上下的惶惑和不安，为后来的“游说”埋下伏线……齐桓公也认为此计甚妙，当即同意。并将东郭邮的官位晋升一级，赏黄金百两，织锦十匹。东郭邮拜谢领受，回去后打点简便行装，领受管仲的嘱托，便悄悄出发到宋国去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成熟，伐宋之事由暗中转向公开。齐桓公开始调集兵马，选择吉日，兴师伐宋。由于伐鲁的成功，齐桓公伐宋也不想借助别国之兵。但管仲认为，对付宋国，只靠齐国的力量也绰绰有余，但为了营造一种声势和博得一个名正言顺的名声，应约请加入盟国的诸侯国共同伐宋，以号称“天下王师”。于是，齐桓公传檄陈、曹两国国君，请出兵伐宋。两国均痛快答应。

伐宋之事迫在眉睫。

随着伐宋日期的迫近，管仲府中出现了一件小小的花絮。

管仲有一妾名叫婧，擅通文墨，长得清丽美艳，性情乖巧顽皮，深受管

仲的宠爱。婧听说管仲刚伐鲁归来，又要伐宋，萌生了随管仲出征的念头，可乘机游山玩水，饱览中原南部的风光。她向管仲要求。管仲却皱起眉头，斥她胡闹，任她磨破了嘴唇也决不答允。婧只好撅着小嘴跑了。管仲以为婧是一时心血来潮，并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他在书房翻阅太公兵书《六韬》，听到有人敲门，接着一个美少年出现在他的面前。管仲见那少年一身甲士装束，虽略嫌宽大，但仍遮掩不住奕奕的神采和俊俏的姿容。他觉得似曾相识，却又一时记不起在哪里见过。正犹疑问，那美少年向他稽首施礼，故意沙哑着嗓子说：“听说相国讨伐宋国。奔波操劳，万般辛苦，小妾婧心中不安，愿鞍前马后，听候差遣！”

管仲一愣，继而大笑。笑罢，忍不住地赞美说：“好一个英俊美少年！”婧娇羞地抿嘴一笑。管仲又说：“这种装束倒很别致，就以此随我出征吧。”婧见管仲终于答应，高兴地跳了起来，顽皮地向管仲作个鬼脸，咯咯笑着跑开了。

婧这一次随军出征，虽有点浪漫气息，却也助管仲成就了一件大事。

出师之日，管仲率前军先行，先去会齐陈、曹两国人马。齐桓公命上卿高子、国子暂代国事，由大司田宁越辅佐。自率隰朋、王子成父、宾须无、东郭牙、仲孙湫等，统领中军。命鲍叔牙统领后军，运送粮草。周僖王也应齐桓公之请，派上卿单伯率一支人马助战。分配已定，数路兵马浩浩荡荡向宋国进发。

管仲率军行到狃山时，管仲命就地歇息。他发现一个山野村夫，身着破旧的粗布短衣，头戴一顶破斗笠，打着赤脚，在山坡草地上牧牛，一边敲击着牛角，一边吟诵着诗，显得十分悠闲自在。

管仲自幼喜好游山玩水，吟诗作画，只是由于戎马倥偬，才渐渐疏淡。眼见牧人在如画般的林边草地上吟得逍遥快活，不由地触景生情，真想就此过去与那牧牛汉子尽情对吟一番。但想到自己已是一国宰相、肩负重任，又兼军情紧急，事务繁忙，容不得耽搁，只好强压下复生的闲情逸致，将酒饭分出一份，命侍从送与那牧牛那牧牛汉子听说这酒食是宰相相赠，竟毫不客气，便狼吞虎咽般吃喝起来。吃罢也不道谢，却让侍从将一句“浩浩白水”的诗句务必转告管仲。

这时，人马已经出发。管仲端坐车中，闭目养神，身子随着战车的奔驰而颠簸。一身甲士装束的婧坐在他的身边，兴奋地看着周围匆匆闪过的奇异风景，只觉美不胜收，目不暇接。正看得高兴，就见那侍从快马赶上来，将牧牛汉子的诗句转告管仲。管仲并没在意，只是哼了一声，便又闭住眼睛。

管仲现在满脑子里尽是伐宋之事。他想到东郭邰已到宋国散布谣言，蛊惑宋国军民之心，不知情形如何。如若得手，大军一到，乘着宋国上下一片慌乱之机，派人游说宋公，成功之望当在十之八九。想到此处，却勾起他的一桩心事：派谁前往宋国呢？此人既要伶牙利齿，能言善辩；又要胆识超群，临危不惧。否则，被宋室的威严一吓，岂不屁滚尿流，大大折煞了齐军的锐气？到头来，让宋人嗤笑事小，延误了齐国的霸主大业，又如何担待得起？……他将鲍叔牙、隰朋、宾须无、王子成父、东郭牙、仲孙湫等一一数过，虽各有优长，但都不足以担当此任……

管仲一路想着，车轮辘辘飞转，车马渐渐远去。

婧却好奇心大盛，细细揣摩起那句诗句，觉得颇有深意。她困惑地瞅瞅管仲，向后面牧牛的山坡看看；再瞅瞅管仲，再向后面看看。眼见那牧牛汉

子身影越来越小，就要在目光中消逝，可管仲还只是闭目思索。她终于忍不住了，推了推管仲，小声说：“主公醒醒，您难道就不想见见那个人吗？”

“见什么人？”管仲正为破宋之事大费心神，婧突然一问，一下子没回过神来，随口问了一句。

婧问：“主公忘了那牧牛汉子送您的诗句吗？”

管仲说：“没忘，又怎样？”

婧说：“闲时，妾常听您吟诵一首题为《白水》的涛：‘浩浩白水，鲦鲦之鱼；君来召吾，吾将安居？’那牧牛汉子平白送上一句‘浩浩白水’，妾想了一下他的用意，大概是不再甘心一直牧牛下去，于是想向您这个大相国讨个一官半职来做做吧？妾是胡乱猜测，不知是也不是？”

婧的几句话提醒了管仲。他定神一想，才恍然大悟。这首诗确是自己在不得志时常常吟诵的，诗意也正如婧所说，是身负饱学之士不甘心理没于山林草泽，想寻找机会出来施展一番抱负。以如此奇妙的方法进见，使管仲颇觉得不同寻常。于是，他急令大军原地稍歇，命驭夫掉转马头，将车赶回。

管仲远远看到那牧牛汉子还在，便和婧下车，大步流星地走向山坡。

那牧牛汉子见了管仲去而复回，仿佛早已料到，并不惊讶，也不下拜，只拱手一揖，算作招呼。管仲也不计较这些俗礼，和颜悦色地与那汉子攀谈起来。

牧牛汉子说：“在下是卫国一个山野之人，姓宁单名一个戚字。听说您为齐国宰相，礼贤下士，思才若渴。在下自思，虽才疏学浅，却有小用，于是不顾路途遥远，来到齐国，想在相国麾下寥尽绵薄之力。可到了齐国，一直无缘得见相国，盘缠已尽，只好在此山野之处替人牧牛借以度日，只等与相国的机缘到来。”

管仲问：“在这荒僻之处，如不是偶然行军路过，又如何能够相见？足下岂不是千里迢迢来到齐国，而空等一场吗？”

宁戚说：“在下如与相国有缘，即使远在天边海角，也能相见；如果无缘，即使近在咫尺，也会视而不见啊！没想到今日有幸相遇，相国果然名不虚传。宁戚即使不能为相国所用，有缘得见尊面，也不枉走这一趟了。”

管仲见他吐谈不俗，便与他谈论起天下大势，并不露声色地有意问他一些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让他深感意外的是，宁戚竟然口若悬河，对答如流，而且颇多独到的见解。他越听越喜，觉得这是个难得的人才。就在此时，触动了他的一桩心事。他想：先有东郭邮，后有宁戚，均是在用人之际，仿佛自天而降，莫非真是天助齐国称霸？他略一沉思，对宁戚说：“足下确是大用之才，管仲得见实是齐国之幸。但如草草跟随管仲而去，那是对足下的不尊。我国君侯思贤若渴，当今更是用人之际。数日后，他将亲率大军路过此地，我给足下留下一封引荐书信，君侯见到必会重用于你。”说罢修书一封，递与宁戚，说了一些勉励的话，方才分手。

在回归的路上，管仲想到平空得一大才之人，心中欣喜至极。于是满含赞美的口吻戏对婧说：“‘婧壮士’果然俊眼识贤才，伐宋如若成功，当为头功。”婧见不苟言笑的管仲如此夸赞，高兴的一时忘了女扮男装，轻舒袅娜腰肢，蹦蹦跳跳地向前跑去，像一只灰色（身着甲士灰衣）蝴蝶在田野上翩翩飞舞。直看得管仲心花怒放，庆幸带她同来。

果然，三日后齐桓公率领中军到达狃山。宁戚开始并未依靠管仲的举荐，他知道像他这样出身寒微之人，如没点惊世骇俗的本事，是很难受到重用的。

在他看来，如若费尽心机到齐国宫中只是为了混口平平淡淡的饭吃，那还不如留在山野牧牛放羊来得更为逍遥自在。管仲贤名闻于天下，他尚且要试探一番，更何况是齐桓公呢？所以宁戚仍是那一身破旧寒酸的打扮，在路旁草地上牧牛，对于轰轰烈烈驰过的战车，视而不见，全不畏避。等到桓公的车驰近，宁戚故伎重演，敲击着牛角作歌：

山中白石莹光闪，
水中彩鱼鳞光灿，
林中猛虎色斑斓。
独我生不逢尧舜，
破衣烂衫羞遮颜。
人间不平世道乱，
长夜萧瑟路漫漫。

……

看来宁戚确是煞费苦心，连歌的内容也因人而宜。

齐桓公早听到牧人作歌，这里还是齐国境内，他开始还当是国人在赞颂他治下的太平盛世呢，谁知越听越不是味儿。那歌分明是在嘲讽当今世道，字字句句都如针在刺他。他大为恼火，让竖刁将宁戚带到车前。

齐桓公见这牧夫坦然的樣子，更为光火，黑着脸问：“你是齐国人，为何出言不逊，冷嘲热讽当今时政？”

宁戚笑了笑，说：“小人宁戚，为山野村夫，只知牧牛吟歌，怎会嘲讽时政呢？”

也是合该天降大任于宁戚。齐桓公以堂堂一国之君，竟一时忘记与他说话的只不过是个普通百姓，军情如此紧急，本不该与他纠缠下去。他却偏偏要辩个明白。对宁戚斥道：“当今天下，天子圣明。齐国国富兵强，百姓安居乐业。寡人身为盟主，济弱扶危，威服诸侯。虽尧舜在世，也不过如此。你口口声声‘世道荒乱’、‘不逢尧舜’，这不是嘲讽我齐国时政又是什么？”

宁戚面无惧色，朗声说道：“小人虽是一介草民，才疏学浅，孤陋寡闻，然而曾经听说，尧舜在位时，以德治世，天下归心，巨姓耕田食粟，凿井饮水，可谓风调雨顺，国富民安。而现今，君侯身为盟主，北杏会盟只到三五小国，盟约刚成，强宋逃盟而去。不得已兴兵伐鲁，又有何地遭劫之辱。今日更劳军伤财，远证宋国。这岂是尧舜在世所生之事？”

宁戚可真谓斗胆包天，娓娓道来的竟全是齐桓公的倒霉背运之事。齐桓公正在得意之际，如何受得了这等当分析辱，勃然大怒道：“山野匹夫口吐狂言，推下去斩首！”

甲士一拥而上，不由分说扭住宁戚，推推搡搡往林中走去宁戚面不改色，边走边仰天长叹，说：“当初夏桀无道而杀关龙逢，殷纣荒淫而杀比干，没想到今日却轮到了我宁戚！”

隰朋在旁看着听着，早就喜欢上这个牧牛汉子的刚直性子。想到桓公跟前围着竖刁、易牙等势利小人，正该多一些这样的人。于是，他大喝一声：“刀下留人！”接着抢上一步，对齐桓公进谏说：“主公暂且息怒。微臣见此人不巴结权势，不惧怕威逼，又通晓天下大事，决非寻常牧人。主公欲争霸中原，正是用人之际，何不留下他为齐国所用？”

齐桓公本来就不是个气量狭小之人，经隰朋一提醒，便即醒悟，怒气随之平息，哈哈一笑，说：“壮士虽揭了寡人的短处，说的却是真话。寡人只不过是试试壮士的胆量，岂能真杀！壮士如肯为齐国出力，那实是寡人之福。”说罢，命放回宁戚。宁戚这才从怀中掏出管仲的书信，递给桓公。那书信写道：

臣奉命出师，行至猛山，得遇卫国人士宁戚。与之长谈，得知戚身怀大才，当能辅佐主公治齐兴霸，万望加以重用。若弃之不用，必为别国所用。到那时齐国少一智士，而多一强硬敌手，悔之晚矣！

齐桓公见管仲如此看重宁戚、心中更觉踏实，说：“壮士既然有仲父的举荐书信，为何不早些拿出给寡人，险些误了大事？”

宁戚也改变口气，说：“微臣听说，贤德的君王选择有才能的臣子辅佐政事；有才能的臣子则选择贤德的君王而辅佐。今日微臣敢以一介草民身份大胆直言，实在是早有耳闻君侯气度恢宏，思贤若渴。如若君侯恶直言而好谀词，施怒于臣，臣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绝不会拿出管相国的荐书。所以如此，是微臣以为，作为贤德之君，应有自己的主见，如若仅凭别人的美词善言而重用一人，也就可能以别人的馋言恶语而废弃一人。微臣虽萤火之光，但也要选择一个贤德而又有主见的君王辅佐啊！”

桓公听了宁戚这番富有哲理而又对他颇多赞颂之词的话语，觉得颇为受益，心里也很舒坦。当即让宁戚随军伐宋。

当晚，大军刚刚安营扎寨，齐桓公就命点起火把，让竖刁准备一套大夫衣冠，要举行仪式，拜宁戚为大夫。竖刁早就对宁戚嘀嘀咕咕，妒火中烧。见桓公如此慌急为没有寸功于齐国的宁戚拜官，想到自己当初要个一官半职而白受一顿羞辱一无所获，不由地忿忿不平，对桓公说：“卫国离齐国不远，何不派臣到卫国查访一番，宁戚果然又有德行又有才能，再赐予他官位也不迟。”竖刁嫉贤妒能，知道齐桓公身边多了管仲、鲍叔牙、宁戚这样的人，对己大大不利。想借去卫国查访之机，将宁戚狠狠诋毁、诬陷一番，让桓公无法重用。

齐桓公精明豁达，大事从不糊涂，早已看透竖刁的心思，不悦地说道：“宁戚为豁达之才，不拘小节，自会有一些小的过失。如若访得这些过失，再赐予官位，宁戚脸上无光，寡人也会心存芥蒂。仲父说过，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正是这个道理，你等不必多言，寡人自有安排。”

竖刁善察言观色，见桓公不悦，再不敢多言，灰灰地退出。

齐桓公在营帐中拜宁戚为大夫。宁戚换上大夫衣冠，登时焕然一新，风采照人。

齐桓公率领大军到达宋国边界时，管仲、陈侯、曹伯和周王朝大夫单伯等早已率兵到达，前来迎接。齐桓公刚刚安营扎寨，立刻就要下令攻打宋国，被管仲劝住。管仲从决定伐宋之日起，殚精竭虑谋划的就是要避免这场拼斗撕杀。率兵到达宋境以后，东郭邮派人密报，他到了宋国都城以后，添枝加叶，绘声绘色，吹嘘齐国士卒，个个能征善战，大军所到之处，望风披靡。管仲、齐桓公更是被描画成神人一般。现在整个宋国上下都知道齐桓公率天下诸侯前来讨伐宋国，不日将至，宋国倾刻就要灭亡。君臣百姓都已惶惶不可终日，似乎要束手等毙。“蛊惑”计策的成功，更增加了管仲使用游说之

计的信心。此时只要派一得力之人前往宋室，晓以利害，定会瓜熟蒂落，宋国可不战而下。而且，派遣何人去担当此往，管仲心中也早有所属。管仲将齐桓公迎进营帐之时，就看到宁戚冠冕堂皇地跟随桓公左右，心下暗自高兴。他的目光与宁戚的目光交接，二人会心一笑。

后来鲍叔牙叙说遇宁戚时的情景，管仲更是感叹不已，越发坚定了他的一项意愿。原来管仲初识宁戚时曾触动一桩心事，便有了让宁戚说项宋公之意。现在宁戚已被桓公所用，正可让他借机为齐国立一大功，以作进身之阶，堂堂正正进入齐宫。但此事不便举荐，正可让宁戚再现锋芒。

于是管仲劝齐桓公对宋国先礼后兵，说“主公是奉天子之命，率领王师来向宋国问罪，如果以德能使宋国顺服，订立盟约，既可使齐国士卒免却征战之苦，又可使宋国百姓免遭战争劫难，更可使主公德名广播天下。可谓一举三得。如宋公冥顽不化，非要以卵击石，主公可推动大军，一举荡平宋国，”齐桓公同意了管仲的计策，可派哪位大臣去游说宋公之事，却一时委决不下。

管仲决计要宁戚立功，于是故意渲染了一番，说：“担当此任的，决不能是等闲之辈，既要胆识超群，遇惊不乱，又要才思敏捷，善能随机应变。一身兼有两能者，方能斗胆说一个去字。因这件事的成败关系到霸业的兴衰，非同小可，臣想亲自走一趟。”

齐桓公不同意，说：“寡人时刻要与仲父商讨军机大事，怎能让仲父轻易离去？还是由另一爱卿去吧。”但桓公连问了三遍，文臣武将都低下了头，无人应声。有的暗忖自己勇气有余，而机智不足；有的认为自己在和缓之时尚能应付一二，而危急之时就会乱了方寸，坏了大事……桓公见无人敢去，叹了一口气，说：“看来还是得有劳仲父了。”

这时、宁戚跨上一步，说：“杀鸡焉用牛刀？些须小事，何劳相国亲往。微臣没有立下寸功，却深受主公厚爱，如此重用，心里很是不安。臣愿意凭三寸不烂之舌，定让宋公垂首来见主公。”

桓公大喜，目瞅管仲。管冲微笑着点了点头。桓公即命宁戚出使宋国。

宋公御说早就为应付四起的谣言而弄得焦头烂额，谣言还没有平息下去，果真听到齐桓公以中原盟主和周天子的名义，大集诸侯，兴师代宋，并有周王室上卿单伯也率兵一同前来问罪，越发惶惶不安。就在这时，宁戚到了。

真如管仲所说，宁戚注定要经受一番考验。宋公和群臣都不知宁戚是何许人，亦不知如何应付才好。宋公手下第一谋士戴叔皮说：“管仲足智多谋，办事大胆而又谨慎，所谋之事，可谓风雨不透，滴水不漏。既然宁戚是管仲派来做说客，定是摇唇鼓舌能言善辩之徒。依臣之见，且吓他一吓，别让他小觑了宋国。来人如尊重宋国和主公，便也罢了，主公可以礼相待；他如以大国使臣自居，表现傲慢无礼，就以臣扯衣为号，斩其首级，冉与齐军决一死战。”宋公别无良策，只好答应。

宁戚宽衣博带，来到宋宫殿前，只见武士们身披铠甲，手持兵器，排列两侧，个个充满杀气。文臣武将也穿戴齐整，对宁戚怒目而视。宋公端坐正中，脸向上仰，对宁戚看都不看一眼。宁戚神色坦然，大步上殿稽首施礼。宋公视而不见，也不还礼，只冷笑着问宁戚来宋国有何话说。

宁戚冷笑一声，仰天长叹，说道：“宁戚是前来报丧的。宋国将要大难临头，我是齐国的使臣，还有何说！”

宋公闻听此言，如遭蝎蛰，心中倏然一惊，却故作镇静，露出一副对宁戚的话不屑一顾的神色，说道：“寡人爵为上公，为天下诸侯之首，有什么大难临头？”

宁戚说：“宋国确是公国。但当天下混乱，群雄并起，连周天子都已是形同虚设，更何况一个诸侯国的爵位，恐怕早已成为一枚空壳。要想在乱世中雄霸天下，只有励精图治，富国强民，修治兵甲，方能有望成为诸侯之强。当初周公在兴盛时期，天下太平，四海归服，尚且礼贤下士，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今天明公处在乱世之秋，外有外患，国有内乱，即使仿效周公，尊士敬贤，还唯恐不及呢！现在反而妄自尊大，怠慢客人，宁戚虽有忠言，又何必多管闲事！”说罢背手望天，傲然而立。

宋公见宁戚面对威势，竟然神色坦然，毫无惧色，不由地暗自嘉许。孤傲的态度也顿时收敛，脸上堆满了笑，将宁戚请到上座，算是陪罪道歉，并诚恳地向宁戚请教。戴叔皮已经在连连扯动衣襟了，但此刻就算将衣服扯个稀巴烂，也无济于事了。

宁戚知道此行已成功了一半，便也以恳切的口吻对宋公说：“周王室犹如明月，诸侯犹如繁星。当今天下昏暗，星辰闪亮，因而导致天下你争我夺，战乱不止，弑君篡位的事更是天天都在发生。所以才有北杏会盟。宋国参加盟会，是周天子所定，帮助明公定位，可明公竟公然背约，那君位就跟没定一样。现在天子震怒，派遣大将单伯和盟主齐侯，集天下诸侯之兵，兴师问罪。今日不胜，明朝再战；明朝不胜，后天再战，从此战火不熄。明公思量，以一小小宋国，国势再雄厚，与天下之兵相抗，又能长久得了吗？宋国不是大难临头又是什么？何况以外臣之见，明公逃盟在先，抗拒王师在后，理在彼方，恐不等交兵，胜负已然判定啦！”

这一番话，直把宋公听得目瞪口呆，冷汗津津，忙不迭地向宁戚请教脱身之法。宁戚知道时机已到，断然说：“君侯只有重新盟约，别无他法！”宁戚说完，见宋公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早已猜中他的心思，继续说：“北杏会盟是秉承周天子的命令。齐侯为盟主又是诸侯共同推举，今天问罪宋国，又有王臣亲自率兵，明公重新结盟，对周天子来说，不失做臣子的礼节；对齐侯来说是按天子的命令平等结盟。这样，明公兵甲不动，却安如泰山，既有了大国齐国为同盟国，同时也并不堕了宋国的威风。明公何乐而不为？”

宋公终于被宁戚说动，不顾戴叔皮极力劝阻，带着礼物去见齐桓公，以示通好，并约定来年春天去鄆之地结盟。齐桓公再三说明这次大兵犯境，实是奉了天子的命令不得已而为。并将宋国献的礼物当着宋公的面大部分转交单伯，敬献周天子。小部分分送陈侯、曹伯，齐国寸金没留。齐桓公的一言一行虽有作戏之嫌，但戏却作得维妙维俏，让宋国不失面子，宋公心里颇感舒坦；也让得到礼物的单伯、陈侯、曹伯欢喜，总算没有空跑一趟。而齐桓公自己盟主位置又稳固一层，更博得一个德信义的美誉。这次伐宋，可以说是管仲打着周天子的旗号演出的一幕精妙绝伦的活剧。

齐桓公没伤一兵一卒，德威并举，使宋国归服。齐桓公班师回国，与管仲商讨下一步行动。当时中原大国只剩下郑国没有与齐国缔结书面盟约或口头盟约。管仲和齐桓公议论的中心自然落到了郑国的头上。管仲分析了郑国情况，以及郑国与齐国霸主中原的关系。管仲认为，自从周平王东迁以来，诸侯中最强大的就是郑国。尤其郑国灭掉东虢以后，吞并了东虢的土地，版图进一步扩大。现今，郑国前有嵩山，后有大河；右有洛水，左有济水；更

有虎牢天险，闻名天下。所以郑庄公在位的四十多年中，有恃无恐，肆意横行，讨伐宋国，攻打许国，与王师抗衡。现子婴在位，又与楚国结党，沆瀣一气。楚国是南方强国，地大、人众、兵强，吞并了荆襄一带的小国诸侯，势力愈增，更是骄横霸道，不可一世，公然与王室为敌。齐国要尊王室，霸诸侯，非降服楚国不可。而郑国是楚国的屏障，要降服楚国，必须先得降服郑国。郑国一旦成为齐国的盟国，楚国北边门户大开，其凶焰将会大大折煞。齐桓公将个霸王中原的心思翻转了也不下千百遍了，自然知道郑国是连结中原与南疆的枢纽，只是不知如何使其顺眼。北杏首次盟约，除了陈、曹、邾等几个小国之外，其余大国如鲁、宋、郑等均表现出不服，总不能都凭借武力去征服吧。对此该如何处置，齐桓公确是彷徨无计。

管仲深谋远虑，早在伐宋之时，就已思考如何对付郑国了。宋国临近郑国，在宋国时，管仲听说了刚刚发生在郑国都城的一件自然奇闻。当时，郑国都城南门外同时出现两条巨蛇。门内巨蛇身长八尺，青头黄尾；门外巨蛇，身长丈余，红头绿尾。门外巨蛇急欲进城，门内巨蛇横加阻挡，两蛇在城门口斗杀不休，厮拼了整整 17 天，外来巨蛇终于咬死城内巨蛇，舔干身上血迹，爬进郑国太庙就忽然消逝不见了……管仲饶有兴致地向齐桓公讲起这件事，更把桓公听得如堕雾中，议论着兴霸大事，竟又讲起了故事，实在弄不懂这个满腹智谋的仲父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管仲却不急不忙，面带微笑，侃侃而谈，似乎强郑已成为他的囊中之物，探手便可取出。他对桓公说：“主公还记得吧，乙酉年，即周庄王元年，郑厉公突当了四年的国君，被逆臣祭足废黜，流亡在栎城一直到现在。祭足再立公子忽为君，为昭公。忽只当了两年国君，又被逆将高渠弥所杀，立公子为君。我国先君襄公又杀死，祭足又立公子婴为君。祭足以臣子的身份废黜国君，婴以弟的身份篡夺兄长的君位，这都是违反常伦，忤逆不道的行为，天下人都可以声讨。现在祭足已死。婴懦弱无能，失去了祭足这个靠山，再也难以有所作为了。厉公突在栎城已经住了十几年，主公如能挑逗起厉公突重新做郑国国君的念头，再派一员大将率甲兵帮助他夺得君位，突感激主公再生之德，遇事还不唯主公的马头是瞻？”

可齐桓公并不是庸碌之君，他也曾想到利用厉公突这条路，可行不通。他对管仲说：“我常听知情者说起厉公突。他被驱逐以后，已经在外流亡了十七年，可谓心灰意冷，再也没有重新夺取君位的雄心壮志了。真是无可奈何啊！”

管仲微微一笑说：“所以臣才用“挑逗”二字啊。这次臣要亲自走一趟栎城，好歹说动突重起复位的雄心，将一个服服贴贴的郑国送与主公。”

齐桓公一听，大喜过望，忙说：“有劳仲父亲自出马，何愁大事不成？所带兵马听凭仲父调遣。”

管仲点齐二百辆战车，三千精兵，由大将宾须无率领同往。到了栎城，突听说齐侯要送己归国复位，深受感动、大摆宴席为管仲、宾须无接风。

席间，厉公突就管仲促成北杏盟约，齐桓公成为盟主之事，向管仲道贺。管仲见突神色黯淡无光，说话显得老气横秋，确是心志已死，心里嗟叹不一。他向突分析了天下大势和郑国正在走向衰败的趋势。说盟主愿助他复位，以重新治理起一个强大的郑国。果如所料，厉公突非但不喜，反露哀伤之色，连连摆手，说：“寡人已年迈力衰，眼下只想过个清闲日子，再也无心争雄了。何况，离开郑国已十余年，即使寡人有心，恐郑国臣民再也容不下了。”

管仲自然要奉承他一番，说些郑国百姓对他在位时安居乐业生活的怀念之情，对他复位翘首相望之类的话。见突仍然将信将疑，管仲方才使出了“杀手锏”，向突讲了郑国都城南门两蛇相斗之事。突更是听得莫名其妙，不知蛇斗之事有何寓意。

管仲说：“这正是寓意君要重新执掌郑国社稷啊！城外巨蛇正是君侯的化身，身长丈余，是君为长兄之意；城内巨蛇是为婴的化身，身长八尺，是为君的胞弟之意。缠斗了十七日，是应君乙酉年夏流亡在外，现今壬寅年夏，正是十七年之数。城内巨蛇受伤而死，是婴失位的征兆；城外巨蛇入太庙而不见，是君执掌郑国宗庙社稷的征兆。就在我国君侯申明大义，将扶持君重新登位，而郑国百姓也翘首相望之时，出现两蛇相斗。这不正是上应天意，下顺民心么？君还迟疑什么呢？”

厉公突听了管仲这番话，两眼虎虎放光，消逝已久的雄心果然悄悄复生。他与管仲、宾须无议定计策，连夜攻下郑国都城大陵，婴为逆臣所杀。厉公突在位四年，被废黜流亡在外十七载后，重新夺得君位，对齐桓公感激不尽，满口应承入盟之事。

齐桓公自觉大功告成，心下重重舒了一口气。他想立即再一次大会诸侯，杀牲定盟。盟主之位，煞费苦心，得来不易，这一次定要好好风光一下，以展示天下盟主的威风。

桓公设宴招待管仲，鲍叔牙、宁戚三人。这三人都为齐国的兴霸大业立下大功。席间，桓公神色飞扬，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酒至半酣，桓公迷离着微微熏醉的眼睛，讲出了他准备隆重会盟诸侯之事。他说：“寡人霸业告成，三位爱卿还不该向我敬酒道贺吗？”管仲等三人相视无言。桓公又对鲍叔牙说，“寡人所以成就霸业，皆赖仲父之功；所以有仲父，全靠鲍爱卿的举荐。如此看来，没有鲍爱卿的无私举荐，便没有寡人的今天啊！”

鲍叔牙听了，斟上满满一盅酒，又为桓公斟满盅，方举盅对桓公恳切地说：“臣听说：明主贤臣，虽乐而不忘其忧。臣祝贺主公霸业大成，但更愿主公不要忘记当年流亡到莒国时凄惨景象；管相国不要忘记被囚在槛车之中时的苦楚；宁戚也不要忘记替人牧牛换口饭吃时的清苦日子。”

桓公听了面露惭色，沉吟良久，方徐徐说道：“鲍卿忠言，使寡人真如醒醐灌顶。寡人与诸爱卿都不忘过去之苦，勤修政事，方为齐国社稷无穷之福啊！”他说完，突然又有所悟，看着管仲说：“莫非寡人大会诸侯之事也不妥吗？”

管仲对桓公的悟性很是赞赏。见问，微微一笑，说：“鲍将军所说真是金口玉言，主公有鲍将军，才是齐国社稷之福。”夸了鲍叔牙，才回答桓公的话，说：“主公问得好。臣以为，霸业初定，并不稳固，对天下诸侯尚不能一呼百应。既然如此，会盟还是越简便越好。等到各国能够做到齐心协力之时，再正式举行大型会盟。”

如何简便，管仲根据各国诸侯的情况，作了安排：陈、蔡、邾三国诸侯，从北杏会盟以后，一直与齐国通好，毫无二心。鲁、曹两国虽没有参加会盟，但曹伯亲自率兵参与了伐宋，并已与齐有了口头盟约。鲁国则在柯与齐国正式定盟。这五个国家不再劳师动众，重新参加会盟。而宋、郑、卫三国只有口头表示入盟，无可制约，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制订盟约就可以了。管仲还提议齐桓公不要在齐国的地方坐等诸侯来会盟。卫国居宋、郑、齐之间，可去卫地举行盟约仪式，显得桓公不以盟主之居而自高自大，可与众诸侯更

显亲近。

齐桓公按照管仲的安排，约郑、宋、卫三国在卫国的鄆会盟，周天子也派了大夫单伯前来助威。齐桓公六年（前680年）冬，齐、郑、宋、卫四国诸侯连同单伯，共五位，在鄆地举行简单的结盟仪式，没有歃血，只立誓通好，共同订立盟约就散了。

至此，中原的鲁、宋、郑、陈、蔡、卫、曹、邾等国，均与齐国结为同盟。尤其是黄河下游的鲁、郑、宋、卫四个大国都顺服齐国，象征着齐桓公开始正式登上了中原霸主的宝座。同时，也标志着管仲内政、外事，德、武并举的策略开始显示出巨大威力。

齐桓公梦寐以求的霸主地位终于得到了。但他作为盟主的权威尚远远没有树立起来，霸主地位极不稳固。国与国之间的新仇旧恨、夙怨嫌隙，并没有完全解开。大事当前，众诸侯仍各行其事，并没有把盟主放在眼中。于是冲突迭起，战乱此伏彼起，天下无一时太平，可谓风雨飘摇无静处。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齐桓公七年（前679年）春天，郑、宋两国刚刚与齐国等共同信誓旦旦订立盟约。当年夏天，邾国人蚕食宋国。齐桓公纠集诸侯伐邾。邾国求救于郑国。郑与宋世仇未解，立时将盟约之事忘个干净。派兵伐宋救邾国。众诸侯又忙着应付郑国。等到大军压境，郑厉公方知盟约并非一纸空文，稍稍收敛。但郑国虎瘦雄心在。郑厉公突比齐桓公年岁大出好多，听其指挥本就不服，更想起昔日辉煌，先君桓公，武公，庄公三世都是周王朝的上卿，冠冕列国，威服诸侯，是何等的荣耀！现在却要唯齐桓公懦子的马头是瞻，正是应了“依人者危，巨人者辱”的说法。于是与齐国有了离心倾向。并开始与楚国勾勾搭搭，重修旧好。

齐桓公正欲伐郑，后院起火，发生了遂国事件。齐国在北杏会盟之后伐鲁后占领了小国遂，并派士卒戍守。就在宋、郑等国闹得不可开交，齐桓公左奔右跑，穷于应付之时，遂人乘机发难，国内因氏、颌氏、工娄氏、须遂氏等四大姓族不堪忍受齐人戍卒的欺凌，以美酒佳肴为饵，将戍守士卒灌醉，全部杀死。齐桓公派兵刚刚平定了遂乱。周王室又闹腾起来。

齐桓公十年（前676年），周僖王驾崩，太子姬阼即位，为惠王。惠王二年就发生五大夫之乱。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五位大夫，见惠王即位后，屡屡触犯他们的利益，便拥立公子颓起兵作乱。周惠王在郑厉公的协助下血腥镇压，平定内乱，部分作乱者逃亡到卫国，在卫国的协助下拥立公子颓为周王，与周惠王抗衡。卫国并派遣大军攻打成周。至此，郑、卫两个大国，一家帮助惠王，一家扶植公子颓，争战不休，结下了新怨。

自北杏会盟以后，一直与齐国交好的陈国也不平静。陈宣公以蓄意谋反罪杀了公子御寇。与御寇关系密切的公子敬仲受到株连，只身逃往齐国。敬仲的贤德博得齐桓公的赏识。齐桓公便从中斡旋，欲使双方合好。陈宣公不允。齐桓公便将敬仲留在齐国为官。由此而得罪了陈国。齐、陈两国也存了嫌隙。

齐国本身也并不安宁，北戎、东戎乘齐军队四处征伐国内空虚之机，不断袭扰齐国边境，杀人放火，抢掠财物，捉走男丁、女人，闹得人心惶惶。

整个天下，并不因有了盟约而稍有安定，可谓四下里起火，八下里生烟。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不急不躁，打着周王室旗号，率领“盟国”大军左奔右走，或施之于德，或施之于武，或德武兼用，四处征伐，八方安抚。先后平定了北戎、东戎，解除了后顾之忧；又兼并了不驯服的纪、鄆、徐等小

国，齐国国势更加强盛。

齐桓公十六年（前 670 年），鲁庄公遵母亲文姜的遗命，娶齐女哀姜为妻。齐、鲁两国再添联姻之好，盟约更加巩固。齐桓公、鲁庄公二位颇有作为的国君，集两个大国的军队，联手征伐不服，威势大振。这才渐渐地收眼天下，连最不驯服的郑国也见齐国势大，开始真心实意地考虑结盟之事了。

郑国郑厉公突已死，现今是郑文公在位。郑文公对于是否与齐国结盟之事举棋不定。这也是大国之君惯有的一种矛盾心理：如主动请求结盟，齐人肯定以为郑国人胆小如鼠，而小觑了郑国，郑国到底也是个曾称雄一时的堂堂大国啊！如不请盟，齐侯对郑国背盟与楚国交好，并攻打宋国一事耿耿于怀，决不会轻易罢休，有朝一日势心兴师问罪。如果大军骤至，郑国国势不振，兵无斗志，无力抗拒齐军乃至诸侯联军，除了请降之外别无他路。如苦被逼走投无路而屈辱请降，还不如现今请盟……

郑文公正在左右为难之际，齐国使臣到来，送来齐桓公的一封书信。郑文公不知何意，忐忑不安地展开观看，却原来是一封表示修好的书信。文公见书信中言辞恳切，有理有节，字里行间没有一丝一毫盛气凌人的霸气，确是表现出一副盟主风范。不由地大为感叹，对群臣说：“素闻齐侯心胸博大，更有满腹韬略的管仲辅佐，将齐国治理得有声有色，颇有称霸天下的气势。今日只见一书信，便可窥见全豹，确是非同凡响。郑此时不与齐结盟，更待何时！”当即修书一封，表示深怀结盟之心。

齐桓公得到郑国愿意结盟的消息，为又一次化干戈为玉帛而异常振奋。正和管仲、鲍叔牙、隰朋等议论之时，陈国陈宣公也派遣使者送来书信，表示愿重修旧好。齐桓公大悦，禁不住说道：“寡人今日双喜临门啊！”君臣数人当即商定，当年夏天在幽会盟诸侯。此时的齐桓公，已非北杏会盟时的齐桓公了。他饱经磨练，又耳濡目染，深受管仲的影响，处理内政、外事都越发老练、达观。对于幽地会盟，他早已心中有数，却故意笑着问管仲：“仲父以为，寡人这次会盟诸侯，还是应以简便为本吗？”

管仲也报之会心一笑，说：“正是！”

桓公又问：“仲父屡屡劝寡人作衣裳之会，难道寡人就没有展示一下齐国兵威的机会吗？”

管仲见桓公神情愉悦，绝不会放过让他明白“衣裳会盟”与“兵车会盟”究竟有什么根本区别的机会，便乘机说：“所谓会盟，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盟主也只是一名号。没有威望，仅凭借周天子之命或靠武力威慑，会盟只是有其形而无其实，北杏会盟、柯会盟、鄆会盟，甚至到主公即位七年后的冬天在幽的九国诸侯大会盟，多少都属此类。兵车再多，仪式再隆重，也改变不了其实质，只是程度不同罢了。现今则又不同，主公威名越来越响，虽还说不上名震天下，但对众诸侯已经生出一种威严，确是渐渐有了中原霸主的气派。可以说正是到了不求其形，只求其实的时候了。再说，兵车之会多是为平定战乱，讨伐不服，纠集天下诸侯，可大壮声势，给被征伐者以震慑。衣裳之会，多为解怨修好，所以当简便行事，以营造一种欢快平和的气氛。此次会盟，是郑伯、陈侯主动请盟，参与的诸侯越多，知道陈、郑两国主动请盟的人就越多。如若再轰轰烈烈驰来上千辆的兵车，闹得惊天动地。主公为盟主，自然可以扬播名声，但却大大削了郑、陈两君的面子啊！”

齐桓公微微笑着听完管仲的话，方说：“仲父放心，寡人已经明白啦！只作衣裳之会吧。”

君臣沟通了心念，周惠王十年（前 667 年）在幽地的会盟十分简捷，只有齐、鲁、陈、宋、郑五国诸侯。齐是盟主国，郑、陈是请盟国，宋是东道主。所以选择在来国的幽地会盟，也是管仲的良苦用心。这样做，可乘机调解郑、宋两国的世代积怨。所以请鲁国参加，则是因为现今齐、鲁两国关系亲善，请鲁侯，也算是做个见证人吧。会盟参与的国家虽不多，但意义绝非往昔的会盟可比。这次才是既不凭借王命，又没有大军威逼，是真正意义上的结盟。五国君侯也不再像以往会盟那样，由于心怀叵测，而动作僵硬，笑容苦涩，不像会盟，倒似治丧。这次会盟之时，谈笑之声不绝，举手投足自然、舒展。气氛融洽而又轻松，如沐春风之中。

会盟仪式结束后，齐桓公设宴席盛待各位诸侯并随行大夫。席间，频频祝酒。喝至半酣。鲁庄公不无羡慕地戏说：“齐侯有管相国，真是莫大之福啊！我当初没听从施伯的话，真是追悔莫及。如那时能够留下管相国为鲁所用，那么今日稳坐盟主之位的大概就不是齐侯，而是另有其人啦！”

陈宣公从北杏会盟以来就一直与齐交好，只是近两年才有了一些芥蒂，对管仲更为熟悉，也接口说：“如果齐侯答允，陈愿出兵车千辆换取管相国。千辆兵车，那等于陈国的半壁江山啊！”

郑、宋两君，也说了一些仰慕的话。

齐桓公得意洋洋地倾听他们说笑，等他们说完，方微笑着说：“仲父对于寡人，犹如人的躯干和魂魄、失了魂魄，小白岂不成了一具僵尸？”

管仲慌忙离席，向众诸侯施礼说：“管仲对各位君侯的夸赞愧不敢当。当初，鲁侯殿下如果听从施伯大夫的话，恐怕早已取去管仲的颈上人头。我家君侯也曾当众析箭为誓，要将管仲碎尸万段，以解一箭之仇。两位国君均以社稷、百姓为重，不计私利，不积私怨，才有了管仲的今日，管仲对两位君侯正是感激不尽，敬仰有加。今日盟会，管仲斗胆进言，万望各位君侯以本国社稷、天下百姓为重，同心协力，勤修内政、亲善睦邻、尊重王室、征讨邪恶、扶助弱小，使天下永享太平，国家长治久安，百姓从此不受战乱之苦。臣以为，诸位君侯，必将留名千古……”

众诸侯听得频频点头，赞叹不已。

古语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看来是齐桓公合该稳坐诸侯盟主之位。正当幽地会盟各国诸侯皆大欢喜，就要各奔东西之时，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周王室卿士召伯廖突然到来，带来了一个喜讯。周惠王赐命齐桓公为“方伯”，继承太公的职位，并执掌对天下诸侯的征伐大权。这一赐命，顿时使齐桓公的盟主主座大放异彩。齐桓公喜形于色，众诸侯纷纷道贺。要知道，齐桓公打着“尊王”的旗号，足足折腾了十几年，“盟主”称号也叫得滥了，这时，却是首次获得周王室正式承认。到今日方称得上是“上应天时，下顺民心，四野归服”。整个黄河下游地区的大小诸侯国，在齐国“尊王”旗帜下，结成了一个庞大的集团。齐桓公也才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原霸主。

周惠王也并非傻瓜，绝不会平白无故把这么大的权力拱手送人，齐桓公从兴霸大业开始之日起，就施行管仲的策略，打起“尊王”的旗号，确实确实给周王室增辉不少。比之以前被众诸侯视作破履一般撇在一边不理不睬，周天子现在的处境要好得多了。周王室当然明白，齐国只不过是拉着虎皮做大旗，并非真的要“尊王”。但既然你齐国要利用我周王室，我周王天子何不也来个顺水人情，利用你齐国一番呢？于是，才有了这道赐命。果然，在

同一道谕旨里，周惠王要求齐桓公代他征讨卫国。理由是，当初他刚刚即位时，五大夫叛乱，卫惠公曾援助忤逆公子颓，与周王室抗衡。过去整整十年了，卫国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现在就请既为“盟主”、又是“方伯”的齐桓公代为惩治卫国。

难道周惠王真的那么小家子气，十年了，还耿耿于怀，非要旧怨重提？不是！周惠王初立之时，公子颓及其同党五大夫发动的篡位叛乱，虽然一时得手，但很快就被平息。公子颓等逃到了卫国，得到卫惠公短时的庇护。叛乱并没有形成气候，也没有对惠王的地位构成多大威胁。再说，当时在位的卫惠公已死，现在是卫懿公在位，根本用不着再去小题大作。周惠王所以有此谕旨，只不过是试探一下齐桓公口中说得那么悦耳动听，是否真的“尊王”？也乘机试一下自己这个堂堂天子是否还有权威。

齐桓公正是踌躇满志之时，自然不会让周惠王失望。当即答允下来，让召伯廖回复周天子。

翌年（前666年）春，齐桓公准备伐卫。桓公与管仲商讨，是否需要召集诸侯之兵共同伐卫。管仲胸有成竹地说：“主公不是一直要一显齐国的兵威吗？伐卫正是时机。臣已打探属实，卫懿公乃是个平庸无能，只知玩乐的国君，有其君，必有其将，卫军必然不堪一击，只齐军足矣！”

齐桓公闻言大喜，当即点齐精兵八千，兵车五百辆，亲自率领出征讨伐卫国。这是齐桓公称霸以来，第一次真正遵照周天子的谕旨，讨伐不驯服的诸侯。

卫懿公于周惠王九年刚刚即位，时间还不到两周年，没有经过大风大浪，尚不知道厉害，听说齐桓公亲率大军犯境，不问青红皂白，昏头昏脑率军应战。结果是犹如鸡蛋碰石头，两军刚一交锋，便即溃败。直到齐桓公率大军乘胜追杀，直逼城下，隰朋大声宣读周天子的讨伐谕旨，数落卫国的罪状时，懿公方才猛醒，明白了为何受到讨伐，便大呼冤屈。他认为那些事都是先君惠公干下的，与他没有丝毫干系。于是，备下五车金银玉帛，命长公子开方送到齐军大营，请求讲和、免罪和入盟。

齐桓公问管仲：“仲父以为，此事该当如何处置？”管仲说：“周王朝有制度，本人有罪不牵累子孙。卫国既然愿意遵从王命，加入盟约，应该答应他们的请求为是。”齐桓公接受卫国的讲和，一面派使臣向周惠王报捷，一面准备班师回国。

齐桓公从公元前即位，七年（前679年）后开始正式称霸至今，在长达十三年的时间里，是会盟诸侯，德、武并举，东征西讨，建立并巩固霸业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全面实行管仲制定的内政外事策略，兴霸事业蒸蒸日上。到周惠王十年的幽地会盟，周王赐号，以王师伐卫大胜，终于大功告成，一统中原。

就在齐国大军离开卫国前，出现了一个插曲。插曲虽小，后果却很严重，将来直接影响到了齐国国政的兴衰。

原来，卫懿公的长公子开方，眼见齐国的强大，齐桓公的威风，十分眼馋。于是恳求齐桓公带他到齐国，赐给他一个小小的官职。管仲问他：“你是卫公的长子，论次序该当继卫国君位，为何要舍弃一国之君不当，要抛离家乡，跑到别的国家去做一个臣子呢？”开方回答说：“盟主是天下最贤明的君侯，开方如能够执鞭随蹬待奉左右，那就太荣幸了，当国君还有什么滋味儿？”开方回答管仲的问话，眼睛却温情脉脉地望着齐桓公，一副献媚的

神态。齐桓公由于一连串的胜利，早已被冲得飘飘然，听到开方的赞美之词，不由地眉开眼笑，当即答应开方的请求。管仲还待再说，见桓公已经允诺，当着众人，再难启齿，只是紧蹙眉头，叹息一声，心中暗想：“主公身边已有竖刁、易牙两个阴险刁钻小人，现今又多了一个媚气十足的开方。如不早加防范，齐国江山恐怕要败在这三人之中了。”

齐桓公将开方带回齐国，拜为大夫。由于开方善言词，有心机，没多久便与竖刁、易牙一样受到桓公宠爱，齐人称之为内宫“三贵”。果然，正是这“三贵”，等到管仲死后，见没了克星，便开始兴风作浪，把个好端端的齐国江山，折腾得乌烟瘴气，从盛极走向衰落。这是后话。

第六章 攘 夷

公元前667年，幽地诸侯会盟以后，黄河下游地区各诸侯国出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既大大减少了诸侯间的仇杀争战，各国也很少出现内乱。黎民百姓在饱经战争之苦以后，终于可以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了。齐桓公霸业渐趋稳固，再也用不着在中原诸侯中东征西伐。由于解除了后顾之忧，在管仲的精心谋划下，开始了兴霸的又一伟业——攘夷。

管仲剿灭夷族的策略的实施，开始并不是一帆风顺。他提出要剿灭以中原诸侯为敌的狄、戎夷族，而齐桓公则想讨伐楚国，两个人的意见开始出现了不统一。

齐桓公急欲伐楚自有他的道理。原来就在齐桓公征伐中原，建立霸业之时，另一个强硬对手——楚国也正在悄悄崛起。楚成王任用子文为令尹，改革政制，治兵重武，任贤用能，经过几年的治理，楚国逐渐强盛起来，越发狂傲不羁，不再向周王室进贡寸物，并常常露出觊觎中原的野心。与楚国毗邻的郑国时时受到其威胁。郑国始终扭扭捏捏不敢放开手脚加入中原盟约，与齐国交好，有强楚在后掣肘是一个重要原因。此时，齐桓公的兴霸大志早已不仅仅局限于中原。南面有强楚拦路，齐桓公总感到霸王之位受到威胁，而食不甘味，夜不安寝。所以，他想乘着气势正盛之际，纠集中原诸侯大军，远征楚国，一举挖掉这块心病。

管仲却另有深谋远虑。他对桓公说：“楚在荆襄之地称王，疆土广大，国势强盛，早就不把周天子和中原诸国放在眼里。现在又任用子文执掌国家大政，越发势不可当。如要征讨楚国，绝不会如对付中原诸侯那样，或凭周天子一道谕旨；或派一舌辩之士进行游说；或大军压境，就可以制服的。”

管仲又说：“再说主公的盟主之位刚刚稳固，诸侯心悦诚服，黎民百姓也安居乐业，得早几年太平日子。此时，人心思安，如果不是发生关乎到某一盟国兴衰存亡的大事，而轻易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尚是小事，恐怕还会再次失去诸侯的拥戴。俗语说：复水难收。人心一失，再想复得也同样难上加难了。”接着，管仲讲出了他的主见：“依臣看来，现今最为稳妥的做法，当为树立权威，广积德义，继续富国强兵。至于伐楚，那是迟早之事，必须坐等良机，一举成功。”

齐桓公默默无语。他无法驳斥管仲。自管仲入相以来，辅佐他治理齐国，齐国政纪肃然，秩序有条；征伐诸侯，所向披靡，诸侯归服；统领大军，驰骋中原，傲视天下；出谋划策，神机妙算，百无一失。天长日久，管仲在他的心目中已占据很重的位置，否则他以堂堂的大国之君、天下盟主身份，怎会口口声声“仲父”长、“仲父”短的叫呢？所以他虽急于代楚，但终于没有反驳的话。他心中暗想：“好吧，既然你仲父认为此时代楚不合时宜，那就等吧。只怕要等到寡人头发花白，身躯臃肿之日再去对付强楚啦。”但中原之大，祸患之多，是不会让齐桓公这个“盟主”消闲多久的。就在伐楚举棋不定时，燕国的使臣到了，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夷族山戎连连侵袭，燕国危急！

燕国使者当然是来搬取救兵的。

齐桓公远征南方楚国未成，又见北地燕国前来告急，好胜之心陡起。他本想立即答应救燕，又怕管仲不同意。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召管仲商量。岂料管仲满口赞成讨伐山戎，救助燕国。

这使齐桓公有些困惑不解，他问：“寡人欲讨伐楚国，仲父以为楚国路途遥远，伐楚必劳民伤财，无功而返。现在却又赞同征伐山戎，山戎不也同样路途遥远吗？赞同伐山戎而又不赞同伐楚，是何道理？请仲父教寡人。”

管仲微笑说：“当今天下，南楚、西狄、北戎（即山戎），都是周王朝乃至中原的祸患，也是齐国的强敌。主公既身为中原盟主，当为天下铲除三害。但要分清轻重缓急。楚国国势强大，甲兵数万，兵车数千辆，主公远讨强楚，势必两败俱伤，即使侥幸胜楚，也会使齐国元气大伤。到那时，能够维系中原安定已恨不易，狄、戎再乘机作乱，更是无能为力了。而现今有夷族侵犯中原诸侯国，而主公以盟主身份袖手旁观，岂不大大折损了主公的威望？由此可见，此时代楚有百害而无一益。”

桓公问：“伐山戎呢？楚国难道不会乘机侵犯中原吗？”

管仲说：“伐山戎则又不同。山戎所以猖獗一时，正是主公连年将心血用于中原，无力顾及北方，才养虎为患。此时齐国军队经过养精蓄锐，锐气正盛。山戎窝居不动，主公都要征伐，更何况其侵扰燕国，正可乘机出师，一举将山戎祸患连根拔除。而楚国虽然强悍，但要进取中原，必须跨越郑、宋这道屏障。现今郑、宋新与齐国结盟，楚国一时无从图谋中原。主公可以放心北征，如能铲除山戎，则既解除了北方的后顾之忧，又添一强燕成为盟国。到那时，主公或南征楚国，或西讨狄夷，都将无忧无虑，随心所欲，天下无人能敌。这就是所以能伐山戎，而不能伐楚的道理啊！”

齐桓公听了管仲的分析，十分高兴，连连点头，表示赞同。等管仲说完了，他才问：“燕国远居此地，寡人和仲父对燕国和山戎却尽是一无所知啊？寡人听说，为祸燕国的除了山戎之外，还有冷支，孤竹两国，其骁勇善战，举世闻名。齐军如征讨山戎，耳不明，目不清，仲父又怎知能一举平定山戎呢？”

管仲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说：“主公不必担忧，不是臣口吐狂言，山戎的一举一动尽在管仲掌握之中。”见桓公将信将疑，管仲便将山戎的习俗、特点和袭扰燕国的情况一一道来，如数家珍。

“燕国都城为蓟。官的北部紧靠山戎部落。山戎人骠悍骁勇，能骑善射。但他们自己不从事耕田种粟，而是靠围猎抢掠为生。抢掠目标便是燕国东北部地区。山戎均是骑兵，每次南下，抢掠粮食、财物，连青年男女也一并抢去，男人被迫做苦役，女人则被迫成为山戎男人的妻妾。燕国东北部百姓被骚扰得苦不堪言。燕庄公屡屡派兵逐杀，可山戎兵马快，忽而旋风般骤至，忽而潮水般隐去，飘忽不定，行踪诡谲。往往是燕军听到示警匆忙赶去时，山戎早已不见踪影，更别说剿灭了。燕军刚刚撤去，山戎马嘶人吼，复来袭掠。燕军百般无奈，也曾试着进至山戎的巢穴清剿，但山戎左有冷支国，右有孤竹国，三方互为犄角。且该地区山高林深，地势险要，能攻宜守。山戎又常将抢劫到的财物、女人送与冷支、孤竹为礼，三家关系甚力密切，一有风吹草动，互相策应。所以进剿的燕军常常有去无回。由于长期受其劫掠，燕人闻戎变色，成人常以山戎来吓唬三尺顽童。不过，夷戎虽强悍，在臣看来，却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只要齐国大军一到，必作鸟兽散……”

管仲在向齐桓公解说时，桓公直听得目瞪口呆。在他看来，管仲入相后，跟他南征北战，几乎寸步不离左右，没想到竟将北地的山戎了解得如此透彻，真是不可思议。他忍不住问管仲：“仲父紧随寡人身侧，从未到过北地，却如何会对远燕和夷戎的争战了如指掌，莫非仲父真是神人？”

管仲笑着回答：“微臣并非神人。所以如此，正是源于主公善于任贤用能啊！”

桓公越发困惑，问：“这和寡人又有何关系？”

管仲说：“主公难道忘记了么？当初正是您派遣大夫晏尚长驻燕国的呀？晏尚临行之时，臣曾有过吩咐，要他远在异地，切切不可参与燕国的任何政事，只暗中观察燕国和山戎的一行一动，做一个不惹人注意的闲客。有了晏尚，燕国和戎夷的举动，自然尽在微臣掌握之中啦。”

齐桓公听了，感叹不已，说：“仲父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真如寡人的魂魄啊！”

公元前663年冬春之交。齐桓公按照管仲的谋划，不征召别国诸侯的一兵一卒，只率齐国精锐之师开始了远征戎夷的壮举。

大军晓行夜宿，数日后到达济水。济水是齐、鲁两国的交界处。鲁庄公听说齐桓公出征讨伐山戎，亲自率众迎到济水来为齐军壮行，并献上牛羊和应用物品，犒劳齐军。齐桓公见鲁庄公亲来，脸上顿添光彩，向鲁侯深表谢意。他向鲁庄公细述了燕国求救之事。鲁庄公慷慨陈辞他说：“君侯亲率大军救助燕国，剪除外寇，鲁国也同样受益啊！山戎猖厥之时，也时常南下袭扰鲁国的北部疆界，祸害百姓。齐国有此壮举，鲁国也决不会袖手旁观，君侯如若需要，寡人也愿率鲁军助一臂之力。”

齐桓公大为感动，但想到齐国精锐之师如果连一个小小的山戎也平定不下，何以威服天下诸侯？他正要婉言谢绝，管仲却早已抢上一步，向鲁庄公稽首施礼，客客气气地说道：“山戎虽小，却极其凶狠强悍，且远居北地，道路崎岖，地势险峻，又有冷支、孤竹两国为援，很难平定。我国君侯原不敢惊动鲁国，但君侯既有美意，如若拒绝，却显得对君侯不恭。君侯果有诚意，齐军愿在前与戎夷厮杀，鲁军可作后应，以壮中原大军的声势。”

鲁庄公听了脸色微变，显然是对管仲这番话表示不快，但是他有言在先，无法反悔，只好点了点头，沉声说：“如此甚好，鲁军必当效劳。”

齐桓公与鲁庄公拱手相别，率大军继续北行。

路上，齐桓公问管仲：“大军出发前，仲父曾说，此次征伐山戎，只靠齐军就足够了，却为何又答应鲁侯为后援？”

管仲一笑说：“以鲁侯的老谋深算，自然知悉主公这次远征，不欲惊动别国诸侯，于是才有了这番话。依臣看来，鲁侯决非出自真诚，而只不过是一番客套。如果拒绝，鲁国不动一兵一卒，齐国也算欠了鲁国的人情；如若顺势答应，鲁侯却是有苦难言，如若按兵不动，鲁侯则是有负于主公。他对主公有了负疚之意，日后主公再与鲁侯共事，就可进可退，应付更加自如。同样的事情，却有不同结果，主公何乐而不为？”

齐桓公恍然大悟，感叹说：“真是人心莫测啊！”

齐军到达燕国之时，山戎连续践踏燕国已达两月有余，抢掠大量粮食、财物、牲畜，更掳走年轻男女不可胜数，燕国东北部已是一片荒凉。戎兵听说齐国大军将到的风声，便呼啦啦席卷而去。没有交锋，燕国的危机便已解除。

齐桓公率大军进至蓟门关，燕庄公卒众迎接。燕公感谢齐桓公以盟主之尊，亲率大军解燕国之危，并设盛宴为齐桓公接风洗尘。席间，燕庄公在连连道谢之余，不时地流露出忧虑之情。管仲自然明白燕庄公为何忧虑。燕国危机虽已解除，但山戎毫发未损，齐国大军一旦撤走，山戎见无人奈何得了

他们，自会越发凶狂，复来骚扰。齐军虽然势大，却不能长住燕国，所谓远水不解近渴，也是无可奈何！这是三尺孩童也明白的道理，燕公如何不忧？

于是，管仲瞅了瞅桓公，点头示意，方对燕庄公说：“外臣管仲见君侯时时面露忧色，莫非还有什么难言之隐？君侯但说无妨，我家君侯在此，自可作得主。燕国如有所难，只要齐国力所能及之事，必当倾力相助。”

燕庄公见管仲一眼看穿他的心事，不由地苦笑一声，吞吞吐吐他说：“管相国果然目光锐利，寡人确是担忧，戎夷虽然退走，但并未丝毫受损。齐军一旦撤离，燕、燕、燕……”燕庄公终归也是个大国之君，过份求助于齐国的话实在难以启齿。

管仲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燕庄公未尽之言。尔后慨然说道：“君侯但请放心，我家主公亲率大军到北，并非观山游水而来。而是早已定下雄心，此次进兵必将扫平戎夷，以绝燕国后患。”

齐桓公自然明白了管仲的示意，也随声附和说：“是啊，燕、齐两国路途遥远，戎夷可以朝出暮归，对燕国一日骚扰一次。可齐国即使一年出兵一次，也是不可能之事。所以，寡人既然来了，决不能无功而返。否则岂不使戎夷以为中原无人，越发猖獗了吗？”

燕庄公一听齐国君臣均作出重诺，大喜，久久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连连称谢，说：“果真如此，那可实在是燕公百姓之福啊！齐国的大恩大德，燕国永世不忘！”他说着，声调暗淡下来，“寡人身为燕国国君，不能治兵图强，以使燕国的百姓免遭戎夷骚扰之苦，深自惭愧。在这关乎到燕国存亡的危急之时，寡人愿率燕国军队为前锋，以减轻齐军的重负。”

齐桓公见燕庄公十分诚恳，便安慰他说：“燕军屡屡和山戎争杀，已经损伤很重，寡人如何忍心让他们再去攻打头阵？”

燕庄公摇头，坚定他说：“不！齐国士卒为了燕国，舍家抛业，千里迢迢来到北地争战厮杀，我如坐在后面观望等待，既对不起齐军，更有何颜面对燕国百姓？”

齐桓公示意管仲。管仲对燕庄公说：“君侯果然诚心，燕军就作为后军吧，既可为向导，又可壮声势。对付山戎蛮夷，声势越大越能奏效。有了熟知戎夷之情的燕军相助，必将其一鼓荡平！”

燕国偏居北地，平素与中原诸侯交往甚少，但近几年来，燕国上下还是沸沸扬扬传说着中原发生的大事。燕庄公也早已耳闻齐桓公重用管仲，治国强兵，兴霸中原。齐桓公和管仲乃是天下少见的明君贤相。今日二见，果然非同凡响。尚未与戎夷交锋，可谓胜负已判。尤其是齐桓公的大度，管仲的睿智，鲍叔牙、隰朋、宾须无、王子成父、仲孙湫等一千文臣武将的气势，以及大军的威严肃整，无不让他深为折服。他深自惭愧自己同为一国之君，却是强国无方，抗夷乏力。同时，又暗自庆幸有强齐相助，燕国的安宁终于有望。于是殷勤敬酒，与齐桓公开怀畅饮。

管仲对燕庄公说：“还有一事相求，请君侯相助。”

燕庄公正喝的痛快，听了管仲的话一愣，忙问：“相国欲求何事？寡人无有不遵。”

管仲说：“君侯率燕军殿后，随时接应最好。但齐军初来北地，人生地不熟，请君侯派遣一位熟知戎夷巢穴地形的将军率一小队人马作为向导。”

燕庄公一听，面露难色。沉吟良久，方说：“不瞒相国说，寡人屡派燕军到戎地进剿，但多是有去无回。寡人也曾亲自证伐，但见戎地山路崎岖，

水道回还，时而陡壁如削，时而深谷弥漫，燕军进去，如陷入迷宫，别说剿灭山戎，能逃得出来就是万幸。不是寡人拒绝，燕将中委实没有可作向导之人。”

见管仲皱眉不答，十分为难的样子。庄公又说：“不过，由燕国东去八十里的地方，有一个叫无终的部落，虽也是山戎的一支，部落首领却十分看不惯四处烧杀抢劫的强盗行为，不齿与同族为伍，反与燕国交往甚厚。他们熟悉戎地的地形，相国如果不以他们是戎夷而担心，可请其作为向导。”

管仲一听转忧为喜，说：“既与君侯交好，一定是坦诚厚道的人，外臣岂有信不过之理！请君侯快派人去请。”

燕庄公立时命人备下礼物，派遣一名大夫并带齐将隰朋一同前往无终部落。

无终部落的首领是一位仁厚长者，早已对其它同族闹得于昏地暗，四邻不安而深恶痛绝，见燕齐两国重礼来请，欣然答应，当即命头目虎儿斑率领五百骑兵前往助战。

齐桓公在蓟城休兵数日，命虎儿斑率部下人马为前导，燕军为后军，自率齐军为中军，三路兵马向山戎部落进发。燕君求请与桓公同行，以便于随时商讨征戎大事。齐桓公正想让他领略一下中原盟主的风采，便欣然答应，带他和管仲等自统中军。

齐、燕大军向东北行进二百余里，来到一个道路曲折，山势陡峻的险要去处。管仲问燕庄公到了何处。燕庄公向周围扫视一眼，说：“此地名叫葵兹，是戎夷袭扰燕地出入要道。”

管仲请齐桓公和燕庄公下车稍为歇息。他前前后后察看一番地形，对桓公和庄公说：“此地道路狭窄，地势险要，宜守难攻。大军过后，戎夷有谋之士如若在此设下一支人马，就将断了联军的退路和粮草接应。到那时，联军虽众，也会不战自乱，任凭戎夷宰割，不得不防啊！”

燕庄公听了管仲的分析，不由地暗自惊叹，钦佩他说道：“管相国确如神人一般，寡人当初征讨戎夷，回军时正是在此地被断了退路，险些命丧荒野。寡人身边如有管相国这样足智多谋之人为谋，戎夷安敢欺我！”

管仲一笑置之。他与桓公谋划一番，即传命齐军将粮草辎重大部分屯集此处，命鲍叔牙率部下人马驻守，保得齐、燕大军退路无忧，并兼负转运大军粮草和伤病士卒。鲍叔牙极想随军厮杀，听管仲述说葵兹谷口之得失关乎到大军的生死，便欣然受命。管仲将一切安排停当，方率军继续进发。

山戎部落的首领名叫密卢，是一个凶残狡诈的家伙，曾手持利斧亲手一口气杀死燕国俘虏数十名，心之凶狠，手段之残忍，令杀人不眨眼的戎兵也为之掩目。密卢更荒淫成性，帐中妻妾成群，尽是从燕国抢来的柔美女子，淫兴大发之时，常令数女脱光衣衫供他奸淫作践。这次他率骑兵倾巢而出，深入燕国腹地数百里，肆意横行，抢掠七十余日，夺得粮食如山，金银珠宝成堆，听得齐军一到，便撤回巢穴，想尽量享受一番，待齐军撤走后，再行出动。于是，整日由美女相陪，左拥右抱，饮酒作乐。

这一日密卢忽听齐国大军杀奔而来，顿时慌了手脚，召集众头目商讨对策。二首领速买献计说：“大哥不必惊恐，如果在燕国地方交锋，或许齐军有所作为，既远道来到我们的地盘，一路攀山越岭，淌水过河，必然疲惫不堪。我可在险要之处事先埋伏，趁其立足未稳，突然四面冲出，杀他个措手不及，必获大胜。”密卢大喜，命速买卒三千骑兵，见机行事。

速买当即点齐三千兵马，在齐兵必经之路的山谷中二面埋伏，自领二百骑兵在谷口巡梭诱敌。

虎儿斑率本部五百骑兵先到。虎儿斑是一介勇夫，只顾一味进兵，果然中了速买的诱兵之计，被三千骑兵冲得七零八落，无终骑兵纷纷落马。虎儿斑奋勇厮杀，左冲右突，终于寡不敌众，坐骑也被乱兵刺伤倒地。虎儿斑眼看束手就缚，恰好齐桓公、管仲率大军赶到。管仲见情势紧急，来不及排兵布阵，大吼一声“杀！”王子成父、宾须、无仲孙湫等大展神威，拍马冲进戎阵，一阵砍杀，杀散速买的戎兵，救出了虎儿斑。

虎儿斑眼见自己精心操练的五百嫡亲精锐骑兵，顷刻间变成一群残兵败将，心中凄楚，虎目落泪。见到齐桓公时，更是低头掩面，无地自容。

齐桓公轻轻抚了抚虎儿斑的肩膀，安慰他说：“胜败仍兵家常事，将军无须介意，寡人定当替你报此大仇。”说完，命随从挑选了一匹良马送与虎儿斑为坐骑。虎儿斑感激涕零，雄心陡升，再三恳求齐桓公仍派他打头阵，以雪此恨。桓公嘉其神勇，欣然答应。

大军继续东行三十余里，到了伏龙山。这时天色已晚，齐军在山上、山下安营扎寨，营寨周围用战车排列成围墙。管仲把王子成父和宾须无叫到跟前，伏耳低言，如此这般地嘱咐一番。二将点头，依计而去。管仲布置停当，方才安歇。

第二天清晨，密卢亲率八千骑兵前来攻营。管仲严令只准紧守营寨，不许接战，违令者斩！山戎骑兵鸣嗷怪叫着连连向齐营冲击，一直攻打到中午时分，齐军营寨仍坚如磐石，岿然不动。突然，阵前喊杀声沉寂了下来，戎兵解甲卸鞍，在草地东倒西歪，有的在吃干粮，有的在指手划脚，漫骂齐兵孱种，不敢接战……显得甚是傲慢无礼，根本没把齐兵放在眼里。

管仲始终站在高处，观望阵前动静。见戎兵攻杀正急，突然停住，队伍松散，斗志衰竭，显出不堪一击的样子，不由地嘿嘿冷笑，自言自语说道：“三尺小儿的把戏，又岂能骗得了管某！”他转过身来，对站在旁边的虎儿斑说：“将军报仇雪恨的机会到了！”他为虎儿斑补齐五百骑兵之数，命他下山冲杀戎兵。虎儿斑早见密卢之兵如此狂傲，早已气得青筋暴起，虎目圆瞪，一接管仲命令，当即率领人马，打开营门，呼啸着冲下山去。

隰朋在旁却看出了情势不对，提醒管仲说：“相国小心，恐怕是戎夷的诱兵之计。”

管仲不无赞许地望了隰朋一眼，说：“将军所言极是，必是诱兵之计。”接着他冷笑一声，不屑地说：“蛮夷的小小花招，又岂能满得过我？我正要将计就计，将军只准备杀敌立功吧！”

隰朋不知管仲用何计策，但见管仲神色坦然，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登时放下下心来，前往寨前巡视，准备出战。

虎儿斑率骑兵旋风般冲到密卢阵前，密卢兵虚晃几个回合，便丢盔弃甲，争相逃窜。虎儿斑放马追杀，就听到一声尖厉的呼哨，密卢伏兵从斜刺里杀了出来。密卢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自以为得计，哈哈狂笑，指挥戎兵夹攻虎儿斑。正在危急之际，齐营中突然战鼓“咚咚咚”擂得震天作响。王子成父和宾须无两支人马仿佛自天而降，从两边山坡背后呼啦啦掩杀过来。管仲令旗一挥，隰朋从正面山上率齐军潮水般冲了下来。几支人马将密卢戎兵围在核心。戎兵虽然强悍，却哪里见过这等阵势，自以为是神兵天降，立时溃不成军，自相践踏，呼爹喊娘，纷纷夺路逃窜。齐军大开杀戒，直杀得戎兵尸

横遍野，血流成河。齐军大获全胜。

原来山戎利用伏兵之计，侥幸取胜一阵后，便有些忘乎所以，以为齐兵也不过徒有虚名。仗恃着地形复杂，再也不把齐军放在眼里，便想以散兵游勇引得齐兵进入埋伏圈，一举全歼。岂料想强中自有强中手，活该密卢遇了上足智多谋的管仲。管仲小折一阵之后，便向燕庄公、虎儿斑探知戎兵设伏作战乃是其惯用伎俩，常常使燕军防不胜防。于是，料知密卢戎兵取胜一阵之后，必定故伎重演。于是来个将计就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伏兵截杀戎夷的伏兵。当晚便命王子成父和宾须无各率一支人马埋伏于山坡背后，只闻鸣鼓，从两边杀戎兵个措手不及。此计果然奏效，密卢手下戎兵死伤过半，再也不敢小觑齐军了。

密卢遭到惨败后，尝到厉害，再也不敢正面与齐军交锋。于是，凭借天险之利，占据了齐军继续前行的必由之路——黄台山谷口，以重兵固守，挖掘陷坑，两边悬崖准备下滚木雷石。真是一夫挡关，万夫莫进。齐兵到后，攻打数次，死伤无数士卒，黄台山谷口却岿然不动。齐、燕大军上万之众，也是一筹莫展，难越雷池一步。

更为恶毒的是，山戎在濡水河上游筑坝断流，以切断齐、燕联军的水源。伏龙山方圆数十里，没有山泉，没有水井，当地百姓常年累月，全靠汲取濡水河的水饮用。水源一断，齐、燕大军顿时军心骚动，惶惶不安。更可恶的是，密卢令戎兵在黄台山山头泼水取乐，白花花的水在空中闪亮，被阳光照耀，现出道道七色彩练，煞是壮丽。却引得齐军更觉口干舌燥，头晕眼花。这给管仲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这不是在中原，更不是在齐国，对于地形地势，对方兵力虚实，乃至军队的士气，统军将领的作战特点却容易摸清，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现在却是在生疏、荒僻的崇山峻岭，蛮夷之地，可谓处处陷阱，步步荆棘。虽靠着巧设机关，将山戎打得大败。但如在二日之内得不到水源，就将前功尽弃，被迫退兵。这不是一次平常的争战，失败了可以卷土重来。伐山戎的成败，将直接关系到称霸大业的兴衰。因为“攘夷”正是他管仲为兴霸打出的主要旗号之一。如果这支驰骋中原的大军讨伐小小的山戎铩羽而归，凄凄惶惶回到中原，对周天子和中原诸侯作何交待？齐桓公还有何颜面称霸天下？

以管仲之精明，如何会不知个中厉害？他自会运用自己的智慧采取紧急的应对之法。管仲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越过黄台山这道屏障，决不能让上万大军在这里坐守待毙。他向当地百姓和无终部落的骑兵探问，能否绕道或攀山过去。虎儿斑告诉管仲，此处和黄台山隔山相望，但如绕道过去，则要从西南绕一个大弯，攀过芝麻岭，出青山口，再东行数里，才到黄台山背后密卢的巢穴。不过，芝麻岭山高路险，车马难行，军马行走少则五日，多则十日，方能到达。且路上也需带足水，否则将渴死途中。

管仲听了，沉吟无语。他意识到，当前燃眉之急的还是一个“水”字。他向桓公献策，派出隰朋率部分士卒，带上礼物，在当地山戎老人中探问水源。同时，传出悬赏令，命军士凿山取水，得到水者重赏百金。士卒们为了重赏，更为了存活，忍着焦渴凿山。顿时，“咚咚咚”的凿石声响彻山谷。

管仲站在高处，遥望凿山的士卒，不动声色，但心中却是火烧火燎。各路不时有消息传来，凿山取水一无所获。到傍晚时分，隰朋带回一个白须老者。老者看到满山遍山的士卒凿水，不屑地一笑。管仲早已看在眼里，当即诚恳地向老者讨教取水之法。老者告诉管仲，蚂蚁知水，它们的穴都是筑在

有水之处，可寻有蚂蚁穴的地方挖掘，自然可以得水。

管仲不解地说：“我也知道蚂蚁知水之说，可凿山一天，竟是没能找出一个蚁穴。难道这偌大一个伏龙山果真没水？”

老者拈须微微一笑，说：“将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蚂蚁冬日为了取暖，在阳坡挖穴；夏日为获阴凉，在阴坡筑巢。现在虽是春暖花开季节，但蚂蚁仍喜日光，尚未搬迁。现将军在阴坡扎寨凿山，凿个透亮也恐怕见不到个水星儿。”

管仲恍然大悟，忙令士卒转过坡去寻找。果然寻得蚂蚁穴数个，深深凿下去，泉水喷涌而出，味道清冽甘甜。大军顿时欢呼雀跃，士气大振。

管仲感叹不已，说：“荒泽之中，必有芳草。果然如此。”

齐桓公更赞那老汉说：“老伯真是圣人啊！”命重赏老者。老汉却不肯受赏，说：“小老汉只想求恳大王一件事，如能答应，小老汉感谢不尽，胜过受赏何止千倍，万倍！”

桓公说：“老伯请说，寡人无有不允。”

老者说：“密卢一伙人作恶多端，死不足惜，只恳求大王不要伤害无辜。”

齐桓公满口应允，故意说：“寡人本欲荡平山戎部落，杀个鸡犬不留。今天看在老伯的金面，不伤及一个无辜就是了。”

老者谢过，告辞而去。

齐桓公为山泉赐名为“圣泉”，伏龙山改力“龙泉山”。

密卢派人打探齐军是否受到水困退走，得到的却是齐军水源充足的消息。不由地大惊失色，连呼：“齐兵莫非真有神助！”

密卢虽然心惊胆颤，但从他的部落到此地，只有黄台山这一道险要去处了，此关一旦被攻破，便门户洞开，他的戎兵就只有被齐军任意宰割了。所以他别无良策，只能固守黄台山，等待齐军粮草不给，自行退军。

解决了水源，管仲心中甚是宽慰，更可从容设谋。他命宾须无率一支人马，旌旗招展，回葵兹搬取粮草。暗中却派遣仲孙湫由虎儿斑领路，从芝麻岭翻山绕路直插戎夷侧后。并约定以六日为期，到第七日晨，听到擂鼓声杀出，夹攻戎夷。同时，命王子成父率军轮番佯攻黄台山，以迷惑和疲惫密卢之兵。又挑选数百精壮士卒，每人背负一囊，囊中装满沙土，到第六日夜间，正巧西北大风起，直刮得飞沙走石，山呼林啸。管仲望天祝祷：“天助我也！”管仲命三更造饭，五更时已整装待发。数百负囊壮士悄然行动，潜到谷口前面，将陷坑填平。挑选两千精兵随后进发，埋伏在谷中树林中。

第七日凌晨，大风渐歇。管仲命擂鼓。顿时齐营中鼓声大作，喊杀声震天动地。戎兵的美梦被惊醒，听说齐军已攻杀进谷口，登时惊慌失措，马不及备鞍，人不及披甲，睡眼惺松，仓惶应战。密卢仗着地形熟悉，纠集残余人马刚刚占住有利地势，立脚未稳，就听背后喊杀声起，一支齐军仿佛自天而降，从侧后冲杀过来。密卢心胆俱裂，顿足长叹：“老天啊老天，何以助齐兵，而亡我密卢！”退路已被截断，已是有国难投，有家难奔。于是，密路将戎兵分兵两路，自率一路，速买率一路，一往东南，一往东北，拼命杀开血路，落荒而逃。这一战，密卢戎兵折损十之八九。

齐军大获全胜。齐桓公、燕庄公率众来到山戎部落，缴获大批马匹、器械、帐幕和牛羊。在密卢、速买的老巢，更解救出燕国女子和被奴役的男丁不可胜数。齐桓公颁下严令：不许抢掠袭扰普通百姓；不准杀戮山戎降兵！报答了山戎老者解齐军水困的恩德。

齐桓公、管仲从山戎降兵口中获悉：密卢率残兵投奔孤竹国，速买率残兵投奔冷支国。以搬取救兵，抵挡齐军。桓公与管仲商量，既然孤竹、冷支两国助纣为虐，索性一不作，二不休，扫平两国，以绝后患。并决定齐军在山戎部落休兵三日，补充粮草、兵器。尔后先征孤竹，后平冷支。

孤竹国是这一带的大国，早在商朝时就建立了城廓。周武王时的名臣伯夷、叔齐，便是孤竹国人。从山戎部落向东南方向行一百余里，过卑耳大河后，就是孤竹国界内了。

齐桓公率齐、燕大军浩浩荡荡向孤竹国进发。一路上高山峻岭，怪石鳞峒，树林茂密，荆棘丛生。齐军攀山下岭，移动缓慢，宛若蜗牛爬行。攀过几道山梁，大军到了一个谷口。正行之间，突然前军堵塞不前。桓公、管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来到前面查询，但见前面山口两边悬崖陡壁，直插云天，犹如刀削斧斫一般。中间小径勉强通过一骑一车，仰首望去，只见一线天光。桓公禁不住赞叹：“好个险要去处！”

桓公遥望左右，观察有没有别的路可以通过大军。突然，桓公面露惊恐之色，慌促地挽弓搭箭，“嗖”地射出一箭。但箭只飞到十几米处便跌落在地。桓公不再发箭，手提硬弓，呆呆地凝视前方。左右随从和靠近他身边的士卒齐向箭飞去的方向张望，只有山石、树木，却并无戎兵，也无猛禽怪兽，于是面面相觑，惊疑不定。就连管仲也不知桓公为何突然作出如此疯狂而怪诞的举动。

桓公凝视半晌，方回过神来，问管仲：“仲父可看到前方一物了吗？”

管仲苦笑一声，回答说：“没有啊，前方空无一物，莫非主公见到什么怪异之物？”

桓公说：“正是！寡人看到前方一怪物，身长不满盈尺，恍若怪兽，却能站立，且人的五官俱全，还身着红衫，眼睛盯视着寡人连作三个揖，尔后右手撩起衣衫一角，身子一晃就隐入左边林中不见了踪影。”桓公略一停顿，不无忧虑地接着说：“此时怪物出现，莫非是一种不吉利的征兆，要寡人停止对孤竹国的讨伐？”

管仲听了，沉思一下，突然面露喜色，向桓公道贺说：“臣贺喜主公。”

桓公茫然问：“何喜之有？”

管仲说：“臣听说，北方深山中有一种山神叫‘俞儿’，其形状、神貌正如主公所见。”

桓公急问：“俞儿可是凶物？”

管仲说：“正好相反！这种山神，听说只与有道之君有缘，只在成就霸业的君王到来时，方才显身。这便是如此空旷之处为何只有主公见到，而我等紧随左右却什么也看不到的缘故。”

桓公听了，脸上恐惧无色渐消，但对管仲之说仍是将信将疑，问：“他那些动作却又是何意？”

管仲略一沉思，说：“依臣之见，作揖状是恭迎主公率大军过伐孤竹，以救孤竹百姓于水火之中。撩起衣衫，是暗示主公前方有大河拦路；右手撩衣，是告诫主公大河右侧水深；隐入左边林中，是示意主公率军从左侧浅水处渡河……”

桓公及左右随从，皆听得入神。管仲说完了。桓公赞叹说：“仲父果然博古通今，令寡人眼界大开。”

其实北方山区确有山神俞儿的传说，但仅仅是传说而已。桓公所见，只

是一种仙猿。这种仙猿，一身红毛，颇通灵性，常常喜欢模仿人的动作。以管仲的渊博学识，怎会不知？他所以把仙猿融入俞儿的神话传说之中，是因为他见桓公因路途艰难，对征伐孤竹出现犹豫心情，以此为桓公鼓劲。至于对河水的深浅解释，那是管仲已知悉前方有卑耳河，河面宽阔，水深流急，没有船只很难渡过。于是，一边行军，一边向当地山民探问，摸清了河水的底细。才应合桓公，作“俞儿”之说。

果然，桓公一听，勇气大增，催动大军速行。但山路陡峭崎岖，士卒攀登艰难，又如何走得快？管仲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心想口吟，很快编出了上山歌、下山歌。教士卒们吟唱。

攀山时唱：

山崑崑啊路盘盘，木濯濯啊顽石如栏。
云薄薄啊日生寒，我驱车啊上峭岩。
风伯驾车啊俞儿操竿，如飞鸟啊翔蓝天。
跨越山巅啊不为难。

下山时唱：

上山难啊下山易，轮如环啊蹄如坠。
声辘辘啊人吐气，历盘山啊顷刻履平川。
铲除山戎啊垂千古，荡平孤竹啊留万世。
翻过峭岩啊若笑谈。

士卒你唱我和，群山震荡，车轮转动如飞，大军如洪流滚滚而过。齐桓公与管仲、隰朋、王子成父等站在卑耳山高处，观看是厅大军上上下下，其势如宏。桓公兴奋地手舞足蹈，感叹说：“寡人今日方知，吟歌也可鼓舞士气。”

管仲说：“当初，臣由鲁国被鲍叔牙将军和隰朋将军救回齐国之时，身在槛车之中，想到鲁军必来追赶，于是心生此计，作行路歌教士卒边行边唱。士卒果然神情振奋，而忘记了疲倦，一天行走两天的路程，总算逃过了鲁军的追杀。要是没有那行路歌，恐怕臣此刻早已化为灰土了。”

桓公问：“为什么吟歌可以忘记疲倦？”

管仲说：“凡寻常人，均是劳其形者疲其神，悦其神者忘其形。吟歌忘却疲倦，便是这个道理。”

桓公点头称是，说：“仲父竟如此通达人情！”

大军顺利翻越大山，行不到五里路，即到了卑耳河边。但见河宽数十丈，水流湍急，滚滚而下，发出隆隆声响，水浪撞在岸边山石上，水花飞溅，煞是壮观。管仲命探明水势的士卒回来禀报说，右侧河水深不可测；左边河面宽阔，但水只有齐腰深。桓公一听，抚掌大笑，说：“山神俞儿所示，果然灵验无比！”燕庄公也恭维说：“从没听说卑尔河有浅水之处，果然是神祝君侯成功！”他当然要恭维齐桓公。因为伐孤竹成败与否，对齐桓公来说只关乎到“名”而已，而对他、对燕国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啊！

齐军渡河后，到了双子山。这里就是埋葬伯夷、叔齐遗骨的地方，山上林木葱茏，环境幽静，端得是个好去处。管仲探得二臣墓葬所在之处，带齐桓公、燕庄公及隰朋、王子成父等一千人众，到墓前拜祭一番。

齐桓公不解地问管仲：“寡人知道伯夷、叔齐是周室重臣，却不知为何埋在此处？”

管仲说：“伯夷、叔齐正是商末孤竹国国君的长子和次子，孤竹君偏爱次子叔齐，将君位传与叔齐。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如何肯受？于是，为逃避此事，便弃国而走，投奔周室。叔齐听说兄长外走，便也抛却君位，随之投奔周，与伯夷同为周臣。后来周武王伐商，他兄弟二人极力反对。武王灭商后，二人更逃避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亡。后来，孤竹人念二人忠义，将其遗骨迁移于此。由此，而称此山为双子山。”

桓公听了却大摇其头，不屑他说：“这不是忠义，而是迂腐，不值得仿效。”

密卢兵败之后，见其所辖山戎部落尽数陷入齐燕大军之手，再无藏身之所，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与二首领速买分投孤竹、冷支两国，欲借兵复仇。密卢到了孤竹国，哭诉兵败亡族的经过，孤竹国是这一带的大国，国君答里呵更是狂妄自大惯了，从未把中原之军放在眼里，以为齐军也不过和燕军相差无几，被强悍的孤竹铁骑一冲，即溃不成军。见密卢兵败亡族，顿起惺惺相惜之意，当即答允，派大将黄花和密卢前往迎击齐军。

黄花是孤竹国君的爱将，平时骄横跋扈，狂傲不羁惯了，见密卢凄凄惶惶，一副失魂落魄神忘，哪里看得上眼！口口声声说卢密是败军亡国之人，他不屑与之伍，以免带来晦气。孤竹君拿他无奈，只好命黄花自率孤竹骑兵为前军，密卢率本部残兵为后援。密卢当众受辱自己也恼恨不已。

黄花率领的孤竹骑兵与齐军在双子山下遭遇，一场混战。由于黄花骄傲轻敌，被齐兵包围。他虽勇猛冲杀，终于不敌，孤竹骑兵或亡或伤，一批批倒下。黄花眼见满山遍野全是齐兵，知道大势已去，奋力冲开一条血路，单骑逃去，连亲生儿子也命丧双子山下。

黄花逃到马鞭山，遇到密卢的后援军马。密卢见黄花丢盔弃甲，坐骑满身创伤，身边更无一骑一卒，知道遇到惨败，想起曾受他的折辱，故意问道：“将军的兵马呢？如此快归来，莫非已击败齐军？将军神勇，可喜可贺啊！”黄花苦丧着脸说：“哪里有喜？齐军果然厉害，本将所率兵马全部陷于齐军之手……”密卢故作惊讶，说：“那怎么可能？将军屡胜之将，如何会落到这般地步？”黄花知他挟嫌报复，不由地又羞又恼，但他现在又饥渴又疲劳，马又负重伤，有求于密卢，不得不低头。他向密卢索要酒食。密卢说：“我是败军亡国之人，又哪里来的酒食？”命左右送给黄花一袋炒麦，一匹瘸腿老马。黄花恨恨而去。

齐国大军乘胜逼近孤竹国都城。孤竹君见黄花全军覆没，大惊失色。听黄花描述齐军如何兵强将勇，更是慌了心神，不知如何迎敌。黄花吃了败仗，死了儿子，又受了密卢的羞辱。憋了一肚子的恶气，乘机进言挑拨，要孤竹君杀了密卢，将首级献上齐桓公，与齐军讲和。孤竹君虽然有些胆怯，倒很仗义，说：“密卢在穷途末路之时投奔孤竹，如因齐军来犯就杀掉他，岂不惹人嗤笑？”拒绝了黄花。这时，宰相兀律古献上一条恶毒的计策，要陷齐、燕大军上万众于死无葬身之地。孤竹君听后大喜，依计而行。

齐军首战孤竹获大胜后，齐桓公和燕庄公、管仲及一千众将在帐中商议破孤竹国的计策。这时，孤竹国大将黄花率领一支人马前来投降。桓公不知真伪，问管仲。管仲说，带上来一看便知。

黄花见了齐桓公，行过跪拜大礼，献上—个木匣。桓公问是何物。黄花

说是进见的礼物。桓公命打开一看，却是鲜血淋漓的一颗首级，须发蓬乱，圆睁双目，僵死的神气十分恐怖。桓公认出是密卢的首级，便问如何杀了密卢。黄花说：“我国国君昏庸无能，不听未将的劝告，置孤竹百姓的生死于不顾，听信馋言，一意孤行，帮助恶贯满盈的山戎首领密卢与中原的天将神兵相抗，以至有双子山下惨败。未将再次苦苦相劝与齐军讲和修好，昏君大怒，骂未将扰乱军心，痛责三十军棍。”说着撩开衣衫，果然遍体伤痕。桓公默然点头。黄花又接着说：“昏君虽痛责未将，但终于不敢再与齐军交锋，于是裹胁着百姓连夜逃城而去。走时声言，齐军在此必不长久，等齐军一退，再向燕国寻衅报仇不迟。未将以为，结仇燕国，等于结仇整个中原，孤竹百姓将饱受刀兵之苦，永无宁日了。未将不忍孤竹生灵涂炭，这才冒死杀了罪魁祸首密卢，前来投顺君侯。为了孤竹百姓，望君侯收纳！”说罢，拜伏在地，声泪俱下。

桓公被黄花所言深深打动，便想接受他的投降。桓公以目光征询管仲的意见。

管仲早已探知黄花是孤竹君手下第一爱将，多立战功，备受宠信，绝不会轻易投降。但他一直观察着黄花的一言一动，确是一条骠形汉子满身伤痕，痛哭流涕，又有密卢的首级在此。孤竹与齐军为敌，就是为助密卢，杀了密卢，与齐军为敌又有何益处？管仲虽不完全相信黄花会投降，却也实在看不出破绽，只好先留下，小心观察。于是向桓公点头示意。桓公会意，将黄花好言安慰，收在帐齐桓公率大军进了孤竹国都城，果然是一座空城，越发相信黄花所言不谬。黄花见博得了齐桓公的信任，乘机献计说：“由此向东北行五十余里，有一个十分隐密的低洼去处，名唤“绿原”。那里水草丰茂，牛羊成群，果木遍野，百姓富足。昏君答里呵在那里设有别宫。此时答里呵一定率众逃到那里隐藏。如无外力，即使一年半载，也决不会受粮草不足的困扰。”他表示愿意在前引路，进剿“绿原”，铲除昏君答里呵。

齐桓公听信了黄花所言，让燕庄公带领燕国军队驻守孤竹都城；命宾须无催动粮草；命副将高黑为先锋，带黄花在前开路；自己带领管仲、隰朋、王子成父、仲孙湫等为中军，三更造饭，五更出发，追剿答里呵。

齐军向东北方向追赶了一天，却越走越荒凉，没有人烟，渐渐连鸟兽也不见了。眼看天色昏黑下来，只有茫茫的一片黄沙，哪里有什么盆地“绿原”的影子。大军奔波一天，已是人困马乏，再也走不动了。齐桓公想在此安营歇息，却见由于急促赶路，进到了一片沙漠里。眼前天地一色，黄沙弥漫，已无法辨别方向，连个打桩拴绳支帐幕的地方也没有。这时又刮起了风，风卷着黄沙呜嗷呼啸，令人毛骨耸然。

齐桓公被风沙吹打得晕头转向，忙问管仲到了什么地方。却见管仲正呆呆地凝望远方，似乎没听见他的问话，默然不答。桓公知道他在思索解困之法，不敢惊扰，只焦虑地望着他。半晌，管仲突然顿足叫道：“大事不妙，中了黄花、答里呵的苦肉计啦！”

桓公惊问：“仲父怎知中计？”

管仲懊悔不迭他说：“看到这滚滚黄沙，我才记起，孤竹东北方有一个地方叫‘旱海’，方圆数千里尽是大漠黄沙。哪里有什么‘绿原’？分明是陷入了‘旱海’！”

桓公将信将疑，困惑地问：“可寡人明明看得清楚，黄花献得是密卢的首级啊？”

管仲不无钦佩的口吻说：“为了将齐国大军引进‘旱海’，使用苦肉之计，以黄花诈降，这些不过是雕虫小技，不过真正瞒过管仲眼睛的，确是密卢的首级。为了使毒计得逞，不惜杀了密卢，这一招手段虽嫌阴毒，却也十分厉害。看来管仲倒是小觑了孤竹君了，他手下定有能人辅佐。”

这里果然是“旱海”，是孤竹国东北方的一片茫茫大沙漠、荒无人烟，寸草不生。夏日时，中午烈日当空，滚烫的沙子可以烤得熟鸡蛋；夜间却又冷风瑟瑟，直透骨髓。再强壮之人都要被暴热暴冷活活折腾致死。所以远近的人闻之丧胆，不敢进入‘旱海’一步。沙漠中到处是高高低低的沙堆，模样一般。只要进得“旱海”几步，就再也分不清东西南北，所以当地人又称作“迷谷”。有谁不幸误入“旱海”，只有束手待毙，休想生还。孤竹宰相兀律古向孤竹君献的毒计，正是将齐军引入“旱海”，将其埋葬在沙漠之中。为了瞒过齐桓公和管仲，兀律古施以苦肉计，责打黄花三十军棍，确是实事。不过管仲高抬他了。因为杀掉密卢，乃是黄花之意。这样既可将密卢首级献给齐桓公作进见之礼，又可雪折辱之恨。兀律古当然答应，于是瞒过孤竹君杀了密卢。便有了黄花投降献首级一出戏。黄花诉说时的声泪俱下，是他想着自己惨死的爱子。管仲不知黄花战中丧子，无法想到这一点，所以瞒过了他的眼睛。

桓公听管仲述说“旱海”的恐怖，心中不由地发毛，问：“黄花呢？高黑可是与他在一起的啊？”

管仲语调沉重他说：“连主公和臣都被瞒过，高黑将军决难想到黄花是诈降，此刻恐已落难。”桓公听了也觉心中难过，默默无语。良久，茫然问道：“寡人南征北战，所向披靡；纵横天下，称霸诸侯。难道今日在这小小的孤竹国，竟要荒沙埋骨不成？寡人实是心有不甘啊！”说罢，脸上露出凄楚之色。

管仲心内虽然焦虑万分，却坦然安慰桓公说：“主公不必担忧，您忘了‘俞儿’所示了吗？吉人自有天相，有臣在，定让主公和大军安然无恙。”管仲口中虽如此说，心中实是无数。他一会儿仰脸望天，一会儿以手搭棚望沙，一会儿找老兵攀谈。这时，天色完全昏黑，风越来越凉，士卒们饥渴难耐，有的已坚持不住，瑟瑟地倒下，顷刻间就要被沙子掩埋，士卒们只好你拉我扯，互相搀扶，抵挡着风沙。突然，有一匹老马“咳咳”嘶鸣几声，晃晃欲倒，但它蹬达几下蹄子，支撑着身子缓慢地调转方向，颓然倒下，眼睛却还在贪婪地瞪视着前方。它发出的“咳咳”声渐渐衰弱，变成了哀鸣，在呜嗷怪叫的风中尤显凄厉。

管仲凝视着倒下的老马，突然想起一事，情不自禁地大叫一声：“有办法啦！”不等桓公问，管仲兴奋地对他说道：“臣曾记得书中记载：狗能记住三千里的路，猫能记住五千里的路。马更通灵，必具有记路的本领。军中有许多马是扫平山戎时补充进来的，又有无终国虎儿斑将军带来的马，都该熟悉这一带的道路。”

桓公一听，忧愁的眉宇稍稍舒展，说：“果真如此，那就太好了！请仲父赶快一试！”

管仲也是又是饥渴又是疲惫，眼看就要倒下了。但他知道自己是齐桓公的“智囊”，更是全军的灵魂。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别说倒下，只要稍稍露出惊恐之色，便会引起慌乱。在这茫茫荒漠之中，军心一失，大军顷刻土崩瓦解。到那时，即使神仙到此，也是无能为力其实管仲只隐约记的古书上曾

有动物善记道路的记载，想到马的灵性更胜过猫狗，且从那匹老马倒地而亡前的动作、神态中，分明是挣扎着转向来路的方向，目光中更是充满着求生的欲望。这才使他猛然得到启示，让老马引大军走出沙漠。是否能成功，他心中却也无数。但眼看再过几个时辰，大军将困死大漠，无一幸免，别无良策，只有抓住这根稻草了。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事已至此，也只有听天由命了。事不宜迟，管仲让隰朋、王子成父、仲孙湫从齐国带来的马匹中挑选出几匹，又让虎儿斑从无终国和俘获山戎的马匹中挑选几匹，共十几匹老马。管仲命给老马卸去笼头，解开缰绳，放它们自由行走。

老马们本来已困乏得垂头弓腰，无力行走。突然获得自由，立时振作起来，仰起头“咳咳”嘶鸣几声，开始或左，或右，或前，或后，胡乱地转着圈子，渐渐地十几匹老马都朝向一个方向，迎着狂风飞沙，扬起了老蹄。全军将士仿佛看到了救星，顿时齐声欢呼起来。管仲命大军出发。士卒们紧紧跟在老马的后面，你搀着我，我扶着你，迈动着沉重的步子。再也不敢拉开寸步。此时此刻，那怕这些老马将他们带进黄泉也心甘情愿了。

上万大军的生命，齐国的强盛，齐桓公的霸业，管仲的英名，乃至燕国今后的安宁等诸般一切，犹如一根蛛丝，全都拴系于这十几匹老马身上了。

月黑天高，阴风惨惨。在黄沙弥漫的大漠之中，一队队的黑影，稀稀落落向前移动，时而发出马嘶声和人的呻吟声。声声色色，倒也十分悲壮。

老马果然不负众望，齐军约从午夜时分出发，到五更天时，东方渐渐放亮，风息沙平，依稀可见路旁有了稀疏的荒草和灌木丛。士卒看到了希望，脚下越以加快。再往前行不多远，逐渐可见到树木越来越多，更可听到野兽呼唤鸟雀啼鸣了。大军终于看到一个山湖，湖水碧波荡漾，清澈透明。士卒齐声欢呼。管仲这才如释重负，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桓公见军队解脱大难，死里逃生，更是喜出望外，对那十几匹老马爱惜有加，当即封为有功之马，并颁下严令：从今日开始，对这些老马设专人侍奉、喂养。不准坐骑，不准驾车，不准鞭打，更不准随意宰杀，直到老死，掩埋立碑。违令者斩！从此“老马识途”的美谈，流传千古。

众将和士卒见桓公对有了功劳的马都如此看重，大为感动，顿时忘记了疲倦，士气陡盛，个个磨拳擦掌，要在与孤竹军交战之时，杀敌立功。

齐桓公命大军在湖边空地上埋锅造饭，就地休息。同时，管仲派人打探高黑将军的消息。方知，高黑对降将黄花果然丝毫不加防范，中了孤竹军的暗算。高黑不愿投降，冒死血战，终因寡不敌众，身受重伤数十处，流血而亡。所率人马溃败，死伤大半。桓公、管仲恼恨不已。命士卒寻得高黑将军尸体。又命尽录其忠勇之事后，在当地予以厚葬。

午后，齐桓公率军往孤竹国都城进发，远远看到当地百姓扶老携幼，推车挑担，塞满了道路，缓缓而行。管仲即派虎儿斑带部分士卒乔装成孤竹百姓，上前打探。孤竹百姓自豪地告诉他们，孤竹君巧设妙计，使齐国军队全部丧命“旱海”。燕国军队一听齐军覆没，早吓得屁滚尿流，狼狈而逃。百姓们正在返回都城家同。

齐桓公和管仲听了面面相觑，知道中了答里呵和黄花的调虎离山之计。原来，齐军被骗入“旱海”后，答里呵和兀律古认为齐军决无生还之理，于是驱兵杀散了燕军，夺回都城。

齐军饱受沙漠之苦，险些作了“旱海”怨魂。将士们听说孤竹军复又回到城里，个个恨得咬牙切齿，急着报仇雪恨，纷纷要求攻打城池。齐桓公中

了毒计，险些小河沟里翻船，将一世英名丧于孤竹，更是恨不能立时将孤竹城夷为平地，以解心头之恨。

管仲头脑冷静，劝慰桓公不要急躁，以免犯兵家大忌。他献计说：“现今，孤竹上下皆知齐军已作了‘旱海，亡魂，燕军势单力薄，孤掌难鸣，又曾是他们的手下败将，再难对孤竹形成威胁。此刻，说不定城中正在欢宴胜利呢！此刻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最好时机。臣当密设巧计，里应外和，必能杀他个措手不及。”管仲说完，又豪气地补充了一句：“孤竹城已在臣的掌握之中，明日此时，主公已稳坐城中了！”

桓公大喜，即让管仲依计而行。

管仲让大队人马就地隐蔽歇息，休要走漏风声。他挑选了一批精壮士卒，仍由虎儿斑率领，装扮成孤竹百姓模样。管仲向虎儿斑授以密计。虎儿斑乘着混乱，混在孤竹百姓堆中进了都城。

这时，燕庄公也从寻找高黑将军的士卒口中知悉，齐国主力大军丝毫未损，也一路找寻而来，与齐军会合。

夜幕降临了，大地变得一片漆黑。齐军、燕军乘着夜色，握旗息鼓，悄悄潜到孤竹城外埋伏。约三更时分，混入城内的齐兵四下里放起火来，城中顿时火光冲天，大火燃烧的毕剥声，人的惨呼声，牲畜的哀鸣声，乱成一片。城内虎儿斑乘乱杀死守城的士卒，大开城门。城外齐兵蜂涌而入，里应外合，四下里突击，孤竹军士卒大部分还在梦中就作了刀下之鬼。答里呵、兀律古、黄花等自以为万事大吉，白日尽情欢宴，喝得酩酊大醉，此时酒尚未醒，便糊里糊涂死在乱军之中。孤竹军没有了领帅，变成了一群无头苍蝇，死的死，散的散，余古纷纷投降。

从三更一直杀到天光大亮，齐、燕联军大获全胜。管仲命军队扑灭大火，安抚百姓，打开孤竹粮库，拿出一部分救济受难百姓。城中秩序很快就安定下来。

齐军一鼓作气，扫平孤竹。齐桓公方觉吐出了一口恶气，在孤竹城中大宴众将，犒赏三军。席间，众将纷纷向齐桓公举酒祝贺。燕庄公更是赞美不绝。齐桓公被恭维得飘飘然，如入云间。此刻，在他的眼里，冷支国孤零零独居东北，已如秋未枯草，如再敢与齐国大军相抗衡，无疑于灯蛾扑火，自取灭亡。他当即扬言，大军休整三日，乘士气正盛，一举荡平冷支。

燕庄公闻言大喜，慌忙离席，向桓公及众将敬酒致谢。在入席之时，他最害怕齐桓公口中吐出“撤军”二字。他心中明白，齐军连日征战，伤亡很大，亦很疲劳。这次孤竹之战，更是险些全军覆没。但总算苍天不负，灭山戎，平孤竹，为燕国拔除两处祸患。此时，齐桓公如言退兵，他决难出口挽留。虽留下冷支一国，却是生力军，又有山戎速买逃到冷支，如斩草不除根，来春必又复生。等三、二年后，冷支、山戎卷土重来，燕国又将重蹈覆辙。今日亲耳听到齐桓公答应乘胜征讨冷支，众将也磨拳擦掌，纷纷响应，自然心中欣喜。他以期待的目光视注着管仲，只要管仲说一个“是”字，燕国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管仲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等酒宴上喧哗声渐息，他才面无表情他说：“我国君侯应燕国之请，亲率大军长途跋涉来到北地，伐戎助燕。人不解甲，马不离鞍，攀险山，涉恶水，征山戎，代孤竹，连日征战厮杀，总算天助神帮，方有今日之胜，为害燕国的三患除二，剩下冷支孤掌难鸣，料难成就气候，凭燕国大军之威，小小冷支已不足为虑。中原正值多事之秋，主公离国

时日已久，该是齐军撤离北地回中原的时候了。”

管仲的一番话，不亚于晴天突然炸响一声闷雷，本来欢声笑语的宴席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只有粗阵的喘息声和投向管仲的数十道惊讶而又惶惑的目光。燕庄公正在欣喜之际，猛听管仲此言，仿佛头上被猛击一闷棍。他和齐桓公一起相处数十日，已清楚地看出，管仲是齐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称得上桓公之魂。他如主张退军，齐军十之八九是难以留下了。他的一颗刚刚热起来的心，又渐渐变得冰冷。但，挽留之语，实是难以启齿，于是低下头，默默无语。

齐桓公也万万没有料到管仲会突然说出如此惊人的话语。对于管仲，齐桓公心中最是雪亮。当初，极力促成北伐山戎，救助燕国之举的是他管仲；自始至终主张斩草除根，以绝后患的，也是他管仲。此时离大获成功只差一步之遥，而管仲却突然一改初衷，提出要半途而废。难怪齐桓公如坠雾中，怔怔地望着管仲，半晌方呐呐吐出两个字来：“为何？”

管仲仍声色不动，说：“主公请只管饮酒，此事再议不迟。”说罢，又转脸看着燕庄公，略带歉意他说：“齐军退兵之举，实是迫于无奈，君侯日后便会明白管仲的苦衷了。此事还望君侯见谅。”

燕庄公面带苦笑，唯唯应答。酒宴不欢而散。

当天夜里，管仲与齐桓公、燕庄公，并隰朋、王子成父等，在桓公帐中密谋了三个时辰。第二天，齐桓公接到一个惊人的消息：齐国发生内乱！顿时，这一消息不径而走，沸沸扬扬传遍了齐营、燕营和孤竹城的大街小巷。齐军人心惶惶，思归心切。

救乱如救火，齐桓公再也无心恋战，也顾不上助燕讨伐冷支了。率领齐国大军仓仓惶惶撤离孤竹城，日夜兼程，过双子山，渡卑耳河，经山戎部落，出葵兹谷口。回到燕地，顾不上到燕国都城，就地稍事休整，便分兵数路，向南开拔。燕庄公也率领燕国疲劳之师，悄悄地返回都城蓟。

征战厮杀，喧闹了数十日的北方战场，顿时沉寂了下来。

但这沉寂只保持了二日，便风波再起。突然有大队骑兵旋风般出了葵兹谷口，一进入燕土便开始烧杀抢掠，直向燕都逼近。勿庸置疑，这是冷支铁骑到了。

燕国人的劫难又开始了。

原来，当初冷支国国君见山戎首领速买来投，方知山戎已全军覆没。他当时还不屑一顾，安慰速买一番，答应为他报仇。数十日之后，又闻孤竹国惨遭覆灭，大怒之下，口吐狂言：“吾不将齐军杀个片甲不留，誓不为人！”他知道齐军下一个讨伐对象是冷支国了，于是一边派人到孤竹方向打探消息，一边调兵遣将，在所有的险要关口重兵布防，严阵以待，只等齐军自投罗网。

冷支君正密切注视齐军动向，忽有探子来报，齐桓公迫于国内遭变，率大军草草撤离孤竹城，返回齐国去了。冷支君一听大喜之余，却又觉得没能与齐军这个强硬对手交锋，实是一大憾事。齐军既撤，只有拿燕国出气了。

冷支君来不及分辩真伪，当即命设防的入马全数撤回。尔后，倾巢出动，率领八千骑兵，风驰电掣般杀奔燕国。

冷支铁骑出了葵兹谷口，果然见到一片清寂，只有齐军留下的破残营寨和锅灶。冷支君环顾速买，哈哈狂笑说：“为孤竹君、密卢君报仇的时刻到了。”当即下令：见人即杀！见物即抢！此令一下。数千铁骑顿时变成一群

强盗，开始了劫掠和杀人。

冷支铁骑马快，眨眼功夫，已深入燕境三十余里，来到一座山下，已是中午时分。冷支君命稍事歇息。骑兵已跑得累了，一听命令，纷纷下马，横七竖八躺了一地。

突然间，周围鼓角齐鸣。接着，伏兵四起。齐国大军犹如自天而降，呼啸着掩杀过来。燕国军队也乘机杀回。数路大军将毫无戒备的冷支军和山戎残兵围在核心，刀砍斧剁，犹如砍瓜切菜一般。冷支军和戎兵登时大乱，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脚，四窜奔逃。冷支君和速买由几名大将保着，杀开一条血路，逃了出来。逃到一荒僻之处，冷支君环顾左右，见八千铁兵已所剩无已，不由地仰天大恸。这时齐、燕追兵已渐渐逼近，冷支君再不敢在燕地久留，率领残兵败将，向着来路方向，狼狈逃窜。

眼看到了葵兹谷口，后面追兵已远。冷支君惊恐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只要过了此谷，就是自己的天下了。冷支残兵逃命心切，纷纷夺路进谷。突然，谷口两边呼啦啦旌旗招展，齐国大将鲍叔牙威风凛凛地站在旗下，山头上乌压压排满了齐兵，擂鼓高呼：“冷支国君速速投降！否则死无葬身之地！”

冷支君又惊又怒，命强行冲过谷口。但骑兵刚一接近，鲍叔牙令旗一挥，两边滚木擂石轰隆隆地落下来，砸死砸伤无数冷支骑兵和山戎兵。又阻断了狭窄的谷口。

冷支君见断了退路，正仓惶无计，背后齐、燕大军又尾随而至。将冷支骑兵团团围住，列成阵势。冷支君眼见大势已去，知道今日决难生还，突然豪气大发，环顾左右道：“诸位看好，齐兵能奈我何！”说罢，将坐下马一拍，呼喊单人独骑冲进齐阵，将手中开山大斧，舞得风车一般。齐兵被他的神勇一时惊得呆了，纷纷退避，竟被他连连劈死劈伤数人。待齐兵清醒过来，又呼啦啦涌了上来。冷支君已满身鲜血，拍马跃回阵中，仰天大喊数声，拔剑自刎而亡。速买欲夺路逃走，被王子成父拍马赶上，一刀砍于马下，一命呜呼。冷支余众见国君已死，纷纷下马投降。齐桓公钦佩冷支君神勇，令冷支降兵将其厚葬。

这便是管仲设下的连环大计。

原来，在荡平山戎之后，管仲一边谋划攻打孤竹，一边派人秘密潜入冷支国打探消息。知道了冷支君凭借着奇险的地势，要与齐军决一死战，防范甚严。冷支只可智取，不可力战。否则齐军即使取胜，也必伤亡惨重，得不偿失。从那时，管仲就开始谋划智取冷支之策，于是想出了这一套连环之什。为了达到以假乱真之目的，在灭掉孤竹国后的庆功宴上，故作撤军姿态。接着，假传谣言，说齐国发生内乱，仓促撤军。而管仲已打探清楚，冷支君刚愎自用，好大喜功。料定这样的人听到齐军已撤，早已坐立不宁，必然迫不及待向燕国报复。到那时，便是管仲施展手段的时候了。

齐军按管仲之计，始终摆出一副仓惶惶的样子，到了燕地，即分兵数路，白日南行，到了夜晚，便折回头，绕个大圈子到预定地点埋伏。命鲍叔牙在葵兹谷口两边树林中潜伏，只等冷支铁骑一过，即封锁谷口。管仲严令埋伏的军队不准大声喧哗，不准随意走动，不准狩猎，不准生火造饭，只以干粮充饥，以免走露风声，暴露行踪。只要冷支铁骑一通过葵兹谷口，即成为瓮中之鳖，插翅难飞，只有任凭宰割了。

管仲奇谋，连齐桓公、燕庄公等都料想不到，冷支君又如何识得透？果然中计，迫不及待地倾巢而出。结果，白白送了自家性命不说，也葬送了八

千铁骑，国家遂亡。

冷支国一灭亡，燕国北部、东部的祸患全部铲除。齐军真的要回国了。齐桓公在管仲的谋划下，又干下三件足以广传天下的美事，再次展现了管仲的雄才大略和齐桓公一代霸主的博大胸襟。二事对燕国，一事对鲁国。值得一书。

燕庄公见祸患已除，松了一口气，感激之余，再三邀请齐桓公率齐军回到燕国都城，好好尽一下地主之情，以答谢桓公救危之恩。但齐桓公离开齐国已数月之久，正归国心切，便婉言谢绝。燕庄公甚不过意。

齐桓公大赏三军，命在葵兹谷口外安营扎寨，就地安歇，对受伤生病的士卒加紧疗伤治病，三日后班师回国。

燕庄公无法，只好命燕军就地向百姓买得数百头牛羊，尽数宰杀，以款待齐军。

这次北征，由于管仲的奇谋，齐国兵将损伤极微，但收获颇丰。夺得了大片土地，缴获了大批牛羊牲畜和奇珍异宝。在归国之际，齐桓公与管仲商讨如何处置这些土地和财物。桓公问：“仲父以为，孤竹、冷支、山戎三地疆土，该如何处置才好？”管仲对此早有所思，对桓公说：“遂国覆辙，不可重蹈。”管仲指的是当年齐国占领了小国遂国，尽派齐国戍卒守卫该国，后来戍卒全部被遂人杀死的事件。桓公何等聪慧！当即会意。二人商定了处置方法。虎儿斑前来辞行。齐桓公予虎儿斑及其部下以厚赏。并将夺得的山戎土地五十余里尽数拨归无终，由无终首领统一管辖山戎部落，以答谢无终首领的慷慨助战。虎儿斑大喜，满载而归。

齐桓公又置酒款待燕庄公。席间，桓公对燕庄公说：“可喜可贺，赖天相助，托君之福，总算剿平三患，燕国从此当可无外患之忧，寡人在中原也可安心了。所得孤竹、冷支五百里土地，全部划归燕国，由君侯来治理吧。”

燕庄公诚惶诚恐，连连摇首拒绝，说：“燕国屡屡惨遭戎夷蹂躏，正是凭借君侯的威望，管相国的谋略，齐国将士的神威，才得以保全燕国社稷，寡人已心满意足，感激不尽，决不敢再有丝毫奢望。齐国大军远征千里，拼命厮杀夺取来的土地，自当归于齐国。君侯可留下一支齐兵戍守，燕国定当鼎力相助，决无二心。”

齐桓公已受过管仲点拨，遂国惨事亦记忆犹新，遂国靠近齐国，尚且无力顾及，更何况千里之外的北地？此事正该作个顺水人情。于是，恳切说道：“君侯不必推辞。北部边陲，是兵家要地。戎患消除之后，以君侯的贤德才能，燕国必然大治。北地有强盛的燕国作为屏障，寡人在中原亦是解除了后顾之忧，这岂不是一件天大的美事！更何况，齐国、燕国本就亲如手足，此次共同伐夷，更是亲上加亲，寡人又何必舍近求远？君侯但请收下为是。”

燕庄公见齐桓公一片诚心，毫无虚言假套，只好拜谢领受。

齐桓公班师回国，燕庄公为齐桓公送行。二君经数十日联手平夷，已引为知己，一路上推心置腹，谈论国事、天下事，越谈越是投机。送了一程又一程，不知不觉已进入齐国纵深五十多里。管仲对燕庄公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君侯就此留步吧。”燕庄公方才恋恋不舍地挥泪告别。

这时，齐桓公猛然记起周室延续下来的一项礼节，对燕庄公说：“古礼有约，国君相送，不能越境。”燕庄公说：“你我情同手足，何心拘于古礼？”齐桓公说：“寡人不才，忝为中原盟主，如率先破坏古礼，何以约束众家诸侯？”他一时拿不定主意，与管仲略一商讨后，方对燕庄公说：“就依管相

国之见，把此地定为齐、燕的国境，君侯走过的这五十里土地一并割让给燕国，就由君侯您来治理吧。”燕庄公苦苦推辞，无奈齐桓公执意而行，只好接受下来。为了答谢，燕庄公命在此地筑一小城，定名“燕留”，意指要将齐桓公的恩德永留燕国土地上。

自此，燕国东北方增地五百余里，南部增地五十余里，成为北方疆土辽阔的大国。燕庄公又深受齐桓公、管仲的影响，勤修内政，富国强兵，国家日渐强盛。

齐军再向东南行，接近了鲁国边界。齐桓公对管仲说：“果不出仲父所料，鲁侯口出大言，说要出兵相助寡人讨伐山戎，却哪里见到鲁国的一兵一卒？寡人自以为与鲁侯交好，却偏偏是交好的人背信弃义，有负寡人，实是令人着恼。此番大军途经鲁国，寡人想乘机率师问罪，以示惩戒。且看鲁侯何以面对寡人？”

管仲摇头说：“不然。臣当初的用意并非为了今日与鲁国兵戈相见。主公千里迢迢北征戎夷，为的何来？不正是为了讨伐楚国时，免除后顾之忧吗？刚刚平定了山戎，却又和鲁国反目为仇，这岂不是舍近而求远吗？俗语说，远亲不如近邻。主公对远燕尚且那股宽容大度，对近鲁又何必太过苛求呢？”

齐桓公仍愤愤不平，说：“如仲父所言，难道寡人就这样甘心被戏弄不成？”

管仲微微一笑说：“正好相反，正要主公扬名天下呢！”

桓公问：“何以扬名天下？”

管仲说：“主公此次讨伐北方三患，获的珍奇珠宝无数，多是中原极为罕见之物。主公分出一半珠宝，送与鲁国，以作为进献给周公庙的祭品，岂不是再好不过？”

桓公没想到管仲会出此下策，眉头一皱，冷哼一声，说：“仲父何出此言？鲁侯背信弃义，有负于寡人，不加惩戒倒也罢了，反倒给馈赠，这又是何道理？”

管仲说：“这便是臣经常给主公推崇的以德报怨之法。鲁侯本来有负于主公，主公非旦不罪，反而另有厚赐。此举必使鲁侯羞愧交加，自此以后，臣保准鲁侯死心塌地尊奉主公为盟主。再说，这些珍奇珠宝虽为稀贵，却是身外之物。以身外之物，换取紧邻大国的诚心，岂不妙哉！”

桓公思索了一下，终于点头赞同管仲意见。

果然，在济水二君再次会面时，鲁庄公面带愧色，言谈举止十分谨慎，生怕惹恼了齐桓公。齐桓公心中的扭结已为管仲所解，已很坦然，非旦没有丝毫责怪鲁庄公之意，反而送上一批珍奇珠宝。鲁庄公原以为齐军此时气势正盛，以鲁背约为由，一鼓作气攻下鲁国也并非难事，所以才小心行事。他作梦也没有想到会因祸得福，得此厚赐。乍然见到这一堆金光灿烂的宝物，他的眼睛为之一亮。随即想到这是无功受禄，顿时又诚惶诚恐，感激涕零。

也确如管仲所言。鲁庄公终究不是反复无常之君，为了赎罪感恩，次年齐军伐莒时，鲁庄公上下令征召全国男丁充军，连五尺童子也动员起来，援助齐军伐莒。这就是管仲对中原诸侯施以德政所结下的丰硕之果。鲁庄公后来知悉，齐侯所以没有向鲁国兴师问罪，正是听了管仲的力劝，方才化干戈为玉帛。于是对管仲愈加感激和敬重，特意征召鲁国的能工巧匠，在管仲的私邑小穀建筑一座美仑美奂的小城，以表感激之情。

中原诸侯先是听说齐桓公仅率齐国之兵，剿灭山戎，讨伐孤竹，平定冷

支，势如破竹，咸震北方。夺得大片土地却不留寸土，尽数归于燕国。因燕侯入境，为循古礼，毅然割地。对鲁侯以德报怨……这一连串的壮举美谈，在诸侯中引起巨大震动。一些距离齐国较远，或尚与齐国存有嫌隙的诸侯，纷纷派遣使者向齐桓公表示修好结盟，齐国威望大增。

一百余年后，孔子谈起管仲劝齐桓公对鲁国以德报怨的事，还十分感慨他说：“人们说圣人能够转祸为福，以德报怨，说的正是管子所做的这种事情啊！”

燕国也一心一意地加入了与齐国的联盟。至此，整个中原诸侯联盟日渐强大，日益巩固。这是在管仲精心谋划下，中原霸主齐桓公“攘夷”取得的重大胜利。

第七章 扶 危

前一章说到齐桓公应燕庄公之请，远征北方戎夷，荡平三患。乃是管仲实现“尊王攘夷，救难扶危，征伐不服”兴霸十二字箴言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帮助燕国解除了外患，给燕国北方带来了永久的安定。但管仲精心谋划的这次震惊中原的壮举，真正用意却是攘夷为主，助燕为辅。燕国仅仅是平定戎夷的获益者。而管仲“救难扶危”霸策的真正实施，却是在攘夷助燕后的三、四年中。那便是齐桓公霸主中原时期有名的定鲁、救邢、存卫。

齐桓公万没料到，北征戎夷归来在济水与鲁庄公的会见，竟成为永别。鲁国在第二年就陷入了争权夺位的内乱之中。齐桓公获悉鲁国动乱的消息，却是始于一件看起来十分荒唐的事。

自平定北方后，齐桓公更是威名远震，可谓国内安定，诸侯悦服，天下归心。又有管仲总揽国事，他乐得松一口气，饮酒狩猎，逍遥自在。当然，沉溺于玩乐之时，常伴他左右的不再是管仲、鲍叔牙、隰朋等人，而变成了易牙、竖刁及卫公子开方等一帮内侍。这些人甜言蜜语，呵谀奉承，更能将他哄得心花怒放。

那天，齐桓公率易牙、竖刁、开方等去大泽围猎时，重演了征伐孤竹国时在卑耳河边发生的一幕，又撞见了“鬼”物。桓公原本并不害怕，但他猛然想到几十年前，襄公诸儿正是在此处撞见了豕状鬼物，当天夜里即被刺身死。想到此，桓公疑惧之心大增，当天夜里突患怪病，忽冷忽热，神情恍惚。眼前总见那“鬼”物在向他呲牙咧嘴。他命竖刁召管仲来问。竖刁撇嘴说：“仲父又不是圣人，怎能通晓鬼神之事？”

桓公瞪了他一眼，有气无力他说：“仲父既能认识‘俞儿’，你又怎知他不是圣人？”

竖刁冷笑说：“仲父谈及‘俞儿’之时，小人也在旁边看得清楚。那是主公先说清楚了‘俞儿’的形状，仲父分明是为了迎合主公的心意，才编出那一套美妙的说法，以坚定主公伐孤竹的信心。主公如若不信，这次可对仲父只说遇鬼，而下说其形状，如仲父说得与主公所见之物相同，那时竖刁方能信服仲父是圣人。”

桓公此时对管仲已是奉苦神明，决不允许别人亵渎。但他想既然竖刁不信，试一下让他口服心服又有何妨。便答应了竖刁。

管仲听到竖刁的通报，急忙赶来探病。管仲问桓公为何突然发病。桓公告诉他遇鬼之事，果然绝口不提“鬼”的形状。管仲问时，桓公搪塞说：“寡人心中十分害怕，不敢再去深想那‘鬼’的凶恶形貌，仲父可试着说出那‘鬼’的样子。”

管仲哪里知道竖刁耍得花样？他相信了桓公，沉吟了一下说：“臣也不知，待臣去询问一下吧。”说罢，又嘱咐一下桓公好好养病就告辞走了。

竖刁一直站在病榻旁边嘿嘿冷笑，见管仲一走，撇撇嘴说：“怎么样？小人早已知道仲父是答不出来的。”桓公无言反驳，病越发沉重起来。

管仲对“鬼”倒不担心，担心的是桓公的病。他虽说不出大泽出现之物，但他生来就不相信世间真的有什么妖魔鬼怪，国君得的不过是“心”病而已，如不能消除国君心中的疑惧，任何灵符仙丹妙药也决难治愈。于是他想出一法，在城中四处张贴榜文，悬以重赏。榜文有如下字样：“如有人能讲述出国君在大泽所遇何物，将以我管仲封邑的一半相赠……”

此法果然见效，张榜的第二天便有人揭榜。揭榜的人是个红脸汉子，头戴一顶破竹笠，腰上系着两只猎获的鹌鹑，肩上扛着一柄铁叉，神色冷峻，一看便知是山野奇人。管仲向那汉子讲述了国君遇“鬼”患病的来龙去脉，诚恳求教。那汉子问：“国君遇‘鬼’，可是在大洋之中吗？”管仲回答：“正是，壮士如能说出那物的形貌与习性，管仲定与壮士平分封邑，绝不食言。”那汉子微微一笑，面露不屑之色，说：“在下不过是一个山野村夫，相国如信得过，就请让我当着国君的面来讲述吧。”管仲当即答允，领着那汉子来到桓公的寝宫。管仲让那汉子在门外稍候，自己先进见桓公。

桓公大病三日，身体已很虚弱，气喘吁吁地披衣坐在病榻上，大卫姬帮他按摩脊背，小卫姬帮他捶腿，竖刁捧着汤在小心翼翼地喂他喝。小卫姬是卫懿公的小女，开方的亲妹，长得珠圆玉润，娇美艳丽。开方为了取悦于桓公，便不顾妹妹年纪幼小，献与桓公做妾。桓公果然十分宠爱，为了区别于大卫姬，故称小卫姬。

管仲向桓公请了安，说已经请到了能讲述大泽所遇之物和消灾除疾的人，正候在门外。桓公一听，心中稍安，即命召那汉子进来。桓公原以为既有此能，一定是个鹤发童颜、仙风道骨的高人奇士，可一见之下却只是个头戴竹笠、腰悬鹌鹑的寻常猎人，不由地大失所望，心下顿冷，蹙眉问那汉子：“仲父说认识寡人所见之‘鬼’的人就是你吗？”那汉子回答说：“君侯的病是因为神情忧虑而生，哪里是什么‘鬼’的作祟！”桓公气色萎顿，冷冷瞥了那汉子一眼，又问道：“那么，到底有没有鬼呢？”

那汉子说：“当然有啦！大水之中有‘罔象’，丘峻之中有‘嵬’，高山之上有‘夔’，荒野之中有‘彷徨’，大泽有‘委蛇’……君侯在大泽所见，定是‘委蛇’无疑。”

桓公见那汉子貌不出众，却是出口不凡，精神为之一振，口气也变得尊重起来，问：“壮士可否讲述一下‘委蛇’之形貌，让寡人听一听？”

那汉子朗朗说道：“委蛇，大如车轮，长如车辕，身躯为紫色，冠为朱红。不知对也不对？”

桓公听罢大喜，顿觉精神爽然，对管仲笑着说：“壮士果然博学广闻，刚才所述，正是寡人大泽中所遇的‘鬼’啊！”桓公转而问那汉子的姓名和住处。那汉子却不愿露其姓名，只说是大泽附近的一个山野村夫。桓公很赏识他的学识广博，想重赏他并封他为大夫，都被那汉子婉言谢绝。那汉子说：“君侯重用管相国，治国兴霸，尊崇王室，安定中原，抚恤百姓，使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世人有口皆碑。听说相国有了为难之事，君侯有怪病缠身，这才挺身而出，也算是草民对君侯、对相国的一点报答吧。如果做了区区小事，就真的取了管相国的一半封邑，或是得了君侯的重赏厚赐而去，在下岂不成了贪图势利的小人？”

桓公、管仲均甚是感动。管仲鄙视的目光扫视了一眼站在旁边的竖刁。竖刁慌乱地低下头去。桓公见听信竖刁之言，害得管仲费心劳神，甚不过意，说：“既如此，那就赏赐仲父的举荐之功吧。不过，壮士有何愿望请讲，寡人一定满足你。”那汉子说：“只望君侯、相国长命百岁，永远造福百姓。”那汉子说罢，便要离去，似乎又想起一件事来，对桓公说：“传说，委蛇最怕行车时的轰轰隆隆声响，听到后便耷拉下双耳呆立不动。一动便是示警。不知此物见到君侯时，可有什么怪异举动没有？”

桓公一听忙答：“果然有动作。那物见到寡人，仿佛是点了点头，尔后

是一副悲哀的神貌向着西南方向而去。”

那汉子沉吟说：“按传说中之意，委蛇有此动作，似是向君侯暗示，西南方向的某个诸侯国家心然发生大乱。请君侯详察。”说罢，悄然而去。

竖刁替桓公出了这个主意，本来想出出管仲的洋相，羞辱管仲一场。没想到非但没能折辱管仲，反倒让他找来这么一个猎户，夸夸其谈，不但得到桓公的嘉许，还让管仲得了厚赏，心中不由地愤愤不平。趁着管仲送那汉子出门之机，忍不住对桓公挑拨说：“讲出那委蛇状貌的，是那村夫，使主公身体转安的也是那村夫，为何却要厚赏仲父呢？这岂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桓公正满腔热忱，听了竖刁之语，脸色骤然暗了下来，冷冷说道：“古人有言，‘任独者暗，任众者明’。没有了仲父之贤，寡人耳边响得均是美言谀词，又哪里听得见埋入民间的这种博学多识、坦荡爽直的话语？竖子不必多言！寡人要与仲父商讨国家大事，你暂且退下去吧！”

桓公虽然病后软弱无力，斥责的声音不大，但竖刁听来却是十分刺耳，因为侍候了桓公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骂他为“竖子”。也是他聪明反被聪明误，这时的桓公心疾身病同被医好，心情是何等之佳，对管仲和那猎人是何等感激！竖刁再来嘀嘀咕咕，岂不是自讨没趣！竖刁又羞又恼，但看到桓公阴冷的脸色，哪敢多言，低着头讪讪退了出去。

管仲和桓公对西南方向有诸侯国动乱之说，将信将疑。君臣二人指指点点，西南方向既有鲁、宋、郑等大国诸侯，亦有陈、曹、邢、卫等小国诸侯，挨着个国家探讨一番，近来均未听说哪一个国家有内乱的迹象，又怎么突然大乱呢？

管仲正欲派人再到西南方向的国家打探消息，驻于鲁国的大夫吉由回来了。管仲和桓公听说吉由突归，均是一怔，面面相觑。管仲更是暗暗称奇，心道：“莫非是鲁国又有乱事？”鲁国正好在齐国的西南。

吉由前来禀报，果然是鲁国的事：鲁庄公已逝世数月，众公子争权夺位，刀剑相向，鲁国大乱。”

齐桓公听到这个确实的消息，不由地悲喜交加，竟从病榻上一跃而起。他悲的是鲁庄公一世英名，但就此无声无息地盎然与世长辞，虽然鲁庄公对他的盟主之位时有不服，齐、鲁两国也颇多争锋，但突然死去，到底有兔死狐悲之感；喜的是鲁庄公一死，争霸少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原来碍于庄公的面子不便对鲁国动武，现今鲁国一乱，他作为中原盟主，正可进行干预，乘势永久臣服这个为紧邻的世代对手。于是迫不及待地询问鲁国究竟为何大乱。

吉由细细地描述了鲁国大乱的细枝末节。

原来，鲁庄公有庆父、叔牙、季友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早就暗中不和，觊觎着鲁庄公之后的君位。庄公晚年，身体虚弱多病，争权夺利的斗争愈加尖锐和渐趋表面化。今年夏末，鲁庄公身患重病，久治不愈。他知道自己不久人世，乘着尚且清醒，开始托付后事。他先征询叔牙，问谁可继承君位。叔牙为人呆板，不善猜度别人心思，当即说出庆父才能出众，可以继位。庄公不动声色。复又询问季友。季友则暗示自己无力治理鲁国，并公开表示将倾尽全力扶持公子般为君。般是庄公的长子，精明能干，颇受庄公宠爱，早就有意把君位传于般，季友的话正中下怀。庄公也知道这几个弟弟以季友最为贤能，于是托孤于他。庄公并暗示季友，叔牙将与庆父联手，推举庆父继承君位，应早做准备，否则就来不及了。季友会意，便派人用毒酒毒死叔牙，

斩去庆父的一翼。鲁庄公于八月十五日死于正寝。由于季友暗中早做了准备，拥戴公子般继承君位。庆父心中不服，暗中窥测时机。终于在寒冬的一日，庆父探知般离开齐宫到其岳母党氏家中小住，当即以重金和许以官位买通般的仇人圉人荦（圉人荦曾因调戏般的妹妹，遭到般的鞭打）潜入党氏家中暗杀了般。季友毫无防范，突然遭变，仓惶逃往陈国避难。庆父拥立懦弱无能的庄公次子开为君，即鲁闵公。自己则独揽大极……

吉由说：鲁国内乱，犹有蔓延之势。

齐桓公听到强大的鲁国一下子变成一片混乱，觉得正是天赐良机，决不可失。当即与管仲商讨，准备率军吞并鲁国。

管仲却不赞成吞鲁。他当然不是看重一国的得失，而是从齐国的长远利益和齐桓公的霸主大业这一高处来作综合分析的。他对齐桓公说：“主公作为中原霸主，十数年来，救难扶危，以德睦邻。已是广为人知，深得诸侯的崇敬。现今却要乘人之危，落井下石，明目张胆地吞并一个大国。此时，以齐国之强吞并乱鲁，可说不费吹灰之力。兼并鲁国，疆土得以扩大，齐国貌似更加强大，但却失去天下诸侯之心。自古道，哀莫大于心死。等众诸侯对盟主对齐国崇敬之心一冷，主公费数十年心血建立起来的霸主大业便将毁于一旦，那时悔之晚矣。由此可见，吞并鲁国实在是因小失大，有百害而无一利。还望主公三思。”

齐桓公嘴上不驳，心里却并不赞同管仲的见解。他觉得管仲有点小题大作，草木皆兵，以他现在的威望，兼并一个区区的鲁国，谁敢不服？如再得到周天子的承认，岂不名正言顺了吗？但他随着年岁的增长，城府已深，虽不赞成管仲之言，吞鲁之心不死，却也不立即出兵。他想出一个折衷之法。欲派遣一个得力之人出使鲁国，一为吊唁鲁庄公；二为鲁国的祸难向新君表示抚慰；三则乘机探听虚实，如鲁国之乱经久不息，仍一举吞并了之。管仲也只好先行答应下来，日后见机行事。

齐桓公欲派隰朋前往。管仲却推举了仲孙湫。管仲自有他的心思。仲孙湫平日沉默寡言，不喜显露头角，但有勇多谋，城府很深。且颇为识大体，知礼义，议论国家政事时，头脑冷静，不冲动、不偏激，所言又多与管仲意见相合。所以深得管仲的赏识。而隰朋的忠勇、智慧也都可足当此任，但他往往义气用事，如若看到鲁国久乱不治，其心思必与国君的心意相合，从而鼓动国君吞并鲁国。等国君有了强力支持，一旦定下伐鲁，即使他管仲也无力挽回了。

齐桓公却没有管仲这么多心思，他也知道仲孙湫之能，当即同意仲孙出使鲁国。管仲将他与桓公如何对待鲁国的意见分歧尽数告诉了仲孙湫。语重心长地嘱托：“此去鲁国，当不可义气用事，更不可被眼前的蝇苟小利所惑，切记！切记！”仲孙湫点头会意。事不宜迟，仲孙湫便即收拾行装，准备启程。

管仲又想，只凭自己和仲孙湫的言辞，不见得便能说服国君，要彻底消除国君吞并鲁国的念头，恐怕只有使鲁国很快平息内乱，早日安定下来，方为稳妥。于是，他找来吉由，彻夜长谈鲁国政事。了解到，鲁国新国君闵公生性懦弱，又尽受庆父操纵，很难有所作为。眼下之计，只有扶助一位年高德劭的重臣，与庆父抗衡，方能奏效。而鲁国施伯早死，眼下最贤能的、权位可与庆父抗衡的，只有现在陈国避难的季友。于是，管仲向桓公提议，让仲孙湫取道陈国，托言盟主所命，带季友回鲁。借齐桓公之威，谅庆父亦不

敢对季友轻举妄动。桓公亦表示赞同。

仲孙湫受命出发，先取道陈国，带上季友后再往鲁国。

鲁闵公听说齐桓公派使臣前来，隆重出迎，一直到都城曲阜郊外的郎地。闵公虽是庆父所立，但身如傀儡，多受庆父的压迫和欺凌，苦不堪言。所以一见到仲孙湫和季友，悲喜交集，一手执季友，一手执仲孙湫，啼泣不止，竟一时说不出话来。倒是鲁庄公的三公子申，见闵公说不出话，从旁谈及鲁国之事，吐谈有致，条理清晰，显得头脑机敏，坦然大度。颇显贵胄子弟的大家风范。仲孙湫暗暗称奇，心道：“此为治国大器。将来执掌鲁国社稷的必是此人！”

仲孙湫在鲁国盘桓数日，耳闻目睹庆父的诸般恶行。但鲁国上至国君，下至群臣、百姓，迫于庆父的淫威，均是敢怒而不敢言。仲孙湫私下里也曾劝季友铲除这一祸害。季友苦笑，伸出一掌，表示孤掌难鸣。仲孙湫也深知此意，恐怕只有依靠盟主，借助齐国的力量，方能除掉庆父。救难如救火，仲孙湫当即表示回齐国。

庆父虽狂妄自大，但还是慑于齐桓公之威，始终在窥测着仲孙湫的动静。听说仲孙湫要走，便携重金前来送行，实则行贿，要仲孙湫在齐桓公面前替他多加美言。仲孙湫坚辞不受，不冷不热，语中带刺地对庆父说：“如果公子能以鲁国社稷为重，多举善事。连中原盟主也可欣然接受你的赠礼，更何况仲孙湫？至于现今嘛，嘿嘿……”他将威胁之意，尽置于这不言之中。

庆父又羞又恼，却不敢发作，讪讪而退。

仲孙湫回到齐国，先去拜见管仲，禀告鲁国之事，并商讨如何回复国君。管仲这次却什么话也没有再行嘱咐，只微微一笑，以十分信任的口吻说：“此事不必管仲说三道四，任凭大夫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回复君侯便了。”仲孙湫见管仲如此信赖，大为感动，说：“心不负相国之望！”

仲孙湫进见桓公，细述了鲁国混乱状况。齐桓公问鲁国内乱的祸根在于何处。仲孙湫说：“在于公子庆父。庆父不除，鲁国之乱恐一时难以平息。”

齐桓公所以有此问，是他吞并鲁国的念头并未熄灭。一听仲孙湫所言，当即问：“寡人派兵前往讨伐鲁国如何？”

仲孙湫谨记管仲之托，摇首说：“不可！庆父虽是罪恶昭彰，但他只是握有重权，表面仍是拥戴新君，劣迹尚未彻底败露。此时前去讨伐，师出无名。”

桓公问：“那依卿所见，寡人该如何行事？”

仲孙湫说：“以臣观察，庆父狼子野心，决不会久居人下，甘于做一个臣子，日久必有篡位之变。庆父一篡位，主公即刻兴师问罪，那才大显霸主的威严啊！”

齐桓公听得心中十分舒坦，慨然说：“好！就依爱卿所言，静观其变！”

不出仲孙湫所料，庆父一直图谋篡夺君位，只是因为闵公有齐桓公撑腰，又有季友倾力辅佐，才迟迟不敢轻举妄动。直到闵公即位的第二年，庆父眼见闵公的君位越来越稳固，季友也越来越深得人心。再不下手，恐怕就再无机会了。于是庆父再演故伎，买通了对闵公有积怨的大夫卜豸，乘闵公出游时将其刺杀。庆父乘势占领了鲁宫。季友在府中间变，带着公子申仓惶逃往邾国。

一直密切注视着鲁国动静的齐桓公，很快获悉鲁国祸乱再起萧墙的消息。当即召集管仲、鲍叔牙、隰朋、仲孙湫等商讨如何平定鲁国之事。谈论

中，桓公忍不住又冒出了吞并鲁国的念头。桓公说：“庆父重新作乱，鲁国新君被刺身亡，君位空缺，此时不取鲁国，更待何时？”众人一时无语。桓公征询管仲之意。管仲一直默然无语，静静地听着众人的议论。见桓公询问，方微微一笑，指着仲孙湫说：“仲孙大夫曾赴鲁国，亲眼目睹了鲁国之乱，此事该问他。他的见解，当最为有力，臣决无异议。”

桓公转而问仲孙湫，可否讨伐鲁国。

仲孙湫沉吟一下说：“依臣之见，一个国家形同一棵大树，只有树杆倾倒，枝叶才能落地，国家也就败亡了。周礼是立国之本，犹如大树的树杆。鲁国虽连遭弑乱，只是庆父等少数害群之马所为，鲁国上下均不忘遵循周礼。周礼在，鲁国这棵大树仍昂然直立，轻易不可动摇。况且，臣曾亲眼所见鲁公子申，深明礼义，通晓国事，又有季友辅佐，可望成为一名贤君。只要主公依臣前次所言，派遣一支人马助公子申和季友一臂之力，除掉庆父，鲁国内乱即可平息。帮助安定鲁国，正是霸主所为。鲁国感激主公，也必成为主公日后南征北讨时的强大后援。”

仲孙湫一席话，果然说动了桓公。管仲、鲍叔牙、隰朋等也都赞成仲孙湫所言。桓公这才彻底打消吞并鲁国的念头，仍派遣仲孙湫率精兵三千，从邾国请回公子申和季友回鲁。

庆父闻仲孙湫带公子申、季友率齐军骤至，知道难以抵挡，和公子鱼携带金银珠宝连夜逃往莒国。

在仲孙湫的协助之下，季友拥立公子申为鲁国国君，即僖公。季友派使往莒国讨还庆父。莒国不想为庆父开罪鲁国和齐国，将庆父驱逐出境。庆父无处藏身，回到汶水，让公子鱼向僖公求情，念在同是先君血脉的份上，留他一条性命。季友说：“他连弑两君，又何时念在血脉份上了？”季友让公子鱼告诉庆父，他如果自裁，还可以让他的后代继承爵位，否则将世世为罪人。季友这一招太过阴狠，任庆父再恶再劣，也不禁会为之颤抖。公子鱼回到汶水，自觉难以启齿，倚在庆父的门外号陶大哭。庆父一听，便知是公子鱼被拒而归，不由地仰天长叹，说：“子鱼不进来见我，又哭得那么悲哀，乃是庆父的死期到了。”于是解下衣带，悬梁自缢而死。

至此，鲁国断断续续长达两年之久的内乱，在齐桓公的干预下，终于平息。

管仲在整个平定鲁国内乱时期，除了在刚刚获悉鲁乱时，说服齐桓公不要轻易吞并鲁国，以免失却盟主之尊外，就很少参与其事，而是尽数托付给仲孙湫、鲍叔牙等人。管仲决非是忙里偷闲，实是另有紧要事务缠身。

就在鲁国大乱后不久，平静了几年的北狄人又兴起了风浪，开始大规模袭扰卫国和邢国。

北狄在当时分为赤狄、白狄、长狄三支，因散居于齐、鲁、晋、卫、宋、邢等诸侯国之间，只在北方活动，所以统称为“北狄”。这次狄人骚扰中原，却与齐国有藕断丝连的关系。原来，狄人和山戎相似，多为骑兵，骁勇强悍，行踪飘忽不定。由于狄人经常为害中原，所以中原人士把北狄、南蛮、山戎合称为“三祸”。狄人首领听说齐桓公亲率大军荡平北方山戎，颇为不服，又不免生出些“猩猩惜猩猩”同类相怜之情。于是在痛恨之余，趁齐桓公忙于平息鲁国内乱之时，乘机骚扰中原，侵犯卫国。卫懿公向齐国告急。管仲一直不插手定鲁之事，正是倾力于救卫。

管仲派遣许多哨探潜入卫地打探消息，获悉这一次狄人侵犯中原，兵力

之雄厚，来势之凶猛，手段之毒辣，均非同往常。尤其是赤、白、长三支狄旅合兵一起，更是绝无权有。管仲不难看出狄人大举进犯，来意不善，决非仅仅掠夺人、畜、财、物，恐怕另有更大的企图，绝不可等闲观之。

但是，接到卫国的告急后，在是否即刻发兵救卫之事上，管仲和齐桓公的见解却极为一致，都认为应暂缓出兵。

管仲从兴霸开始，就一贯极力倡导对天下诸侯恪尽救难扶危的义务，坚持以德、信、礼、义服天下，以显示霸主的威严与仁厚。救燕助鲁期间所做的一切传世之美事，均是出于这一策略，可谓果实累累。偏偏对卫国见死不救，自然事出有因。

原来，管仲早已对卫国之事了如指掌。卫懿公为君九年，未能创下强国富民的丝毫政绩，却以沉溺酒色玩乐，不理国政，轻慢贤士，而在诸侯中声名狼藉。卫懿公喜欢仙鹤。仙鹤是鸟中皎皎者，形貌清丽，羽毛莹白光润，啼鸣清脆悦耳，舞姿飘洒俊逸，所以有“仙鹤”之称，谁人不喜欢？但卫懿公却是好鹤成癖，向他献鹤的人，必封一官位，赏以重金。他饲养的鹤，每一只都有品位和俸禄。上等的食大夫俸禄，次等的食士俸禄。卫懿公每次出游，由鹤分班跟随，并有“鹤将军”、“鹤宰相”等在前面开路。为了饲养这些鹤，耗资巨大，仓廩空虚，只能对百姓横征暴敛，使卫国百姓贫穷如洗，土地荒芜，路有饿殍，百姓怨声载道。

所以，听说卫国被狄人所困，齐桓公也一反常态，不再急于出兵救急，反而鄙夷地说：“寡人南征北伐，东讨西战，受尽奔波争战之苦，为的是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难道是让卫懿公这等荒淫无道的昏君坐享其成么？天下哪有如此便易之事？寡人如助他击退狄侵，他会轻易觉得，狄寇貌似凶狂，其实不过如此。那样岂不助长他沉溺于安乐之中，更尽情地戏耍他的宠物——鹤！寡人绝不会做这等傻事，还是让他的鹤去救他吧。”

齐桓公说的不无道理。所以管仲也赞成。但管仲除存有借助狄人之手惩戒卫懿公的用意外，还有另外一层深意。他认为：狄寇性如豺狼，绝不会以夺得财货而轻易满足。此时狄寇气焰正盛，而卫国还没到力竭之时。齐军这时去迎击气焰嚣张的狄寇，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而救助的却是尚未力竭的卫国，付之多而收之微，此为事倍功半，齐国吃了大亏。不如坐等战事发展，卫国此时的防御犹如纸糊的一般，在狄寇疯狂的攻击下，必然溃败；狄大胜卫国，因骄而气衰。那时齐军乘势突然杀到，迎击力竭的狄寇，救援已经溃败的卫国，齐国救危的名声更响，付之微而收之盛，则为事半功倍。这是一种“养乱为功”的策略，虽不那么光明坦荡，其功利效果却是十分明显，也是称王兴霸者所施用的惯常手段。这等奇谋只有管仲想得出来。

果然，狄人以狂风扫落叶之势攻进卫国时，卫懿公正载着他浩浩荡荡的仙鹤大军在游山玩水呢。闻听狄人来犯，惊得从车上一头栽到地下。他仓惶回城，一边派人向齐国告急，一边调兵遣将，号召百姓从戎，准备迎击狄寇。但他身边所剩的文臣武将多是平时对他阿谀奉迎之徒，一听战事紧急，纷纷退缩。城中百姓也不愿拿起刀剑，从戎杀敌。卫懿公好像还在昏睡不醒，竟不知何故。他和残留下的唯一贤臣弘演的一段对话，颇为耐人寻味。

卫懿公问：“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何狄寇来犯，将士、百姓都畏惧不前？”

弘演说：“卫国有一物足以抵御狄寇。”

懿公：“何物？”

弘演：“鹤。”

懿公：“鹤？鹤不过是一种美丽的飞禽，只会飞翔，食虫豸，又怎能抵御强寇？”

弘演：“卫国的鹤何时食过虫豸？主公的鹤既有‘将军’，又有‘宰相’，岂只是能飞而已？”

懿公默然。

弘演：“主公饲养的鹤群，享受的是大夫的俸禄，百姓的赋税，住的是宫殿，吃的是美味，生在卫国，人不如禽。卿士、百姓早就怨声载道，国难之时，又何来争先杀敌之心？”

卫懿公这才幡然悔悟，但为时已晚。他命放掉所有的鹤，亲率人马迎击狄寇，但卫国军队是临时凑集起来的乌合之众，荒于操练，军纪松散，毫无士气，这样的军队对付凶悍的狄寇，岂不是送羊群入虎口？卫国人马在荥泽一带与狄寇大战，一触即溃，全军覆没，卫懿公也被狄兵剁为肉泥。弘演也战死疆场。

卫国率少数人马据守都城的大夫石祁子，听闻卫军败绩，不愿坐守待毙，和公子申等保着宫眷，带领百姓，扶老携幼，向东逃难。狄人长驱直入，占领了卫国都城，将卫国的宫廷，府库，乃至百姓财物寸物不留，劫掠一空，席卷而去。

齐桓公、管仲派遣公子无亏率领三千精兵、三百辆战车赶到卫国救援时，狄寇已无踪影，卫国已经灭亡。齐军看到的是一座满目疮痍，一片死寂的空城。

公子无亏率兵向东追赶，在卫国的曹邑赶上卫国的残余，卫国已立新君。原来石祁子率卫国残兵和百姓逃到曹邑，查点人数已仅剩数千人。国不可一日无君，在宋桓公的帮助下，立公子申为卫国国君，即卫戴公。

齐桓公原想在卫国危急之时，出兵救援，没料到卫国军队如此不堪一击，一战即亡，齐军救援到底迟了一步。获悉卫国已亡，桓公心有抱愧之意，便与管仲商量，想弥补一下自己的失误，打算命无亏率部下三千精兵、三百辆战车驻扎曹邑，守护卫国的残余。管仲却知道卫国新君公子申生性懦弱，身体多病，恐怕无力收拾卫国的残局，便劝齐桓公亲赴曹邑，以盟主身份安顿卫国。齐桓公答应，正待起程，石祁子派遣使臣来到齐国，求请齐桓公相助，并告诉桓公，欲立公子毁为卫国国君。原来，公子申在战乱中饱受惊吓，心里惊恐不安，终日郁郁寡欢，即位不到一月就发病而死。

卫国本已得到宋国的帮助，为何石祁子又来求助于齐国呢？一来齐国势力雄厚，齐桓公又是中原盟主；二来欲立为君的公子毁此时正在齐国。卫公子毁已在齐国居住多年，当初就因为看不惯懿公耽于玩乐，不理国政而以忠言进谏，反遭忌恨，危及性命，不得已逃到齐国避难。齐桓公见公子毁与自己当初进谏襄公而被驱逐的遭遇相同，深为同情。在交往中，见毁虽然年青，却是朴素、贤德，颇知礼义，于是倍加赏识。管仲也常向桓公提及，将来主持卫国社稷的必是毁。听说卫国无君，桓公自然赞同立公子毁为君。桓公对毁说：“公子回去将守卫国的宗庙，身负重任，望好自为之。卫国惨遭狄寇蹂躏，物品匮乏，寡人自当倾力相助。”桓公送给公子毁作为国君的良马华车和祭服；送给毁夫人鱼皮装饰的丽车和三十匹上等的织锦；送给卫国百姓粮粟一批，并牛、羊、豕、鸡、狗各三百，以帮助卫国灾民渡过难关。公子毁感激涕零，告辞齐桓公回卫。

随后，齐桓公听信管仲之言，亲自来到曹邑，帮助安定卫国。这时公子毁已即君位，为文公。齐桓公和管仲见卫文公穿的是粗衣布帽，食的是粗粟淡肴，行的是起早贪黑抚恤百姓，并将齐国所送物品，尽数分发百姓。其贤德，卫人有口皆碑。齐桓公大加赞赏，与管仲商量，狄患未除，卫国国势衰微，又处于毫无遮蔽的曹邑，再无力抵御外患，想把无亏所率的兵马、战车长驻卫国，协助戍守曹邑。管仲却早有打算。自从有了遂国杀齐戍卒事件之后，齐国绝不能再做此等出力不讨好之事。卫国一亡，他一直在为齐桓公谋划另一伟大举措，既不冒风险，又能名垂千古，那便是为卫重新筑城建国。于是，他对桓公说：“臣见曹邑周围平坦无险，宜攻难守，即使留下数千齐兵，只能解得一时之急，如狄寇再次大举进犯，几千齐兵也无济于事。何况，留下齐军戍守，日久必然生事。臣已想得一个绝妙主意，不如选择一个既可凭险固守，又土地肥沃的去处，帮助卫国筑起一座新城池，才是长久大计。”

齐桓公当即便要调集齐国工匠和派出士卒，帮助卫国择地筑城。管仲说：“为卫国筑城，该是发挥盟约作用的时候了。救危扶困，是盟约的重要条款之一。合中原诸侯之力，存一卫国，当不费大力。省却了齐国的力量，又重视了会盟诸侯，使盟约变得更为神圣。此乃是一举两得之法，可为之。”齐桓公极为赞同管仲所言，即命拟写书信，详述卫亡之事，并重温盟约，约请入盟诸侯共同助卫筑城。但使者还没有出发，邢国又来告急：邢国遭到狄寇的围攻，十分危急，请求齐国速速发兵救援。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齐桓公斗志正盛，问管仲：“邢国应该救援吗？”

管仲当机立断：“应火速出兵救邢！”

桓公问：“为何不救卫，却要救邢？”

管仲说：“此一时，彼一时也！”

桓公说：“请仲父说与寡人听。”

管仲说：“天下诸侯所以与齐国结盟，是因为主公为中原盟主，能够帮助他们消灾灭患。所以不救卫，一者暂避狄寇之锋芒，二者借以惩戒卫懿公。而邢国自结盟以来，一直诚心尊奉主公为盟主，从无二心，不能与卫相提并论。卫国已亡，再不救邢，两个靠近齐国的国家遇难而不救援，将损及霸业。”

桓公问：“帮助卫国筑城之事如何处置？”

管仲说：“狄寇骁勇凶残，如等帮卫筑城后再去救邢，邢必重蹈卫国覆辙，此刻，救邢如救火。待荡尽狄寇，保住邢国，再助卫国重建家园。这才是百世千秋的功劳。”

桓公心悦诚服，只说一声：“好！”

管仲即传檄与邢国近邻的宋国和曹国，出兵救邢。桓公和管仲亲率齐军出发。

三国诸侯在聂北合兵一处，商讨救邢之策。

管仲献计说：“据管仲所知，狄寇日夜攻城，邢军眼看就要抵挡不住，三国大军赶到邢国时，恐怕邢国已城破国亡。狄寇目的已达，见援军到来，必一哄而去。虽暂解邢国一时之危，但狄寇连破中原两国，兵力却毫发未损，气焰越发猖獗，日后必卷土重来。邢、卫被劫掠一空，那时受骚扰的恐怕该轮到齐、宋、曹了。”

三位国君都觉管仲言之有理，便问管仲有何良策。管仲如此这般，说出他的计策。三君大喜，依计而行。

管仲点齐精锐骑兵三千，亲自率领，抄小路越过邢国都城，向西北方向急驰而去。

齐桓公率三国大军从大路向邢国进发，沿途旌旗招展，大有一举荡平狄寇之势。眼看快要到达邢国都城，就见邢国男女老幼潮水般涌来，塞满了道路，哭爹喊娘，呼儿唤女，沿途不绝。其景其情，十分凄楚，齐桓公何等场面没有见过，见此惨景，竟也不由地洒下几滴英雄之泪。桓公正欲催军前进，只见一人衣衫零乱，满身血迹，仓惶奔到齐桓公车前，哭倒在地。桓公定睛一看，正是邢侯叔颜。桓公慌忙下车扶起邢侯。宋公、曹伯也跳下车来，共同将邢侯安慰一番。从邢侯哭诉中，方知邢城已被攻陷，狄寇正在劫掠放火。齐桓公大怒，命大军火速杀奔邢国都城。

狄兵在城中见人就杀，见物就抢，很快将邢城抢劫一空，狄兵首领闻听齐桓公率诸侯大军将至，不再恋战，命狄兵放火烧城边撤退。顿时，邢城变成一片火海。

齐桓公将宋、曹军队留城救火，自己率领齐军越城而出，马不停蹄地尾追狄寇。

狄兵夺得大批财物，人背马驮，向西北方向飞驰。眼看离邢城越来越远，只道已脱离了险境，便渐渐松弛下来。狄人此次进攻，先亡卫，再破邢，肆意横行，视偌大中原犹如无人之境。狄人首领更是狂傲无羁，望着东南方向一团冲天而起的大火和滚滚浓烟，仰天狂笑：“哈哈，齐桓公老儿能奈我何？只能在后面嗅闻马屁吧！”笑罢，命狄兵下马歇息。

狄兵狂笑着纷纷下马，解甲、卸物，点数战利品。正自得意，突然前方杀声震天。只见两边山坡上冲出两支人马，一色的骑兵，山呼海啸般掩杀过来。狄兵首领大惊，忙令上马迎击。怎奈背负沉重，又毫无戒备，狄兵顿时乱成一团，被齐、宋、曹骑兵截成数段。狄人首领纠集残兵，正欲夺路逃走，齐桓公率军队侧后杀到。几路人马将狄兵困在核心，大肆砍杀。狄兵还没来得及享用掠夺来的财物，便糊里糊涂成了刀下之鬼。狄兵首领由数十骑亲随保着，拼命杀开一条血路，冲出重围。所剩残兵已不足千。

这一战意义重大。三支狄兵精锐几乎损失殆尽，致使今后数年之内，狄寇再也无力袭扰中原。这正是管仲之功。正是他巧设奇计，才有此次大胜。

齐桓公、管仲率得胜之军回到邢国都城。城中大火已被扑灭。齐桓公见好端端一座城池到处硝烟迷漫，几乎化为一片废墟，不由地嗟叹不已。

齐桓公问邢侯如何打算，是否还想居住在这座城池。邢侯回答说，邢国百姓大部分已逃难到夷仪，想迁都夷仪，以遂民愿。齐桓公仍采纳管仲关于助卫筑城的建议，与宋公、曹伯商量后，决定三国各派工匠、士卒帮助邢国构筑夷仪城，建立庙堂，添设庐舍。三国军队又将从狄寇手中夺回的大批财货，分毫不取，尽数归还邢国。齐桓公又命从齐国运来大批粮粟、布帛，并牛、马、羊、豕、鸡等牲畜家禽，帮助邢国渡过危难。

邢国君臣、百姓受到如此惠顾，生计如常，仍像在故城、家园一般。对齐桓公感恩、祝祷之声，更是不绝于耳。

此事，诸侯称之为“迁邢”。

安顿下邢国后，宋、曹二君便欲率军回国。管仲向齐桓公建议说：“卫国败亡在先，邢国破城在后。帮助邢国筑城，而不帮助卫国，天下诸侯将说盟主偏心于邢。乘宋、曹两国人马未退，人多势众，正可趁机帮助卫国构筑新都，以免后来麻烦。”

桓公依其言，便和宋、曹二君移师卫国曹邑，选择楚丘为吉地，给卫国建起一座都城，一切费用皆由齐国担负。

此事，诸侯称为“封卫”。

至此，齐桓公接连定鲁、救邢、存卫，连战皆捷，名声大振。天下大小诸侯，既称道齐桓公的武威，更钦佩齐桓公的仁义，纷纷来与齐国修好。一时间，远国的百姓对齐桓公如盼星望月；近国百姓则顺从如行云流水。

由此可见，定鲁、救邢、存卫，是齐桓公遵循管仲策略，抵御外侮，救危扶困，而干出的三大功业。它既为管仲对外交往以德睦邻策略巨大的成功作了强有力的佐证，也为齐桓公的霸主之业增添了光彩夺目的内容。

第八章 伐 楚

齐桓公在短短的三年中，靠着管仲的精心筹划，先后助燕、安鲁、救邢、存卫，剿山戎、平孤竹、灭冷支、歼北狄……齐国大军所到之处，如秋风扫落叶，势不可挡。天下诸侯望风顺服，连紧靠楚国的江、黄两个小诸侯国也愿归附齐国。于公元前 658 年秋，在一个叫贯的小城与齐国结盟。

齐国势力的迅速膨胀，却惊动了另一个有为的君主，那便是位居荆襄之地的楚国楚成王。

楚成王熊恽，由于任用了颇具治国才能的令尹子文，在几年间使楚国强盛起来。楚成王不甘心偏居南方一隅，常有觊觎中原的野心。数年中，齐桓公叱咤风云，纵横中原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到楚国，使他又是妒忌，又是羞恼。他对令尹子文曾坦露过一番心事。他说：“齐侯小白，沽名钓誉，人心归附，可寡人蛰伏于汉东一隅，德不足以服人，威不足以慑众。当今天下，人们眼中只有齐而没有楚，寡人身为楚国之王，实在耻辱而心又不甘。”

子文向楚成王分析了齐国和楚国的形势，两国的关系及发展的趋势。他清醒地认识到，齐桓公经营霸业已近三十年，打着尊奉周王的旗号，德、武并举，中原诸侯诚心归附，又有满腹韬略的管仲辅佐，至今羽翼丰满，根基深厚。楚国此时与齐国以武力相抗衡，无疑是以卵击石，必当碰个头破血流。而郑、宋两国，靠近楚国，居于南北之间，实为中原的屏障。楚国要图谋中原，非先降服郑、宋两国不可。郑、宋一失，对于齐国来说，犹如大鹏被斩断一翼一足。任大鹏鸟再凶猛，肢翼双残，也无能为力了。根据这一分析，子文为楚成王谋划了一条针对不同国家而硬软兼施的险恶策略。

楚成王全盘接受了子文的策略，并立即付诸实施。他一边派大将斗章以不顺服楚国为名兴师讨伐郑国，一边在靠近宋国的边境处拦截河道，使上游宋国的农田大片被水淹没，无法耕种。欲逼迫郑、宋两国归附。

在向郑、宋用强的同时，楚成王却向齐国大献殷勤，在国内四处扬言：当今之世，天下最圣明的国君莫过于齐桓公；最贤能的大臣莫过于管仲。明君逢贤臣，中原霸王之位归于齐国实为天意。楚国愿与齐国结盟，以顺无意。如果有人能使楚国与齐修好，不论是上卿还是百姓，都将不吝惜以封侯晋爵加以赏赐……如此等等。重赏之下，果有勇夫。想得到封侯的楚国人纷纷携带珍宝和织绵涌向齐国，向齐桓公的左右送礼行贿，求请两国修好。

就在楚国虎视眈眈，暗施手段，图谋中原的时候，齐桓公却飘飘然起来。齐桓公以为天下诸侯已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呼风唤雨，无听不应，还不该歇息享受一番吗？

这也难怪齐桓公。近三十年的苦心经营，霸业兴盛，天下望归，眼前恭顺奉迎之色相迎，耳畔歌功颂德之声不绝。现在就连独霸南方称为“荆蛮”的强楚也向齐国频使媚眼，更使桓公如饮迷魂汤，飘飘悠悠，好不自在。齐桓公生性本就喜好玩乐，在刚任管仲为相时就曾坦诚地说过。此时功成名就，春风得意之际，顽性复发，遂把政事撇于脑后，便想及时行乐了。

有一天清晨，管仲照例前往桓公寝宫中请安。齐桓公自巾裹头，满面痛苦之色迎接管仲。管仲大吃一惊，忙问桓公身患何疾。桓公告诉管仲，他心口憋闷，头脑晕眩，想是受了风寒所致。管仲劝他好好歇息治疗。

齐桓公乘机说道：“仲父还记的吗？当初寡人梦寐以求成就中原霸主，大泽围猎之时，看到鸿雁南飞，触景生情，向仲父坦露心事，说鸿雁秋天南

飞，春日北往，畅意飞翔，是否凭借着两只强壮的翅膀？仲父想了一下回答说：‘我明白了，主公有成就霸业的雄心，而臣却缺少辅佐主公成就霸业的才能，而深感惭愧和不安。’而今，我有仲父，正犹如鸿雁有双翼，渡河有船只一样，终于完成了梦想中的霸主大业。寡人和仲父年岁渐长，鬓间已生花发，又常年奔波劳苦。思想起来，寡人终有千年基业，可人生苦短，却没有百年的寿命啊。近来，寡人深感身体疲劳，精神怠倦，又有疾病缠身，想行乐一番，仲父该不会反对吧？”

管仲和桓公朝夕相处，生死相依，共同创业近三十年，耳濡目染，桓公在他的心目中如透明人一般。他近来发现桓公由于一连串的成功，开始渐渐露出骄傲和怠情的情绪。但管仲深谙人之常情，桓公既生此念，绝非一日之间形成，如轻描淡写地劝说几句，也可能奏效一时，但绝难长久，日后必将复发，必须重重一击，方能使他彻底悔悟。于是，并不立时向桓公说破，亦不施以空泛说教，反而顺着桓公的心意说：“好啊，那主公就行乐吧。”

桓公没有想到管仲会如此轻易地答应，头疼病顿时不翼而飞。命令侍从们悬起编钟和磬，预备酒宴。编钟和磬都是当时的乐器。编钟是青铜造就，磬是石玉雕成，奏乐时悬挂在特制的架子上，用槌敲击出有节奏的音乐。

经过一番布置，开始敲钟击磬，吹竽鼓瑟，窈窕艳丽的宫女在优美的音乐声中彩蝶般翩翩起舞。齐桓公以娇妻美妾相伴，听着音乐，赏着舞蹈，饮着美酒，真如天上神仙一般。醉死梦生的宴乐一连数日不断。这可急坏了鲍叔牙、隰朋、王子成父、仲孙湫等一班文臣武将，纷纷前来进谏，均被管仲挡驾。众人替桓公忧心，更对管仲不满。管仲仿佛也突然昏了头，陪着桓公行乐不止。

齐桓公只道管仲善解人意，越发没了顾忌，只闹腾得齐宫昏天黑地，乌烟瘴气。数日之后，桓公和管仲盘桓于编钟和磬的行列里。桓公时而叩击编钟，时而敲打磬，丁丁当当之声，清脆悦耳。桓公看着管仲，得意洋洋地说：“快乐吗，仲父？”

管仲苦笑一声，说：“依臣之见，这是悲哀，而不是快乐。”

桓公见管仲难得一直陪着他沉溺于欢乐之中，原以为管仲会随声附合，没想到会出此语，十分诧异地问：“为何是悲哀呢？”

管仲神色凝重，口气肃然，说：“据臣所知，古代君王能够尽情行乐于编钟和磬之间的，并不似现今主公这种情形。而是命令出口，畅行无阻于天下；身在编钟和磬之间，而没有四面兵戈相向的忧虑。而主公此时传出命令，自思能畅行于天下吗？西有秦、晋，南有强楚，能尊奉王公为天下盟主吗？西戎、北狄，也有死灰复燃之势，常有骚扰中原之举，能听从主公的号令吗？依臣看来，主公近日的行乐，实是身在编钟和磬之间，而四面兵戈闪烁，令人胆颤心惊啊！所以臣说，这是悲哀，而不是快乐。”

桓公听着，低头不语。良久，抬起头，困惑不解地问：“寡人行乐，是有些过分了。可仲父的话是否有些危言耸听？现在就连桀骜不驯的楚王，不也愿顺服寡人，与齐国结盟修好吗？”

管仲正色道：“这正是主公的危险所在，而臣忧虑的原因啊！”

桓公不解，问：“为何？”

管仲说：“最近数年，主公的精力心血付诸于北方的燕、鲁、邢、卫诸国，却疏淡了南方的郑、宋等国。楚国对中原存有狼子野心，由来已久，只是没有时机而不敢轻举妄动。现在楚用子文为令尹，日渐强盛，已不甘偏居

南方一隅了。所以与齐修好，只是慑于主公之威和齐国的兵强马壮，而故意作出的一种姿态。同时却在攻打郑国，威逼宋国。这一定是子文为楚王谋划的“文攻武略”之法，以温顺来麻痹和松懈齐国，却包藏着以武力攻取郑国和宋国的祸心。主公试想，楚国现在正攻打郑、宋，主公身为盟主，不予援助，就会失去郑、宋。郑、宋是南方与中原的枢纽，一旦顺服楚国，中原南部将门户洞开，楚国则势力大增，有恃无恐，由南向北大举进犯，一路尽为弱小国家，如何能敌？楚军必将势如破竹，直捣中原。主公何以安寝？又何以玩乐下去？”

这时，外面传来众妻妾的欢声笑语，桓公却被管仲说得汗流夹背。半晌方呐呐问道：“既然如此，仲父为何不早规劝寡人，以至险些误了大事？”

管仲说：“做臣子的总要遵从君王的意愿。当初主公立志兴霸立业，管仲鞠躬尽瘁，出生入死，辅佐主公得以称霸中原。今日主公要及时行乐，想把几十载的兴霸心血付诸东流，臣也是束手无策，只有听天由命啦！”

齐桓公方才明白了管仲的良苦用心，幡然悔悟，眼睛中又闪烁出那种慑人心魄的虎虎生气。毅然下令：搬去编钟和磬，撤掉歌舞和酒宴！尔后，桓公问管仲如何应付楚国。管仲早有谋划，说：“答应楚国的请求，申明两国结盟修好。乘机提出请楚国放弃攻郑逼宋之举，楚国如答应，就是以‘文’的方式解救了郑、宋；楚国如不答应，盟约便只是一纸空文。现在楚国已暂时停止了攻郑逼宋，如他再有动静，就兵戈相向，让楚也见识一下中原盟主之威。这唤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桓公依其言，第二天下令全国戒酒三个月，违令者斩！他又开始勤理政事，派遣使者到楚国以示通好。

鲍叔牙认为管仲自恃功高盖世，开始耽于玩乐，产生怨恨情绪，今见桓公如此，方知误解了管仲，来到宰相府，向管仲表示歉意。问管仲为何不早劝主公。

管仲说：“主公存有行乐之心日久，如早行劝阻，或许能稍有收敛，但总是耿耿于怀，一遇机会这个念头又会冒了出来。不如干脆在这时，齐宫中发生的一件生活小插曲，却左右了齐桓公，提前促成了伐楚之举。

那是一个明朗的初秋日子，阳光灿烂，天空碧蓝，空气清爽。齐桓公被蔡姬缠着到园囿的清池中荡舟采莲蓬。蔡姬是蔡国蔡穆公的妹妹，嫁于齐桓公为妾。蔡姬正当妙龄，美丽、聪慧而又有着江南女子的清纯灵秀之气，颇受齐桓公的宠爱，所以齐桓公虽心情不佳，被缠不过，还是答应了蔡姬。荡舟时，蔡姬见蓝天绿水，清风徐吹，硕大的荷叶随风轻摇，不由得心花怒放，顽心大起，伸手撩起池水泼洒桓公。桓公从小居于北方深宫，是个“旱鸭子”，十分怕水，于是惊惶失措地制止蔡姬。蔡姬年少顽皮，不知深浅，仗着桓公宠爱，越发一边颠簸小舟，一边撩水，将桓公溅得满脸水渍，衣裳透湿。桓公到底是一国之君，连大国的君侯、周王室的上卿都对他毕恭毕敬，被蔡姬如此戏耍，又因怕水弄得甚是狼狈，觉得大失尊严，不由得恼羞成怒，大怒喝道：“婢子无理，不能侍奉寡人！”

蔡姬见桓公暴怒，才怯怯地停住了恶作剧，但大祸已经闯下了。回到宫中，齐桓公怒气未消，不顾蔡姬啼哭哀求，派遣竖刁将她送回蔡国。桓公本来很是喜爱和娇宠蔡姬的，送其回国并无绝情休她之意。只是由于自己前不久过度行乐，在国内、宫内引起一些非议，心中不快，一怒之下将她惩罚一下，以后自会再接回齐国，但桓公绝不会想到，事情正是坏在了他一直宠信

的竖刁身上。

竖刁是个利欲熏心之人，他满以为送蔡姬回国乃是一桩美差，蔡穆公为了挽回这门亲事，定会极力巴结于他，向他重金行贿，求他向齐桓公多加美言，接回蔡姬，这样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大捞一笔实惠。谁知美梦破灭，寸金未得，却得到的是蔡穆公冷若冰霜的面孔。竖刁恼羞成怒，便从中挑拨，替齐桓公添油加醋，编造了不少难听的话，假托齐桓公之口，骂蔡国是不知礼仪的野蛮之邦；骂蔡穆公昏庸无能，顽冥不化；骂蔡姬无德无才，刁钻泼辣……言语恶毒之极。蔡穆公见妹妹哭哭啼啼地被遣送了回来，本就心中着恼，极欲发泄，听了竖刁的挑拨，勃然大怒，道：“已经娶到齐国，又遣送回来，还如此侮我，这不是欺人太甚吗？偌大个天下，难道寡人非要与他齐国结盟不成！”遂与齐国绝盟，并将他的妹妹嫁到楚国，成为楚成王夫人。

齐桓公闻听蔡姬被远嫁到楚国，绝没料到事情会弄到这般地步，他深感后悔，又觉得大受侮辱，恼恨之余，遂即决定讨伐蔡国、以雪夺姬之恨。

管仲听说桓公要为蔡姬之事，向蔡国开战，很是着急，匆匆来到宫中求见桓公。桓公一见管仲神色慌张地跑来，便知必是为伐蔡之事，便抢个先机，冷冷说道：“仲父急匆赶来，莫非又是劝说寡人不要伐蔡？”管仲见桓公一语挑明，也干脆说：“主公乃是大国之君，中原盟主，只为姬妾私事就去讨伐一个国家，如何说得过去？这样做，天下诸侯非旦不会同情齐国，反而会暗中嗤笑主公。主公不可因一时之激愤而草率行事，以免误了大事。”

齐桓公深蹙双眉，喟声喟气地说：“仲父知道寡人的心内有多么痛苦吗？爱姬白白被夺走，不让蔡穆公老儿吃点苦头，寡人枉自为人，又有何颜再为中原盟主？我伐蔡之意已决，仲父不必再言！”原来，桓公因自己一时激愤失误而痛失爱姬之后，这数十日来，他食不甘味，夜不安寝，真是度日如年。他总觉心中空空荡荡，没了一点情趣，其余姬妾也都大失姿色，一个个变得俗不可耐。他的眼前总闪动着蔡姬的俏姿和丽容；耳畔鸣响着蔡姬清脆悦耳的娇呼和甜笑。甚至当日惹他恼怒之时的泼水模样，也突然变得那么的烂漫可爱，以致使他着魔一般，闲暇之时，常常独坐出神，自言自语：“是寡人的错，都是寡人的错……泼吧，泼吧，泼一身水、两身水，又有何妨……”真是情痴之君！后来桓公与管仲议论起此事，还常常感叹不已，说终于明白了当初殷纣王为取悦于妖妃妲己的欢心，而炮烙梅伯、挖心比干；周幽王为博得美人褒姒一笑，而戏耍诸侯以致倾国倾城之事，均是心窍被情所述，以致神魂颠倒，难以自拔。当时他也正是深深陷入了‘情’的迷网之中，所以即使管仲所言，他也听不进一字了。

管仲见桓公执意伐蔡，不便再言。但他作为执掌国家大政的宰相，总不能眼睁睁地让桓公因男女私情去讨伐一个国家，何况是桓公失误在先，蔡穆公绝情在后？这样做，必然会影响到千辛万苦创立下的霸主基业。管仲内心深处并无过多责备蔡穆公之意，他一直在怀疑，这件事所以弄到如此地步，说不定是竖刁那小子暗中作了手脚。管仲并非空自怀疑，据他平时细加观察和宫中传出的风声，显而易见，竖刁乃是大卫姬的心腹之人，大卫姬在为桓公生子的妻妾中居于首位，妖冶而又精明，又擅弄权，时时露出独霸后宫且参与齐国政事的野心，她眼见蔡姬年轻貌美，性情活泼可爱，深受桓公喜爱，大有独专其宠之势，心中岂能不妒火中烧？蔡姬被遣回国，可说正中她的下怀。善通人意的竖刁既为大卫姬的心腹，又怎能让蔡姬重新回到齐国？所以，管仲觉得此事绝非如此简单，事关重大，眼下还是先设法稳住桓公，再作计

较。

管仲在运筹谋划此类关乎到某个国家生死存亡大事时，总是甚为慎重，均着眼于齐国的地位和齐桓公称霸所遵循的“尊王攘夷、救危扶困、征伐无道”的十二字箴言。此次征伐关乎到蔡国的存亡，自然也不例外。所以，他根据蔡国的地理位置和背离齐国、投靠楚国的实情，细加思索，很快便想出一条以攻为守的绝妙之计。

管仲复见桓公，献计说：“主公执意伐蔡，臣想出一个一箭三雕之计，好歹让蔡侯落入臣设下的套中。”

桓公还当管仲又来说服他呢，见他竟然同意伐蔡，又亲自设谋，喜不自胜，忙说：“有仲父亲劳，何愁伐蔡不成！仲父有何妙计，快告诉寡人！”

管仲断然说：“伐楚！”

桓公一听，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惊诧地问：“伐楚？寡人是要伐蔡，仲父却怎么说到伐楚？莫非寡人听错了？”

管仲微微一笑，说：“主公并没听错。此乃声东击西之法。”

桓公问：“何为声东击西？”

管仲说：“主公知道，楚国背逆周室朝廷，已有许多年没有向周王室进贡包茅啦。”

桓公问：“何为包茅？”

管仲说：“包茅是楚国应向周王室进贡的一种特有的菁茅草，又长又结实，周天子祭祀时，把菁茅捆成束，立于祭坛上。将酒从茅草梢间浇下，酒便顺着菁茅渗入地下，土地之神便可饮到人间供奉的美酒。由于楚国多年寸草不贡，周天子已无法祭祀地下众神，大有怨恨楚国之意。主公不是早就想讨伐楚国吗？此时正可打出周天子的旗号，召集天下诸侯之师，向楚国问不贡之罪。”

桓公还是不明，插嘴问道：“仲父说了半天，还是伐楚，这与伐蔡又有何关系？”

管仲说：“这个‘关系’便是着落在邀集天下诸侯共同伐楚这一事上。主公想，蔡国已与中原之盟离心离德，投靠了楚国。主公只充不知，仍以盟主身份代周天子檄邀蔡国出兵共同伐楚。蔡侯必不出兵，便是对周王室的忤逆不道，正给主公一个征讨的口实。只要师出有名，一个小小蔡国又何足道哉！大军伐楚之时，举手投足之间，便顺势将其收拾了。如此，既完成伐楚之夙愿，大煞了楚国的威风；又惩罚了蔡国，雪了夺姬之辱；同时又为郑、宋出了一口恶气，保注了郑、宋两国与齐国的盟约。所以谓之一箭三雕之法。”

管仲一席话，说得桓公大为叹服，当即决定伐楚。当君臣二人商讨该聚合哪些国家出兵时，齐桓公首先想到江、黄两国。前不久，两国刚与齐国暗结盟约，这次伐楚，正可作为策应。

管仲却认为此事不妥，劝阻桓公说：“江、黄两个小国均为弹丸之地，远离齐国而靠近楚国，其所以能够长期生存下来，皆因没有得罪楚国之故。正因为如此，上次盟约才为密约。倘若暴露了两国与齐国结盟之事，这次又公然与楚国为敌，楚君必大为恼火，即使主公率军降服了楚国，又如何保得住日后不再反复？到那时，楚国想吞并江、黄，朝发暮至，垂手可得。主公即使想救援两国，也是鞭长莫及。可如若不救，又负了同盟之义，空惹天下人嗤笑。再说，主公曾邀集中原诸侯，五合六聚，次次大获成功，这次兴王师大举伐楚，又何必求助于国力微小的江、黄？”

齐桓公听了管仲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遂罢了邀江、黄两国助战的念头。

征讨楚国，是齐桓公称霸中原数十年中的一次壮举。在伐楚的全过程中，管仲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主谋人物。他在运筹帷幄，与楚国斗智斗勇的同时，也分出些许气力，略施小技，与竖刁在暗中展开了一番较量。

管仲是十分看重这次伐楚之战的。伐楚，是他与齐桓公的一贯主张，认为齐、楚两雄迟早必有一场恶战。他对两国、两军的势力作了一番分析对比，和齐国的制胜之道。

从整体势力看：楚国独霸荆襄之地，地广、人众、兵精、粮足，乃是齐国的强敌，绝非山戎、孤竹、冷支、北狄等诸夷可比；而齐国霸主中原数十年，国家富足，兵甲肃整，操练有拿，善于打恶仗、硬仗。两国、两军势力当在仲伯之间。

从统兵将帅看：楚国文有子文、屈完等，武有斗章、王孙游等。但子文等偏于文，斗章等偏于武，缺少文武双全之才，文武相制，则为兵家之忌。而中原之师，以齐桓公亲征，桓公几十年来南征北战，深谙争战之道，又有他管仲为其筹划谋策，和鲍叔牙、王子成父等一干能征惯战的勇将为辅，此项齐优于楚。

从地利看：楚军在本土作战，熟悉地形地势，又可以逸待劳；而中原之军则是千里征战，抵楚时已成疲劳之师，又是地形生疏，不服水土，此项则楚优于齐。但中原之师可以兵众而弥补。

从天时即争战之理看：楚国称王僭号已愈三世，常常派兵袭扰中原盟国郑、宋等国，又不向周王室纳贡；齐国则以盟主为名，以“尊王”为旗号，邀集天下诸侯之兵，代周天子前往问罪。此则理在中原一方。

从争战的前景看：楚国充分利用其地利，可与中原之师决一死战，胜则辉煌，战败则可以罢战请和，所谓进可以战，退可以和；而中原大军是以“王师”之称，如遭败绩，齐国威名扫地不说，更会“引虎出洞”，楚军乘势北进，直捣中原，犹如无人之境，所以此次出证，齐军许胜不许败。

其它诸如兵器之优劣，军纪之严明，大军的士气，彼此双方的虚实等，中原之师均优于楚军。

鉴于上述对比，此时与楚军大战，齐国当立于不败之地。

尽管如此，管仲对这次征伐还是作了长时间的充分准备。操练军队，修治兵甲，积蓄粮草。在军队数量上亦不敢托大，以前南征北战，只靠齐国军队便可扬威天下，或至多邀集三、两家诸侯助威。这次却不然，管仲与齐桓公竟邀集鲁、宋、郑、陈、卫、许、曹、蔡等八国诸侯，派出兵甲助战，连同齐军，号称天下王师，并定于翌年春，共同讨伐楚国。檄邀蔡国，便是管仲设下的圈套。

由于事关重大，管仲决定派出重要文臣武将分赴上述诸国。因为这不仅仅是一道书信而已，而是要陈述伐楚之理，晓以利害，务使各国诸侯出兵助战。否则，少了个把国家，几百辆兵车、几千人马，对伐楚来说，微不足道，但令出不严，却是折损了齐桓公之威，影响甚大。更有另一重要关节，管仲原本是要孤立蔡国，只要蔡国对盟主之命置若罔闻，就可以堂堂皇皇地前去讨伐问罪。如再冒出一、二个国家不服盟主调遣，不肯出兵伐楚，如讨伐蔡国，便也要讨伐这些国家。一旦出现此种情况，用不着伐楚，中原恐要开始争战不休。齐国要自酿苦酒自吞吃了。

管仲亲自点将：宁戚到宋国、仲孙湫到郑国、隰朋到陈国、竖刁到卫国、开方到许国、公子无亏到曹国、宾须无到蔡国。如此分派，管仲除想到宁戚曾说服宋国与齐国修好、仲孙湫曾助郑厉公复位等有利因素外，还考虑到竖刁是个无孔不入、无利不沾的小人，于是偏偏派他到重建国家不久的穷卫，且看他有何话说。果然，刚刚分派完毕，竖刁立即提出异议。

竖刁提出宾须无曾助卫复国，而自己曾送蔡姬归国，熟知蔡国之情，鉴于此，应派宾须无使卫，他则出使蔡国最为有利。

管仲心里冷笑，但脸上却对竖刁之议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夸赞他想得周全，当即将二人作了调整。竖刁脸上表现出很恭顺的样子，心里也在冷笑：“别人都把你管仲捧得神乎其神，还不是轻轻松松就中了本公的圈套！看来，也不过如此而已。”他哪里知道，他的一举一动均早在管仲的预料之中！竖刁虽然想到他每次出使外国，多能获取一批重礼，一个穷得丁当作响、靠别国救济方能存活下去的卫国，又能榨得出多少油水？而蔡国就不一样了。蔡国土地肥沃，是久负盛名的鱼米之乡，数十年来，既无外患，又无内乱，国家积蓄厚重，十分富庶。上次送蔡姬归国，他已感受到蔡国都城洋溢着一种富豪之气，甚是眼馋，自己却是分文未得，憋了一肚子的恶气。这次出使关系到蔡国的存亡，到时见机行事，略施小技，必使蔡侯入壳，大大地敲榨它一把！于是，带上一名随从兴冲冲地去了蔡国。宁戚、隰朋、仲孙湫等也相继出发。

只有鲁国没有派使臣前往，这是因为鲁国在这次伐楚中的地位所致。当年管仲拜相之初，齐桓公曾向他讨教以德睦邻有何深意。管仲说，既要称霸中原，就必须抵御外夷，征伐无道。而如有南征之举，根据地理位置和国家的势力，必须依靠西南紧邻的鲁国。鲁国自内乱平息后，在鲁僖公的治理下，日渐强盛，已恢复了大国的地位。现在南下远征强楚，鲁国正可为强大的后援，作用举足轻重。派遣别的使臣，管仲焉能放心？于是说动桓公与自己亲赴鲁国，明为抚慰，实为探明虚实，务必说动鲁侯出兵。桓公欣然同意。

齐桓公和管仲到了鲁国。鲁僖公是个重义之君，不忘齐桓公帮助平息鲁国内乱之情，更是感激管仲在鲁国几经危难之际，屡屡施之以德的恩义，对齐桓公君臣二人自是盛情款待。齐桓公见僖公如此贤明有为，在短短的数年中将一个乱鲁治理的如此井然有序，也不由地心生敬佩之意。

酒宴上，宾主频频祝酒，气氛甚为和谐。齐桓公乘机说起伐楚之事，欲邀鲁侯共同出兵，鲁僖公慨然说道：“昔日，鲁国得蒙君侯和相国无私相助，方有今日的国安民富。君侯在剿灭狄夷，救邢、存卫之时，鲁国因内乱刚息，百废待举，无暇顾及他国。如今要讨伐楚国，本公愿执鞭前驱，助君侯一臂之力。”

齐桓公没想到如此顺利，欣喜之色溢于言表，说：“有君侯相助，楚国何足道哉！”遂与鲁侯订立密约，翌年春择日伐楚。

就在伐楚紧锣密鼓地进行谋划筹措之时，楚国的探子已听到了风声，即刻飞报楚王。楚王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于是先下手为强，即派遣重兵大举侵犯郑国，欲在中原之师到来之前首先降伏郑国，去掉中原的屏障，斩掉齐桓公的羽翼。当时，仲孙湫送来书信并说服了郑文公出兵伐楚刚刚离开郑国不久。郑文公性情软弱，见楚军来势凶猛，登时方寸大乱，意欲向楚国求和。大夫孔叔极力反对，对郑文公说：“主公不可如此行事！数十年来，齐桓公屡屡与楚国交恶，皆是为了郑国之故，甚至在楚国向齐国大献殷勤、

要求修好之时，齐侯为了暗助郑、宋两国，以使中原盟约得以巩固，而对楚国的献媚不予置理。齐侯有德有恩于郑，主公又刚刚答应仲孙湫将出兵助战，郑若背弃与齐国的盟约，则为不信；屈服于楚国，则为不义。况且，中原大军不日将至，郑国如顺服楚国，必首当其冲，到那时齐侯恼恨郑国胜于恼恨楚国，郑国恐要大祸临头了。”

郑文公听了孔叔所言，觉得甚有道理，便问：“卿以为寡人该如何行事？”

孔叔接着说：“依臣之见，不如坚守城池，一边抗击楚军，一边向齐国告急求援。如此，既可显示郑国势力，并非等闲，谁也不敢小觑；又可在中原盟约国中一展大国之风范。齐侯、管仲为维系中原盟约之尊严，绝不会对我坐视不救。”

郑文公采纳了孔叔之言，即派孔叔火速前往齐国求救。一边调集兵马迎击楚军。

谁知孔叔尚未出发，仲孙湫却去而复归。郑文公见仲孙湫风尘仆仆，满面灰汗，十分惊诧，问为何复来。仲孙湫略述返回郑国之意。原来，管仲也已闻听楚国出兵侵郑之事，生怕郑国有失，影响伐楚大计。于是不等郑国求救，当即向刚刚归回齐国的仲孙湫授以密计，让其再返郑国。由于事情紧急，仲孙湫不顾远途奔波的劳累，即日起程，快马加鞭又回到郑国。他向郑文公、孔叔转述管仲之计，让郑国四处传播，齐桓公事中原十万大军正火速向南进发，扬言，不荡平楚国，誓不回师。以扰乱楚军军心，延缓其进攻的势头，争取时间。并约定日期，请郑国或君或臣，率领一支人马出虎牢关，屯于上蔡之地，等候中原大军一到，协力伐楚。

郑文公和孔叔听罢仲孙湫的转述，见管仲安排得如此周密，不由地对管仲又是感激，又是钦佩。郑文公一颗忐忑不安的心也才终于放了下来，抗击楚军之心更坚。

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年）春正月，齐桓公小白、鲁僖公申、宋桓公御说、郑文公捷、陈宣公杵臼、卫文公毁、曹昭公班、许穆公新臣，共八路诸侯联合代楚。

不出管仲所料，蔡国没有出兵。齐桓公按管仲设谋，与另七路诸侯兵马会集后，先行讨伐蔡国，以示惩罚。大军浩浩荡荡杀向蔡国都城，谁知竟是空空荡荡的一座死城。齐桓公见状，大惑不解，伐蔡之事乃是他与管仲密谋之事，知道的人甚少，会集王师后，口口声声均是讨伐楚国，从未提到过伐蔡之事，又是何人何时走漏了风声呢？齐桓公独自坐在中军大帐中，恼恨不已。

管仲却不动声色，请桓公升帐议事，说对蔡人潜逃空城之事自有交待。桓公将信将疑，只召集齐国的谋臣将领议事。众将陆续来到中军大帐后，管仲大声宣布蔡国人众先行潜逃，乃是有人泄漏了军机，当以军法严厉惩处。众将面面相觑。竖刁也在角落中装作无事一般。管仲偏偏问他：“竖刁，你可知是谁？”竖刁一愣，接着嘿嘿干笑几声，说：“在下不知。”管仲突然大喝一声：“刀斧手，将竖刁拿下！”两边甲士一拥而上，将竖刁捆绑起来。桓公和众将都很惊讶。竖刁则大声喊冤。

管仲嘿嘿冷笑，说：“不是你出使蔡国之时泄漏了伐蔡之事吗？何冤之有？”

竖刁大声抗辩，说：“竖刁在蔡国之时，守口如瓶，并无一字泄漏，此事赖到竖刁头上，岂不是天大的冤枉吗！”说着，乞怜的目光瞅着桓公求

救。

桓公果然迟疑着问：“仲父说是竖刁泄漏了军机，可抓到了他的什么凭证吗？”

管仲郑重说道：“此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主公以为臣能凭空捏造吗？”说罢，又盯视着竖刁冷冷地说：“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他向着帐外大喝一声：“进来！”

帐外一人应声而入，向桓公叩拜。众人看时，却是竖刁出使蔡国时的贴身随从。

竖刁一见其人，顿时瞠目结舌，面如死灰，身子瑟瑟犹如筛糠。

管仲让那随从讲出实情。于是，那随从当着桓公和众人的面将竖刁出卖军机之事一五一十地述说一遍。直听的众将个个怒火中烧，咬牙切齿地瞪视着竖刁，恨不能将其一刀挥为两段。

原来竖刁到了蔡国，递上齐桓公檄邀出兵文书以后，见蔡侯不但仍是冷冰冰地接待他，而且派人在他所居的公馆周围潜伏，暗中窥视他的言行。他假作不知，将计就计，独坐室中嘿嘿冷笑，自言自语说：“如此一个优美富庶之国，不日将要化为灰烬。想我竖刁虽有好生之德，也是无可奈何，可叹啊可叹！……”

竖刁此招果然立时奏效，暗探将竖刁之语飞报蔡穆公，当夜深人静之时，蔡国宰相亲自前来嘘寒问暖，并送上珠宝玉帛各一箱，以示慰问。竖刁欣然受之。翌日晨，蔡穆公一反常态，毕恭毕敬地来见竖刁，求其赐予救蔡之法。竖刁乃是宵小之辈，得到了价值连城的珠宝玉帛，便如被灌了迷魂汤，早已飘飘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遂将齐桓公大会七路诸侯，先讨蔡、后代楚的重大军情，点滴不漏地泄露于蔡穆公。蔡穆公大惊失色，对自己的草率行事懊悔不迭，想到楚国此刻面临大军压境，已是自顾不遑，蔡国国力微弱，如何抵挡得住中原大军？他当即露出重与齐国修好之意。竖刁却生怕蔡侯顺服齐国后，泄露其收受贿赂私通敌国之事，便恐吓说：“我国国君已将君侯恨之入骨，曾发重誓要报夺姬之恨。不日各国大军将蜂涌而至，将蔡城踏为平地。还是及早逃遁至楚国，方为上策。”蔡穆公万般无奈，只好收拾细软，率领宫眷，凄凄惶惶逃往楚国。百姓见国内无主，又听说中原大军将要屠城，顿时扶老携幼逃散一空。竖刁自以为得计，携带珠宝玉帛回归齐营。

也是竖刁利令智昏，在作这笔无耻苟当之时，竟全然不避随从。安知随从在临行之前已受管仲重托，要他暗中监视竖刁的动静。竖刁自以为此事神不知鬼不觉，却不料一言一行均在管仲的掌握之中。但竖刁终归是刁猾之徒，随着那随从的述说，他已渐渐冷静下来，想到那随从口说无凭，只要来个死不认帐，又有桓公的袒护，量管仲也奈何他不得。果然，管仲再问时，竖刁狡辩说，这名随从一路上不安份守己，多次受到他的斥责，所以怀恨在心，有意诬陷于他。管仲对此事已了如指掌，又怎能容他强辩，即令搜索他的营帐，果然查获珠宝玉帛各一箱，与随从所说一般无二。竖刁这才无可狡辩，身子萎顿成一团泥。

管仲冷着脸问宾须无：“请问大司理，两军交战，私通敌国，该当何罪？”

宾须无断然回答：“斩首！”

管仲再不迟疑，大喝道：“将竖刁推出去，斩首示众！”

竖刁没想到竟能致死，趴伏在地，向着桓公叩头如捣蒜，涕泣哀告：“主公救命！主公救命啊……”

桓公终于心中不忍，对管仲求情说：“竖刁私通敌国，罪该万死，看在他为寡人自戕身躯和精心侍奉夫人份上，请仲父饶了他的一条狗命吧，”

管仲当初答应调换竖刁出使蔡国，乃是知道竖刁利欲熏心，必会在重金之下泄露军机。如此，正可让蔡侯一走了之，避开一场杀戮，以免齐、蔡两国结下深仇大恨。又可乘机除掉竖刁。易牙、开方二人均看竖刁的眼色行事，竖刁乃是三恶之魁。打蛇先去其首，除掉竖刁，其余二人不足为虑，便可使齐国少了一大祸患。但桓公亲自求情，却又不能不顾及情面。于是，管仲喝道：“死罪饶过，活罪难免！拖下去重责八十鞭子！”

行刑士卒当即将竖刁掀翻在地，剥去上衣，开始行刑。他们痛恨竖刁平日狗仗人势，作威作福，所以着力鞭打，“啪、啪”有声，一鞭一道血痕，直打得竖刁皮开肉绽，杀豕般嚎叫。桓公不忍目睹，别过脸去。众将则暗暗称快。打到后来，竖刁只有哼哼唧唧哀号呻吟之声了。打完鞭子，管仲命将竖刁送回齐国，责其永世不得参与齐国政事。竖刁虽怀恨在心，但知管仲不论在齐国，还是在桓公心中，均是如日中天，要想扳倒他，实是如蚍蜉撼树。所以，只有在暗中咬牙切齿，咀咒管仲早死。不过，管仲在世期间，他确是收敛了凶焰，再也不敢为非作歹。

管仲料理完蔡国泄密之事，大军正要向楚国进发，许穆公不幸病死于军中。原来，许国接到齐桓公出兵助战之命后，许穆公正抱病在身，听说各国均为国君亲自率师出战，自思也不可堕了许国的威风，同时也为表示许国忠于盟约，才亲自带病出征。没想到经此一路颠簸折腾，又染风寒，病愈发沉重，终于嗒然长逝。这显示了许穆公之壮烈，却也证实了管仲一手造就的中原盟约实是稳如磐石。齐桓公大为伤感，率六国诸侯为其发丧，用高过穆公爵位两级的“侯”的葬仪，将穆公罩以袞衣安葬。这在当时并非破坏礼仪。周礼规定，凡为周天子作战而死于征途中，位加二等，可着袞衣安葬。许穆公为王师代楚而亡，所以予以厚葬。在举葬之时，齐桓公老泪纵横，痛致悼辞：“许公勤恳国事，一心事盟，小白敬佩之致而与公厚交，情同手足。公闻楚蛮肆虐中原，愤而抱病证战，不幸先薨，其勇其烈，可勉可嘉。只望与公同为王室建勋，尚未出师，先折吾一臂。苍天何其不公！小白痛乎！哀哉！”悼罢，抚棺大恸。众诸侯见齐桓公对一小国诸侯如此动情，均大为感动，方知盟主深重情意，盟约也绝非一纸空文，事盟约之心愈发坚实。

八国之师晓行夜宿，一路南进，直抵楚国疆界。齐桓公命安营扎寨，召众诸侯共同商讨攻楚之策。忽报楚国使臣屈完求见。桓公一时默然无语，知道果然是竖刁泄露了伐楚军机。良久，方问管仲：“楚使此来所为何事？屈完又是何等样人？仲父可知？”管仲说：“楚王早已知悉主公事师征讨其国，不以大军迎击，却遣来使者，以臣猜测，必是来游说主公。对于屈完，臣也略知一二。屈完为人刚直，善能舌辩，位居令尹子文之下，同为楚成王的左膀右臂。”桓公问：“寡人如何应对？”管仲慨然说道：“主公自可放心让其进见，臣当以大义相责，使其自感理屈惭愧，能不战而使其屈服最好不过。”桓公便命楚使进见。

屈完衣冠整肃，神色坦然，趋步进入营帐拜见桓公。桓公问：“屈大夫来此有何公干？”屈完说，“我国君王闻知上国大军将临于敝邑，命下臣屈完在此奉候多时了。今日终于得见中原盟主和管相国风采，实是外臣之幸！”

齐桓公见屈完举止端严，言语恭敬，便也和颜悦色问道：“屈大夫不会不知，寡人率中原大军乃是来向汝国问罪，贵国之君还要大夫来此相候吗？”

屈完这才转入正题，说：“正是！外臣在此相候，乃是有一事不明。齐、楚各居其国，齐国位居北海，楚国近于南海，虽风马牛不相及。去岁，敝国也曾主动请求与齐国修好，却无回音。今日君侯突率大军压境，敝国君臣实不知何故？敢请君侯赐教！”

管仲见屈完神色恭敬，吐谈有致，但言词中隐含着强硬的口气，果然不愧是楚国第一舌辩之士，如不先行驳倒他，何以降伏楚王？于是冷笑一声说道：“些许小事，不须盟主亲答。管仲久闻屈大夫乃有智之士，该不会不知，昔日周成王封吾先君太公于齐，使召康公赐命征讨大权，说，‘对于五侯九伯，如有忤逆朝廷之举，均可代行讨伐，以夹辅周室。’其征伐范围，东至大海，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楚国当在其间。自周室东迁以来，诸侯恣意行事，不供王职，争战杀伐不休。我家君侯承蒙周天子之托，众诸侯之拥戴，而入主中原，以修复先君之大业。楚国居于南荆之地，自应岁岁向王室进贡包茅（即菁茅），以助周王天子祭祀众神。可楚国久不进寸草，至使天子无物滤酒，无法祭祀，才使众神动怒，王室凋敝。这是其罪之一；十数年来，楚国仗恃着国大兵强，屡屡侵扰郑、宋，使其两国穷于应付，国家不稳，百姓不安。这是其罪之二。郑、宋乃是中原盟约之国，我家君侯身为中原盟主，岂能见其盟国饱受战乱之苦，而坐视不救吗？这又岂是大夫所言‘风马牛不相及’吗？楚国此两大罪状，天下有目共睹，大夫还有何说？”

屈完久闻管仲之名，文韬武略皆臻化境，辅佐齐桓公霸主中原，长盛不衰，今日一见，但听其一番言词，引经据典，咄咄逼人，煞是厉害。但屈完最担心的却是管仲质问楚国僭号称王之事，若问，他实是无言以对。他不知管仲为何避而不谈，却以琐事相质。管仲不问，他乐得不答。他的语气虽然顿时和缓下来，但不能堕了楚国的威风，于是以守为攻地辩解道：“管相国听言固然句句是实，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敝国朝贡久废确是实情，但却是周室朝廷失其纲常、无力统治天下在先，并非因缺了楚国包茅滤酒，触怒众神所致。何况，据屈完所知，天下诸侯又有几家朝贡了？岂唯南楚一家？虽然如此，我国君王听闻贵国君侯为事王室，不辞劳苦，千里奔波至敝国，大为感动，欣然答允如常进贡包茅，特命微臣前来向中原盟主并各家君侯言明。此事已善为了结，君侯总不会因一茅草而与敝国兵戈相向，杀个昏天黑地，涂炭生灵吧？”

管仲见屈完对答如流，也不由地暗自佩服他的应变之才，接口说道：“朝贡之事，如大夫所言是实，那自是再好不过。可侵扰郑、宋之事，却又作何解释？”

屈完一时无言以对，稍一沉吟，说：“古语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管相国远居北地，又怎能偏听偏信郑、宋一面之辞呢？”

管仲冷哼一声，紧追不舍，说：“诚如大夫所言，倒是郑、宋两国以其弱旅，屡屡欺侮强楚了不成？”

屈完到底不愧为楚国的雄辩之才，对于管仲的步步紧逼，仍能不慌不忙，说：“郑、宋两国左右摇摆，盟不终一，今日盟楚，明日盟齐，所以才招致兵祸。假若现今郑、宋背弃齐国，复与敝国结盟，齐国又岂能坐视不管，不来讨伐么？”他不想再与管仲争辩下去，接着大声说：“敝国君王遣屈完前来，是为言明进贡包茅之事。至于郑、宋，既与齐国结盟，如彼不先滋扰生事，楚国自会与其相安无事。”言罢，即告退返楚。

齐桓公问：“听屈完之言，仲父以为，楚国是决意一战呢？还是意欲求

和？”

管仲沉吟片刻，说：“楚王欲图中原已久，楚军也颇为强悍，决非仅凭口舌之辩可以使其屈服。且，屈完所言乃是试探口风，并非屈服之意。依臣之见，仍以大军逼进为上，到时见机行事。”

齐桓公即传命八路兵马同时向楚地纵深进发，直至楚国腹地的陔镇，方才停顿下来。大军已逼近汉水，只要渡过汉水就可直逼楚国都城郢。管仲下令：“大军就此屯扎，不可前行！”

齐桓公召集众诸侯至中军帐议事。众诸侯皆对突然停止进兵不解何意，问：“大军已深入楚国腹地，正可乘势渡过汉水，与楚军决战，为何反而滞留此地不进？”

管仲解释说：“楚国派遣屈完前来，一是试探，二是向中原之军显示，楚军早有防范。我中原之军虽声势浩大，但经过长途行军，跋山涉水，已是人困马乏。而楚军则是以逸待劳。我以疲惫之师攫其锋，必不利。且臣观屈完之意，楚尚在战与和之间游移不定，如仓促交锋，则不可复解，就只有决战一条路了。今我屯兵于此，遥张声势，正是为了迷惑楚军。楚既惧怕八国之兵势大不敢主动交锋；又不知屯兵此地为何意。数万大军驻扎在国家的腹地，楚国君臣必是夜不安寝，食不甘味。日久，必将再次遣使前来，那时强楚可伏了。中原之师以讨代楚国而大动兵戈，以不伤一兵一卒而降伏楚国，岂不是美事一件？诸位君侯自管安心等待，管仲自有平楚之计。”

众诸侯虽知管仲足智多谋，但对其所说，大军一到强楚便乖乖请和，仍是将信将疑，议论不休。

楚成王由于拜子文为令尹，国家大治，觊觎中原日久，后来采纳子文之计，以“文”谋取齐国，以武谋取郑、宋，均没有得逞，便欲以武力直取中原，由于子文力谏方才作罢。后蔡穆公君臣携带家眷仓惶投楚，方知齐桓公、管仲以不贡包茅为口实，亲率中原大军前来问罪，不由地豪兴大发。一边命屈完先于楚国疆界之处等待中原之军，以复贡包茅为名，探听虚实。同时，拜令尹子文为帅，倾楚国精锐之师屯于汉水南岸，只待中原大军渡汉水之时，凭借天险迎击，想乘北军不习水战，在汉水一带将其一举歼灭。屈完归楚后，向楚王禀报说，中原之军势欲一战，齐桓公、管仲正挥军急速南下。成王听罢哈哈大笑，豪气地说：“好吧。就让中原之军瞧瞧楚军之威！寡人早就欲霸中原，一直没得机会，既然他们自行送上门来，且看寡人如何让八国诸侯向楚国俯首称臣！”

楚军在汉水南岸严阵以待。楚成王忽闻中原之军到达陔镇之后，便安营扎寨，再不见动静。楚成王不知何意，召集群臣商讨对策，斗章等一干武将要战；屈完等一班文臣要和，一时议决不下。最后还是子文献计说：“管仲文韬武略，极善用兵，没有必胜之把握，决不会草率发兵至楚。今以八国之师，逗留于陔镇不进，管仲必有奇谋，我军决不可轻举妄动。”

楚成王虽口吐狂言，但真与八国诸侯大军交锋厮杀，他心里也实在没有必胜之把握，所以并不力主决战。听了子文所言，便问：“如卿之见，寡人如何行事？”

子文说：“当派遣使臣再往齐营，探其强弱，察其意向，大王或战或和，再决定不迟。”

楚成王点头同意，鉴于屈完能言善辩，且与管仲有一面之交，乃派遣前往齐营。

屈完深知管仲之能，又已见识到中原大军之盛，知道以楚一国之孤旅，决难与之抗衡，所以力主与中原之军请和修好。见楚成王仍派遣他去齐营，便提出了条件，说：“由于楚国缺贡包茅，成为北军以王师之名问罪楚国的借口。臣前次见齐桓公，斗胆代大王承认其咎，并非示弱，而是意在罢兵修好。现今，大王如若有请盟之意，臣当再往齐营，勉力说项，以解除齐、楚两国之纷争。其余七国，唯齐桓公马头是瞻，齐国一和，七国不战自退。大王如欲与中原之军决一死战，恕臣口拙力微，请另行派遣能者吧。”

楚成王对屈完的爽直甚是嘉许，知臣者莫如君，他也深知屈完非等闲之辈，去齐营必不会堕了楚国的威风。于是鼓励他说：“是战是盟，任卿见机而行吧，寡人授权于卿，决不相责。”

屈完这才欣然受命再次来到齐营，请求进见齐桓公和管仲。桓公不知屈完复来何意，问于管仲。管仲说，“必是请盟，君侯应以礼相待。”说罢，管仲亲出帐外相迎，与屈完互致问候，携其手进入大帐。屈完甚感亲切。

屈完拜见桓公。桓公答礼，问其来意。屈完到了齐营后受到管仲热诚相待，和意更决，见桓公问，便不再绕弯遮掩，坦直说道：“因敝国不纳贡之故，致累君侯兴师动众，千里南征，敝国大王深感其咎，令屈完再来致歉谢罪，并有意与齐国修好。只是中原大军长驱直入敝国腹地，如城下请盟，世人均以为楚国乃是迫于威势而降服，我家大王还有何颜面见楚国百姓？君侯若肯屈驾退师三舍，以示尊重敝国，屈完必定说动我家大王与君侯握手修好。”

桓公听从管仲之议，也有与楚国罢战讲和之意。见屈完所言甚是明快，便也说道：“屈大夫贤明，辅佐你家君主再重修朝廷旧职，并复贡包茅，使寡人能向天下人扬言，楚国已尊奉周礼就可以了，其余复有何求？！”

屈完连连称谢，拜别桓公，由管仲相引到其帐中商讨结盟的细琐事务。屈完见管仲名贯天下，却无丝毫盛气凌人之态；大兵压境，却又不贪功冒进，统驭数万大军，竟能指挥若定，收发自如，不由地大是敬佩。管仲见屈完坦然自如，不卑不亢，做事更是当机立断，毫不拖泥带水，与自己性格大是相近，也是颇感亲近。二人虽各为其国，但互敬互重，秉烛夜谈，越谈越是投机，竟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遂引以为友。翌日晨道别之时，更是互为勉励，由屈完说服楚王，由管仲说服齐桓公另七国诸侯。这才致礼相别。

屈完回到楚城，即向楚成王和令尹子文详述了出使齐营的经过。最后说：“齐侯已向臣作了重诺，八国之师即刻撤后三十里，以示对楚国和大王的尊重。臣则代大王允诺，即向周室朝廷复贡包茅，大王可不能失信啊！”

君臣三人正在计议。果有探子来报，说中原八路军马拔寨俱起，撤退三十余里，已扎于召陵之地。楚成王与中原诸侯讲和之意本就不坚，总觉不与中原大军决战一场，心有不甘。闻听中原军后撤，登时变卦，说：“想中原以八国兵马之众，撤退如此之速，必是惧怕于本王。在大军压境时复贡包茅，寡人总觉有失尊严，让北人嗤笑，此事还是暂且放一放吧。”

屈完见君王无端又起变故，知道再不摊牌晓以厉害，使楚国以反复无常之名传于世，累及自己的声誉事小，大王草率行事，危及楚国的安定事大。于是，他急不择言地说：“自古成就大事之君王，必言出如山，一诺千金。大王授于微臣以自行决断之权，臣方能以楚国社稷、大王基业为重，以凛然正气，应对自如，得以使八国兵马一朝退走，楚国方能转危为安。如再反复，是臣代大王食言，咎在我处。齐侯受辱而怒，必指挥大军复来。那时，再行

讲和已无人相信，我国疆土必遭战火洗劫，楚国从此再无宁日！屈完作为臣子，既不能替大王分忧，又无力保得楚国安宁，更失信于八国诸侯，如此无能，还有何颜侍奉大王左右？只好就此隐退，请大王另请高人吧！”说到动情之处，竟是泪洒当场。

楚成王见屈完为得楚国如此大义凛然，心为之悸动，正自沉吟。子文也劝道：“彼方以中原盟主之尊，八国君侯之威，尚不失信于匹夫，大王又怎能使匹夫食言于中原盟主、八国之君呢？果真如此，那才空惹北人嗤笑我荆楚反复无常啊！望大王三思。”楚成王见二位亲信大臣皆有罢战讲和之意，细想他二人所言也确有道理，遂彻底断绝决战之念，一意求和。

楚成王命屈完筹备珠宝、玉帛，分装八车，前往召陵犒劳八国之师。再备包茅一车，待送齐营由齐桓公点验过后，再行具表，向周室进贡。

齐桓公率八路兵马退至召陵安营扎寨。七国诸侯对屈完之言是否可信，仍是将相将疑。管仲却一口断定，只要屈完尚在，楚国必来请求讲和。桓公信其言。他有意向楚国显示中原大军之威，于是吩咐众诸侯：将七国兵马，分为七队，分列东、西、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七方，齐军居于中央，只留南方大路等候楚国使臣。桓公要求各路兵马，务要军纪严整，动静有序，兵器、盔甲、旗帜鲜明。楚使到来时，以中军鼓响为号，七方大营一齐鸣鼓，以显示中原王师的威势。分拨停当，各国兵马依令屯扎。

两日之后，果然屈完率随从再入齐营。他先去拜见管仲，献上一辆遮掩甚密的戎辂。再向齐桓公献上犒军之物。桓公当着屈完之面，即命分派给八国诸侯。尔后亲自验过包茅，仍令屈完带回，由楚国自行进贡。一切交接完毕，各自松了一口气。桓公方洋洋得意地对屈完说：“大夫可曾目睹过我中原之军？”

屈完一见桓公的口气和神色，便知何意，故意说：“屈完僻居南疆一隅，眼界狭小，无缘得瞻中原大军之盛势，常引以为憾，如君侯不悯，外臣愿借一观。”

此言正中桓公下怀，当即命侍从备下戎辂，与屈完观赏八国大军的营寨。管仲亦知桓公的用意，嘱托他说：“屈完乃是楚国的贤明之士，主公且不可失了礼数。”桓公微笑不语。

桓公与屈完同登戎辂，遍游八国营寨。屈完见八国兵马各占一方，络绎数十里不绝，军纪肃整，旗甲鲜明，不由地暗自心惊，庆幸没有仓促与之交锋，否则以此声势，加上管仲、齐桓公统军之能，楚军安能不败！虽如此想，但他的神色仍很坦然。戎辂正行至鲁营时，突然中军大营鼓起，另七方大营鼓声遥相互应，顿时如万马奔腾，山洪倾泻，雷霆轰鸣，端的是惊天地泣鬼神。桓公开始还将管仲的嘱托放在心上，言谈谨慎。他的目光不时地瞟向屈完，以观察屈完的反应，听到鼓声震荡四野，他终于掩饰不住心中的得意，对屈完说：“寡人以此大军征战天下，准能抵御？以此大军攻城，何城不克？以大夫观之，中原大军比之楚国如何？”

屈完却面无惧色，微微一笑，语含讥讽，说：“据外臣所知，君侯所以主盟中原数十年而不衰，乃是由于周天子的重托，君侯的贤明豁达，管相匡时济世的才能，三者缺一不可，又岂是因为仗恃此兵戈之威？以外臣浅陋之见，君侯若能一如既往，以天下黎民百姓为重，广施德义于诸侯，有令则行，有禁则止，不怒而自威，天下谁敢不服？但若恃众逞强，别说中原诸侯未必肯眼，便是偏小如楚国，有方城为城，以汉水为池，池深城峻，加上众

人一心，君侯虽有百万之众，千乘兵车，又能奈我何？”

桓公听了屈完之言，面露惭色。他这才明白不听管仲嘱托，乃是自取其辱。但他到底胸怀大度，见屈完浩然正气，不由地为之钦佩，口气登时转为谦和，说：“果如管相国所言，大夫果真大智大贤。寡人愿与汝国重修先君之好如何？”

这时，戎辂已驰回齐营中军大帐，管仲将二人迎进帐中。屈完和管仲相视一笑，方才回答桓公的问话：“君侯千里迢迢从中原来到南疆，原为兴师问罪，今日为顾全敝国社稷、宗庙不得毁坏，黎民百姓不受战火涂炭，屈尊与楚国同盟，我家大王自会感激不尽，又岂敢自外？外臣屈完位卑职微。不敢斗胆请与君侯定盟，意与管相国暂且代为盟约，不知可否？”

齐桓公却从不拘泥于这等俗礼，当初在柯之地与鲁庄公会盟之时，与曹沫断发立誓便是例证。那时他年轻气傲尚且如此，更何况饱经风霜，历尽磨难，如今以盟主之尊，心胸已是宽阔如海，又怎会计较等位的尊卑？于是慨然说道：“何须由仲父暂代？待寡人与各家诸侯商定后，自与大夫盟约便是！”

屈完对齐桓公的非凡气度自是钦佩不已。

是晚，桓公即召众诸侯共商与楚国结盟之事。管仲则留屈完宿于营中，设宴款待，彻夜不眠。

次日午后，在召陵设立盟坛。齐桓公执牛耳为主盟，管仲为司盟。屈完称奉楚君之命，与各家诸侯讲和修好。共定盟约：“自今以后，楚国与中原齐、鲁、郑、宋、陈、许、曹、卫之国世通盟好，永不相欺。苍天可鉴！”尔后，齐桓公率先歃血，七国诸侯与屈完依此受歃，完成盟约仪式。

至此，由于管仲之谋，屈完之力，避免了一场牵动十余个国家的南、北大战祸。关于这次伐楚化干戈为玉帛的意义，管仲曾与鲍叔牙有一番对话，表述得极为清楚。

那是在会盟仪式完毕后，鲍叔牙问于管仲：“楚国的罪状，称王僭号为最，相国为何只以小小的不贡包茅为借口？这不是有避重就轻、小题大作之嫌么？我百思不得其解，还请相国言明。”

鲍叔牙此问，是代表了许多人的想法，甚至连屈完之能，也没能明白其中的含意，更何况是鲍叔牙。于是，管仲解释说：“鲍兄所言不差，楚国称王僭号已逾三世，此乃天下有目共睹之事，但倘若以其僭号之罪讨伐，必让其革号方能罢兵，此事关乎到国家的声誉，不杀个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楚国又岂肯俯首听命？且鲍兄以为，中原之军与楚军的大战，可稳操胜券吗？”

鲍叔牙豪气地说：“以中原八国大军威武雄壮，以主公盟主的声威名望，再加上相国的宏韬大略，制服一个蛮夷之国，还是不在话下吧！”

管仲说：“在伐楚之前，我在深思熟虑过代楚的有利之处和无利之处后，对主公说：此时代楚，心胜无疑，这才有了伐楚之举。但鲍兄往深里想一想，只要兵端一开，齐、楚两国彼此报复，其怨仇非数十年不能解，南北从此不得安宁，齐国偕中原之师即使一时得胜，又哪里是什么赢家？”

鲍叔牙越发困惑不解，问：“为何取胜，又算不得赢家呢？”

管仲说：“鲍兄是带兵打仗之人，不会不知，一次大举兴师，十年的积蓄殚尽；一次大的战事，累代的功业耗空。齐国连年征伐无道，国力消耗巨大，一旦与楚国翻脸，必是一场旷日持久、甚为酷劣的争战，即使战胜楚国，齐国也必劳民伤财，元气大伤。以此看来，这实是一件微利而有危害的事，齐国又何必做此赔本的生意？所以，与楚杀伐结怨，乃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

下之策。”

鲍叔牙又问：“那上上之策又是什么？”

管仲断然说：“不战而屈人之兵！”

鲍叔牙再问：“不问僭号之罪，就能使楚国降服吗？”

管仲说：“对。我仅以缺贡包茅和侵扰郑、宋为辞，楚则易于接受。这样，以楚国之强，亦有了服罪之名；楚复向朝廷纳贡，便是自认是周王室辖下，其僭号自解，可使周王室增辉；楚与郑、宋同为盟约国，争战杀伐的祸患已解，两国从此可以安心治理国家；齐国是这次征伐的发起和统率者，毫发无伤却足以夸耀诸侯，又不致于兵连祸结，争战不休，此等与齐国与天下皆有利之事，又何乐而不为？这就是我所以不提唇号而只提贡茅与侵盟的道理啊！”

鲍叔牙方才明悟，伐楚的每一步行动，均表现着管仲的睿智，渗透着管仲的心血。自是感叹不已。

到此，这次中原兵车之会本已告了结，但还有一段插曲，值得一述。原来，此次讨蔡伐楚，表面看来，固然皆大欢喜，但对于齐桓公，却既没能惩治到蔡穆公，也没能再次见到蔡姬，又基于霸主大业盟主身份，说不出口，所以虽载誉而归，但仍心存遗憾。结盟之后，屈完已回楚城，众诸侯也各自回家营寨，中军大帐顿时显得冷冷清清。齐桓公想到就要班师回齐，从此恐怕再也无缘见到顽皮娇俏的蔡姬了，不由地闷闷不乐。

管仲忽然求见。桓公不欲相见，只想一个人静静地呆一会儿。但管仲却兴冲冲地闯了进来，身边还跟进了一个人。齐桓公一看到那人，不由地怒发冲冠，陡起杀心。

齐桓公做梦也没有想到，管仲带进来的竟是蔡穆公。他怒目圆睁，正欲涌斥一番，见蔡穆公面带惭色，诚惶诚恐地连连致歉，心便软了。想到他终归也是一国之君，不能太过越礼，于是冷冷说道：“罢啦。本侯爱姬已失，明公再致歉又有何用？”管仲则始终微笑着站在一旁，见时机已到，向帐外喊道：“请进来吧！”

应声而入的是一个娉婷女子，齐桓公惊得呆了，死死盯视着进来之人，直道是看花了眼睛。那女子不是别人，正是他梦萦魂绕的蔡爱姬。蔡姬低眉敛首，朝着齐桓公盈盈拜倒，饮泣说道：“贱妾年幼，不懂世事，以致惹得大王恼怒，还望主公宽容……”桓公见蔡姬一身素裳，面色苍白，一进营帐便泪如泉涌，更似梨花带雨，楚楚可怜，不由地又是心疼，又是后悔。他恨不能一步跨过去扶起蔡姬，搂在怀中，但碍于管仲和蔡穆公在面前，只好故作矜持，沉声说道：“起来吧。日后小心些就是。”

管仲颇为知趣，向蔡穆公使个眼色，二人悄然退出。

帐中只剩下齐桓公和蔡姬。桓公登时换上满面春风，趋步向前，抚慰蔡姬，温声细语地说：“爱姬受苦了，这都是寡人之过，怨不得你……”蔡姬刚进帐中时还怕桓公不再喜欢她，心中揣揣不安，现见桓公爱怜地瞅着她，再也忍不住了，“嚶”一声，纵身入怀，伸开皓白双臂，一手环住桓公颈项，一手捋住桓公的胡须，撒娇说：“都是大王心狠，不要妾身，妾身懦弱无力，万般无奈，只能以泪水为主公护的一身清白，妾身该受到什么赏赐？……”桓公见蔡姬娇嗔薄斥，越发可爱，情不自禁地紧紧搂抱着她柔软喷香的娇躯，飘飘然直入云端。此时此刻，蔡姬就是一根一根拔光他的胡须，他也不会着恼丝毫了。他反而乐得哈哈大笑，说：“爱姬失而复得，真乃天

怜寡人！神助寡人也！”

这当然不是什么天怜神助，而是屈完和管仲一手美成此事。

原来，蔡姬年纪虽幼，性格顽皮，但却是个性情中人，嫁到齐国后，对齐桓公一往深情，一颗芳心再也吝不下别人。被桓公遣返，又被父送到楚宫后，整日哭哭啼啼泪水洗面，宁死不肯俯就。楚宫中多江南柔弱女子，成王见得多了，偏偏喜欢性格狂放，喜好弯弓骑马的巾帼女子。所以蔡姬到后数月，他毫无兴趣，连碰也没碰她一下，蔡姬仍保得清白之身。管仲听说此情后，甚为高兴，与屈完促成中原诸侯和楚国结盟后，便让屈完说服楚成王和蔡穆公送回蔡姬，使蔡国重与齐国修好。蔡穆公见爱女整日啼哭，本就后悔为送，又见楚国与齐国讲和，蔡国吉凶未卜，前景渺茫，更愁思重重。一听说此乃管仲之意，喜不自胜，当即答允。楚成王也觉蔡姬是个累赘，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也欣然同意。于是便成就了这番美事。屈完来到齐营，送到管仲帐中一辆遮蔽密实的戎辇，里边坐的便是穆公和蔡姬。

事后，桓公问管仲：“仲父既先知此事，为何不早告诉寡人？累寡人空耗许多心神？”管仲说：“早日说开此事，于楚君、于主公都甚为不利呀？”桓公问：“为何不利？”管仲说：“盟约之前如将蔡姬送还，不知内情者，还道楚君惧怕了齐国，才乖乖将蔡姬送上，以美女来讨好王公，换得罢兵结盟，显得太过卑贱；对主公来说，惊动八国诸侯兴师向楚国问罪，得到蔡姬后便与楚国讲和，世人还道是主公雷声大而雨点小，重于私情、偏爱女人，而轻于王事，参与伐楚的诸侯必然有被愚弄之感。那时，主公有口莫辩啊！”桓公听得频频点头，夸赞说：“仲父助寡人治国平天下，无有不成，如此私家情怀也替寡人想得这么周到，真不知离开了仲父，寡人会当如何？”管仲一笑置之。桓公哪里知道，在管仲心中，此事牵涉之大，影响之巨，又岂是女人私情！

齐桓公以生活小插曲促成伐楚，又以生活小插曲得以美满结果，也算是春秋时期的一段佳话。自此，蔡姬更是倍受桓公宠爱。蔡国也与齐国修好如旧。

第九章 鼎盛

齐桓公率中原大军伐楚满载而归后，其霸主地位更是坚如磐石，中原大小诸侯只能望其项背，再无人敢与之争锋与抗衡。水涨则船高，齐桓公的雄心也随之而激增，再不甘于和众诸侯平起平坐，目光盯住了周王室这块尚未涉猎的王家禁地。事也凑巧；偏偏在这时周王室出现了动乱的迹像，齐桓公在管仲的谋划下，开始直接插手干预周王室的政务。

事由发生在伐楚之后不久。隰朋奉齐桓公之命前往周王室，向周惠王奏禀伏楚之事。此时，惠王已先一步收到了楚国新进贡的包茅和金帛，龙心大悦，见隰朋到来，设宴款待。席间，惠王对齐桓公赞口不绝。隰朋乘机请求见一面太子郑。这本是件极平常的事情，也是诸侯尊崇王嗣的表示。惠王本该高兴才是，可他一听隰朋所求，登时眉头一皱，面露不悦之色，但又没有理由拒绝，迟疑着答应下来，便令次子带与太子郑一同出来相见。

隰朋觉得席间气氛陡然紧张起来。王子带神采飞扬，言行随意，而太子郑则目光呆滞，言谈局谨，显得仓惶无主。隰朋心知有异，宴罢回到公馆，便欲在京城查个水落石出。

隰朋求见太子郑之事，原是管仲之意。他临行之前，管仲曾暗自嘱咐他说，惠王已是老迈多病，太子继位的日子不会太久了。要他留心观察王室的动静，并嘱他务必一见太子，代君侯多多致意，以示亲近和尊奉之意。隰朋与管仲的友情已浸淫了数十年，共治国，同征战，耳濡目染，做人处事受管仲的影响很深，见管仲重托于他，便知此事必有深意。现既发现动乱的征兆，便不急着回归齐国。是夜，他先造访与管仲交好的太宰周公孔，探察个究竟。从太宰孔的口中，果然详知了内情，翌日便匆忙赶回齐国。

隰朋向齐桓公和管仲详述了赴同室的经过，最后说：“周室将要出现内乱了。”

桓公惊问：“卿何有此说？”

隰朋说：“太宰孔告诉臣，太子郑乃是先皇后姜氏所生，早已正式立为东宫太子。但姜皇后不幸亡故后，贵妃陈妯专宠，续晋为皇后，生子名带。王子带从小精灵乖巧，工于心计，善于奉迎，因而深受年迈的惠王喜爱，亲昵地呼之为‘太叔带’，惠王朝夕受陈皇后的枕边吹风，加上自己也甚为偏爱太叔带，便欲废黜王子郑的太子之位，而改立带为太子。”

桓公对隰朋的话似犹不信，摇着头问：“竟有这等事？这事关系重大，卿不能有丝毫差错啊？”

隰朋肯定地说：“绝不会错的！臣遵管相国的嘱托再三观察，惠王天子确是对太子郑甚为冷淡，颇露厌恶之意，而对王子带则是温声细语，亲昵有加。太子郑出来后就一直神色不安，举止慌张，时以求恳的目光看着臣，分明是已知悉父王撤换太子之事，并有向主公求援之意。主公贵为盟主，应早定应付之策。”

桓公亦知隰朋精明能干，办事以稳妥著称，见他说得如此肯定，便知绝不会有错，面上露出愤愤不平之色，目视管仲问：“仲父以为此事如何？”

管仲却一直笑盈盈地听着隰朋的述说和与桓公的对答，时而紧蹙双眉，时而轻轻点头，始终不插一言，见桓公问，才似乍逢喜事一般，向桓公道贺说：“主公，可喜可贺！”

桓公甚感诧异，问：“寡人何喜之有？何事可贺？”

管仲说：“这大喜之事便着落在太子郑身上。臣观惠王天子已显老态龙钟之状，在位的日子不会太久啦，太子郑继位已是迟早之事。如惠王驾崩，太子顺利继位，则显不出主公的辅佐之功，和理事之能，今有此事，主公正可以盟主之尊，大显威力，助太子郑一臂之力，日后太子即位，主公岂不是功盖四方？要知道，主公欲长霸中原、‘尊王’的旗号是倒不得的啊！”

桓公听了管仲所言，不由地心情激荡，忙问：“如何扶助太子？请仲父以教寡人。”

管仲胸有成竹地说：“臣有一计，既可以扶助太子，以定周室，又可以使主公再次扬名天下。”

桓公大喜，说：“仲父既有妙计，还有什么事办不成呢？是何妙计，请快告诉寡人！”

管仲微微一笑，说：“其实事情并不繁杂，太子郑所以有此危难，是因为其生母姜皇后早亡，树倒猢狲散，朝中文武大臣无人愿为太子出头。而陈皇后深有城府，善弄权谋，党羽众多，又有惠王天子在后撑腰，可谓权重势大。太子则是势单力孤，自然落败。主公可乘伐楚获胜之威，即速奏表惠王，说参与伐楚的众诸侯欲见太子郑一面，太子一出，君臣之名分便已确定，众诸侯只知有太子郑而不知有王子带，日后惠王即使再想废黜子郑，也投鼠忌器，无法得手啦！”

桓公点头赞同，说：“仲父果然妙计。”当即让管仲亲自拟书传檄诸侯，定于明年夏末在卫国的首止作衣裳之会。同时，命隰朋复返周室，向惠王申明众诸侯欲晋见太子，以表尊奉王室之意。周惠王自然明白这是齐桓公想干预王室的朝政，心里甚是恼火。他本不想让郑出会，但既慑于齐桓公势大，又怕得罪了天下诸侯，无可奈何之际，只得允诺。但他的心里从此对齐桓公存了芥蒂，有了抛弃齐国而依靠楚国的意向。

翌年（前655年）春天，宁戚奉齐桓公之命先行到达首止，建坛筑宫，以待众诸侯和太子郑驾临。

夏末，齐、宋、鲁、陈、卫、郑、许、曹八国诸侯，集于首止。周太子郑也如期来到，停驾于行宫。齐桓公卓众诸侯相迎。太子郑再三谦止，欲以宾主之礼相见。齐桓公说：“小白等忝为藩室，见太子如见王驾，敢不稽首！”太子郑这才接受了众诸侯的大礼。是夜，太子郑派人邀齐桓公到他的行宫，向其诉说了父王欲使太叔带谋夺太子之位的细枝末节，说到伤心处，不由地潸然泪下。齐桓公安慰他说：“小白当与众家诸侯同定盟约，立誓拥戴太子，请不必担忧。”太子郑感激不尽，遂留桓公于行宫，剪烛夜话，甚是亲密。众诸侯见太子在此，亦不提归国之事，各就馆舍，轮番进献酒食。倒是太子见如此劳烦诸国，心下很为不安，便欲告辞回归京师。齐桓公说：“众家诸侯所以在这里留连不返，便是想让天子知道，吾等爱戴太子，不忍相离，以杜绝王子带篡位奸谋。现下正是盛夏酷暑之时，不便行路，还是等天气稍稍凉快一些，再送尊驾还朝不迟。”桓公和管仲商讨后，预先择定初秋之日为立盟吉日。太子郑见有齐桓公和众诸侯为强大后援，心内大安，乐得留于首止快活。

周惠王见太子郑久不还朝、心知是齐桓公所为，心中十分恼怒，更兼皇后与太叔带朝夕在傍，将言语浸润惠王。越发弄得惠王焦躁不安，深觉齐桓公自行其事，已不将自己这个天子放在眼里，再不果断行事，等太子郑羽毛丰满，一切都晚啦。他苦思冥想，遂决定弃齐而依靠楚、郑。于是急召周公

太宰孔商量。

周惠王对太宰孔说：“今日相召，是有一件大事想要与卿相商。齐侯小白居功自傲，已露僭号之意，虽然他曾率师讨伐楚国，其实也只是恐吓一番，并不能将楚国怎么样，可见楚国的势力并不弱于齐国。现今楚人向本朝贡献颇为丰厚，可见今非昔比，楚国已是诚心尊奉王室。而齐侯明知朕喜爱太叔带。却屡屡表示拥戴子郑，且愈演愈烈，眼下更率众诸侯留子郑于首止，长朝不归，横没将朕放在眼里，分明是另有图谋。朕作为天下之主，不能束手等待，任人摆布。联想来想去，只有依靠楚国来保得孤家江山的安定啦。众家诸侯中只有郑与王室亲近，就请太宰给郑伯写一道密书，让郑伯放弃与齐国的盟约，转而与楚国重新结盟。郑伯一走，聚于首止的诸侯必纷纷仿效，一哄而散。到那时，朕倒要看看竖子郑还有何为？还请卿再修书一道送于楚国，让楚君倾力事周，不要辜负了朕的一片心意。”

宰孔听了惠王的话，惊得目瞪口呆，忙奏道：“齐侯尊崇王室已数十载，可谓功高盖世，心诚如一，众诸侯受其影响，方纷纷归服朝廷，甚至就连楚国效顺王上，也正是齐侯率师讨伐所致啊！且据臣所知，郑伯性情怯懦，犹柔寡断，是个平庸无为的君侯，大王怎能放弃劳苦功高、关系亲密的齐国，而去依靠一个变幻莫测、称王僭号的蛮夷之邦，和一个势单力薄的弱郑呢？此事之大，关于到天下太平，王室兴盛，依臣之见，还是从长计议方为妥当。”

惠王深皱双眉，愠怒地说：“郑伯不离心，众诸侯就不会散去。八国诸侯长期聚在那儿，都对小白附首贴耳，把朕撇在一边，却把个竖子郑捧上了天。这是在向朕示威，卿难道看不出来，还把齐侯捧得如此之高？朕意已决，卿就依朕所言行事吧！”

宰孔见惠王动了真怒，遂不敢再言，惠王见太宰孔态度暧昧，一气之下，索性连他也不用，自己御笔亲书，加以密封以后，授于太宰，让其即分别送往楚、郑两国。太宰孔不知书中何语，只得一边派人到楚、郑两国；一边派人星夜奔齐，向管仲密报消息。

郑文公在首止见周惠王授书于己，而不与齐桓公和别家诸侯，不由地沾沾自喜，激动得颤抖着双手打开书信，见书中写道：“犬子郑屡屡违背孤家的旨意，树党营私，图谋不轨，不堪为嗣。朕有意废子郑复立次子带为太子，君如能遂朕之意，辅佐少子，朕愿委国以听。朕亦知汝有惧怕齐侯霸道之意，所以先一步致意楚君，让其作为君的后援。君可南依楚国，西和秦、晋，有此三家与君盟约，齐侯还有何惧？望君莫负朕意！”郑伯见书中之意，显是将自己视作心腹之人，不由地飘飘如仙，忙召大夫孔叔告知其事。郑文公说：“寡人先君，也曾纵横四方，统领诸侯，不意因国内动乱而中道衰落，以致落得受人欺凌，任人驱使，寡人实是心有不甘。现今天子独垂青于本公，并将委之以政事。看来齐侯气数将尽，该是寡人出头之日到了。”

孔叔见文公又要反复，不由地心中苦笑，忙进谏说：“齐因为我们郑国的缘故、方才勒兵于楚国，德威并举，使楚国加入了中原的盟约，郑国才得以安定。现今仅凭天子片言只语，便无缘无故背齐事楚，是为悖逆于德；拥戴周太子郑，是为天下大义，只有郑国独辟蹊径，又是悖逆于义。惠王天子自顾尚且不遑，怎能威服楚、秦、晋等大国？主公德、义俱失，又何以服天下？望主公三思而后行。”

郑伯不以为然，说：“齐侯不过是一介盟主，以盟主之位，又哪、里赶得上天子的威严？齐侯称霸中原不也靠着尊王的旗号吗？他小白可以，寡人

又有何不可？且，惠王之意在次子带而下在世子郑身上，寡人又何必独爱呢？”

孔叔皱眉说：“自古继承王位的，惟嫡亲与长子。这是周室之礼。当初幽王偏爱伯服，桓王偏爱子克，庄王偏爱子颓，皆是王公所知道的，结果皆弄得朝纲大乱，一发而不可收拾，由于人心不附，几人均是事无成而身遭罹难。主公不尊崇德、义而行事，岂不是要重蹈当年五大夫之覆辙吗？”

郑文公见孔叔说得如此严重，更把自己比作五大夫，心中甚是不悦，想驳却又驳他不倒，想放弃又着实不舍，无奈之下，只好求助于众大夫，问：“众卿又有何说，难道寡人果真如此无能，非要看齐侯的眼色行事吗？”

大夫申侯是楚国人，早与孔叔不睦，见君侯背齐盟楚之意坦露无遗，便跳起来说：“惠王乃当今天子，天子旨意，谁敢违抗？若服从齐国之盟，可是摈弃王命啊！郑国乃礼义之邦，这背弃王命之罪，又如何担待得起？依臣之见，主公应尊王命，放弃齐盟，我郑国就此一去，众诸侯必定怀疑盟约的可靠，顿作鸟兽散，这样中原之盟也就名存实亡了。况且，太子郑有外援，大叔带却有内助，二子孰成孰败，尚为未知之数，不如暂且离去，静观其变。臣以为，上有王命为旗号，下有楚、晋力盟约，凭主公的贤能，众文武的倾力辅佐，霸主天下又有何难哉？何必寄人篱下，任人驱使？”

郑文公听罢申侯之言，觉得身心舒坦之极，再不理孔叔之言，托言国中有事，悄悄逃盟离去。

齐桓公闻听郑伯逃盟消息，勃然大怒，骂道：“如此反复无常，何以为一国之君？”便欲奉着太子旗号前去讨伐郑国。此时，管仲早已接到太宰孔的书信，并暗中作了慎重权衡，以为此事不宜大肆鼓噪，以免引起大哗，扰乱盟约的正常进行，那就正是中了周天子的圈套。于是向桓公进谏说：“郑国与周室接壤，此必周室派人以名利诱惑郑伯，郑伯追名逐利、悖德忘义，这才逃盟而去，日后必当自食其果。依臣之见，一国的去留，不足以阻挡结盟大事，现今盟期已然临近，等到成盟以后再向其问罪不迟。”

桓公这才罢了出兵讨伐的念头，并依管仲之言，只说郑君因事归国，对其逃盟之事闭口不谈。众诸侯虽存疑窦，见齐桓公不追究，也不便深问。会盟之日转瞬到来，齐桓公即率宋、鲁、陈、卫、许、曹六国诸侯，在首止歃血为盟。太子郑也来参加盟约之会，见其盛况，自是心中欣喜。但他并不同歃，以示与诸侯有尊卑之分。

盟约的字里行间，均是透着倾力辅佐太子郑之意，盟辞最后说道：“凡我同盟之七国诸侯，日后当共佐王储，匡靖王室。有背盟者，天下共讨之！”

太子郑对齐桓公和众诸侯自是感激不尽。翌日，太子告辞众诸侯回归周室。管仲以盟主和众诸侯之名，代拟奏表，呈与惠王。表中对太叔带之事装聋作哑，佯作不知，而详尽述说太子郑之贤，天下诸侯拥戴不二之意。齐桓公也安慰太子郑说：“有仲父奏表，尽可放心而归，量天子也须顾念天下诸侯的心意，不致轻举妄动，废长立幼。”太子郑恋恋不舍，垂泪而别。各国诸侯均派甲士具兵车予以护送。齐桓公和卫侯更是一路送出卫境。

郑文公才能不济，意志稀松，偏又好高骛远，凭着惠王一道空头谕旨，和大夫申侯的一番撩拨，便神迷意乱，忘乎所以，以为星转斗移，中原霸主之位已入自己囊中，从此可以横行天下，于是轻率地逃盟而去。原以为首止之盟会因缺了郑国一哄而散，谁知齐桓公、管仲却把郑国视作可有可无，依旧照常结盟。郑文公自觉甚是无趣，中原同盟尚存，心中对齐桓公和管仲更

生怯意，便又不敢听信惠王之言，轻率地与楚国勾搭。申侯一见郑文公还在动摇不定，慌忙密见文公。

申侯说：“主公忘了吗？去岁齐侯率八国诸侯大军南征，也未能动得楚国分毫，可见楚国之强，实是不下于齐国。现今已然得罪了齐国，再不与楚国修好，郑国夹在中间，虽有王命在手，也很难生存下去。事关郑国存亡，主公应当机立断。”

郑文公越发乱了方寸，拿捏不定该如何是好，只是一味地唉声叹气。申侯乘机说：“依臣之见，齐、楚两国势力在仲伯之间，齐国距离郑国路途遥远，而楚国却是近邻，楚国又新得宠于周王天子。二者择其优，还是依附楚国为上策。”郑文公别无良策，只好赞同申侯的方法。申侯这才舒了一口气，即刻出发到楚国纳礼、请盟。

此时，楚成王早已接到惠王的檄文，并已向惠王奏表，略表忠贞之心。见到郑国又来请盟，大为高兴，当即应允。

首止会盟的第二年（前654年）夏，齐桓公率同盟诸侯举兵伐郑，以问首止逃盟、投靠楚国之罪。大军声势浩大，很快就包围了郑国新密城。郑文公慌忙向楚国告急。当时申侯尚在楚国未归，见到郑国告急文书，匆匆来求恳楚成王发兵救援。他说：“郑国所以愿意归附大王，乃是由于只有强楚足以抗齐。现今郑国处于危难之中，大王如不救援，我家君侯遭难，臣丢尽颜面，均不足挂齿，但从此冷了人心，还有谁再敢归顺大王，对楚国却是莫大的损失啊！”

楚成王觉得申侯之言很有几分道理，便召集群臣商讨对策。令尹子文说：“郑国算得上是中原大国，现既诚心盟楚，逢遭危难，不可不救。”

楚王却不以为然，问：“当初中原兵马侵犯我境，卿等均劝本王不可与之抗衡，因而有了召陵之盟和向周室复贡包茅之事。现今就为了一个区区郑国，就与中原兵马对垒，杀个天翻地覆吗？难道郑国比孤的江山更重要吗？”

子文说：“郑国本身不足挂齿，但从地理位置上，郑国却是大王北图中原的门户。且，出兵救郑成功，既显大王之威，又显楚国之强，更折了齐桓公的锐气，此事一举三得，还望大王明鉴。”

楚王又问：“中原兵马声势浩大，又有管仲足智多谋，爱卿怎知楚军必胜？即使战胜，也必大伤元气，孤又何威之有？”

子文微微一笑说：“正要大王放心，此次中原之师伐郑，管仲却因患重病，没有能随军出征。没有了管仲，中匡兵马便如失了灵魂，虽有百万之众，又何足挂齿！臣便有一计，既可不与中原兵马正面交锋，又可解得郑国之危。”

楚王说：“计将安出！”

子文说：“当初中原诸侯连袂侵楚之时，许国穆公曾带病出征，虽亡于军中，其勇烈却为中原盟约倍添光彩，是以齐侯对许国尤为垂青，许国因之事齐也最为殷勤。大王加出兵与中原兵马正面交锋，确是胜负难卜。与其冒此风险，不如加兵于许国，齐侯必然率兵相救，则郑国之危自解。”

楚成王大喜，当即点齐兵马，亲自率领攻打许国，包围了许国都城。此时，许君正率兵参与伐郑，突见国内告急文书，大惊，慌忙来向齐桓公求救，说许国兵马几乎倾巢而出，国内空虚，救得迟了许国必亡。当时管仲果然因患重病，未能参与伐郑，无人识破楚国“围许救郑”之计，否则在楚军后路埋伏一支兵马，两下夹击必大破楚军。齐桓公果然率兵救许，郑国之围自行解除。楚王见他目的已达，遂率楚军退回境内。齐桓公这一次率兵伐郑，无

功而返。

但齐桓公由于霸业一帆风顺，此时正如日中天，焉能吝得下忤逆举动？所以第一次伐郑未果，并未影响他的信心，于第二年（前653年）秋，召集会盟诸侯会师鲁国的宁母，再次谋划伐郑。

郑文公见归附楚国之后，未捞到丁点好处，倒惹来齐国与其盟国屡屡来伐，心中开始对首止逃盟之事感到懊悔。于是重新召孔叔商讨对策。孔叔自郑同背盟归顺服楚国后，暗自发誓。从此不为郑谋划一策。他整日郁郁寡欢，在府中饮酒消愁，打发日子。今见君侯有重新入盟中原的诚心，便坦诚说道：“作为一方诸侯，要么独树一帜，要么依靠坚固的盟约，要想在乱世中生存下去，二者必居其一。既然郑国势单力薄，不能独立于世，又不愿加入中原盟约，惹得齐侯屡屡率兵犯境，国家确是危在旦夕了。”

郑文公忧心地问：“卿以为如何才能救得急？”

孔叔说：“楚王霸道暴戾，依附楚国，主公便形如阶下之囚，低人一等；而齐侯则是尊崇王室，救难扶危，仁义之名广布天下，凡入盟之国，不论大小，一概平等相待。依臣之见，还是向齐侯致歉谢罪，重新入盟，郑国社稷、宗庙方能得到保全。”

郑文公终于也觉出，作为一国之君，如此反复无常，实是再无颜向齐桓公求盟。于是迟疑了一下，强撑着说：“寡人亦知齐侯为何率军而来，让寡人再细细斟酌一下再行定夺吧。”

孔叔苦笑一声，说：“郑国已是朝不保夕，哪里还有时间等待主公去细加斟酌呢？乘着中原兵马尚未攻到城下，赶快请盟，方可保得国家无虑，又可使主公不受城下求盟之辱。”

郑文公这才答应请盟，可又为难地说：“那首止背盟之事，该作何解释？”

孔叔便想乘机除去申侯这一祸害，于是断然说道：“申侯乃是楚国人，凡事一心偏向楚国，此事亦是受其撺掇才弄到如此进退两难的地步。现今只有杀了申侯，以谢天下，方能使得齐侯相信主公请盟的诚心。”

郑文公召集群臣议事，对申侯斥责说：“都是你口口声声说，惟有楚国能够抗衡齐国，可齐兵屡屡来犯，楚国的救兵又在哪里呢？”说罢，不容申侯置辩，喝令武士推出去斩首。

郑文公既知中原兵马聚于宁母乃是为了伐郑，所以对逃盟之事仍心中胆怯，不敢公然前往赴会，以谢背约之罪。只好修书一封，连同申侯的首级，交由世子华代为入会。

世子华却与申侯交好，与郑国重臣叔詹、孔叔、师叔等三人嫌隙甚深。原来，申侯曾是楚国大夫，颇受楚文王宠信。文王临死之时，赐予申侯价值连城的玉璧一块，说：“本王了解你。你欲壑难填，孤在位之时，巧取豪夺了许多金银珠宝玉帛。孤虽不怪罪于你。但孤死后，你谋取了多少财宝就要吐出多少财宝，否则难免罪戾刑戮。所以你趁孤尚有一口气在，赶快逃到别国另谋生路去吧。”申侯携带大批财宝逃到郑国，上下行贿，买得了郑君的宠信。但他身在郑国心在楚，一直图谋为楚国立下一件奇功，再回故上，所以才极力说动郑文公背齐服楚。后来见文公摇摆不定，反反复复，终是难成大事，遂又以重金买通世子华，与华暗中密谋，欲借楚国之力，助华篡夺君位，华则表示，为表谢意，郑国永世为楚国附庸……没想到事尚未成，申侯先落得个首躯离异。世子华敢怒而不敢言，只在心中叫苦不迭，愈发憎恨阻碍自己篡位的叔詹、孔叔、师叔。此次代父赴中原盟会，便立誓借齐桓公之

手，设法将其铲除。此三人一除，剩下的文武大臣多是自己的党羽，君位便成囊中之物。

果然，世子华到达宁母，献上申侯首级，就首止背盟之事向众诸侯致歉谢罪之后，当夜密见齐桓公，以提早编造的一套谎言，对桓公说：“申侯被诛杀，实是做了替罪羔羊。郑国首止逃盟而归附楚国，乃是由于郑国大政掌握于叔詹、孔叔、师叔三臣手中，加上臣的父君胸无主见，摇摆不定所致，臣实是痛心疾首。明君如以申侯首级和一道致歉请盟的书信，就草草撤兵，臣父见此事未使郑国吃一点苦头，必复归附于楚。所以，以外臣之见，明君应乘中原大军会师之际，一举攻下郑国，除去弄权三臣，臣如借明君之威得继郑国君位，愿以郑国永久臣服于明君，为齐国辖下之国。”

齐桓公听罢郑世子华之言，觉得此事有大利可获，便欲答应他的请求。但他又隐约觉得此事有不妥之处，便对华说：“公子暂且歇息一下，待寡人再细细想过之后再回复公子吧。”世子华无奈，只好暂且告退。

齐桓公遂召管仲商讨此事。他将郑世子华所言尽数说与管仲，问是否可行。管仲一听，连呼：“不可！不可！”

桓公说：“寡人也隐约觉得此事似乎有些不妥，却又悟不出弊在何处，请仲父详示。”

管仲说：“诸侯所以钦服齐国，愿与齐国结盟，诚心尊奉主公为盟主，正是因为主公讲术德、礼、信、义之故。郑国求盟，主公如若不允，仍率兵攻打，乃是失德；世子华子奸父命，乃是悖乎于礼；华为了图谋君位，不惜自设奸谋乱其国家，不可谓信；臣听说叔詹、孔叔、师叔三人皆为有名的贤臣，郑人誉称为‘三良’，主公如杀此三人，乃为不义。郑伯背盟，已饱尝自酿的苦酒，正在走投无路之时，主公此时对郑施之以德，多加抚慰，正是时机、郑伯感恩戴德，必诚心归服。而如果带着郑国的叛逆华去攻打郑国，郑国便有了堂堂皇皇与齐国抗衡的理由。主公会合诸侯，就是为了维护德，尊崇义。如果被奸佞之人所利用，所做之事，又怎能垂范于后世呢？主公贵为盟主，凡事要顺乎人心，焉能做此无德、无礼、无信、无义之事？且，以臣观之，郑公子华违人自逞，必引无妄之灾上身，此人离祸事已经不远了，主公千万不要允诺于他。”

齐桓公说：“郑世子华事可以作罢，但郑伯无故逃盟归楚，如不讨伐以示惩戒，又何以威慑天下诸侯？”

管仲郑重说道：“对于征伐不服之事，臣近来曾苦加思索，颇有所获，正欲与主公商讨呢。”

桓公见管仲神色肃穆，知道他必是有关于齐国兴霸大业的事情要说，便问：“不知仲父有何话说？”

原来，由于郑国首止逃盟归楚，齐桓公两次纠集同盟国伐郑，这一连串的事件引起了管仲的深思。他发现，由于至尊无上的霸主地位得以巩固，齐桓公渐起狂做之心，因而过份依赖于武功定天下，却忽视称霸的根本——德与义，往往对众诸侯发号施令多于以礼相待，以致造成多家诸侯暗中的不满，只是慑于盟主之威，敢怒而不敢言。如连连举兵讨伐郑国，从表象看是征伐不服，大显兵威，而骨子里却是透着一股不自信，生怕郑国背盟得不到惩戒，众家诸侯会竞相仿效，就必然形成难以收拾局面，所以伐郑实是有杀鸡儆猴之意。长此下去，必危及霸业。

所以管仲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借此机会提了出来。他劝谏桓公说：“臣

纵观主公称霸数十载之实，凡是用之以礼，施之以德时，远近的诸侯，都能诚心归附；而借助于武功之时，得到的却往往是貌合而神离。臣近来思之再三，便是在此事上大有所获：凡招抚有二心的国家，应施之于礼；凡怀柔疏远的国家，应施之于德。做事不违背德和礼，天下归心！”

齐桓公听了管仲一番话，顿开茅塞，对处置郑国之事心中豁然明亮。他当即召见郑世子华，对他说：“公子所言，皆为国家大事，还是等到你的父君到来，再队长什议吧。”

世子华一听，便知一定是自己的图谋被管仲识破、脸色登时涨得通红，冷汗直流，讪讪告退。回到公馆，他越想越怕，知道再呆下去必是凶多吉少，不敢再在宁母逗留，遂告辞回归郑国。齐桓公对管仲所说的不以武功胁迫，郑国也必将顺服之事，将信将疑，仍将大军屯扎于宁母，等候消息。

管仲知道桓公和众诸侯都对此事持有疑议，便说：“臣虽作出如此肯定的决断，却也不能坐等，否则还是一事无成。”

桓公问：“那是为何？”

管仲说：“因为郑世子华回到郑国，必定向郑伯编造一套谎言，既恐吓郑伯，使其惧怕主公和众位君侯，不敢复来求盟；又遮掩求盟未果及自己的篡位图谋。”

桓公说：“是啊，如仲父所言，那郑国岂不是与各国隔阂愈深，积怨愈重么？郑伯又怎么复来求盟？”

管仲说：“主公放心，臣岂容竖子华任意摆布？此事着落在臣的身上，定让郑侯俯首贴耳复入中原盟约就是了。”

管仲对郑世子华奸诈势利、卖国求荣之事甚为厌恶，知道不除去此人，郑国日后必乱，于是便故意将华在宁母的所做所为尽数泄露给郑人。消息如插翅般飞传，很快传到郑文公派在宁母的探子耳中。探子飞马回郑，向郑文公禀报。所以世子华尚未复命，郑文公已尽知一切，不由地大为恼怒。正在此时，世子华前来复命，果如管仲所料，他编造了一套弥天大谎，替求盟未成开脱，并危言耸听吓唬郑文公，说：“齐侯深为痛恨郑国首止逃盟之事，必欲灭掉郑国而后快，不肯与我国结盟，大军仍盘桓于宁母，不日将至，要荡涤郑国，杀个鸡犬不留，以示警中原诸侯。”

世子华越说越是起劲儿，却没注意到文公直气得脸色铁青，胡须乱颤。文公冷冷问道：“依你之见，寡人该如何行事才好呢？”

世子华信口应答应说：“依儿臣之见，还是依附楚国最为稳妥郑文公勃然大怒，不驻华再说下去，喝道：“逆子差点儿将寡人和郑国出卖，竟还厚颜无耻，在这儿胡说八道！”华登时目瞪口呆，知道宁母之事已经败露，还想狡辩时，早被左右甲士扭住，向外推搡而出。华知父亲心胸狭隘，既危及到他的君位，这次即使保得不死，也必难逃牢狱之苦。他不愿受辱，猛地拔出腰间佩剑，自刎而亡。世子华聪明反被聪明误，君位没有得到，反送上自家性命，应了管仲之说。好在最后倏那间的行动，还停个烈性汉子。

郑文公虽处死公子华，却不知齐桓公是何意，再召孔叔商讨。孔叔说：“齐侯不纳公子华之言，正是欲与郑国重修旧好之意，主公还迟疑什么呢？”

郑文公这才放下一颗久悬的心，但终归无颜抛首露面，去见齐桓公和众家诸侯。于是修书一道，尽述齐桓公拒绝帮助华图谋篡位之事的恩德，并委派孔叔到宁母致谢请盟。齐桓公已从管仲处知悉孔叔之贤，于是满口答应了郑国的请求。正欲和孔叔商谈结盟具体事宜，齐桓公收到周室太子郑的紧急

密书，告说周惠王病笃之事。齐桓公即召管仲相商。管仲以为此事重大远胜于和郑国结盟之事，应速做准备，以防惠后抢先发难，造成既成事实。齐桓公即告孔叔，另行择期结盟。各家诸侯遂各自班师回国。

是年秋末冬初，周惠王染上重病。太子郑见惠后和王子带已在暗中与其亲信大臣频繁活动，大有乘势抢先下手，夺取君位之意。地不擅弄权，又不知哪位大臣靠得住，只好派遣亲信向齐桓公告管仲知道由于桓公屡屡聚合中原诸侯，拥戴太子郑，惠王、惠后和王子带已对桓公心冷如冰，王子带一旦得继王位，必定依靠楚、晋等齐国势力之外的大国保驾，公开与齐国抗衡。到时生米做成熟饭，齐国的霸主之位失去“尊王”这一旗号，便会黯然失色，要么含羞忍辱，将霸主之位拱手相让；要么大动干戈，再起战祸，天下又要大乱了。现在唯一之法，是防范于未然，齐国参与王室政事的时机到了。他当即以盟主辅臣身份，致书太子郑授以密计，怕泄漏先机，派遣隰朋密赴周室，面授太子郑。要郑在天子驾崩之日，务必不要发丧，亦不要忙于立新王，等候盟主安排。并叮嘱太子，若有突发之事，可与周公孔和召伯廖商议，并嘱他将桓公和自己的意见告知二臣。太子郑见到隰朋和管仲之书，方稍为心安，依计而行。隰朋则留于周室，以观动静。

不久，惠王驾崩。太子郑即与周公宰孔和召伯廖商议，并将管仲书中嘱托之事尽数告知二臣。二臣均为严循礼仪之人，不愿废长立幼，况且二人早对惠后屡屡参与政事、拨弄事非不满，生怕王子带继位，惠后专权，所以暗中都是支持太子的。二人又都与管仲交厚，深知其贤其能，管仲既有如此安排，必有奇谋，便一致赞同其议，密不发丧，派人密报隰朋。隰朋派密使星夜飞报齐桓公和管仲。惠后、王子带虽有一帮大臣拥戴，但迫于太宰孔和召伯廖从中作梗，密不发丧，便不能策立新王，只如无头苍蝇，乱碰乱撞，却也无可奈何。

齐桓公见管仲对周室之事作了周密策划，可谓万无一失，便放下心来，在官中静候消息。这一日接到隰朋送来的密报，即按管仲授计，飞檄邀集诸侯于曹国的洮之地，共议周室之事。为践上次宁母与孔叔之约，特地邀请了郑国。到达洮地的共有齐、鲁、宋、卫、郑、曹、许等七国诸侯。齐桓公主盟受敌毕，即将惠王驾崩之事告知众诸侯，言明此次盟约，正为商讨为惠王举行丧礼、安定新君之事。各诸侯具修奏表，派遣使臣至周，声称悼唁惠王天子，谒见新王。七国使臣连毂而至，集于王城，其况之盛，实属罕见。惠后与王子带见此声势，知均是声援太子郑而来，不禁大为恐惧，只有唯唯噤声，太子郑由太宰孔和召伯廖的辅佐，为惠王发丧，随后，继承王位，是为襄王。以明年改元。

周襄王元年（前651年）春，乍寒乍暖之际。周襄王祭奠了先王后，想到己有今日，实是仰仗齐桓公偕中原诸侯极力扶持，心下十分感激，便命太宰孔赴齐，把祭祀用的腊肉赐予齐桓公，以表彰其拥戴之功。这在当时，是极其荣耀的事情，是示意接受祭肉的诸侯，要拥戴新王干出一番不辱先王的事业，含有委政之意。隰朋尚在周室，闻听此事，即先行赶回齐国，禀报齐桓公。

齐桓公将此事告诉了管仲。管仲一听喜形于色，说：“此乃传颂后世的大事，主公不可小觑了，当广集天下诸侯，以示天子的重托，主公的盛德，”

桓公原想管仲从不贪图虚名，对这类事情不会介意，见他欲大事兴办，反而觉得奇怪，说：“为此名声之事，便大肆张扬，这似乎不是仲父一惯之

风啊？”

管仲微微一笑说：“臣岂是那种在乎俗礼之人？臣是想到主公身为盟主数十载，为周室屡立奇功，却只能得到先惠卫赐予的‘方伯’空号。现今得赐祭祀先王的腊肉，方为名正言顺的盟主。这是周室的重大礼仪，又岂是沽名钓誉的寻常俗礼作比？”

桓公虽然骄傲，但还是觉得这样做太过露骨，迟疑着说：“仅仅为了周天子对寡人的赏赐，就惊动各家诸侯，世人岂不是要说寡人将中原盟约视作儿戏？”

管仲说：“这还不易吗？主公只作不知此事罢了。臣刚闻宋侯病逝，公子兹父即位，为襄公。主公还曾记得吧？当年兴霸之初，首次在北杏会盟诸侯，正是为了助宋桓公御说定位，现今重演一次又有何不可？另有郑国子宁母之时便已请盟，去岁洮地会盟诸侯，乃是为了以壮太子声势，并非为了修好结盟。今日一发完成对郑国的许诺，不也是美事一桩吗？”

桓公一听，觉得这两件事确是可以作一次衣裳之会，于是高兴地答应了下来，依管仲所定计策，邀集诸侯在曹地葵丘会盟。一为宋新君定名；二为与郑重新盟约。

俗语说，知臣者莫如君，齐桓公依靠管仲从一个内乱不息的国家完成了称霸大业，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二人感情之笃，关系之深，更是绝非寻常的君臣可比，齐桓公虽有时仍对管仲莫测高深，但知他凡事总以齐国霸业的兴盛、国家的强大和百姓的安定为重，从不重于虚名，所以对襄王赐予祭肉的反响和举动，桓公总觉得管仲另有更深的图谋。果然，在赴葵丘的路上，管仲与桓公谈论的既不是襄王的赏赐，也不是会盟诸侯、却是齐国的长治久安之事。

原来近期以来，管仲一面致力于治理国家，兴旺霸业；一面腾出精力考虑齐桓公的后继大事。此事乃是由于郑世子华图谋卖国以篡夺君位而引发起管仲的注意和深用。后来周王室又发生太子郑和太叔带争夺王位的内哄，更使他大为震惊，深深感到这件关系到齐国兴衰和霸业能否持续下去的大事，再也不是什么遥远之事，而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事情。他想让齐桓公远离齐国的宫廷，平心静气，将此事作一决断。所以才力主会盟。管仲乘安营歇息之机，来到齐桓公的营帐，由周室内哄之事引起话题，对齐桓公说：“周王室因继位之事，险些出现内哄，此事主公当引以为戒啊！”

齐桓公见管仲神色肃然，口气凝重，似是有感而发，便问：“仲父莫非想到了齐国？”

管仲说：“主公明鉴，管仲正有此忧。先有郑世子华之乱，又有周室争夺王位之内哄，皆发人深思。现今主公年事已高，继位之事尚未考虑，臣以为也该从齐国社稷长远打算，赶快定下继位之人，臣等有意辅佐，广收人心、以杜绝后患。”

齐桓公对此事其实也早有所虑，只是由于戎马倥偬，事务繁多，无暇顾及而已。今见管仲问及，便也坦露心怀，为难地说，“寡人有六个儿子，皆为庶出，以长则为无亏，以贤则为三子昭。无亏之母长卫姬事奉寡人时间最长，寡人早曾对他许过愿，要立无亏为太子。此事，竖刁、易牙、开方等三人亦深表赞同，屡屡劝寡人早立无亏。但寡人对昭的气度和贤能又甚为喜爱。因之，立无亏还是立昭，长时间困扰着寡人的心，定夺不下。今日就请仲父帮寡人决断一下吧。”

对此，管仲自是盘算过不下百次、千次，直到今日胸有成竹，方才提出此事。他知竖刁、易牙二人乃奸佞、刁猾之徒，且素得宠于长卫姬，自然愿意立无亏为太子；而开方，则为长卫姬之兄长，他放弃千乘之国的卫国君位不坐，而长久蛰居齐国，必有超过千乘的重大图谋，无亏如继位，便会为他这位舅父大开方便之门，不得不防；且无亏心浮气躁，心胸无容人之量，他若为君，内外合党，必乱国政。那时别说继承霸业，能保得一个齐国的安定就是大幸了。公子昭为郑姬所生，郑国刚刚与齐国重修旧好，这次诸侯聚会又以会盟郑国为名，立昭为太子，当得一大外助。且，公子昭豁达明理，为人坦诚，颇具其父桓公之风，确是众公子中的佼佼者，管仲也是十分看重。桓公提出昭的贤明，正合他的心意，于是，他略一沉吟说：“如果只是继承一国之君位，使齐国社稷得安，宗庙香火不断，以无亏之能足亦，但要使主公的霸主大业得以持续，则非贤不可。主公既知昭之贤，就应早作决断，立昭为好。”

桓公凝眉说道：“寡人早有此意。可倘若无亏以长子之名不服，予以争夺，却又奈何？！”

管仲沉思一下，说：“臣有一法，不知是否合适？襄王的天子之位，是赖主公之力，方才定下来的；当初鲁国的僖公、卫国的文公也都是靠主公一手扶持起来的，主公何不借用此道，今番会盟之时，选择大国诸侯中最贤明的君侯，把公子昭托付于他。这样，臣和主公百年之后，昭既有贤者为辅，又有母家郑国为援，无亏、竖刁、开方等又有何患？再说，无亏虽为长，却也是庶出，立昭为太子，并非悖乎礼，可以公然昭示于天下。”

桓公点头称是，由衷地对管仲说，“寡人与仲父朝夕相处三十余载，自以为已是仲父知己，谁知还是莫测高深。仲父真是圣人啊！”

管仲谦逊了几句。君臣二人议论至深夜方各自安歇。

不日到达葵丘，临近的诸侯早已等候在此，较远的诸侯也相继到来。宋国来的正是宋襄公兹父。宋襄公向齐桓公谈父侯病逝之事。原来，宋桓公御说死后，太子兹父欲让位于公子目夷，目夷坚辞不受，兹父方才即了君位。襄公接到齐桓公葵丘会盟、助己定位之命，虽在新丧，也挂孝赴会。

管仲闻听此事，心中一动，登时有了计较。他对桓公说：“早就听说兹父仁义厚道，善于用贤，这次又有襄公让位之美谈，可谓贤君！且默哀赴会，对盟约如此笃诚，对主公如此恭敬，公子昭之事正可以托付于他。”桓公在接触中也感到襄公深知礼义，是个贤达的君侯，便欣然同意，即请管仲私下里到襄公的馆舍，致敬重之意。襄公亲自来见桓公。二君互致仰慕之情，又畅叙了两国源远流长的深厚情谊，气氛甚是热切。桓公遂将公子昭相托之事说出。襄公见自己刚刚即位，齐桓公和管仲这两位惊世骇俗的人物竟如此看重，不由地又是吃惊，又是欣喜，谦逊地说道：“明君以此等重大国事相托，让我诚惶诚恐，量兹父有何德何能，能当此重托？恐有负明君和管相国的厚望啊！”管仲接口说：“君侯不必过谦，您的贤名早在做太子时就已远博齐国，近期又有让位的美誉，令人敬佩，我家公子能得到贤君早晚教诲，实是大幸，望贤君再勿推托。”宋襄公见齐公和管仲果是诚心相托，便慨然答允。临别之时，齐桓公紧紧握住宋襄公的手，谆谆嘱咐说：“犬子昭日后的继位之事，全凭贤君相助。”

会盟之日，众诸侯连袂来到坛下，但见衣冠济济，环佩锵锵，欢声笑语不断，场面甚为气派。众诸侯先让盟主升坛，然后以次而升。坛上设有周王

天子虚位，诸侯北面拜稽，然后各就位次。齐桓公以盟主身份言明此次盟约的目的，是确定宋公之位和与郑国重盟。众诸侯均无异议。宋襄公、郑文公自是欢喜。盟约仪式正在隆重进行时，忽报天子使臣周公太宰孔到。众诸侯闻听周室朝廷派使臣赴盟，不知何意，不由地面面相觑。只有齐桓公心中暗自得意，却不说破，率诸侯将太宰孔迎至盟坛之上。

太宰孔捧着祭祀用的腊肉东向而立，传襄王天子的谕旨说：“天子祭祀先文王、武王，使孔赐予方伯舅（伯舅是春秋时期，周天子对大国诸侯的尊称，因齐桓公赐为方伯，所以有此称）祭肉。”齐桓公正要下阶叩拜领受。宰孔又摇手阻止说：“天子复有命，因为伯舅耄老，加上为朝廷屡建大功，特加赐一级，可以不必下拜。”桓公喜气洋洋，正欲答谢，管仲在旁轻轻扯扯他的衣袖，悄声说：“天子虽谦，主公不可以不敬啊！”桓公一点即透，猛然醒悟，赶紧收起得意的神色，恭恭敬敬地回答说：“天子的威颜只在咫尺之远，小白怎敢贪受天子的恩赐，而不下拜呢？”于是快步下阶再拜稽首，然后堂堂正正地接受赏赐。

众诸侯见此，对齐桓公又是艳羨，又是赞佩。

桓公见周公宰孔在场，正要让他见识一下中原盟主的威势，便乘机提议订立盟约。众诸侯一致赞同。宣誓说：“凡我同盟之诸侯，均要消除杀伐，相互尊重，扶危救难，辅佐天子，共享太平。凡背盟离心者，天地不容……”誓罢，齐桓公并再次申明周天子的五项禁令：不可堵塞水源；不可屯聚谷米；不可随意改换嫡子；不可以妾为妻；不可以妇人参与国事。诸侯无不信服。

这次盟会，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葵丘之会”，也是齐桓公在管仲的谋划下演出的“尊王霸诸侯”剧最为精彩的一幕。到这时，齐桓公的霸业才算达到了鼎盛时期。

齐桓公也强烈地感到齐国的霸主大业正值兴旺时期，志得意满之际，却又想到自己年事已高，身心正日益衰弱下去。他开始想着如何方能将自己创下的功业垂范千古，于是他想仿效古代君王的做法，到泰山、梁父山封禅。在盟会完毕后，他对前来辞行的太宰孔得意洋洋地说：“夏商周三代都有到泰山、梁父山去封禅的君王，可是夏的都城在安邑，商的都城在亳，周的都城在丰、镐。这些地方离泰山、梁父山路途遥远，犹且去封禅，这二山都在齐国域内，本公也想去举行这种盛典，不知太宰意下如何？”

封禅并不是一回事。到泰山上筑坛祭天名为“封”，到泰山南的梁父山上辟基祭地名为“禅”。均是帝王因治理天下成功，而向天地之神报功的一种最盛大的祭典。当时，齐国、鲁国的儒士认为五岳中泰山为最高，所以到泰山去举行封禅大典。太宰孔是何等老辣人物，见桓公趾高气扬，颇露骄矜之色，便微含讥讽口吻，淡淡说道：“明君以中原盟主之尊，以为可以去封禅，谁又敢说不可以呢？”

桓公得意之际，竟没有听出太宰孔语中的讥讽之意。

太宰孔辞别齐桓公后，没有回周，却径直来到管仲住处，问管仲是否知道桓公打算封禅的事情。管仲回答从未听说。太宰孔脸色阴冷，很为不满地说：“这是齐侯亲口对本公所言，绝不会差。相国自然知道，自古封禅是天子的祭祀礼仪，如果诸侯也去封禅，那把天子放在什么位置？齐侯身为盟主，该是尊奉礼仪的典范，倘若此头一开，众诸侯竞相仿效，岂不是要乱套了吗？此事关系重大，仲父当设法劝止才是。”

管仲沉吟说：“这是我家主公初次坦露此意。定是暗中有人撺掇于他。

主公是个明理之人，或许见天子赏识，诸侯拥戴，而一时冲动产生此念也是有的，只要晓之以利害，他会欣然放弃这种念头的。”太宰孔说：“但愿能如相国所言。”管仲说：“此事太宰不必张扬，自可放心而去，说服我家主公之事就着落在管仲身上。”太宰才不再说话，二人致礼道别。

管仲不敢耽搁，连夜来到桓公居住的公馆，问桓公：“听说大王欲到泰山、梁父山封禅，有这么回事吗？”

桓公不以为意，说：“是啊，仲父也知道啦？”

管仲说：“不知主公何时生出此种念头？据臣考究，古代封禅的，自无怀氏至周成王，有记载的共七十二家，可那都是受命之后才得以封禅的呀？”

桓公正在得意之际，一听管仲欲泼冷水，佛然不悦，冷冷说道：“寡人身居中原，往南征伐楚国，到达召陵；往北救助燕国，平山戎，破孤竹、定冷支；往西渡涉流沙，破狄夷远达太行。战则必胜，攻则必克，大军所到之处无不望风披靡。在中原更是锄强扶弱，广施德、义。平鲁内乱，助邢存卫。从兴霸开始，兵车会盟有三次，衣裳会盟有六次，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虽三代受命，哪有如此大的功劳？封泰山，禅梁父，以昭示子孙，难道不可以吗？”

管仲不慌不忙地说道：“主公功高盖世，天下有目共睹，有口皆碑，所以才能称霸中原数十年而不衰。但据臣所知，古代贤明的君王受命封禅之时，先有祯祥的征兆出现，然后才备物而封，其典甚为隆重。如猛山一带的黍，北里之地的禾，王者受命之岁则为盛；江淮之间，一茅三脊者，谓之‘灵茅’，王者受命之日则生；东海的比目鱼，西域的比翼鸟，都是民间的祥瑞之物，封禅时不召而至的，十之有八九。所以才载于史册，荣耀子孙。可现在呢？凤凰鸾鸟不来。而鹰隼鸱枭屡屡飞至；时雨甘露不下降，狂风酷雨不断袭扰；嘉禾不旺盛，而蓬蒿繁茂……如此而欲行封禅大典，恐怕周王室和天下诸侯不服，有识之士也必会暗中窃笑主公啦。”

桓公听了，阴沉着脸，一言不发。管仲即将太宰孔的不满和担忧之意告诉了桓公，接着又与他剖析了贸然封禅的诸般不利。一直说得桓公松了口气，表示不再提封禅之事，管仲口气方由委婉转为肃穆，说：“臣猜想封禅之事决不会是出自主公本意，这一定是宫中近臣替主公出的主意。臣不想知道是谁，但主公却要明白，他这是欲将主公置于火炉子上烤炙啊！”

桓公脸色微红，吱吱唔唔，不置可否。因为此事果然是竖刁为他出的主意。

齐桓公虽不再提封禅，但心中之结并未解开。从葵丘回到都城临淄以后，自谓功高盖世，开始大兴土木，营造宫殿，要求务必豪华壮丽。凡乘车服御之制，均仿效周王天子。诸侯和国人渐渐有了议论，说他居功自傲，有了僭号的意向。

古语说，月满则亏，水满则溢。齐桓公霸业达到鼎盛，便开始出现走下坡路的迹象。

齐国霸业达到鼎盛，管仲付出了巨大心血，一遂宏愿，其名声之大远远超过了身居霸主之位的齐桓公，可谓名扬天下，远博古今。但他却无丝毫骄人之心，且，随着年岁的增高，越发虚怀若谷，淡泊名利。

在管仲晚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将他的睿智大勇和谦虚谨慎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事发生于周室。周襄王的胞弟王子带与襄王争夺太子和王位相继失败

后，不甘雌伏，仍对王位耿耿于怀，图谋篡夺。但由于襄王内有周公太宰孔和召伯廖辅佐，外有齐桓公为其撑腰，而原来拥戴他的一帮大臣慑于权势，自保其身，纷纷倒向襄王，他只落得个孤家寡人，门前凋敝。他知篡位已是无望，便欲借外力夺取江山，但中原一带的诸侯皆听命于齐桓公，无人敢强出头，为其后援；而楚、秦、晋、燕等齐桓公势力之外的大国诸侯，要么顺服周室，要么距离遥远，鞭长莫及。万般无奈之下，王子带用重金贿赂散居于泗洪、扬、拒、泉、皋、伊洛等地的戎人，于周襄王三年（前649年）夏，攻打京城，用火攻焚烧了王城东门，险些破城，靠着太宰孔和召伯廖率守军浴血死战，方保住城池。襄王向诸侯告急。秦、晋等西部大国势力已很强大，欲向中原发展，见此机会，纷纷派遣人马救援周室。

秦、晋等国的兵马与戎兵在王城外列阵对垒，交锋数次，互有胜负。管仲也受齐桓公之命带领部分人马前来助战。管仲先礼后兵，派遣隰朋前往戎营，晓以利害，劝其退兵。戎夷之首的徐国国君却提出同意罢兵讲和，但务要管仲亲来戎营商讨条件，如不来则与中原之军决一死战。

隰朋回来禀报后，管仲斟酌一番，便要前往戎兵大营。鲍叔牙和隰朋等再三相劝，说戎夷反复无常，凶狠如豺，不能冒此风险，但管仲以为，戎兵攻城不下，王室又有救兵，未必肯为王子带拼命，只要晓以利害和大义，说不定便会退兵，免得战火不断，涂炭百姓，王室不得安宁。他坚持前往，并且不带甲兵，只一人一车，带一名随从来到戎兵营寨。

徐国国君率众戎首领将管仲迎入中军大帐，数十名彪形大汉排列大帐两侧，铠甲鲜明，刀光剑影，虎视眈眈地瞪视着管仲，显然是在向管仲示威。管仲只作不见，昂首阔步而入。

分宾主坐定后，徐君看着管仲说道：“我等戎人在你们中原人的眼中，犹如虎豹豺狼，管相国安敢单人独车进我戎兵大营？”

管仲面带微笑，神色坦然，徐徐说道：“管仲何德何能，承蒙君侯和众位首领看得起我，点名相邀，这才应邀前来，君等为主，管仲为宾，宾随主便，又有何敢与不敢之说？”

一首领大声说：“难道你不怕我等翻脸无情，杀了你吗？”

管仲冷笑一声，说：“管仲乃是一年老力衰之人，杀之又有何难，可谓不费吹灰之力。但管仲此来，是为双方罢兵讲和，解救中原和戎在百姓于兵灾战祸之中，杀了管仲，是为不义；管仲应邀前来，是为宾客，无缘无故而随意诛杀，是为不信；管仲是一国之相，中原盟主的辅臣，周王天子的使者，如有失，中原必倾大军前来报复，戎兵虽勇，又怎抵挡得住中原大军？杀了管仲，是为不智；两军交锋，不能设计策，排兵布阵，在战场上斗智斗勇，却来诱杀一位老人，是为不勇。且，管仲为救百姓而独进戎营，死后必扬名天下，虽死又有何憾？而诸君则落得个不信、不义、不智、不勇之骂名，诸君都是聪颖之人，想来不会做此蠢笨之事吧？”

管仲一席话，说得众戎首领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徐君已换上一副笑脸，以敬佩的口吻说：“戏言耳，还望相国多多海涵。所以请相国来，实是本君与诸家首领早闻相国威名，无缘拜会，听闻相国亲率齐兵到此助战，并派隰朋先来说项，我等甚为高兴。所以出此一策，一来为试探相国是否有此胆略；二来为一瞻相国风采；三来与相国讲和修好，也是我等之幸。今日一见相国，果然百闻不如一见，我等诚心拜服！”

管仲谦逊几句，见戎人答应退兵，心里也很高兴，即与徐君等共同商讨

了退兵讲和的条件，并约定从此不再兵戈相向。徐君向往与中原结盟，遂与管仲定下口头盟约。管仲满载回归齐营，戎兵果然很快撤退。管仲将齐兵扎于城外，自带鲍叔牙、隰明等进入王城。

襄王听说管仲独入戎兵大营后，惊得差点昏晕过去。但不久，就见戎兵悄然撤退，知道是管仲之力，不由地对管仲大加赞颂。听到管仲进城，便破格以上卿的礼节设宴招待管仲。

管仲却辞谢说：“臣的职位不高，仅为下卿。齐国现有天子所任命的国氏、高氏两位上卿。他们春秋两季都要来朝见天子，接受天子的谕旨，那时又用什么礼节来接待他们呢？陪臣（诸侯的大夫，对天子的自称）不能接受上卿的礼遇，谨请求辞谢，”

襄王见管仲立此大功，却如此谦逊，啧啧叹服，说：“管相国，朕赞美你的功勋，并将深深记住你的美德。去履行你的职责吧。不要辜负朕的期望。”管仲最终还是接受了下卿的礼节。

为此事，孔子评论说：管仲为齐国为周世屡立大功，世代享受祭祀是多么恰当啊！但他却谦让而不忘记爵位比他高的人。所以《诗》中说：“和蔼平易的君子，必有神灵保佑。”管仲不正是神灵要保佑的人吗？当然，孔子这一评价只是说了管仲胸怀，还并没有涉及到他的丰功伟绩呢。

第十章 余 音

管仲在任宰相的四十余年间，为了齐国的富强，社稷的安定和齐桓公的霸业，鞠躬尽瘁，历尽辛劳，终于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的一代霸主。在当时周王室衰微，中原无主，戎狄交侵的形势下，幸赖管仲辅佐齐桓公所造就的霸业，代替周王朝统一了中原，使中原诸侯间的争战大幅度减少，黎民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出现一个相对平和、稳定的繁荣时期。抵御外侮的成功，也使黄河下游地区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免遭落后民族的蹂躏。所以后来的圣贤都给管仲极高的评价。孔子就曾说过：“管仲辅相齐桓公，做了诸侯的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要披头散发，衣襟开向左边，成为蛮族统治下的人了。”这个评价确实很高，也很公正，符合历史事实，让后人 also 心悦诚服。

周襄王七年（前645年），管仲终因年迈体衰，劳累过度而患重病倒下了。这对于齐国来说无疑是倒下了支撑社稷的柱梁，就是对于整个中原也可以说是一场灾难。齐桓公亲自去探望他，一进管仲的寝室，一股浓烈的草药气味扑鼻而来。室中昏暗的烛光毕剥作响，瑟瑟晃动，映照着躺在病榻之上的管仲。管仲已被病魔折磨得面色焦黄，瘦骨嶙峋，花白的胡须蓬若乱草，只有一双眼睛中，仍隐约可见慑人心魄的光芒。桓公看他一时病成这样，不由地触景生情，想到当年君臣共同驰骋中原，威震戎狄南蛮，是何等的威武！何等的风光！如今管仲病成这样，自己也是风烛残年，不由地心中楚楚，目中涌出了两行浊泪。管仲的老妻早已归天，只剩下婧与他相濡以沫。婧拜见桓公，说起管仲的病情，也是凄凄哀哀，以泪洗面。桓公便去看望管仲。

管仲挣扎坐起，斜倚在榻上，将颤抖不止的身躯倚靠在墙上，问候桓公。桓公安慰了他一番。管仲重病发作以后，桓公添了一桩很大的心事，唯恐管仲突然逝去，不知由谁接替他的宰相之职。他今日此来，一为探病，二为商讨此事。但当他看到管仲病得委实不轻，此时谈论他的继任之事，实是对他大大的不敬，也会搅乱他的心神，加重病情。所以，桓公欲言又止。管仲虽然生病，桓公的心事如何看不出？其实，他卧病在床，脑子里翻腾的一直是这件事，即使桓公不来，他也不会扔下自己倾毕生心血打下的江山，撒手而去啊！于是，他对桓公说：“主公有事问臣，但请明言。臣虽再不能替主公征战四方，但出谋划策，量还难不倒臣。”

桓公迟疑良久，终于想到事关重大，此时不说恐没有时机了。于是他长叹一口气，说：“寡人有一事，不得不在仲父重病之时相扰，万一仲父一病不起，寡人将委政于何人？这是关乎到齐国乃至天下的大事，望仲父教寡人。”

管仲迷离着眼睛，直视着桓公，反问：“在主公的心目中，认为谁可以为相呢？”

桓公说：“仲父如若不在，鲍叔牙总可以了吧？”

管仲摇摇头，说：“还是不可以！”他回答得很干脆，似乎早已料到桓公必有此问。

桓公很是惊讶地问：“为什么？鲍叔牙的才能比之仲父当然相差甚远，但总也算文能治国，武能征战，为人又刚正不阿，不是很得人心的吗？”

管仲缓缓说道：“正如主公所说，鲍将军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君子，为人清廉正直，品德高尚，即使把千乘之国授给他，如果不符合道义，他也不

会接受。但主公不会忘记吧，当初臣拜为宰相，分封诸臣之时，曾与主公议论过鲍将军，说他过分地好善而疾恶如仇。40年来，他的这一弱点非但没有改过，反而愈夹愈烈。好善虽是美德，可看到别人有了一点过失，就终身不忘，这如何能利用每个人的长处为国家效力？人生在世，孰能无过？所以臣说，鲍将军这一弱点，实是治理国家的大忌啊。”

桓公点头，续问：“那么，仲父以为谁可以呢？”

管仲叹息一声，说：“可惜宁戚、宾须无、仲孙啾等均已过世。臣近日思量此事，眼下能当此任的，恐怕只有隰朋了。隰朋心胸廓大，善于考虑那些有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而又能不耻下问，能放手任用人才，而不事事包揽。还有，他居家不忘公，事君不二心，大事不糊涂，小事不计较，凡事必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这些优点，却正是作为宰相所必须的啊！”

桓公点头，赞成管仲对隰朋的评价。君臣二人又议论了其他的文臣武将，数来数去，最后还是觉得只有隰朋最为合适。于是，就确定了下。

了结了这一大事，桓公生伯管仲过于劳累，便欲告辞。管仲却谈兴未尽。在病中，他对齐国的内政、外事作了深思熟虑，有些事情还放心不下，需要向桓公作个交待。

外事上，他感到，在中原暂时还没有国家能与齐国匹敌，而齐国最大的劲敌，仍是楚国。而江、黄两个小国的归属问题，正是齐国与楚国发生正面冲突的触发点。他告诫桓公说，“江、黄两国离齐国很远，却是楚国的近邻，楚国对此两国私与齐国交好甚为恼火，早有吞并之心，乘齐国力所不能及时便会下手。所以，两国要想使国家生存下去，是不可能永远臣服于齐国的。”

桓公说：“这两个国家虽小，却敢于和楚国相抗，主动与齐国结盟，让人敬佩有加，寡人身为中原盟主，总不能眼看着他们的国家遭受灭顶之灾而不理不睬吧？”

管仲说：“臣想的正是此事。依臣之见，主公不如主动把这两个小国托付给楚国，楚国受人之托，也就不好再吞并两国了。这样，对于齐国来说，与江、黄两国的盟约尚存，又不伤害楚国，两国可以安然存在。如果齐国仍与这两国结盟，与楚国为敌，一旦楚国来打他们，主公又鞭长莫及，不能及时相救，天下诸侯皆道主公空负盟主之名，而不能救人以危；江、黄两国也必然怨恨主公，而被迫归附于楚。祸乱也由此而生，齐国将与楚国结下怨仇，累年交兵不息，到那时危害就大了，所以，臣以为江、黄两国虽小，但牵动甚大，望主公千万莫小觑此事，”

桓公听管仲之言，也觉很有道理，当即答应与江、黄两国密商此事，如两国同意，即可照此办理。

最后，管仲再次向桓公坦露了他对国内最有可能发生，也是他最为担心的一件事，说：“还有一件事必须要提醒主公，不过……”他停住话头，犹豫着没有说下去。

桓公恳切地说：“仲父还有什么话可以教我，尽可言明，寡人无不听从。”

管仲摇摇头说：“此事比不得别的事情，说了恐怕也没有用，主公是很难做到的啊！”

桓公很激昂地说：“那怎么会呢？仲父辅佐我霸主天下，违背仲父之言，往往受到挫败，凡听从仲父之计，则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天下无有能敌。在寡人心中，早已将仲父奉为圣贤，你的话我怎会不听呢？”

管仲这才强打起精神，整整衣冠，神色郑重地说道：“那就恕臣下直言

啦。我这次病很厉害，恐怕难以追随主公左右了。国家有几件大事，臣说与主公听。主公德高年邵，威震四方，又有鲍叔牙、隰朋、王子成父、东郭牙等一干重臣辅佐，当可继续保持对众诸侯之威慑之力，臣无忧；现今的齐国，国家富足，仓廩满溢，百姓安居，抵得住水旱灾荒的侵袭，可保齐国的太平盛世，臣无忧；太子昭，性情豁达，聪颖明理，又有宋襄公大力扶持，主公后继有人，乃齐国之幸，臣无忧；襄王天子不擅权谋，用人不疑，虽无治理天下之雄心，却也是一个贤明之君，他靠主公的倾力扶持方得天下，必不会忘怀主公之大功大德，臣无忧。由此可见，霸王之业的三大条件：天时、地利、人和，仍属齐国、主公当可继续称霸中原，无人能望主公项背，臣可瞑目而去。”

桓公听着管仲为他描绘美妙的晚景，心中甚为得意，说：“寡人何德何能？所以能成就霸主之业，均是仲父之功啊！”

管仲摇摇头说：“量管仲一人又有多大能耐？所以能干出这番惊天动地的大业，乃是靠主公的恢宏气度和善于用人，靠着文臣武将的齐心协力，靠着齐国百姓的拥戴啊！”管仲说到此处，话锋一转，开始直捣桓公的痛处，他说：“不过，要使这一切得以保持，须有一个条件……”

“是何条件？”桓公立时警觉起来。

管仲说：“以齐国现今之强盛，主公之威严，天下诸侯乃至周王室又能奈我何！臣唯一担忧的便是内乱，只要内哄一起，便如洪水泛滥，齐国再强盛，也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由极盛走向衰亡，到那时即使神仙也无力回天……”

桓公正美滋滋的呢，乍听管仲此言，顿觉一股冷气袭身，困惑地问：“仲父可看出有内乱之动向么？”

管仲断然说：“正是！”

“是么？”桓公愕然。

“此事着落在主公身上，只要主公当机立断，忍疼割爱，可保无虑。因为祸乱之根，便是易牙、竖刁、开方三人。臣死之后，主公必须弃易牙、竖刁、开方三人而不用，方可保得齐国江山如旧，主公的霸业有继，否则，齐国将毁于此三人之手。”

桓公只是由于竖刁三人对自己恭恭敬敬，善于体察人内心深处的喜忧之事，更是嘴甜手勤，将自己侍候得舒舒坦坦，所以才对三人甚是喜爱，由于代楚泄密竖刁遭鞭笞之后，三人越发驯顺，所以桓公只把他们当作内侍，从来没有看得太重，见管仲郑重其事，说得如此严重，甚是不解，便问：“这三人怎会有如此恶行？又怎么有如此能量？他们都是真心爱着寡人的啊？”

管仲微微苦笑，说：“何谓真心？易牙宰杀了自己的儿子，把肉烹羹献于主公吃。爱自己父母儿女乃是人之常情，他对自己的亲生骨肉尚且如此，可谓心如蛇蝎，又怎能真心爱您呢？主公喜欢美色，内宫姬妾为博得您的欢心而争风吃醋，互相妒忌，竖刁自己宫身而为您管理内宫。爱惜自己的身躯乃是人之常情，他对受之于父母的躯体如此糟践，可谓心已残缺扭曲，又怎能真心爱您呢？卫公子开方离开自己的国家专门来侍奉您，十五年不回国探望，连父亲亡故都不回去奔丧，齐国与卫国之间却只有几天的行程。爱国家，孝父母，乃是人之常情，他置自己的国家和双亲于不顾，可谓心冷如冰，又怎能是真心爱您？没有真心所爱，却又蛰伏深宫，极尽献媚之能，必有大的企图，这正是祸患之源，主公不可不防啊！”

桓公仍难以相信，迟疑着说：“可那么多年都过去了，宫中不也相安无事吗？再说，仲父却也没有早劝寡人弃此三人啊？”

管仲说：“臣所以不说，乃是因为他们能为主公所用。他们所以没有本相毕露，是因为对臣有所惧怕，主公也精力健旺之故。我若一死，主公又已年迈，身边重臣死的死，老的老，他们借助于后宫夫人之名，乘机发难，无人能制。这犹如水流，有臣作为堤防，水便难以泛滥；今堤防一去，便有横流之患。俗语说：‘作假的不可能持久，虚伪的东西迟早会露出真相，’就是这个道理。”

桓公见管仲重病之际，还为齐国为自己如此操心，甚为感动。虽以为对竖刁三人有些小题大作，终归不忍拂了他的心意，便勉强答应了下来。尔后嘱咐管仲好好将养，不可再过度劳累，又安慰了婧几句话，便告辞而去。

就在这一年的春天，楚国背弃与中原诸侯的盟约，派遣大军侵犯欲与中原诸侯结盟的徐国。徐国向齐国求救，并特意致书管仲，要他务必派兵来救。徐国是为戎夷，是当时东夷中最为强大的一支，在泗洪一带建立为徐国，当年周公子带挑动诸戎攻打王城，便以徐国之君为首，管仲平戎时，说服其罢兵息战，遂与管仲有了交情。当时管仲正在病中，对桓公说，徐国是泗、淮一带戎夷之首，对诸戎有震慑之力，不可不救，力劝桓公救徐。

齐桓公见管仲重病，本不欲出征，听管仲如此说，便邀集鲁国、宋国、陈国、卫国、郑国、许国、曹国等诸侯出兵救徐。八路人马会师于牡丘之地，桓公主持，重申葵丘的盟约。尔后，依管仲之计，率军攻打楚国的附属国厉国，以解徐国之危。楚军果然来救，徐国之危遂解。

此时已是五月天气。这一日，天空晴朗，万里无云。齐桓公独步帐外旷野。按说他救徐成功，本该欣喜才是，可他近两日无缘无故地心惊肉跳，白昼神不守舍，夜里恶梦相伴，是以出外散心。他仰脸望天，神游四野。突然，悬挂西方中天的红日丝丝地逝去，约摸一炷香的功夫，便完全消逝，仿佛被天狗吞噬，天空登时变得一片昏黑（据《左传》记载：公元前六四五年五月，齐、鲁之地发生日全食）。桓公大惊，脑子里涌出一个念头：“莫非是仲父……”此念一生，他不由地汗流夹背，仓惶回到大营，命即刻班师回国。

齐桓公率师回到临淄，顾不上路途劳累，即刻率众大夫来看望管仲。果然，管仲已危在旦夕，两眼死死地望着上方，已口不能言。桓公上前，轻轻抚住管仲的手，泣道：“都是寡人不好，不该在仲父病危重之时出征，险些见不到仲父……”管仲神色却极是安详，他仿佛听清了桓公之言，僵木的脸上微微露出一丝笑容。

婧哭泣着说，管仲尚在能言之时，曾让她代为转话，要鲍叔牙、隰朋、王子成父、东郭牙等精心辅佐齐桓公；并要齐桓公不要忘记对他许下的诺言，大义灭亲，以免齐国出现祸乱……桓公和鲍叔牙、隰朋等无不泪流满面。

众人正在哀伤，管仲的双目突然生光，轻轻地掠过在场每个人的脸，似是回光返照，做最后道别。看到隰朋之时，目光却停住了，安详的神色变得黯然。他的目光转向桓公，无力地伸出食指，指指隰朋，又指指自身，再轻轻摇摇头。这几个动作下来，已是累得喘息不定，便闭上了双目。桓公和众人面面相觑，皆不解何意。桓公问婧。婧泪眼模糊，看了隰朋一眼，却支支吾吾地低下了头。

桓公安慰了婧，遂与众人告别。刚刚出得门来，婧轻轻扯扯桓公的衣襟，细声低语地说：“主公暂且留步，妾有话说。”众皆离去。桓公站下，惊异

地望着神色凄楚的靖。靖说：“相国指指隰朋大夫，又指指己身，神色黯然，是在示意大王，隰朋大夫将和他一样，不久人世。摇头，是告诫大王不可再拜隰朋为相。”桓公一听，大为吃惊，半晌无语。

是夜，管仲病逝。一颗明星殒落。

桓公闻听，不及穿衣，慌忙赶来相府，抚尸仰天大哭，说：“哀哉，仲父！此乃天折吾臂啊！”

齐桓公命全国为管仲举丧，鲍叔牙、隰朋等与管仲交厚的重臣，昼夜轮流为管仲守灵。殡葬之时，齐国陷入一片悲哀之中，号哭之声不绝于耳，那场面真格是感天恸地泣鬼惊神。齐桓公亲致悼辞，说：

仲父与小白以箭结缘、拜相于乱世，勤勉国事，呕心沥血；兴霸王之业，鞠躬尽瘁。其大贤大德，大智大勇，冠绝天下，千古流芳。公与小白携手共游，纵横天下四十余载，亲如手足，形同股肱。只望同享晚年，不幸早亡。苍天何其不共？神灵何其不明？夺我仲父，毁我栋梁！小白痛乎！哀哉！

桓公悼罢，抚棺号啕大哭，其景其情，感人至深。

各国诸侯如鲁、燕、郑、宋、陈、卫、邢、曹、许等都受过管仲的诸般好处，甚至对一些国家有定国之大恩，听说管仲病死的消息后，纷纷派重臣前来吊唁，甚至连楚国的屈完，周王室的太宰孔等也都纷纷来齐。宰相府中数十日车马络绎不绝，可见管仲不只是对齐国，甚至对整个天下，均有着巨大的影响和不可磨灭的功勋。齐桓公更将管仲的生前封邑尽数赐予其子孙，并封其子孙世代为齐国大夫。

管仲之死，也给一些人带来欣喜，不由地拍手称快，那就是竖刁、易牙、开方等小人。管仲死后当天，众大夫齐往宰相府忙碌殡葬之事，他三人却躲在开方的府邪中设宴庆贺，开怀痛饮。他们知道，管仲虽死，去掉了最大的绊脚石，但一班钦服管仲的老臣尚在，也都深得桓公的信任，齐国的内政、外事必将秉承管仲的衣钵，得以继续，如不把水搅浑，恐也难以浑水摸鱼。于是，他们分头在暗中开始了乱政的动作。

管仲之下的要害人物当然是鲍叔牙，但竖刁、开方均知鲍疾恶如仇，不敢轻易去碰。只有易牙不知厉害，主动请缨，借向鲍叔牙进献美食之机，进行离间，说：“管相国之能，自然无人能比，可他一死，不论是功劳，是才能，还是论资历，当数司寇（时鲍叔牙位居司寇之职）第一，宰相之职非君莫属！可听说管相国逝前竟然推举了隰朋为宰相，隰朋虽贤，也有功于齐，但又怎能比得了司寇？我等实是深感不平！”

鲍叔牙不露声色，拈着胡须，微闭双目，听着易牙弄舌。突然，他大手把胡须往下一捋，哈哈大笑起来。直笑得易牙晕头转向，惶恐不安，不知鲍叔牙为何发笑，僵立当地痴呆呆地瞅着他。鲍叔牙笑罢，方说：“难得有人如此高抬本公，本公真是受宠若惊啦！依你看本公确是可以做宰相吗？”

易牙一见鲍叔牙颇有做宰相之意，显是入了他的圈套，不由地心中暗笑，以为竖刁、开方二人把鲍叔牙说得如狼似虎，其实也不过如此而已，于是赶紧奉迎说：“可以，可以！只有司寇才是当之无愧啊！在下常追随大王左右，行事方便，司寇如有用得着之处，在下自当倾力效劳……”

鲍叔牙鼻子哼了一声，用讥讽的口吻说道：“好、好、好，你说得正中本公下怀，本公正要弄个宰相做做。待本公做了宰相，第一件事，便是将宫

中所有奸佞刁猾之徒剔除干净，该杀的杀，该发配充军的发配充军。你既如此仗义执言，要本公做宰相，对此等利民利国之举，当会赞成了吧？”

易牙听得目瞪口呆，冷汗直流，知道再说下去更为不妙，便讪讪告退，向外走去。

鲍叔牙喝道：“且慢！”

易牙一惊，不由地停住脚步，惶恐地望着鲍叔牙。

鲍叔牙说：“本公喜好清淡之食，且将你的美食视作鸩毒一般，看到都欲作呕，如何能食，你还是孝敬别人去吧。”

易牙又羞又恼，满面通红，恨不能觅个鼠洞钻了下去。他这才尝到了鲍叔牙的厉害，暗自庆幸鲍叔牙不是宰相。

易牙在鲍叔牙处碰了个硬钉子，竖刁却在伯氏处碰了个软钉子。竖刁异常刁猾，他故意选择性格软弱的大夫伯氏进行挑拨。他对伯氏说：“你看，当初大王夺了你的封邑赏赐管相国，相国功高，那也罢了，现今他既已死，不是应该把封邑还给大夫了吗？却又赐给了没立寸功的相国之子，这太悖乎常情了嘛？在下不才，却也深得大王厚爱，大夫如若前去讨还封邑，在下从旁美言，必能成功。大夫切莫坐失良机啊！”

伯氏听竖刁说到管仲之时，已是泪流满面。竖刁以为他是因触及封邑被夺之往事而痛恨管仲，这才伤心落泪，正自得意之际，却不料伯氏慨然说道：“我因为无功，方才失去封邑，管相国虽死，但他对齐国对君侯立下的盖世之功，却是依然存在啊！赐予其子正是顺理成章之事，我有何面目去讨还封邑？”竖刁灰灰而退。

开方前去游说隰朋、王子成父等人，不用说亦是无功而返。三人聚于密室，各自说罢游说之事，竟一时没有话说。良久，竖刁方感叹说：“管仲虽死，其余威尚存，看来这帮元勋老臣不死个净光，怕是撼不倒管仲这棵大树了。”三人遂不敢再轻举妄动，只在暗地里结党营私，密谋策划，等待时机。

但他们的乱国举动，却也引起了老臣们的警觉。

齐桓公难以相信婧对管仲临死前所做动作的解释，还是拜隰朋为宰相。但隰朋为相不到一个月，就暴疾而亡。桓公感叹说：“仲父，真乃神人也！”他却不知管仲精于医理，定是从隰朋脸上的颜色看出他已患了不治之症，不久人世，才有此暗示，婧与他相濡以沫几十载，自然知他心意，众人又如何能识？

隰朋一死，齐桓公环顾左右，有德有才之人只有鲍叔牙，遂欲拜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却不肯轻易答应，对桓公说：“主公忘记了吗？管相国初入相之时，临终之时，均说到臣为人好善，但更是疾恶如仇，主公如用臣，请遵管相国之遗言，逐除竖刁、易牙、开方三人，臣方敢奉命。”桓公正在犹豫，伯氏也进见桓公，谈及竖刁挑拨事非之事，鲍叔牙亦说了易牙献食之事，桓公这才下了逐除三人的决心，遂下令废黜了三人的官职和俸禄，逐出宫中。由此可见，管仲看鲍叔牙确是入木三分，鲍叔牙稍有机会便立时抓住，为齐国除去了三股祸水，却也是美事一件。

但，齐桓公自驱逐了易牙，便食不甘味；驱逐了竖刁，内宫变得一片混乱；驱逐了开方，更觉得身前空荡荡，没了情趣。桓公这才感到，自己的身边再也离不开这三人了。桓公整日闷闷不乐，长卫姬看在眼里，便以言语试探，桓公遂说不乐之因。长卫姬正愁没有机会呢，当即说：“君逐除竖刁三人，没见国家有何大治，可见刁等并无害于齐国。君心中不快，那是因为

侍人不能体察君的心意，何不复召回三人？”齐桓公说：“刚刚逐出，而又召回，鲍叔牙岂能同意？”长卫姬说：“君已是老年之人，何必如此自苦？再说，君只用此三人为侍，不与其参予政事，鲍叔牙又有何理由横加干涉？”桓公依其言，乃复召竖刁等三人入宫。鲍叔牙再行进谏。桓公却不硬不软地说：“此三人有益于寡人，而无害于国家，鲍卿还是宽容了他们吧。”鲍叔牙见说不动桓公，积郁发病，不治而死。

至此，管仲、隰朋、鲍叔牙三个齐国的栋梁之材，于半年之内均与世长辞，桓公又不听管仲遗言而复用竖刁三人，齐国的衰落为期不远了。

齐桓公自把竖刁等三人召回后，更加信任。三人见时机不成熟，也更是小心侍候。桓公看不出三人有乱政意图，便对长卫姬说：“呵，看来即使仲父之贤，观人料事也难免有错误啊！”

管仲死后只过了一年多，竖刁三人终于有了机会，开始在齐国挑起内乱。此事始于齐桓公身上发生的一件事情，颇值得回味，那是流传于世的“扁鹊见齐桓公”的故事。

扁鹊是春秋时期旷世名医，当世人称其有起死回生之术。一日遨游来到齐国都城临淄，慕名谒见齐桓公。

见到齐桓公后，他说：“大王身有隐病，已至腠理，如不及时治疗，病将加重。”

桓公笑着说：“寡人身体好得很啊！”

扁鹊五日后复见桓公，说：“大王的病已至血脉，不可不治。”

桓公仍不予置理。

再五日后，扁鹊看到桓公，仔细观察了他的脸色，并号了脉，蹙眉说道：“大王的病已入肠胃，应速速救治，再拖就晚啦！”

桓公非但不听，还有些厌烦之意。

又过五日，扁鹊再次求见，望见桓公之色，一言不发，扭头匆忙而去。

桓公大为惶惑，急忙派竖刁去追问其故。扁鹊对竖刁说：“大王的病已入膏肓。”

竖刁急问：“难道无法治了吗？”

扁鹊说：“病在腠理，汤熨之法可治；入至血脉，针砭可治；入至肠胃，酒醪可治；今病入膏肓，即使神仙到来，也无可奈何啦！”说罢扬长而去。

桓公听竖刁言及扁鹊之语，仍似犹不信。又过五日，桓公果然患重病倒下，急使人召见扁鹊时，扁鹊却早于五日前不知去向。

竖刁听到扁鹊言罢桓公的病情后，当即密告长卫姬。长卫姬抢先下手，开始准备为其子无亏预占君位。其余妻妾听说后，也都为自己的亲生儿子抢夺君位。早将桓公这位辉煌一世的名君像破履一样遗弃，任他在空屋里，伴着饿虫饥鼠，凄凄楚楚，自生自灭。

齐桓公用情并不专一，简直称得上滥情。这在管仲拜相之日，已经坦诚说出。他的一生共有三位夫人：王姬、徐嬴、蔡姬。他最宠爱的蔡姬已先他去世，三位夫人没有留下子嗣。还有位置等同夫人的六位姬妾，各生一子：长卫姬生无亏；少卫姬生元；郑姬生昭；葛嬴生潘；密姬生商人；宋华子生雍。管仲、隰朋、鲍叔牙等死后，齐国的栋梁坍塌，屏障凋零，桓公又危在旦夕，竖刁等和诸姬妾、诸公子，除公子昭尚在宋国外，均各自纠集党羽，乘机作乱，哪里还顾得上毫无用处的桓公？

齐桓公临死前，只见到一个人，算是稍有宽慰，也让他知道外边发生

了什么事，而使他懊悔不迭，死不瞑目。他见到的并非亲近之人，却是一个宫女。相见时的场面，十分凄婉动人，催人泪下。

原来，竖刁、易牙、开方等见桓公病得快要死了，怕众大臣进见得到他的遗嘱，昭示天下后，就无法作乱，抢夺君位了。三人密定毒计，假传齐桓公之命，悬于宫门，写道：“寡人患有恶症，烦闻人声，不论群臣亲眷，一律不准进宫。一应国政，俱等寡人病愈后再行奏禀……”为防万一，竖刁还把守着宫门，开方率领甲士在宫中巡逻，连一只苍蝇也不准飞过。

挡住了群臣和诸公子，还嫌不够，竖刁等三人又将桓公的亲信侍从、卫士，不分男女，皆逐出宫门。在桓公卧病在内的黑屋子周围筑起三丈高墙，封死所有的门、窗，内外完全隔绝，只在墙下挖一尺许小洞，早晚使小内侍钻进去探望桓公的生死。

桓公独卧病榻，既忍病魔煎熬，又受饥饿折磨，呼唤左右，无人应声。他想到往日呼后拥，一呼百应，现在为何死一般地寂静？他百思不得其解，不知宫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眼看病饿交加，奄奄一息之时，突然听到耳畔有人轻轻呼唤。他微微睁开眼睛，模模糊糊看清是一张女子的脸，他昏昏沉沉，只当是蔡姬，呼唤她的名字，微弱地问：“可是爱姬来看寡人？”那女子涕泣着说：“不是夫人，是婢女晏娥，来看望大王。”桓公清醒了一些，使劲盯着那女子的脸，终于看清是侍女晏娥。微声说：“哦，是晏娥……”

原来，晏娥正是蔡姬生前的贴身女侍，由于模样清丽，做事麻利，与蔡姬性情投和，主仆二人相处得如姊妹一般。桓公也极喜爱晏娥，蔡姬死后，他思念伤神，心情郁闷，跑到蔡姬生前的卧房，触景生情，喝得酩酊大醉，不醒人事，只把晏娥当作了蔡爱姬，拥入锦帐……

晏娥哭着说：“大王恐是想念夫人，在昏迷中只是呼唤着夫人的名字。”

桓公微闭双目，说：“是吗？”他停顿了一下，喃喃地说：“寡人腹中饥饿，正想喝莲子粥，快端来喂寡人吃。”

晏娥苦笑一声，说：“无处找粥。”

桓公又说：“连粥也没啦？那就来碗蜜糖水吧，也可救渴。”

晏娥说：“无处找水。”

桓公惶惑地问：“寡人连口水也喝不上了，却是为何？”

晏娥这才把宫内大乱的事告诉了桓公，说：“竖刁、易牙、开方三人作乱，把齐国都快瓜分了。众夫人、众公子你争我夺，抢占大王的位置，众大臣谁都不能进宫，均不知大王患病的事，开方已经把齐国几百里土地白白割送给卫国了。他们把住了宫中所有的通路，宫中已数日不生烟火，婢女又上哪儿觅饮食？”说完，从衣中取出一块冷馍和一块咸菜，递给桓公，说：“这是婢女偷带进来，请大王凑合着吃点充饥吧。”

桓公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望着那块干馍，神色黯然，半晌方问：“你是怎么进来的呢？”

晏娥说：“婢女感念大王与蔡姬夫人生前思爱，小女也曾受大王一幸之恩，从几位夫人口中知道大王被关在黑屋子里，无人管问，这才不顾性命，从墙下狗洞里钻进来，就是想看看大王一眼啊！”

桓公睁眼望着天花板，老泪纵横，微微地叹息一声，自言自语地说：“仲父真是神人啊，他为寡人谋划打算得极为长远，偏逢小白糊涂透顶，重用宵小之辈，才有今日啊！”说到伤心之处，他突然奋力大呼：“老天啊老天，小白前世作何孽，直落得如此下场？”呼罢，口喷鲜血。

晏娥哭泣着替他揩抹干净。

桓公冷静了一些，感叹着说：“小白妻妾成群，儿子成堆，亲侍数十人，寡人威风之时，前呼后拥，阿谀奉迎，争讨寡人欢心，如今病危之际，竟无一人在侧，只有你来为寡人送终。可恨啊可恨！可叹啊可叹！”

晏娥深情地说：“大王请自保重，万一不幸，小女子情愿一死，陪伴大王同赴黄泉。”

此时的桓公，悲哀、忿恨、懊悔、宽慰几种心情交织一起，形如搅翻了五味瓶。悲伤的是，自己英雄一世，到头来落得如此下场；愤恨的是，平时亲近之人，见自己已毫无用处，都远远离去，世态如此炎凉；宽慰的是，终有一人前来看望他，又是自己爱姬身边之人，见其面如见爱姬；懊悔的心情就复杂了，既深悔当初未能厚待眼前这位多情的女子，更痛悔没听管仲之言，只落得死无葬身之地。

桓公长叹一声，哀声说道：“小白死后有知，有何颜面见仲父于地下？！”自感羞愧难当，以衣袖自掩其面，连呼数声，气绝身亡。是年七十三岁，于周庄王十二年夏五月即位，于周襄王九年（前643年）十月七日病亡，在位四十三年。

晏娥能以侍奉前夫人之情和桓公的一幸之恩，在桓公危难之际，冒着风险前来看望，自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不会失信于桓公。她见桓公死不瞑目，双眼圆睁，怨恨地怒视着上空，不由地泪流满面，轻轻地替他抚上双眼。尔后脱下外边的罗裙，罩住桓公的尸身。又撕下一大片白色衣衫，咬破食指，一边哭泣，一边蘸着血写下桓公病中的凄惨景象和临终之时的言行举动，以告示世人。这一切都做的完了，她从怀里掏出一面小小铜镜，对镜略作梳妆。最后，对着桓公的尸体拜了三拜，嚶嚶说道：“夫人、大王，等我一等，小女子晏娥追你们来了。”说罢，一头撞向屋柱，脑裂喷血而亡。

这盈盈的弱小女子，以头撞柱之举，其悲烈，其情痴，实在不亚于共工头触不周山。

齐桓公死后的第十一天，蛆虫从门缝里爬出来，卫士才发现桓公已死。竖刁、易牙、开方三位佞臣与长卫姬、公子无亏互为勾结，杀死几个敢于仗义执言的大臣，朝中人人自危，逃的逃，散的散，宫中一片萧瑟。无人为桓公收尸，尸体在榻上一直搁置了六十七日，室中一片恶臭熏天。直到十二月八日，公子无亏继君位后，才将桓公草草敛殡。

一代英主，只由于晚年的昏聩，误用小人，蒙蔽耳目，直落得不善而终。其情实可为后世君王镜鉴。由此可见，扁鹊对齐桓公所言，寓意是何等之深！扁鹊说的是桓公的身病，但何尝不是说的国家之症呢？管仲、桓公健旺之时，齐国富足，霸业兴盛，天下望归。桓公只是由于乐而忘忧，不听管仲这个“名医”良言，仍重用竖刁、易牙、开方三个阴险小人。其实，齐国早已埋下了“病源”，只是由于齐国政体的旺盛而未能发作，等到齐国由鼎盛走向衰弱，“恶疾”已入膏肓，便应时而发，应了管仲临终时的预言。这实在是管仲一生唯一的一件憾事，也是齐桓公最大的悲哀。

无亏继位后，齐国内乱并没有平息下来。次年（前642年）春，受管仲、齐桓公生前重托的宋襄公兹父，以无亏篡位无道为由，带着齐公子昭，纠集多国诸侯的兵马讨伐齐国，打破齐军，杀死无亏。宋襄公将齐桓公当年将公子昭定为太子的亲笔手书昭示齐国的臣民。公子昭遂继君位，是为孝公。齐国这才安定下来，这算是管仲生前为齐桓公谋策所存硕果吧！

管仲、齐桓公一死，由于内乱，其霸王之业即告土崩瓦解。但其影响却并未消失。周襄王十一年（前 641 年）夏，陈穆公仿效齐桓公，倡导中原诸侯重修旧好。同年冬，鲁、陈、蔡、楚、郑等国诸侯聚于齐国会盟，专为纪念齐桓公的霸业，重温齐桓公在世时的睦邻关系。可见齐桓公的霸主之业，对后世的影响之大，实是不可估量。

而管仲则以他傲视当世的文韬武略和恢宏气度，使他无可争议地成为振兴齐国，成就霸业的一代英才。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说：“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他的一整套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谋略、军事谋略及用人之道，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独创性，所以流传千古，经久不衰，更为今人所称道和借鉴。我炎黄子孙，都应为中华民族远在公元前七世纪就出现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谋略家，而感到自豪。

